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節首先敘述為何選定以台灣詩社為研究對象之因，次敘以苗栗栗社為研究主題之動機，最後述及本文預期研究目標。

一、研究動機

(一) 詩社的研究，有其時代發展及在地之意義。

台灣的詩社活動，自清代始之。清康熙二十四年（西元一六八五年），被譽為「台灣文獻初祖」的沈光文與諸羅縣令季麒光等十四人倡立東吟社，是為台灣詩社的濫觴。清道光年間，林占梅于新竹建潛園，延攬文人以倡風雅。而彰化林高全、林定寬、陳掄元等人，則于清道光年（西元一八二六年）設鍾毓詩社，以獎掖後學，同時為主持文昌祠祭典。

至清光緒年間，先有台南許南英于清光緒四年（西元一八七八年），邀當地文人于竹溪寺集會敲詩，創崇正社。崇正社後衍生出浪吟詩社、南社及延平詩社，是台南詩社的開始。唐景崧則開斐亭吟會。至清光緒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年），出身苑裡，僑居新竹的蔡啟運併竹、梅二社，組成竹梅吟社。彰化蔡德輝氏則于清光緒十六年（西元一八九一年）邀其門下弟子及地方人士，組成荔譜吟社。

台灣割台前夕，台北有牡丹詩社，係當時的市政使唐景崧于清光緒十七年（西元一八九一年）提倡之。至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安溪舉人林鶴年之子林景商，與其友組成海東吟社，旋因台事告急而風雲流散。¹

1. 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第二章第二節。

清光緒廿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政府戰敗，隨即與日方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等領土予日本政府。台灣進入日本治台時期（西元一八九五至西元一九四五年），前後共五十年。此期，因客觀環境因素，如日本政府欲藉詩社活動以為籠絡台灣文人之手段，台灣的詩社活動，不但未曾稍減，反而興盛蓬勃發展。據許俊雅的統計，日治時期台灣詩社增減情形，一八九六年四社，一九四三年增至二二六社，日治時期，是台灣詩社蓬勃之高峰時期。²

日本治台時期，新文學雖也曾一度蓬勃發展，但最後終遭日本政府全面禁止，使得台灣新文學作家不能繼續公開創作。而漢詩的發展，在日本治台時期，卻一直未曾停止。至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台灣復歸入中國政府統轄，受時代變遷的影響，台灣詩社的活動即告衰退。如創立於清光緒卅二年（西元一九〇六年），台灣三大詩社之一的台南南社，在其詩社活動力最興盛之日昭和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至昭和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間，幾乎每月都舉行定期例會。³

但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至南社併入台南延平詩社之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間，南社幾無公開之詩社活動。據吳毓琪之統計分析，這段時間，南社只於民國卅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三月廿八日，參加台南府城眾詩社聯合主辦的全台詩人大會而已。⁴

台灣傳統詩社的創作作品，以漢詩為主體。詩社成員，日治時期，曾有日人參予詩社活動外，⁵基本上以自中國大陸移民台灣之漢人及其後裔為主幹。

1. 詩社作品能反映時代變化及意義。

綜觀上述，台灣詩社在長期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情況下，其作品和

2. 參本文第三章 95 頁表。轉引自吳毓琪：《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88 年。

3. 吳毓琪：《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59。

4. 同上註，頁 207。

5. 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年，頁 107。

台島居民之生活，實有密切的關係。

如詩社作品，或是反應時代變化對台島居民之衝擊。如台灣割讓日本政府的歷史事件。廖振富曾指出，台中櫟社重要詩人林痴仙、林幼春、林獻堂三家的作品，「為台灣古典文學抗日精神的代表，且在台灣新舊文學抗日精神傳承上，發揮承先啟後的關鍵作用。」⁶

其中，亦包含對執政掌權者持正面角度或反映治民腐敗一面的寫實詩作。

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所編之台島詩社詩人參予日政府主辦，表揚台灣文人、老者之揚文會、饗老典，集結成冊之《慶饗老典錄》、《台灣揚文會》詩集。內容主要是讚揚日本政府。

又如苗栗栗社詩人吳濁流，于其漢詩作品《濁流詩草》中，反映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台灣歸入中國政府之統治初期，政府官員罔顧民生計的寫實詩作。

2. 詩社的作品能反映地方特色。

從反映文學內容特色的角度而言，詩社的發展，由于具地緣因素，往往能呈現活動地區鄉土特色。

連橫于《台灣通史 藝文志》中敘及：

夫以台灣山川之奇秀，波濤之壯麗，飛潛動植之變化，可以拓眼界，擴襟懷，寫遊蹤，供探討，固天然之詩境也 皆可誦也

而詩社的組成分子，往往是當地社會的領導階層，從其詩作，可看出當地社會的價值觀為何。

台灣詩社的作品，形式是承自中國古典詩之形式，古體詩，近體詩之絕句、律詩體裁，內容則為漢人以台灣為場域，所抒發的思想、情感。詩社作品，為台灣漢詩發展，留下可觀之資產。對台灣文學的整體性而言，是研究時不可忽視的一環。

由以上敘述可知，詩社資料之整理、研究，對研究台灣漢詩之發展，有其重要性。對台灣文學的研究而言，更具有相當的意義。此為筆者選擇詩社研究作為研究對象之原因之一。

6.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痴仙、林幼春、林獻堂》，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頁385。

(二) 詩社的活動不可能永久持續，應及時研究、整理。

台灣詩社的形成與發展，和時代環境有密切的關係，也和當地的地緣關係，漢詩寫作人口，甚至地方信仰，文教單位如寺廟之聯絡，具有密切之關係。如前述，清道光年間創立的「鍾毓詩社」，即是以文昌祠作為詩社的做法。因此，詩社具有一定的政治、社會、文化、心理的功能。⁷

而隨著時代的變化，如社會移轉對漢詩創作的重視程度，間接使詩社的活動將大幅消頹。而漢詩人才之死亡、凋零，在後繼無力的情形下，將直接影響漢詩作品的創作，使創作情形停頓。因此，詩社的活動不可能一直持續，詩社之研究，若不及時整理、分析，俟資料散佚，耆老亡故，將無蹤可尋。對台灣文學之研究，未嘗不是一項損失。此為筆者選擇詩社研究作為研究對象之原因之二。

以下，則敘述以苗栗栗社作為研究主題的原因。

據《苗栗縣文學史》之記載，苗栗地區最早的詩社活動是清光緒廿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苗栗苑裡的蔡啟運與彰化鹿港的許劍漁發起的「鹿苑吟社」，以地為詩社名。爾後有天香吟社之創社，此為純是苗栗人氏發起之詩社，由地方名儒彭昶興、吳頌賢、湯慶榮，于苗栗文昌祠（原英才書院）聚會唱和，黃運寶、運和、運元昆仲贊助之。

栗社則于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由彭昶興、鄒子襄、黃氏兄弟發起創社，初創社員多為天香吟社成員，主要目的是為延續日人禁止的漢文教育。此後活動不斷，社員多達一百多人，主要活動地區為苗栗地區。王幼華曾如此描述栗社之活動及影響力：「栗社後成為本縣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大的詩社。」⁸蓋栗社成員不少成為苗栗其他詩社之主要推動或創社者。

至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後，栗社活動力因各種因素而大幅衰退，但仍有社友如賴江質氏，勉力維持詩社活動，使漢詩創作未曾中斷于苗栗文壇。至民國八十六年（西元一九九七年）改制為苗

7.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頁2。

8. 莫渝、王幼華：《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頁200。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栗縣國學會後，才不再以漢詩為主要創作對象。

栗社原詩友，至今仍有賴松峰氏、胡東海氏，持續漢詩創作不斷，且獲得公開肯定。陳俊儒氏致力於苗栗海線地區的漢詩整理、保存工作。

由上所述，此一活動時間長久，影響地方甚深的詩社，實有必要將其活動型態、作品特色、詩社文學活動過程，與時代社會關係，作一具體且系統的研究，並尋求其發展的意義，必能增益台灣漢詩及台灣文學整體。

漢詩以往，如日治時期，張我軍曾于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開始，以「糟糕的台灣文學界」⁹等文，批評漢詩無可取內容，多應酬、風花雪月之作。但此應指漢詩發展過程中，故步自封之陳詞舊調作品，不能以此概括台灣漢詩全貌。

況且，會產生此種文學現象，必須考慮當時特殊之時空背景，深究產生此一現象之歷史、社會條件，才能產生客觀的結論，也能還原文學作品創作的價值。簡言之，此一文學現象為客觀存在之事實，自有必要客觀檢視其產生過程，並觀照漢詩其他部分的作品，俾能重現台灣漢詩之全貌。

栗社詩人也是新文學重要作家吳濁流，曾對日據時代台灣文學之研究有令吾人深思的看法，吳濁流主張不論是御用文學，抗日文學，或是純文學，均應包括中日文小說，新詩、舊詩詞等不同的範圍。

吳濁流並以為新文學的主動力，仍是此輩舊詩人。吳氏曾述及其加入栗社等詩社，深切感受舊文人之氣節凜然¹⁰。吳濁流的新文學如現代小說充滿抗日精神，一部分可說是以漢詩及舊文人身上汲取了創作思想的養分。而吳濁流對台灣文學研究獨到的看法，應是研究台灣新、舊文學客觀且實在的做法。

近人如林瑞明、施懿琳、廖振富等學者，多以此方向研究漢詩。¹¹而台灣的詩社長期于地方上發展如栗社，對時代、社會變化的反應，有一定的重要性。漢詩並不全是酬答互捧之作，也絕非只是具地方史料的價值而已。

9. 《台灣民報》2卷24期，1924年11月21日。

10. 吳濁流：《回顧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收於《黎明前的台灣》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頁47。

筆者受恩師李正治教授的鼓勵，及筆者為苗栗人氏，較便于資料的蒐集，乃以苗栗栗社作為研究主題。期透過學術研究、分析過程，有系統的呈現栗社活動的過程，增益台灣文學的整體性。

二、預期研究目標

本文期透過分析及研究的過程，重新建構栗社的活動過程，以達成下列研究目標：

(一) 建立栗社研究的基本資料。

此項目標包括以下三個項目，今分別敘述之。

1. 包括栗社之組織、沿革，成立之動機為何。以對栗社的發展歷史作一系統性的分析。
2. 建立栗社社友的基本資料。包括栗社社員的人際網絡，社會階層、經濟背景、教育背景的分析。並考查社員與當地的地緣關係。用以釐清栗社社員的組織背景。
3. 重現栗社其文學活動過程。除了分析其文學活動的情形，並分析其文學活動盛衰的原因，釐清其詩社的內部變化如成員等因素，及外在環境如時代社會之變動，對其活動所造成的影響。

11. 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古典文學》第12集，1992年，頁248、288。

施懿琳指出：「儘管這些接受新思潮洗禮，具有革新理想的文化菁英份子，也曾呼應張我軍的新文學主張，而進行對舊文人的批評，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是詩壇中那些逞技倆、鬥機巧，用以諂權貴、沽名譽的墮落詩人，並不是全盤否認古典詩創作的功用和價值，這是探討日據時期台灣詩壇所特別要澄清的地方。」

另施懿琳引林瑞明于1992年2月29日，清大中文系日據時期傳統漢詩系列之一：賴和舊詩研討會中，林瑞明以為談到日據時期文學時，不要將新、舊文學判二分，而要將兩者同時拿來對照，對當時的文壇，作全面的觀察。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痴仙、林幼春、林獻堂》，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頁17-18。

而廖振富也指出，「關於當時(日治時期)古典詩的作者及其作品，與日本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不論是堅定抗拒，是曲意逢迎，或表面虛應、內心抗拒，都必須再廣泛蒐集相關作品及外圍資料，作客觀持平的論斷，方可對日據時期盛極一時的古典詩創作活動及作品，重新予以評估、定位，而不只是片面性的過度貶抑或揄揚。」

(二) 通過研究，觀察栗社的發展趨向及作品與時代的關聯性。

包括下列兩個項目。

1. 發展型態分析。主要為栗社于日據時代，日本政府治台時，栗社的發展型態。為顧及完整性，並敘及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後，台灣重由中國政府統治，受時代的變化，栗社的發展所受到的影響為何。

2. 分析栗社共同題材及栗社友創作的共同意識為何。

此部份將前述共同題材與時代環境的關係，作一深究，以觀察其作品題材的時代意義。同時，並分析栗社友共同的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價值觀及社會意義為何，及其作品所受到的影響，尋求栗社作品的創作精神。

(三) 分析栗社作品主題取向及語言風格，及栗社發展過程中傑出作家之作品研究。通過大量閱讀作品，以分析栗社作品的共同性及社友作品之殊異性為何。

(四) 通過前述論述，尋找栗社發展的意義為何。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研究栗社的時間，自栗社創社起，即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至其改制為國學會即民國八十六年（西元一九九七年）止。

這段時間雖長達約七十年，但民國廿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後，中日戰爭爆發，台島風雲戰局日緊，栗社的活動受到戰爭及日人嚴禁，幾乎停頓。至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台灣復由中國政府管轄，因戒嚴令的關係，栗社也不曾公開活動，約近卅年之久。¹

民國五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九年），栗社雖復會，但此後活動力甚弱，栗社活動的高峰期約在日治時期，故本文論述之主體以日治時期栗社之活動及作品研究為主。而為使栗社活動的敘述完整，故將日治時期以後栗社活動所得之資料，作一陳述及討論。而限于資料取得等因素，栗社之活動發展研究以詩社本身之活動歷程為主，與其他及台島詩社之活動研究，以概括討論，未詳敘之。其中或有缺失之處，只有待來者了。

至于研究栗社作品，以詩作為主，在本文中統一名稱為漢詩，以使敘述具統一性。至于其他文章及論述，則為輔助研究資料。

二、研究限制

資料的散佚、缺失、毀損，耆老的記憶模糊，致使重構歷史困難，是本文研究遭到最大的限制，甚難完整重構歷史客觀之風貌。

此似是詩社研究共同遭到的困難及限制，《台灣南社研究》作者吳毓琪亦曾述及這方面的困境：

1. 參本文附表二，葉元洪先生口述資料。

資料的取得不易，是現今台灣文學研究者的困難，而筆者研究南社時能深切的體會此問題的嚴重性，此一體會正如連橫《台灣通史序》裡所言：「顧修史固難，修台之史更難，以今日而修之尤難。何也？斷簡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談，事多不實，則考獻難。重以改隸之際，兵馬倥傯，檔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則欲取金匱石室之書，以成風雨名山之業，而有所不可。」無論是徵文之難，或考獻之難，筆者在研究南社時皆有此深刻感受。²

栗社資料的散佚，如據文獻《苗栗縣文學史》中記載，栗社社友鍾建英的作品多半登于《中原雜誌》。但筆者透過曾九連先生尋查社長謝樹新先生時得知，謝先生欲捐獻全部《中原雜誌》予地方圖書館時，卻全數遺失，不知流至何處何人之手。

資料的缺失，如登錄栗社活動的重要文獻《栗社詩集》，前二十回已散佚不見，致栗社初創時的資料闕如，如創社時社員名單，入退社紀錄及作品，社則等資料均散佚無存。

資料的毀損，如筆者蒐集得知的《栗社詩集》，有多處字跡模糊或版面殘缺。推測應是年代久遠造成的毀損，此也增加分析、研究時的困難。另外《栗社詩集》之頁碼標示亦是一大缺漏，因詩集有缺損，辨識頁碼困難，為免困擾，注釋時只得不標頁碼。

又如栗社成立之時間，《苗栗縣志·文化建設志·藝文篇》中記是民國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但其他史料記錄是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此資料之出入，都必須再查證之。

而據筆者所得資料分析，栗社資料之毀佚原因，約有下列幾項：

1. 日人控制，史料保存不易。

民國廿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在台灣重新實施于民國三年罷廢的「同化政策」。同年四月，全台報紙之漢文欄均被日本政府禁止，如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

2. 吳毓琪：《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7-8。

的漢文版均停刊，台灣新民報則減縮一半，並於六月一日全面廢止。

同時，日人也禁止台灣人使用台灣語，中文刊物不准發行。台灣人若不視己為日本的皇民，即視同叛亂份子。³

在當時日本政府的嚴密控制下，中文書刊、報紙之保存、流通均遭到嚴重影響。栗社的相關資料也受此台島形勢，而遭到保存上的困難。

當時栗社書記吳頌賢為保存紀錄栗社的重要史料——《栗社詩集》，將手中所存之《栗社詩集》，層層包裹，沉入排水溝內，以躲避日本政府的檢查。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台灣重歸中國版圖後，才由其子吳文虎潛入溝中尋回。

栗社社友陳毓琳之子陳運棟先生對這段史實有詳細的記敘，見其著作《栗社詩選 苗栗之美 詠我故鄉》一書中：

現存《栗社詩集》，是在吳頌賢、文虎父子刻意保護之下才能保存的。據說，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雷厲風行之際，頌賢先生將此一百零三回詩集，用包番煙的桐油紙，包了十幾層，沉入苗栗玉清宮旁田寮圳埤頭下，用大石壓穩。光復後才命文虎先生入水撈回，一直由他小心翼翼的保存迄今。⁴

吳頌賢此舉，為栗社保存了重要的原始史料，王幼華先生曾稱其「對栗社的貢獻非常重大」。⁵而由這段史實可知，栗社史料因受到日本政府的嚴禁，其保存的困難及不易。

2. 苗栗大地震，使栗社文學活動紀錄或詩人作品闕失。

民國廿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台灣中部發生大地震，苗栗是主要災區之一。根據「台北觀測所」所編印的《新竹台中烈震報告》，現在苗栗縣轄區內的罹難人數，即達一千三百餘人。受毀的居民家共一千零七十九戶，非住家的屋舍，有三千五百棟全毀。在生命、財

3. 參葉榮鍾著，葉芸芸補述：《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頁340。及陳器文撰：《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文學篇 台灣小說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4月，頁51。

4. 引陳運棟編著：《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影印手稿，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存。

5. 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存，2000年，頁213。

產均遭受如此嚴重損失的情形之下，文化資產如刊載栗社活動紀錄的文字資料及詩人的作品，也受到嚴重損毀。

據《台灣省苗栗縣志》的紀錄，栗社「直至光復（民國卅四年）以前，每次擊鉢吟會，其詩稿必登載油印之詩刊，但其詩刊因中部大地震，泰半散失。」⁶

在遭地震毀損後，未加以補救措施的情形下，致使栗社早期活動紀錄，闕失不見。社友作品如邱仙樓等的詩作，亦是在此情形下散佚不少。⁷

3. 資料轉借過程中，散佚無蹤。

栗社資料的散佚毀損，除上述原因外，另外據筆者詢問栗社社長胡東海先生，胡先生告知，有時社友向其借閱資料時，資料在轉手中即散佚不見，「有時竟在書中夾頁看到。」⁸

推測這也是造成資料毀佚不見的原因之一了。

此外，由于作品毀損，判讀不易，詩文詳細繫年徵驗困難，加上個人年表製作困難，影響分析詩人創作的目的及動機，此皆為本文研究上的困難與限制。

6. 鍾建英編纂：《台灣省苗栗縣志 文藝志 文學篇》，台灣省苗栗文獻委員會，1972年7月，頁220。

7. 陳運棟：《昂首依然是漢人 - 栗社要角邱仙樓》，收於《悠悠鄉土情》，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34。

8. 據筆者于民國八十九年（西元二〇〇〇年）七月廿四日口頭訪胡東海先生，胡先生口述告知。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檢討

有關栗社活動及成立過程，集會組織等紀錄，筆者首先以紀錄台灣詩社的重要史料，如廖漢臣的《台灣文學年表》¹、賴子清的《古今台灣詩文社》²，研究台灣詩社的學位論文，如王文顏的《台灣詩社研究》等資料中去查尋。³

以上這些文獻資料，對栗社成立的時間、地區、成立情形，僅有簡略的描述，可說是栗社的基本紀錄而已。而查尋其他文獻，發現有關栗社的資料相當缺乏。

因此，筆者轉由地方方志及地方文學史，地方政府主辦的耆老座談當地歷史資料紀錄中去查尋，發現有較完整的記載，今敘如下：

有關栗社社務的資料，《台灣省苗栗縣志 文藝志 文學篇》，記述栗社創社時情形，文學活動狀況，經費來源由文昌祠支出，以及在日人控制下，栗社發展的樣貌，作品遭到損毀的原因分析。由於是栗社社友鍾建英所編，資料具相當參考價值。文中並收錄栗社詩刊及南洲吟社詩友作品，共三十七家作品。但未註明何者是栗社詩友，何者是南洲吟社社友，需加以徵驗。⁴

《苗栗縣志 文化建設志 藝文篇》，記述栗社成立的動機，社址資料，及民國卅四年後（西元一九四五年）栗社活動情形，並收錄民國六十年（西元一九七一年）至民國七十年（西元一九八一年）約十年間社友的作品，共二十三家，及其簡歷。⁵

《苗栗市志 藝文篇》中，則記敘栗社出刊《栗社詩集》情形，並對栗社擊鉢吟定期例會的時間及目的說明。文中並附有社友如吳頌賢、彭昶興、胡東海等人的傳略，為社友資料提供較詳盡的說明。文

1. 廖漢臣撰：《台灣文學年表》，《台灣文獻》15卷1期，1964年3月。

2. 賴子清撰：《古今台灣詩文社(一)、(二)》，《台灣文獻》10卷1期，1959年9月；《台灣文獻》10卷3期，1960年9月。

3. 王文顏著：《台灣詩社之研究》，台北：政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79年。

4. 鍾建英編：《台灣省苗栗縣志 文藝志 文學篇》，台灣省苗栗文獻委員會，1972年7月，頁2-9。

5. 彭賢權、劉統坤編：《苗栗縣志 文化建設志 藝文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3年8月，頁234-240。

末並收錄栗社社友二十九家的作品，並附社友別號資料。⁶

而由黃鼎松編，賴松峰先生協助，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之栗社社長賴江質詩集《綠水閑鷗集》中，對於賴江質任栗社社長，於栗社活動情形有所紀錄，為栗社活動重要參考資料。

何來美訪栗社社長賴江質而撰之《結緣栗社一甲子 - 綠水先生賴江質》一文中，記載賴江質先生口述栗社活動的歷史，並紀錄賴江質氏晚年于普光寺教詩情形，是口述歷史的史料。

此外，莫渝、王幼華所編之《苗栗縣文學史》一書，于民國八十九年（西元二〇〇〇年）由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書中有關栗社的研究，有如下的成果：

- 一、概述栗社發展之沿革。歷任社長任期、經費、活動情形。
 - 二、對栗社出刊之《栗社詩集》有詳盡介紹。對其出刊、課題、擊鉢詩題的題材取向的原因，栗社書記吳頌賢紀錄社友詩作及保存栗社作品、詩集情形，皆有紀錄。
 - 三、整理栗社詩友部分名錄，並附其別號，是史料中最完整的栗社社友名單。
 - 四、選錄栗社友約共二十家作品。
 - 五、對栗社及苗栗地區詩社發展情形及意義，作一完整之陳述及分析
- 本書對日治時期的栗社活動紀錄，提供相當有價值的參考作用。

此外，栗社最後一任社長胡東海先生，曾以《栗社緣由》一文發表于《栗社詩集》第一輯。本文紀錄並分析栗社後期活動衰減原因及情形，可以了解栗社改制前的情況，是極重要的史料。

有關栗社社友的分析，黃鼎松的《詩情無限話栗社》一文，收錄于《綠水閑鷗集》一書中。文中對栗社早期詩友如黃運寶、黃運元、謝長海等人，流傳較廣的詩作加以敘述。

而《綠水閑鷗集》一書除收錄栗社社長賴江質先生的生平詩作，另外對其生平事蹟、創作情形、重要詩作都有完整的分析，極具有參考價值。本書由賴江質之子賴松峰先生協助編輯，賴松峰先生亦為栗社社友，師承其父賴江質，故無論史料歷史或詩作分析，均為第一手資料。本書是筆者研究賴江質這位被稱為苗栗詩壇的「詩仙」之栗社詩人的重要參考資料。

6. 苗栗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 藝文篇》，苗栗市公所出版，1998年2月20日，頁718 - 793。

此外賴松峰先生借閱筆者的《栗社詩集第一輯》，本書編成于民國八十五年(西元一九九六年)，大多是栗社晚期社友的作品，對研究栗社後期的作品有很大的參考作用。

此外，對漢詩改革及創作有極大貢獻的栗社詩人吳濁流之專論，則有潘進福的《吳濁流的詩歌與詩論》。本書完成于民國八十八年(西元一九九九年)，對吳濁流的學詩歷程，詩歌內容及理論皆有觀照，是研究吳濁流漢詩的專著。

陳運棟先生的一代文豪吳濁流在苗栗，則針對吳濁流與苗栗有關的詩作予以整理。是研究吳濁流在苗栗、西湖，活動時期的重要資料。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所出版之鄉土人物傳記、評論，及各鄉、市編輯之地方志，亦提供相當程度之參考作用。

如陳運棟先生于《西湖鄉志》對與吳濁流交往甚深的張紹良，其生平及作品均有詳盡輯錄。另外，如《昂首依然是漢人 - 栗社要角邱仙樓》一文，針對邱仙樓的作品中之抗日精神加以介紹。

其他如張強所著《鄉土人物》，何來美之《鄉賢談歷史》、《笑問客從何處來》，黃鼎松編著之《悠悠鄉土情》，王幼華、莫渝編之《土地的戀歌》等書，均提供筆者了解栗社詩友如賴江質、張正體、邱仙樓、
等早、後期社友作品特色及人格、生平。

另外，莫渝所編之《認識謝霜天》一書，則可由栗社社長謝長海之女謝霜天的敘述中，了解謝氏生平及對漢詩，舊文學之浸淫情形。

地方志如《公館鄉志》、《頭份鎮志》、《西湖鄉志》、《苗栗市志》
等藝文、文學篇，都有助益了解栗社友文學活動情形及作品內容。總共收錄資料可提供近百位栗社友之資料。其中陳運棟及黃鼎松氏，長期從事苗栗地方史料編纂之工作，因此所編之地方志，如《頭份鎮志》、《西湖鄉志》、《苗栗市志》
等，資料詳盡，收錄完整，提供本文研究甚大助益。

此外，苗栗縣政府出版之《苗栗縣鄉土史料》一書，係苗栗各地方耆老口述歷史資料，對筆者了解栗社作品創作之時代、社會背景，極有助益。如書中有關栗社與蓬山吟社互動但活動資料散佚情形均有記載，有助筆者明瞭當時栗社文學活動狀況。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有關本文之研究方法，由于前人有關栗社之資料，偏重紀錄性質，為使栗社之活動及發展歷程能作一系統之研究，研究時運用歸納、分析、比較、綜合等歷史學方法予以進行，期能使栗社的發展能有完整的論述。

而在進行資料分析時，發現有關栗社的紀錄，均大部份是概論性質，缺乏詳盡的活動細節及擊年資料，於是藉助田野調查，透過查訪社友後裔及友人方式，以及現存老一輩社友如胡東海、賴松峰先生、栗社社友親友如黃俊雄、曾九連先生等，期發現有關栗社活動更詳盡的原始資料。

由《苗栗縣文學史》，《苗栗市志》等文獻記載，得知栗社早期曾出刊《栗社詩集》，筆者透過苗栗縣立文化中心的協助，訪得栗社書記吳頌賢之孫，吳洋明女士，承其借閱所珍藏的《栗社詩集》。此一史料的收集，彌補了上述的問題，為栗社研究提供詳細的繫年資料。

現存的《栗社詩集》前二十回已佚。時間自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至民國廿八年止（西元一九三七年）約為其創社初期至中日戰爭，即日治時代栗社活動停頓止。

由于年代久遠，有所缺失。今敘如下：

缺失部份：第一回至二十回，第三十八回，第三十九回，第四十九回，第五十回，第七十回。

合刊兩回的詩集為一冊詩集，計有第四十一回與第四十三回，第九十九回與第一百回。共四回，合為兩冊詩集。

《栗社詩集》皆為手抄油印本。

這些原始資料對栗社研究中難以徵驗的部份，提供了查驗研究的助益。

如栗社創社時間，應是民國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或是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據《栗社詩集》第卅一回有如下之文字記載：「溯自我栗社創立以來迄今三年 」。該回《栗社詩集》出刊時間為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三年），因此，栗社成立之確切時間應是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才是。此《栗社詩集》，詳盡紀錄栗社每次課題，擊鉢吟時間、地點、原因、課題、參加者及作品。同時也紀錄栗社活動如組織、幹部更替情形，及其職責、業務內容。對栗社社友入、退社時間及原因亦有紀錄。可以觀察到栗社詳細的運作方式及發展過程。

《栗社詩集》中，亦存有不少史料、文章，對研究栗社于日治時期，詩友的

創作意識及動機，有極大之參考價值。

除共同的詩題，如課題、擊鉢吟詩題外，《栗社詩集》闢有「絃外清音」之專欄。此專欄開放給詩友自由投稿，可視為詩友的個人創作。

這些詩作，提供筆者比較日治發展後期之共同創作，課題及擊鉢吟詩作內容，極大的參考價值。蓋共同課題在日人控制下，多採與時事評論無關的題材，反映栗社在日本政府統治下的集體創作傾向。而「絃外清音」，則藉「寄友」、「憶友」等手法，抒個人胸懷，不但逃避日人檢查，作品亦可直抒胸臆。兩相對照，可看出栗社友創作時的心態及限制，尋找栗社發展的時代意義。

這些栗社之原始紀錄資料，提供本文研究確切的研究根據，對重現栗社活動之歷史發展過程，實有莫大之助益。

而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亦搜集諸多未流通為文獻之手稿資料，如栗社社長賴江質先生之子，賴松峰先生借閱筆者其手稿《栗社一甲子簡介》，對栗社之沿革發展細節增益補助甚大。

而由栗社書記楊兆龍先生之子楊國鈞先生提供資料，栗社社友陳毓琳先生之子陳運棟先生所編集，栗社于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後之活動紀錄，《栗社擊鉢吟存稿》，共三冊，係手抄及影印其他刊物有關栗社活動之資料，現存于苗栗縣立文化中心。蒙文化中心允借，由這些資料，可以對栗社後期活動有較完整的繫年資料參考。

陳運棟先生長期浸淫于地方史料之編纂，其對栗社研究亦著力甚深，如其存于苗栗縣立文化中心手稿《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一書，係將《栗社詩集》中有關苗栗地理、形勝之詩作集錄，並附作者傳略，資料詳盡、完整，蒙陳先生首肯借閱，對本文之研究，助益甚深。

文獻及原始資料不足之處，如栗社停止活動之因等課題，則藉由訪談如社友葉元洪先生等，藉由口述資料補充之。期盡力使栗社之活動全貌能予以重現。

本文藉著文獻、田野調查收集，對照、徵驗資料，並運用綜合、比較、歸納等史學方法，分析資料。研究角度則著重社會及文化兩個層面，蓋詩社作品表現與發展特色，與兩者有密切關係。主要分析社友所傳承文化之價值觀及社員之組成特徵：如族群、與當地社會之地緣、開發：包括經濟、文教、社會階層等，在時代衝擊下，受何種影響，栗社友如何發展詩社及創作作品。期經由學術研究過程，使栗社此一活動長久，影響地方文風甚深之詩社，其活動及歷史過程，能予以重現。並經由分析，尋找其發展之意義，為栗社後續之研究奠定基礎，並冀能夠增益台灣文學全體。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本章首先處理有關栗社的基本社務資料。包括栗社成立之動機，關係詩社運作之栗社組織及其成員背景分析，並探討栗社之文學活動歷程。分析過程中，同時深究栗社之發展與時代環境、社會當地文化、開發之關係及所受的影響，以重建栗社發展及活動過程，並掌握其發展之特色。

第一節 栗社成立的動機

栗社成立于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時當日本治台的第卅二年。有關栗社成立之動機，從筆者所搜集之文獻史料及栗社友有關栗社成立之動機分析資料顯示，其成立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的關係。如《苗栗市志·藝文篇》所記載：

光緒廿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日人佔據台灣，極力推廣日式文學，對華夏文化疊加迫害禁廢，地方儒門志士，深慮傳統文化遭受日劫而消失，雖在異族重重壓迫下，仍紛紛學習漢文，並倡立「苗栗詩社」簡稱「栗社」，結合地方文人，一方面藉託吟哦，以宣洩懷國之思，一方面企以延續傳統文化於不墜。¹

由此可知，栗社之成立，與日人治台有密切之關係。因此本節首先探討日本治台之時代背景對栗社成立的影響；包括日本治台文教策略對台灣漢文化所造成的衝擊，以及栗社社友在此時代環境下，所採取的因應措施為何。

其次，栗社的成立，與地方文風、當地重視子弟教育的價值觀有密切關係。而栗社成立的動機之一是為宣洩故國之思，但台灣是因清廷簽訂「馬關條約」，以致改隸，對栗社社友而言，此種故國懷念情感，可能是國家認同的政治因素？抑或是因台灣的漢文化是傳承自中

1. 苗栗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藝文篇》，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718。

原文化而產生的文化認同情感？若為後者，從移民與原鄉的關係探討，是否更能釐清栗社成立之動機？此皆為本節所欲探討之重點。

一、日人治台對台灣漢文化之衝擊

日治時期，台灣各地的詩社紛紛成立，實與日本總督府刻意消滅台灣的漢文化，全台士子文人極力維護、延續漢文教育有關。換言之，這是一項「同化」與「反同化」的抗爭。從日本治台後，此種以日本文化意識「愚化」台民，或以漢學「啟蒙」台灣子弟的鬥爭，就並行存在于台灣的社會階層。²

日人消滅台人的漢文化意識，與其統治台灣的目的有關。自清光緒廿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從清廷手中接收台灣開始，其治台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視台灣為其殖民地，奪取台灣各項資源以為其用。因此，日本治台期間，處處可見日本總督府，以「同化」、「皇民化」為題，企圖「愚化」台民，使其心理及文化、社會各層面，皆成為日本順民的痕跡。

出生于日治時期台北的日人尾崎秀樹，曾針對台灣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治台的心態進行確切的反省：

五十年的日本統治，一言蔽之，是假借一視同仁、日台同化的精神教育，將經濟、社會的差別狀態掩飾、並削弱島民抵抗的意志，或以利誘欺騙，而把他們塑造為順從的「皇民」的歷史。³

日本政府為達到同化台民的統治目的，其態度是積極且具策略的，除以軍隊強力鎮壓台灣各地興起的武裝抗日事件，務使台人的反抗勢力消滅，不能集結而威脅日人的統治。同時，日本政府深知，同化最好的手段，乃是從教育著手，一方面減少漢文課程，一方面則增加台民接受日文教育的機會。

換言之，日人對台的文教策略中，「同化教育」乃是以漸進的方

2. 陳器文撰：《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文學篇·台灣小說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4月，頁4。

3. 尾崎秀樹：《戰時的台灣文學》，發表于1961年日本《文學》雜誌。今蕭拱中譯，收錄于王曉波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8月。

式，消滅台人的漢文能力及漢文化意識，接受日本政府的思想改造，成為「順從的皇民」為其所用。

因此，自清光緒廿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宣佈日本已接收台灣為其主權國之「始政紀念日」起，日人于同年七月十六日，即已在台北芝山岩，開設國語（日語）傳習所，集合士林街仕紳弟子學習日文，此即為日人教育台人之嚆矢。⁴次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即在全台設「國語傳習所」，令台籍人士學習日語，著手台灣人和其所傳承之漢文化之祖國進行「隔離」政策。⁵

一八九八年一月廿八日，日本政府公布私立學校設置廢止規則。⁶同年，公布「台灣公學校令」，一九〇三年即修改公學校規則，使漢文成為獨立之一科，教學時不僅用日文表達，且只注重漢文之實用性而已。一九〇七年後，原本公學校一至六年級，每週平均五小時的教學，又修改為五、六年級只上四小時漢文課程。且日本政府于一九〇五年後，改編漢文讀本，使其為公學校與台人賴以學習漢文的主要場所書房之共通教材，此舉在使書房的漢文教育功能漸失。⁷

同時，日本政府于一八九九年三月，設立師範學校及醫學校，使台籍弟子受教育的範圍，僅止於日語及醫學而已。⁸

此後，一九二二年，日人所制定的新的台灣教育令，再將漢文一科改為選修。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人乾脆廢除公學校的漢文課程。至一九四三年，總督府公布「私塾廢除令」，完全斷絕台人接受漢文教育的機會。

由此可知，在日人有意消滅漢文教育的文教策略下，台灣的漢文化遭到嚴重的打擊及考驗。

二、栗社倡立之動機

-
4. 葉榮鐘著：葉芸芸補述：《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8月30日，頁18。
 5. 陳器文撰：《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文學篇·台灣小說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4月，頁19。
 6. 葉榮鐘著：葉芸芸補述：《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8月30日，頁34。
 7. 《重修台灣省通志·文教志·教育行政篇》，台灣省文獻會，1994年5月31日，頁435。
 8. 陳器文撰：《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文學篇·台灣小說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4月，頁21。

(一) 以隸音延續漢文化使命

栗社同人面對日政府採取的一連串滅絕台灣漢文教育的情況，有「斯文將喪」的憂慮，為使漢文延續，乃倡立詩社，共扶大雅，使斯文不墜。如栗社首任書記吳頌賢曾慨歎：「滄桑劫後不聞詩，滿腹牢騷訴與誰」，社友葉際唐也有「劫後斯文不值錢」之慮。⁹

《苗栗市志 藝文篇》，有關栗社倡立以維斯文的動機，有如下的記載：

苗栗詩社，簡稱「栗社」。當時倡立的宗旨，主要是不滿日人的禁止漢人學習漢文，連私塾教授漢文也遭迫害，地方文人仕紳有鑑於此，都紛紛加入，藉託吟哦，以延續傳統文化。

而《台灣省苗栗縣志·文化建設志·藝文篇》也有類似的紀錄：「乙未日人據台以後，學校已不重漢文，而日人推廣日本文學，如俳句和歌等類，又不受地方人士之歡迎，故文學漸次衰微，幸各地有詩社之設，延文學之命脈，如苗栗栗社。」¹⁰

由上文獻記述可知，日治時期，在日本政府統治下，不僅學校不重漢文教育，使台籍弟子無法接受漢文化薰陶，學習漢語文字，就連台民于私塾學習漢文的機會，都遭迫害。故栗社詩友倡立詩社，最主要是為地方子弟之漢文教育計，使其年輕一輩能繼續接觸祖國文化。

《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曾刊載栗社書記吳頌賢之辭職感言一文，文中對栗社創設者彭昶興倡導栗社，使地方後學能繼續接受漢文教育的心境，有詳實的記述：

昭和二年，蒙前社長苑香先生，乃以栗社書記相招，鄙人固推之再三，先生竟招之再，謂余曰：予年已六十餘矣！倡社詩倡，無非為地方後學計也。目今日佛教盛行，聖道寂寞，豈聖道不如佛教之美耶？非也，蓋老佛有徒，聖人無後耳。予等讀聖賢之書，不能開聖賢之教，倘教兒女有知，亦當嗤我徒載儒冠矣！何況他人乎！

11

9. 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回詩報詩集》，苗栗：栗社，出版年月不詳。

10. 鍾建英：《台灣省苗栗縣志·文藝志·文學篇》，台灣省苗栗文獻委員會，1972年7月，頁220。

11. 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文中所謂「佛教盛行，聖道寂寞，豈聖道不如佛教之美耶？非也，蓋老佛有徒，聖人無後耳」等語，蓋「佛教」云云，推測乃為避日人耳目之語爾。至於「聖道寂寞」、「聖人無後矣」，則可知當時栗社文人對世道滅絕漢文的憂慮。

《栗社詩集》第七十二回栗社同人致鄭養齋先生書中也記載著此種「斯文將滅」之慮，「溯自我台，改隸以來，漢學廢弛，聖道熄滅，有心人疾首灰心，匡扶無策。」

因此可知，栗社社友創立詩社「無非為地方後學計也。」，是欲藉詩社相互吟詠、學習，以延續為日人所禁之漢文。

而栗社友所欲維繫的，不只是漢語及文字也。漢文化所傳承之道德、社會等價值觀，更是其所捍衛的重心。由栗社社友張集興（號逸人）於昭和七年（西元一九三二年）舊曆八月初三，栗社總會席上發表演說之語，可以一窺栗社維護漢文化價值觀之志。時張逸人之演說，由社友涂拋磚紀錄之：

本栗社過渡時期，迨一、二年，文昌祀典有力接濟之日，自可順遂推行，成一地方文化機關，永遠繼續，雖不比雄圖大業，而興觀群怨，名教綱常，莫不由是而生。

12

台灣的漢人社會，其文化承自中原文化，維繫漢人社會的，正是中原文化所傳承的禮教仁義等倫理綱常，而漢詩所特有「興、觀、群、怨」之功，不僅于士子文人的文學素養上得見，更是其本身賴以安身立命的修養。故而栗社之成立，非僅吟哦抒情之雅集而已，社友期詩社肩負地方「常設文化機關」之責，期使漢文化之「名教綱常」繼續成為維繫漢人社會的重心。漢詩溫柔敦厚，潛移默化之功，能繼續薰陶地方後學。換言之，維護漢文化價值觀，亦是栗社創社的重要動機之一。

總之，在日本當局以同化台灣人民為目的文教策略下，台灣的漢文化遭到空前的劫難，栗社社友唯恐漢文化有滅絕之慮，因而倡導栗社，延續漢文教育，傳承漢文化價值觀，以對抗日人的同化策略，延斯文于一脈。

12. 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二) 倡詩社維持地方文風之志

栗社成立的地區為今苗栗縣苗栗市，集會地點即今苗栗市中正路之文昌祠內。栗社之成立，與當地鼎盛的文風有密切關係，也與當地社會重視教育的社會價值觀有關。從栗社總幹事賴松峰先生記敘栗社發展的手稿《栗社一甲子簡介》，可以清楚觀察，栗社成立與苗栗地區文風的關係。也可了解當地仕紳重視子弟教育，期望栗社肩負漢文教育之功，維持地方文風的寄望：

山城苗栗，道光以來，文風蔚起，人才輩出，文藝之盛，不亞於台灣其他地區，苗栗的劉獻廷，謝錫光，謝維岳，劉少拔，謝錫朋，頭份有張維垣，黃鑲雲，後龍的杜式珪，銅鑼的吳子光，丘逢甲，曾肇禎等人，都是個中佼佼者。

光緒乙未年（公元一八九五年），日人佔據台灣後，極力推廣日本文學，對中華文化多加迫害廢禁，地方文人雅士，紛紛建議倡設詩社，藉託吟哦，宣洩懷念故國情懷，企盼藉此延續祖國文化。當時苗栗縣區先後設立之詩社有苑裡的蓬山吟社，苗栗的栗社，竹南的南洲吟社，薰洲吟社，以及後龍的龍珠吟社，其中以栗社創立最早，音不絕，成績斐然，最為山城文人仕紳雅士所稱頌。

公元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苗栗縣知事林桂芬及地方宿儒請設英才書院，院址設於文昌祠，院長為苗栗縣宿儒謝維岳擔任。日本據台，廢除書院，轉為日式教育。

英才書院廢止後，已故苗栗名儒彭昶興，拓墾家黃南球子弟黃運寶、運元、運和兄弟，好友名儒等組成吟哦雅集，倡始于民國初年，當時倡立的宗旨，主要是不滿日人禁止台灣人學習漢文，地方仕紳雅士有鑑于此，紛紛加入，藉託吟哦，以延續祖國文化。一時盛況空前，山城詩風丕振。¹³

從這段文獻史料可以看出，苗栗地區日治前文風鼎盛的情況以及當地仕紳有心倡導地方文運的情形。

苗栗自漢人治台起，行政隸屬多次變動，明鄭時期隸屬天興縣，清康熙時期歸台灣三縣之一的諸羅縣管轄，至清光緒十五年（西元一

13. 賴松峰撰：《栗社一甲子簡介》，手抄稿，賴松峰先生珍藏。

八八九年)則劃當時之新竹為新竹、苗栗二縣，是苗栗設縣之始。¹⁴而縣內中國文學之繼承，則推道光年間，自中國大陸廣東嘉應州來台發展之吳子光被譽為「苗栗文獻之祖」開始，爾後文風鼎盛，傳承不絕。¹⁵

而自苗栗設縣起，地方宿儒即利用文昌祠設立英才書院，以教育地方學子。苗栗文昌祠祀文昌帝君、孔子，魁星等神位，又因是客家地區之文昌祠而奉祀韓愈，此皆民間信仰士子習文之守護神。¹⁶書院設此，具有弘揚文教及激勵士子向學的意義在。¹⁷

因此，設於文昌祠的英才書院，實肩負地方文教重心之責。如《苗栗文昌祠》有關英才書院之記載：

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苗栗設縣，為弘行教育，提昇山城文風，在地方官紳合作下，創設「英才書院」，為本縣第一所官民合辦的地方教育場所。英才書院未曾建築院舍，附設於苗栗文昌祠倉頡廳。¹⁸

六年後，英才書院即遭日人廢止，¹⁹地方仕紳彭昶興、黃運寶等又于文昌祠，凝聚文人，倡設栗社，則從其地方文教之歷史發展源流分析，栗社絕非單純之文人雅集而已。《栗社詩集》第卅一回記載：

溯自我栗社當創設時，諸社友咸謂此乃地方文教上最為必要者，不可不為援助也。以是向學而來者有之，慕義而來者有之 誠我苗之幸福也。²⁰

《苗栗文昌祠》也記敘：

14. 黃鼎松編：《我們的家鄉苗栗一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92年6月，頁52。

15. 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2000年1月，頁110。

16. 黃鼎松著：《苗栗文昌祠》，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25。

17. 同上註，頁10。

18. 同上註，頁109。

19. 同上註，頁111。

20. 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三十一回端陽競渡歌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8月25日。

文昌祠設立後，成為山城詩人墨客聚會之地，日人治台後，英才書院雖然廢止，仍有不少文人在此開班教授漢文，藉此延續傳統文化於不墜。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日昭和二年）秋，「苗栗詩社」（簡稱栗社）成立，社址設於文昌祠內。山城詩風丕振，「栗社」薪火一直延續迄今。²¹

因此，栗社友之倡設詩社，不僅為延續遭日人禁止之漢文教育，也期望藉此能繼續維持地方文風傳統于不墜。

至于栗社詩人為何對振興地方文風有強烈之使命感？一方面是承繼儒家思想「為往聖繼絕學」之志。一方面和苗栗客家地區，重視子弟教育的傳統，仕紳為地區領導中心，自然責無旁貸負起教育地方後學之職志有關。

栗社社友張集興曾自述加入栗社之志，謂：「故鄙人年高入社，非圖一己之私，全望大眾之文風丕振，青年後輩，共登禮樂之門。此是吾人素志。」²²

中國士人，每當儒學衰微，聖道窒礙難行之際，總肩負為先聖絕學繼往開來之志，或著書立說，或教授後輩，如唐之韓愈，以維綱常倫理，免亂世邪說敗壞人心，延斯文于一脈。

張氏時年六十餘歲，以其年老，仍思振興地方漢文教育，引導青年學習漢文化，其目的不在圖一己名利之心，乃冀望漢家子弟能身受禮樂教化。栗社成立之際，正當日人處心積慮滅絕漢文之時，張氏之志，道出栗社社友承繼中國文人繼先聖道統，匡扶大雅之苦心。

而苗栗地區自清建置以來，文風興盛，此和苗栗客家地區眾子弟教育之傳統亦有關係。

台灣客家原鄉，多分布于即今中國廣東省，清稱嘉應州、惠州府、潮州府一帶。²³此地多山，居民生活不易，欲子弟出人頭地，接受教育求取功名是一途。²⁴另一方面，客家人自五胡亂華起，即自中原長期遷徙，避兵災、戰禍，重子弟受漢文教育，是為充實其競爭生存之能力。²⁵

21. 黃鼎松著：《苗栗文昌祠》，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27。

22. 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23. 陳運棟著：《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年，頁115。

24. 同上註，頁386。

25. 同上註，頁385。

苗栗地區，地理環境和原鄉相似，也承繼客家文化重子弟教育之傳統，而居地方領導中心者，自然肩負教育地方後學的責任。

從栗社創設者之背景分析，當可對此有更明確之了解。栗社首任社長彭昶興，首任書記吳頌賢，顧問鄒子襄，第二任社長黃運寶，其弟黃運和、黃運元等社友，皆是當時地方上的領導人物。

彭昶興（字苑香），鄒子襄，皆是地方宿儒。具文獻記載，彭昶興曾出面協調苗栗地方上難解的稅收問題，使其獲得解決，由此可見彭氏在當地的名望及地位之崇高。彭氏也曾協調文昌祠學產之事，這在當時，若非德高望重者，則無力介入其中，協調地方之事。²⁶

吳頌賢之父吳慶才，為地方名儒。吳頌賢隨其父，一直于文昌祠承繼地方子弟教課之業。²⁷而黃運寶昆仲，則為地方仕紳。黃氏家族在苗栗開發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家族開發苗栗地區，甚至遠達苗栗今獅潭、南庄等偏遠地區。²⁸黃氏兄弟之漢學教育，則師承苗栗著名儒者黃仲明。²⁹故可知，黃氏兄弟不僅于地方經濟、社會，亦是當時文化勢力之核心代表。

從上簡述可知，栗社之創設者，不僅于地方漢學是代表人物，亦是地區的領導中心，其創設栗社，自有做為地方子弟楷模，引領後學學風之使命感。

吳頌賢曾自述其為栗社首任社長彭昶興，委託任栗社之時，聞彭氏讀聖賢之書，開聖賢之教一語「幡然有感，想人生求富有命，求名在志。夫富者，為子孫安逸之計，名者，為身後猶留之謀。輕重之別，不可不慎，遂強任之。」³⁰此段自述，可看出栗社同人以教育地方子弟為職志之心。

吳氏任職後，盡心維持詩社，提昇地方文風，而尤其自述過程之艱辛：「回思昔日膏粱美味，今則飯糗茹草，固所願也，又何怨乎。」

26. 黃鼎松著：《苗栗文昌祠》，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7。

27. 吳頌賢教課事蹟見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三十三回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1月9日及黃鼎松編：《苗栗市誌，人物篇》，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861。

28. 黃南球開拓事蹟見曾桂龍總編：《獅潭鄉志開拓篇》，獅潭鄉公所，1997年6月20日，頁68-78。

29. 黃鼎松著：《苗栗文昌祠》，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106：「黃仲明 晚 年為黃南球家西席，教其子黃運寶、運元兄弟叔姪 。」

30. 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³¹可知傳統文人視此等承繼道統之志，是圖後世子孫千秋之業，夙夜匪懈，莫敢怠忽。也可看出，當時地方社會領導階層延斯文于不墜的自覺與強烈的使命感。

(三) 藉吟詩寄託故國情懷

栗社詩友創立詩社的動機，除了延續漢文化及維持地方文風外，亦是藉吟誦詩詞以互通聲息，宣洩異族統治下之不滿及故國情懷。《苗栗縣志·文化建設志·藝文篇》對此有如下之記載：

栗社 所創立，蓋見於本省被日本佔據後，雖受殖民政策壓迫，縣民有志，愛護祖國精神極為熱烈，為恐中國文化遭受日劫而消滅，或因受愛國情緒無法消滅，惟有託之於吟哦也。³²

甲午之戰，台灣之所以割讓日本，乃因中國政府與日簽訂「馬關條約」所致。據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九日總理衙門通告，清廷割台的理由是「台灣雖重，比之京師則台灣為輕。」在此情況下，則從栗社社友之集體創作如課題、聯吟或個人詩作中，並未發現有懷念清朝政府之作，但「神州」、「故國」、「中原」等名詞，則習見于作品之中，似為共通之用詞。因此，所謂「故國情懷」應非指政治實體之認同。那麼，究為何指？

從栗社社友為中國大陸移民後裔之背景分析，其所傳承之漢文化乃源自中國大陸之中原文化，兩者之間有密切關係。因此，故國情懷當指台灣漢人與原鄉之間，密不可分之「文化認同」情感。

以栗社社友之祖籍分析，如李均郎為廣東省五華縣人，彭昶興、彭松壽為廣東省陸豐縣人，黃玉盛則是福建漳州府人，徐何木水、吳濁流祖籍則是廣東鎮平人。由上可知，栗社友之來台祖，多來自今中國大陸沿海之廣東、福建一帶。³³

31. 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32. 彭賢權、劉統坤編：《苗栗縣志 文化建設志 藝文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苗栗縣政府，1983年8月，頁2。

33. 以上見《苗栗市志 人物篇》頁809。《公館鄉誌 人物志》頁588-589。《苗栗縣文學史》頁219。

移民來自大陸原鄉，其文化也傳承自中原之華夏文化。台灣之漢文化承襲自中國之儒家思想，漢人社會所賴以為綱常之社會價值、道德觀，莫不與中國文化息息相關。而台灣移民之生活、習俗、信仰、語言，甚至服飾、食物等民生用物，也皆與大陸原鄉相似。如周滿枝所言：

台灣，以海上孤島一變而為文采郁郁之所，其文化之拓展，實最足以表徵中華文化涵育滋養之功也。

連雅堂先生生前力主清史宜列拓殖志，用誌不忘海外拓殖之艱，其上清史館書云：「夫中國之殖民海外也」遠自秦漢，啟於隋唐，盛於有明，而發揚於清季。我先民以堅強果毅之氣，凌厲而前，涉波濤，冒瘴癘，戰土蠻而服之；筆路藍縷，以處山林，用能光大其族，艱難締造之功，亦良苦矣，

證諸中土文化在台之拓展，連氏此言，誠實錄也。就台灣與大陸之地緣、血緣而論，台灣往史原為中華民族生存發展之新頁，而絕非無淵源、無依歸之孤島文明也。³⁴

如栗社所在之苗栗地區，為客家移民之重鎮，栗社社友亦多為客家後裔，如栗社詩友吳頌賢、吳濁流、賴江質等，皆是來自台灣客家移民之大本營 - 嘉應州。其所操持之客家母語，主要是嘉應州屬的梅縣、興寧、五華、平遠、蕉嶺合稱為「四縣五屬」的四縣腔客家方言。³⁵而客家移民地區所祀奉之三山國王守護神，士子們所崇奉之文昌帝君，亦皆從大陸原鄉分香而來。³⁶栗社詩人賴江質，對其故鄉苗栗及客家文化有豐富之創作，從其作品中，可看出栗社社友身為大陸移民後裔，對原鄉血濃於水的深厚孺慕感情。³⁷

34. 周滿枝：《清代台灣流寓詩人及其詩之研究》，台北：政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80年6月，頁1。

35. 陳運棟著：《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年，頁149。

36. 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台北：武陵出版社，1999年，頁192：「三山國王是今日粵東民眾，包括移民台灣和東南亞的粵東人共同信仰的神祇。到了宋代，三山神信仰卻被粵東客家人或客家先民接過來，演化為自然崇拜與英雄崇拜相結合的三山國王神，而為粵東客家以及客家和福佬的海外移民共同信仰。」

黃鼎松：《苗栗文昌祠》，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32-34。「有關文昌神之說，據明史禮志載梓潼帝君：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為立廟。廟在梓州梓潼縣。梓潼縣在今四川省西昌縣境。台灣有文昌廟廿一座。」

37. 見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凡此種種，皆可知台灣漢移民與大陸原鄉之文化有如臍帶一般，割不斷之血緣關係。而日人治台後，對漢人文化大加打擊，欲同化台民，使其做為日本常國之順民。換言之，日人治台民，是斷其文化之根，從文化認同之角度分析，台島民眾自然在情感上歸向中國文化，無法認同日人統治下強加灌輸之意識型態。

因此，栗社社友與生活在異族統治下之台民一樣，心理上有無法言喻的無奈與沉痛。面對島內自身文化有被消滅的恐懼，自然對大陸原鄉興起深切之懷念與渴慕之情，而藉結盟詩社，吟哦詩作以抒發心中的故國之情。

由上分析可知，在日本政府罔顧被統治之台民權益，盡全力欲同化台島人民的文教策略下，栗社詩友藉著「日人統治台灣，禁讀漢文，唯詩詞不禁」的政策，³⁸以結社凝聚當時文人，不僅為延續台島的漢語言文字及文化價值觀，更欲維持地方文風傳統，也藉同好互通聲息，一抒異族統治下對故國的思戀之情。

至於栗社的組織結構如何？詩社如何運作及維持？其詩友背景及對栗社整體之運作產生何種影響？本文將在下一節進行討論，以掌握栗社發展的特色。

38. 胡東海撰：栗社緣由，〈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頁1。

第二節 栗社組織及成員分析

本節將對栗社的組織及社員背景進行分析，以了解栗社如何維持及經營詩社。

有關栗社的組織部份，包括領導架構如幹部之組成及推選，執行層面如業務之權責及社務之處理。除組織結構及實施方式外，令詩社運作不可缺少之經費來源及管理亦將一起討論，以明瞭栗社如何推動詩社的發展。

而影響詩社發展的社員組成及背景亦為本節討論重心。包括社友之教育及經濟背景，及與當地的地緣、社會階層關係，即從社友個人資歷及與外在社會環境之關係分析，以了解栗社詩友組成之特色及對詩社之影響為何？

通過上述研究，期能了解影響栗社結社及運作的因素，以及經營之特色為何，俾對栗社之發展有深入之了解。

一、組織及運作

栗社的前身是「天香吟社」，剛開始文友彼此聚會，無甚麼組織，後來參與人數愈來愈多，乃擴大吟會，成立栗社。創設時，組織架構粗具規模。如《苗栗縣文學史》所記：

民國十六年(1927年)9月的中秋，天香吟社的社眾擴大吟會組織，網羅苗栗、竹南、大湖等地區的文友一百零六人成立「栗社」，社址仍設在苗栗文昌祠內，首任社長公推彭昶興擔任，吳頌賢為總幹事，李鍾萼為常任詞宗，每月或開課並舉辦擊鉢吟會，台中王了庵，新竹林榮初也應聘為詞宗，經費半由文昌祠支付，半歸社員負擔。¹

栗社友後裔陳運棟先生也記敘：

天香吟社並非正式詩社組織，另一方面，各地參予投稿之騷人墨客越來越多。乃於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舊曆十月正式成立「

1. 參王幼華，莫渝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03。

苗栗栗社」，社址設在「苗栗郡苗栗街文昌祠內」。推舉彭昶興（號苑香）為社長，黃運寶（號懶蟲）為副社長，吳頌賢（號雅齋）為書記。²

由上文獻可知，栗社初創時之詩社組織約分為：社長，副社長，書記(總幹事)³，以及社友。而從《栗社詩集》及相關文獻之紀錄分析，隨著社務需要及社員增加，而擴大其組織。如《栗社詩集》第四十回有栗社幹部：幹事一職之改選紀錄，第九十四回《栗社詩集》有「幹事長」一職之記載，第廿三回、九十回及第一百零二回又復有「顧問」一職相關敘述等，可知栗社組織擴充之情形。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隨著詩社萎縮，組織架構也隨之縮減。

而有關栗社的運作，相關的文獻紀錄皆顯示栗社創設時是定期舉行活動，如《苗栗縣文學史》所載。⁴經費方面，文昌祠豐富的祀產為其資助外，栗社友之負擔及其他捐款亦有。⁵而從《栗社詩集》中豐富的文獻記載，可更詳細了解栗社務推動及經費管理的情形。

2. 參陳運棟著：《栗社詩選 苗栗之美 詠我故鄉》，手稿影印本，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存。頁 5-6。
3. 有關栗社的文獻記載，栗社初創時的幹部有總幹事一職。如註 1 所說。另彭賢權、劉統坤編：《苗栗縣志 文化建設志 藝文篇》，苗栗縣政府，1983 年 8 月，頁 2 也記：「吳頌賢為總幹事。」而日治時期，栗社所出刊之《栗社詩集》中，則稱吳頌賢所任之職為「書記」，如第九十回《栗社詩集》記吳頌賢之書記一職，因吳氏告辭改由湯阿添替代：「啟者，本書記吳頌賢君因己身都合辭退書記之職後，任湯阿添，號碧峰君，承辦社務，會計一切，近日中，碧峰君擬向各位探訪，仰祈諸先生倍愛顧為何。」而考查《栗社詩集》第廿一回至第一百零三回，並無總幹事之職稱，故可知日治時代栗社之組織中，有書記之職。而由其他文獻記吳頌賢之職為總幹事之紀錄，可知「總幹事」一職，指的即是書記。而台灣光復（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後，栗社組織有總幹事一職，無書記之稱。見黃鼎松撰：《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 年 6 月，頁 40。記：「綠水先生於民國五十七年接任栗社社長一職。楊兆龍任總幹事。」「綠水」為栗社社長之一賴江質之號。栗社緣由，胡東海(栗社社長之一)撰，《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 年 12 月 15 日，頁 1：「後來，公推賴松峰為總幹事迄今」
4. 參王幼華，莫渝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年 1 月，頁 203。
5. 除《苗栗縣文學史》中所記，栗社「經費半由文昌祠支付，半歸社員負擔」外(註 1)另苗栗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 藝文篇》，苗栗市公所出版，1998 年 2 月 20 日，頁 719。記：「成立栗社，經費由文昌祠或熱心人士捐款支應。」可知經費除文昌祠補助外，社員及其他捐款亦是重要來源。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以下即從(1)組織(2)社則(3)經費(4)社務推展情形，四方面詳加分析栗社組織遞變及社務推動的情形。

(一) 組織

1. 社長、副社長

據相關資料記載，栗社的歷任社長，紀錄不一致。⁶但考查《栗社詩集》之所記，社友留下的詩作，社友的生平，經對照應證相關記載，今將栗社歷任社長及其任期敘述如下：

首任社長彭昶興，任期自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創社至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止。

第二任社長為黃運寶，任期自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至民國廿七年（西元一九三八年）。

第三任社長為邱雲興，任期由民國廿七年（西元一九三八年）至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

第四任社長為謝長海，任期由民國四十三年（西元一九五四年）至民國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六七年）。

第五任社長為賴江質，任期由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年）至民國八十一年（西元一九九二年）。

6. 栗社社長之相關紀錄，記載完整性較高為《苗栗市志》及《苗栗縣文學史》，但內容不盡一致，今敘如下：《苗栗市志·藝文篇》，頁 719 至頁 720：「栗社第一任社長彭昶興，第二任社長黃運寶，第三任社長趙廷琳，第四任社長黃運和，第五任社長邱雲興，第六任社長謝長海，號鐸庵，第七任社長賴江質，賴江質逝世後，由胡東海接任第八任社長」。

《苗栗縣文學史》，頁 203：「成立栗社 首任社長公推彭昶興擔任 彭昶興任社長未一年而殞謝。第二任為黃運寶（由民國十八年至廿七年） 第三任社長為銅鑼人邱雲興，任期由民國廿七年至四十二年。 第四任社長為銅鑼人謝鐸庵 任社長十四年（民國四十三年至五十六年） 第五任社長為苗栗人賴江質 民國五十七年任栗社社長。民國八十一年去世。 第六任社長為胡東海。」考查其他相關資料，如社友生平、詩及《栗社詩集》記載，以《苗栗縣文學史》有相關資料可資證明其所記，見註 7。而黃運和、趙廷琳氏考查結果，則筆者手中無相關資料可資證明。因此本文有關栗社社長及任期一事，採《苗栗縣文學史》之說。

第六任社長為胡東海，任期由民國八十二年（西元一九九三年）至民國八十五年（西元一九九六年）。⁷

歷任栗社社長均是才俊之士，為詩社中的佼佼者。首任社長彭昶興為地方宿儒、仕紳。彭氏去世時，栗社詞宗李祥甫為其輓以長聯，從中可見彭氏之名望：「君惟駿烈著苗，克孚眾望，外盡公忠，內修孝友。」⁸

第二任社長黃運寶，栗社社長之一胡東海稱其「詞章秀麗」，⁹且熱心推動社務，以其在地方上的名望及地位，及師承地方名儒黃仲明之背景，¹⁰自被推為栗社社長。

而第三任社長邱雲興，畢業于日治時期台北國語學校，曾任銅鑼庄長（日治時期），首任苗栗鎮長（民國卅四年後）。其於地方社會、文化教育建樹甚多，如其成為苗栗地方建台中學董事。¹¹而參予栗社活動甚勤，自創社初期即為栗社副社長。

7. 查《栗社詩集》第廿一回，為民國十八年出刊，詩集末之發行代表者為黃運寶，而至第九十八回《栗社詩集》（民國廿七年出刊）皆然。知黃運寶當于彭昶興去世即接任社長至民國廿七年止。

而第九十九回《栗社詩集》（民國廿七年出刊）起，詩集末之發行代表者改為邱雲興，知栗社第三任社長為邱氏。

而謝鐸庵接任邱雲興之文獻紀錄，考查結果如下：

據彭賢權、劉統坤等編之《苗栗縣志 文化建設志 藝文篇》，台灣省苗栗文獻委員會，1972年7月，頁2：「本省光復後由謝鐸庵擔任社長繼續發展社勢，啟蒙後進。」知謝氏接任栗社社長是在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後。

黃鼎松撰：《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40：「綠水先生於民國五十七年接任栗社社長一職。當時，因鐸庵先生年邁退休。」知謝氏約在民國五十六年左右退休。而胡東海、劉淦琳、陳俊儒編集：《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1月15日，「前人集」一欄，頁11中記有謝鐸庵辭栗社社長之詩。乞辭去栗社長：「牛耳騷壇十四秋，願向諸公乞退休。」知謝氏任社長十四年，依民國五十六年謝氏退休之年，前推十四年，則謝氏當在民國四十三年接任社長。而邱雲興則自民國廿七年接社長起，約至民國四十二年止。

至于胡東海之接任，見胡東海撰：《苗栗縣國學會沿革》，《國學季刊》創刊號，2000年3月25日頁4：「迨賴社長仙逝後，於次年，即民國八十二年，春祭當日，余接任社長。」

8. 黃鼎松：《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843。

9. 參胡東海撰：《栗社緣由》，《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2月15日，頁1。

10. 見本章第一節註29。

11. 參王幼華，莫渝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03。

第四任社長謝長海，號鐸庵。世居銅鑼，以耕讀傳家，其「國學造詣深厚，尤長漢詩」，是苗栗縣著名詩人。¹²謝氏甚早參加栗社，且其詩自《栗社詩集》所載，常居前三名。對栗社友而言，謝長海對晚輩愛護、提攜甚多。如 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 中所記，謝氏與賴江質交遊甚篤情形：

在他的寫作生涯中，和謝鐸庵交往最深。經常聚首切磋詩句，苗栗到銅鑼有一段距離，綠水先生大步行往返，因為白天必須工作，只得利用晚間見面，有時興之所至，兩人把酒臨風，邀月共飲，不知東方之既白。¹³

謝氏較賴江質年長約廿歲，¹⁴但提攜後進，如上可見一斑。謝氏辭世時，栗社詩人吳濁流曾作長詩紀念，由詩中可見謝氏在栗社德高望重及其提拔後輩，詩友對其感念及敬重之情。 弔鐸庵：

栗社初創日，學詩竊遲疑，推敲無自信，生硬託君醫。邇來四十載，擊鉢共談詩，歲月無情逝，紅顏白髮絲。聞君八十壽，預祝到期頤，忽然訃音至，頓足仰天悲。回憶寇威下，漢文掃地時，君才高八斗，社友敬如師，熱心啟後進，溫厚善導之，斯文延一脈，文運復推移。歎君忽應召，騷壇賴維持，遙望雙峰下，淚灑古今思。我心如焚苦，茫然作弔辭，鷗鷺分離哭，泉下應有知。¹⁵

第五任社長賴江質，為苗栗詩壇祭酒多年。¹⁶從事詩文創作六十多年。自廿三歲加入栗社，一直未曾離開漢詩創作。賴氏對維持文風不遺餘力，且其詩受栗社老者如謝鐸庵氏肯定。自然為栗社社長不二人選。

第六任社長胡東海，擅長詩詞，被推為社長時，年八十餘歲，且多被推為詞宗，可見其于栗社地位之高。

12. 參王幼華，莫渝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2

13. 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36。

14. 謝長海生于一八八六年，賴江質生于一九〇七年。參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574。

15. 參吳濁流著：《濁流詩草》，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253。

16. 參黃鼎松著：《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綠水閑鷗集》，苗栗縣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33。

栗社社長的推選，由胡東海自述其被推選為社長的過程可知梗概：

賴江質先生 於民國八十一年登仙，後來公推本人胡東海，擔任 社長。

由上敘述，可知栗社友是自然公推栗社社長。從栗社相關資料顯示，並無社長被詩社罷免之事，也無為改選社長發生紛爭情形。分析其因，與社長條件及栗社結盟特色有關。

從歷任社長個人資歷及在栗社之地位分析，如前所述，社長的人選具有德高望重，詩才顯著等特色，堪稱栗社代表人物，因此眾孚人心，使社長推選順利。

另外，栗社社友的結盟，如《栗社詩集》第七十五回社告所記：「本社以斯文為目的，非為營利也。」¹⁷ 栗社友乃因彼此興趣相投聚集；社友間無名利紛爭，乃因惺惺相惜互結鷗鷺情緣，自然在和諧中推選繼任者。

綜合《栗社詩集》相關紀錄，社長之職責及業務約可歸納如下列事項：

(1) 主持社務會議。如栗社定期總會或召開幹部會議。

如第四十回《栗社詩集》記：

議從本年度起，一年間開四回幹事打合回，俾社務可以圓滑進行，其期日由社長指定召集之件。¹⁸

(2) 推展詩社文學活動。

如邀請飽學之士擔任詞宗，提升社友創作。見第卅一回《栗社詩集》末附 林詞宗榮初先生致書黃社長書云：

貴社此期月課示弟， 七律就中有五、六十首機調圓熟，老氣橫秋，可以不著一字儘得風流者，進步之速，固使人可驚 試思一時有五、六十詞人肯揮筆，同聲一哭，談何容易！

17.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七十五回震災、賑災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8月14日出刊。

18.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四十回詩報詩集》，苗栗：栗社，出版年月不詳。

前期端陽競渡古風作者之不得法尤多，僕本欲照題擬作一、二首，以供諸吟侶之參考。奈小兒有疾，遂無暇及此，不勝遺憾。近 日月潭棹歌 因吟成七古一首，茲命兒輩抄錄一枚，寄呈左右，如端陽競渡欲發刊時，祈將拙作一併刊入作者苟有會心，是亦一隅三反之一助也。¹⁹

由上紀錄可知，應邀為栗社詞宗之林榮初氏，和社長黃運寶討論栗社友課題作品之優、缺點的情形。而林氏之擬作古詩，具有示範及鼓勵栗社詩友後輩學習的意味。透過社長的地位及代表性，栗社得以邀詩壇前輩指導社友創作，使詩藝進步。

此外，社長亦召開栗社文學性聚會。如「擊鉢吟會」提供社員切磋詩藝的機會。

第卅三回《栗社詩集》記載，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〇年），「社友小集於社長黃懶蟲（懶蟲為黃運寶之號）宅內開聯吟會。」²⁰

而第卅四回《栗社詩集》也記，民國廿年（西元一九三一年），栗社友亦「小集於社長黃運寶宅內，是晚即開擊鉢吟。」²¹

(3) 重大社務之出面及處理。

如經費之支出：栗社書記之薪資給付。第九十四回《栗社詩集》中記：「書記增給由社長自裁之件。」²²

由此觀之，社長由於地位重要，自然肩負處理詩社重要會議及重大社務的責任，其權責重決策性及推動詩社發展層面。

栗社社長卸任原因，約有下列幾項原因：

(1) 辭職：如第二任社長黃運寶、第四任社長謝長海。

《栗社詩集》第九十八回，栗社詞宗王了庵致社友湯雲生書信提

19.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三十一回端陽競渡歌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9月3日。

20.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卅三回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1月9日。

21.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卅四回魚腸劍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12月18日

22.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四回女色魔力，畏蜀如虎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2月20日。

到：「近有栗社友到敝處言起，春季總會社長辭任。」²³而第九十回《栗社詩集》之代表者與發行人是為黃運寶，知當時黃氏為栗社社長。而其請辭之因王了庵信中未記。

謝長海之辭社長原因，由其詩 乞辭去栗社長 可知：

牛耳騷壇十四秋，媿無建樹慰吟儔，才緣短拙名難著，詩為平庸稿少留。
故舊凋零恆悵悵，河山未復恨悠悠，年登八秩身衰老，願向諸公乞退休。²⁴

謝長海乃因年老而告辭栗社社長一職。

(2) 死亡：如第五任社長賴江質。首任社長彭昶興。

由《綠水閑鷗集》賴氏生平年表²⁵及《苗栗縣文學史》中所記可知：「第五任社長為苗栗人賴江質。賴江質廿三歲時加入栗社，從事詩文創作六十餘年，民國五十七年任栗社社長。民國八十一年去世。」²⁶

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 有更詳細記敘：「綠水先生身體一向硬朗，老而彌堅，民國八十一年初，罹患肺氣腫疾病，經子女延醫診治，尚無大礙，生活如常。至同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卻突然與世長辭，各界聞訊同表惋惜。」²⁷

而《苗栗縣文學史》記敘：「彭昶興任社長未一年而殞謝。」²⁸可知彭氏創立栗社後，任社長未滿一年即去世。

(3) 栗社改制：如第六任社長胡東海。

民國八十六年（西元一九九七年），栗社改制為苗栗縣國學會，當時栗社社長胡東海因此而卸任：

23. 引湯雲生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八回春燕、心花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9月19日。

24. 賴松峰集稿，胡東海、劉淦琳、陳俊儒編集：《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2月15日，頁11。

25. 參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89

26. 參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03

27. 參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42。

28. 參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03

熱心之社員，奔走推展，始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廿八日奉准立案，而成今日之「苗栗縣國學會」。余因年事已高，且已非縣籍人士，故會長一職，公推由竹南詩友陳漢傑號俊儒先生，擔任首屆國學會會長一職。²⁹

由此可知，因栗社改制，使胡東海卸任栗社社長一職。

而由上述可知，栗社社長之任期不一，沒有一定的規定。栗社一如台灣三大詩社之一的南社，社長並無任期長短的限制。而其對栗社之貢獻，則各有所長。

如彭昶興於日人禁讀漢文之際，創立詩社，開啟栗社近七十年的發展，于栗社有奠定發展基礎之功。

第二任社長黃運寶則「喜結交文士，屢為東道主，在任七年，文風甚盛。」³⁰栗社在黃運寶任內，「除定期課題外，於每年春秋二次文昌祠祭典之日，農曆二月初三及八月初三，舉辦詩人大會，社員亦參與全島各詩社之聯吟活動。」³¹栗社在黃氏任內，發展可謂蓬勃興盛，是栗社之高峰期。

第三任社長邱雲興，則於中日戰爭爆發，台島斯文於風雨飄搖之際，接任社長，使漢文化及漢文教育勉力維持，則有忍辱負重之勞。

而第四任社長謝長海，於台灣光復後，詩社活動萎縮時，續發展詩社，使薪火不斷。

至於第五任社長賴江質氏，接任栗社社長近廿五年，使栗社文風於地方上能維繫不墜。第六任社長胡東海，接任時間雖短，但以其接任時八十餘高齡，「仍為持續栗社香火而努力」，則其毅力可敬。³²

社長是詩社的靈魂人物，歷任栗社社長，有的具較高之社會地位，如彭昶興、黃運寶、邱雲興、賴江質。有的年高德邵，如謝長海、胡東海。有的善推動活動，如黃運寶。而幾乎都是才情卓越人士，就任前即常任詞宗，如謝長海、賴江質、胡東海。兼之喜獎掖後進，如謝長海、賴江質。總之，栗社社長，幾乎皆具有領導詩社發展的能力。

29. 參胡東海撰：苗栗縣國學會沿革，《國學季刊》創刊號，2000年3月25日，頁4。

30. 參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03

31. 同上註，頁203。

32. 同上註，頁203。

這些領導特質俱是具有一種引導、模範作用，對於詩社之維繫及發展是相當重要的因素，無形中會凝聚社內向心力，而能突破外在環境的限制如日治時期日人的嚴密監控，台灣光復後詩社盛況不再的客觀條件，推動社員參予力並順利發展詩社活動，延續詩社維繫詩文于一脈的創社目的。社長之於詩社，可說是一種指標象徵及帶頭力量。

栗社歷任之副社長，據目前所收集之資料，敘述如下：

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栗社創社時，由黃運寶首任副社長，時副社長僅一位。³³

而第廿四回《栗社詩集》記載，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九月五日，舊曆八月初三栗社總會決議：「社長黃運寶重任，副社長邱雲興重任，彭松壽新任。」³⁴由這段文獻可知，栗社副社長此時已增至兩位，詩社組織擴增。

《栗社詩集》自第廿四回後，至台灣光復前，查每年的定期總會及其他社務資料，均無副社長改任紀錄。

台灣光復後，有關栗社副社長的紀錄，一為《苗栗縣志 文化建設志 藝文篇》之記載「 社長（指謝長海）因年邁退休，眾推賴江質為社長，徐慶榮、顏其昌副之。並請曾舉直、杜宴、謝鐸庵（長海）、吳濁流等為顧問，楊兆龍任總幹事， 。」³⁵二是栗社社長之一胡東海之記敘：「賴江質先生 于民國八十一年登仙，後來，公推本人胡東海擔任社長，劉淦琳為副社長，賴松峰為總幹事迄今。」³⁶「於次年，即民國八十二年，春祭當日，余 接任社長一職。」³⁷

由上敘述可知，民國五十七年及八十二年，栗社副社長各改任一次。³⁸

33. 參陳運棟著：《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手稿影印本，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存。頁5：「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舊曆十月正式成立『苗栗栗社』， 黃運寶為副社長。」

34. 引吳頌賢謄錄：《第廿四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35. 參彭賢權、劉統坤編：《苗栗縣志·文化建設志·藝文篇》，苗栗縣政府，1983年8月，頁2。

36. 參胡東海撰：栗社緣由，《栗社詩集第一輯》，賴松峰集稿，胡東海、劉淦琳、陳俊儒編集，1996年12月15日，頁1。

37. 參胡東海撰：苗栗縣國學會沿革，《國學季刊》創刊號，2000年3月25日，頁4。

38. 參註7賴江質接任社長是在民國五十七年，此次副社長改任據《台灣省苗栗縣志·文化建設志·藝文篇》之記載，可知亦約在此時。

而栗社副社長之任期，由以上紀錄分析，沒有一定期限。其卸任幾乎皆是因改任緣故。而由以上之記敘，每次副社長改任，其他幹部也隨之改變。因此，栗社副社長之改任約和栗社重新選拔幹部，重整組織有關。

栗社副社長之職權，筆者目前並未有相關資料，因此，無法多作說明。栗社詩友吳濁流曾記敘黃運寶任副社長時召開聯吟會的情形：

栗社每月出課題給我們會員做，之後評定甲、乙。課題之外還有擊鉢吟。第一次擊鉢吟是黃副社長招待，出席有一百四十多人。³⁹

而邱雲興任副社長時亦召集詩友開擊鉢吟，如第五十二回《栗社詩集》記民國廿二年：「副社長邱雲興先生柬邀全員開春季聯吟大會於銅鑼本宅。」⁴⁰

由《栗社詩集》之記敘，栗社副社長對凝聚會員，召開聯吟等文學活動，似有共通的號召能力及熱誠。

有關栗社副社長的背景，黃運寶、邱雲興如前述。彭松壽為首任栗社長彭昶興之子，于日治時期任頭屋鄉長，畢生任地方社會、農業、教育的要職，由于家風所致，「尤善填詞吟讀」。⁴¹而顏其昌（本名顏世，「其昌」為號）徐慶榮，俱是才俊之士。劉淦琳則為苗栗中醫界名人，而其漢詩創作，稱得上為栗社後期傑出詩友，曾獲公開肯定。⁴²栗社之副社長和社長有相同的特質，均有召集詩友之能力及名望，以及詩才受公認，足以代表詩社之實力。

2. 書記

日治時期栗社之組織有書記一職。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栗社首任書記是吳頌賢氏。

吳頌賢任內曾辭書記兩次，一是為社友滯交會費自責請辭。見第四十七回《栗社詩集》，吳頌賢 辭職感言：

39. 參吳濁流撰：重訪西湖，《台灣文藝》第48期，1975年7月。

40. 引吳頌賢謄錄：《第五十二回除夕、馬崑坡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4月8日

41. 參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人物篇》，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809。

42. 參苗栗市誌編纂委員會，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 藝文篇》，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720。

歷年總會，因會費問題，議論風生，故不得不引咎辭職。萬望諸公，推薦賢才，辦理社務，鄙人現下權且暫理。⁴³

但此後，栗社仍借重吳頌賢嫻熟社務之長才任栗社書記，至民國廿六年，吳氏因病才改由湯阿添任之。⁴⁴栗社社友張紹良 雅齋社友病中辭退文昌祠廟守及栗社書記詩以慰之 曾記此事：

任勞任怨自殷勤，勇退聲傳客裡聞，十載關心全職責，一朝臥榻悵鷗群。
經綸滿腹無窮感，桃李盈庭次第薰，願祝歸期身早健，重扶大雅振斯文。⁴⁵

至民國廿六年底，由湯雲生接替湯阿添。《栗社詩集》第九十四回 栗社啟事：
啟者，本社書記湯碧峰君（碧峰為湯阿添之號），因幹事打合會以後，原事務所尚不能承繼辦理事務。辭退書記之職後，任特托湯雲生（號海樓）君出馬承辦。
栗社社長黃運寶謹告。⁴⁶

民國廿八年，復由吳頌賢任書記。第九十九回、一百回《栗社詩集》合刊本社告：「今後諸位社友對於自己之會費，請向本文昌祠書記吳頌賢君繳納焉可。社長邱雲興敬告」⁴⁷

而由第九十四回《栗社詩集》：「書記給料與兼辦文昌祠事務，自舊曆八月起，每月當給予二十元也。」⁴⁸文末署名社長黃運寶，知栗社書記是有薪俸，薪資之給予由社長自裁定。⁴⁹

43. 參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44. 引湯阿添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回尋芳、天福宮徵聯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7月15日及本節註3。

45. 引湯阿添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三回石枕、龍潭泛月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0月9日。

46. 引湯阿添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四回女色魔力、畏蜀如虎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2月20日。

47. 引吳頌賢謄錄：《第九十九回閏七月、秋信詩集，一百回桂影、韓信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1月31日。

48. 引湯阿添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四回女色魔力、畏蜀如虎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2月20日。

49. 同上註。

由吳頌賢 辭職感言，記其任栗社書記是：「蒙前社長苑香先生，以栗社書記相招」，⁵⁰湯阿添任職時，栗社社告也由社長黃運寶署名：「任湯阿添，號碧峰君，承辦社務、會計」，⁵¹及以上「特托湯雲生」紀錄，可知日治時栗社書記是由栗社社長任命之。

栗社書記的職責如前述，以「社務、會計」為主要範疇。詳細業務筆者綜合《栗社詩集》所記，今敘于下：

- (1) 詩社之會計事務：如社員社費之繳交、滯交、社員及各界捐款等情形，整理並定期公告。
- (2) 社員情形：包括社員申入、住所及職位異動、停課、退社、復課，甚至除名、死亡情形，都詳加記載于《栗社詩集》。
- (3) 公告活動並紀錄其過程。如擊鉢吟之舉行日期、詩題、參加人數、作品內容、詞宗等。
- (4) 收集課題作品，送交詞宗評選。第五十三回《栗社詩集》社告記「仰望諸位詞長截收期勵行，若後五日至者，則不及送呈詞宗矣。」⁵²
- (5) 刻印《栗社詩集》並分送詩友。

每期《栗社詩集》後均有謄錄兼印刷人，依先後次序其名是吳頌賢（第廿一回至第八十九回）湯阿添（第九十回至第九十四回）湯雲生（第九十五回至第九十八回）吳頌賢（第九十九回至第一百零三回）均是書記名，知由其負責。

第九十六回《栗社詩集》之社告：「然詩冊發送延期，非書記一人所誤，乃社員投稿甚遲。」⁵³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栗社書記是負責社務細節及經費之會計管理方面，偏重于執行層面。而由其所負責之業務分析，範圍廣泛且瑣碎，非嫻熟內容且具協調能力者不能兼之。湯阿添（號碧峰）任書記時，社友張紹良曾有詩 碧峰社友帶社務來訪席上即呈：

50.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51. 引湯阿添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回尋芳、天福宮徵聯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7月。

52.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五十三回「春山」、「牡丹」、「鴉片」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6月10日。

53. 引湯雲生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六回未婚夫、禦冬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5月8日。

文字有緣荷寵臨，愧將粗酒待知音，漲溪驟雨傾盆降，煮茗聯床伴客吟。
依舊詩心嗟我拙，重新社務藉君任，西窗剪燭情無限，促膝渾忘玉漏深。⁵⁴

從此詩，可見張氏慰社友任書記辛勞之情殷。而湯碧峰亦有「帶社務遍訪諸吟友於苗栗阻雨賦呈社友謝鳳池」。⁵⁵訪友仍需攜社務辦理，其職之繁重可知。

台灣光復後，栗社組織無書記之稱，有「總幹事」一職。考查兩者，應是同一職務。⁵⁶依目前掌握的資料顯示，民國五十七年及民國八十二年栗社改任組織，同時改選總幹事，分別為楊兆龍及賴松峰。⁵⁷

3. 幹事及幹事長

參考栗社的文獻紀錄，民國十六年栗社創社時，組織中並無幹事一職。最早有幹事名字紀錄的文獻，筆者目前掌握的是第廿六回《栗社詩集》：「自昭和三年舊曆八月起至昭和四年舊曆七月末結算日止為本年度公館庄幹事劉熙春八月初三豫納帳簿，尚未整理。」⁵⁸時為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

民國廿年，栗社于每年舊八月初三的總會，改選各地幹事，第四十回《栗社詩集》：

幹事選任之件：苗栗街劉泰坤，公館街江連漢，銅鑼庄謝長海，四湖庄吳建田，通宵庄黃傳錦。⁵⁹

54. 引湯阿添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三回石枕、龍潭泛月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0月9日。

55. 引湯雲生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三回石枕、龍潭泛月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5月8日。原詩為：「溪水滔滔四野雲，滿空留客雨紛紛，故園遙阻應嗟我，下榻相延獨感君，把酒論文情脈脈，敲詩剪燭意欣欣，今宵何異巴山夜，促膝三更未忍分。」

56. 見本節註3。

57. 見《台灣省苗栗縣志·文化建設志·藝文篇》及「栗社緣由」（胡東海撰）之記載。參本節註35、註36。

58.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廿六回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月6日。

59.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回詩報詩集》，苗栗：栗社，出版年月不詳。

此次會議原本議決，每年定期由社長召開四次「幹事打合會」，「俾社務可以圓滑進行」，但直至第九十四回《栗社詩集》才記載，民國廿六年舊曆八月廿四日開第一回「幹事會打合會」。與會者有「社長：黃運寶，幹事：劉泰坤、謝長海、張添增、賴江質。」⁶⁰依栗社本身檢討此次會議「奈出席者寥寥無幾，抱憾殊深，自本回後，若有召集打合之時，敢祈諸幹事不吝玉趾為荷。」⁶¹知當時幹事應不只出席劉泰坤等四名而已。

至於「幹事」之職，應是協助書記如收繳社員之社費。第廿三回《栗社詩集》：「仰祈諸社友之會費金，請舊各幹事處繳納，至本月舊七月止，以便結算。」⁶²

至於幹事長一職，則于第九十四回《栗社詩集》記載：「幹事長選定江欽火氏之件。」致于其職權，則筆者目前手中並無相關資料可作說明。

4. 顧問之職

栗社設有顧問一職。台灣光復前有鄒子襄、⁶³徐接升（號仙階）、張集興。⁶⁴台灣光復後，則有杜宴、曾舉直、吳濁流等。⁶⁵擔任此職者大多年高望重之輩。如第一百三回《栗社詩集》中吊徐仙階顧問之辭：

昭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苗栗文昌祠栗社社員等，謹以心香一瓣，清酌三巡，咸致奠于顧問徐仙階先生。按先生世居頭屋家，號

60. 引湯阿添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四回女色魔力、畏蜀如虎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2月20日。

61. 引湯阿添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三回石枕、龍潭泛月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0月9日。

62.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廿三回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8月27日。

63. 見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2：「鄒錦福，號子襄，且閑居士，苗栗市人，約生于光緒初年，卒年不詳，飽學之士，曾為天香吟社社友，栗社顧問」《栗社詩集》有關鄒子襄的記載如下：

《第廿三回詩集》：「左詞宗王了庵致書于鄒顧問曰，日前承惠厚儀，殊堪銘感。」《第九十八回春燕、心花詩集》：「春季總會社長辭任，宜與副社長邱先生、鄒顧問等，互相維持，勿斷此一脈之斯文為幸。」

64. 同本節註60。原文：「追加顧問選定張集興之件。」

65. 參本節註35，彭賢權、劉統坤編：《苗栗縣志 文化建設志 藝文篇》，苗栗縣政府，1983年8月，頁2之記載。

素封，竹閣名門、書香繼起，文章華麗，蓋有定評者矣。拔選為頭屋區長，解紛排難，曲盡民情。洎乎我栗社初設，先生念文字存亡，一髮千鈞，不可不率先以開後孚。十數年來，吟詠未嘗間斷。其精神之矍鑠，自任之重，有如期者，我等咸卜先生之壽，必臻毫毫。⁶⁶

從文中可見徐氏之才學，在地方的聲望，及提拔栗社後輩之職志于一班。

5. 社友

(1) 入社資格：

栗社社友入社的條件，若依第卅一回《栗社詩集》所載：「溯自我栗社當創時，以是向學而來者有之，慕義而來者有之。」⁶⁷可知只要心繫、渴慕漢文化，有意旨向學漢文者皆可入社。此甚符合栗社傳承漢文化、推廣文教的宗旨。

(2) 入社方式：

至於入社方式，依《栗社詩集》所載，為申請入社。如張添增入社載于第廿九回《栗社詩集》：「社員申入之部，陳景雲，號龍翔，苗栗街。」⁶⁸

此外，亦有推薦，如賴江質即是。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廿三歲那年，經由覺力法師及鍾建英等人的介紹，參加栗社。」⁶⁹

還有邀請。見第九十五回《栗社詩集》湯雲生邀麥榮青入栗社詩，邀麥榮青先生入社別後寄呈：

栽培後學仰先知，未喪斯文認社旗，佇看吟風揚栗里，狂瀾倒挽共扶持。⁷⁰

66. 引湯雲生謄錄：《第一百三回海水浴、攻心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

67.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卅一回端陽競渡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9月3日。

68.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廿五回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1月10日。

69. 參賴江質，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栗社，1933年6月，頁34。

70. 引湯雲生謄錄：《第九十五回菊酒、重陽節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2月13日。

(3) 退社原因：

而栗社有的退社原因，大多是自行退社。如第廿一回《栗社詩集》記：「社員脫退之部，銅鑼庄邱賢郎，苗栗街林細英。」⁷¹

此外，栗社友若入社後不投詩作或滯交社費不理者，嚴重將被栗社除名。見第廿一回《栗社詩集》：「公告社員名義削除，黃流，新竹街東門，謝石麟，公館庄尖山。右二名，自入社以來，會費全無繳納，亦無投稿，對本社殊屬冷漠，故前月本督促書亦不回答，茲故將伊之社員名義削除，此告。」⁷²

栗社此舉，亦在督促社友勤習詩作，並關心詩社發展。期栗社為一志同道合之結盟詩社，而不希望社友入社後冷漠以對，使詩社活動及發展沒有動力。

(4) 社友遞變情形

至於栗社社友的遞變情形，由於第一回至第廿回至《栗社詩集》已佚，則依《栗社詩集》出刊時間，即民國十六年創社時至民國十八年約五月止部份社員入、退社紀錄為空白。

栗社創社時的人數，因第一集《栗社詩集》缺失，沒有留下紀錄，從其他文獻查考如《苗栗市志·藝文篇》，記是「一百三十餘人」，《苗栗縣文學史》，記是一百零六人。⁷³而查第卅一回《栗社詩集》則記：「溯自我栗社當創設時，諸社友咸謂此乃地方文教上最為必要者，以是向學而來者有之，慕義而來者有之，凡得去成者，百有餘人。」⁷⁴時為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〇年）。可知栗社民國十六年創社至民國十九年止時之社員人數超過百人以上。

日治時期，每年社友遞變情形，因栗社詩集有所缺失，只能以筆者手中的資料加以整理如下，闕漏部份部份只有待來者了。

71.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廿二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72.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廿一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6月6日。

73. 參苗栗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藝文篇》，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719。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03。

74.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卅一回端陽競渡歌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9月1日。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中 曆		入 社	退 社	中 曆		入 社	退 社
18年 6月起	21回	1人	4人	23年	63回	1人	0人
	22回	2人	5人		64回	0人	0人
	23回	1人	2人		65回	0人	0人
	24回	4人	2人		66回	8人	0人
	25回	5人	3人		67回	0人	0人
	小計	13人	16人		68回	8人	0人
19年	26回	2人	1人	24年	小計	28人	2人
	27回	2人	1人		69回	缺佚	缺佚
	28回	0人	3人		70回	缺佚	缺佚
	29回	2人	0人		71回	0人	0人
	30回	0人	1人		72回	0人	0人
	31回	2人	1人		73回	0人	0人
	32回	2人	2人		74回	缺佚	缺佚
	33回	1人	0人		75回	1人	0人
	34回	2人	1人		76回	0人	0人
	小計	13人	10人		77回	4人	1人
20年	35回	1人	21人	25年	小計	5人	1人
	36回	3人	12人		78回	4人	0人
	37回	0人	0人		79回	1人	0人
	38回	缺佚	缺佚		80回	10人	0人
	39回	缺佚	缺佚		81回	3人	0人
	40回	0人	0人		82回	0人	0人
	41回	0人	2人		83回	0人	1人
	42回	0人	0人		84回	4人	0人
	43回	0人	0人		85回	0人	0人
	小計	4人	35人		86回	0人	0人
21年	44回	1人	0人	26年	小計	22人	1人
	45回	0人	0人		87回	0人	0人
	46回	0人	2人		88回	0人	0人
	47回	16人	2人		89回	0人	0人
	48回	缺佚	缺佚		90回	5人	1人
	49回	缺佚	缺佚		91回	3人	0人
	50回	缺佚	缺佚		92回	0人	0人
	小計	17人	4人		93回	0人	0人
年	51回	8	1人	27年	94回	0人	0人
22年	52回	1人	0人		小計	8人	1人
	53回	4人	0人		95回	1人	0人
	54回	0人	0人		96回	1人	0人
	55回	2人	0人		97回	1人	0人
	56回	3人	1人		98回	0人	0人
	57回	0人	1人		小計	3人	0人
	58回	1人	0人		28年	99回	0人
小計	11人	2人	100回	0人		0人	
23年	59回	7人	1人	101回		2人	0人
	60回	0人	0人	102回		5人	0人
	61回	2人	1人	103回		缺佚	缺佚
	62回	2人	0人	小計	7人	0人	
				28年 10月止			

* 退社包括死亡，被栗社削除名義者。

* 根據《栗社詩集》第二十一回至一百三回製表。

台灣光復（民國卅四年）後據筆者查考結果，目前手中資料無栗社社員入、退社紀錄，因此無法多作說明。但從栗社友之紀錄相關資料的記述，可知民國卅四年後，栗社由于人才凋零等關係，詩社發展受影響，社員人數萎縮，至後期幾無社員參予。

由栗社社長胡東海的敘述，可約略了解上述情形：

直至本省光復後，依循慣例，由文昌祠于春秋二祭時，提供至少二桌以上之午膳，招待栗社詩友。溯自天香創社，更名栗社，迄今已歷七十餘寒暑，終因老成凋零，新人不繼，而無法再與友社聯吟唱和，吟聲漸寂，社務幾近停頓，致令南北友社，幾疑栗社不復存焉。⁷⁵

又 栗社緣由 中記：「吾想挽回栗社之前兆，即重振旗鼓，招集新社員共有三十餘人。」⁷⁶

由上述可知，栗社自台灣光復後，社員已萎縮，每次春秋二祭之例會，只有兩桌次左右的人數參予。至後期，社員更幾近流失殆盡。胡東海于民國八十二年任社長，曾重招募社員，「有卅多人」。但至民國八十六年時，栗社旋即改制為苗栗縣國學會了。

栗社的組織堪稱完整，社長是詩社靈魂人物，書記則是實際社務的執行者，其他如副社長、幹事等則有輔助之功。而社員之入、退社，排除對詩社的冷淡者才遭詩社除名。一般而言，甚符合栗社發展文教的創社宗旨，隨社員之自由意志行之，無勉強之慮。如同第廿九回《栗社詩集》所記，栗社社員之加入是認同栗社創立宗旨者：

蓋此詩社正振興文教起見耳，贊成者就之，不贊成者去之，去就自由，絕無拘束之處。⁷⁷

由此可知，栗社乃是一群興趣相投，為延續漢文化有使命感之詩友所結盟的詩社。

75. 胡東海撰：苗栗縣國學會沿革，《國學季刊》創刊號，2000年3月25日，頁3、4

76. 胡東海撰：栗社緣由，《栗社詩集第一輯》，1986年12月15日，頁1。

77. 引吳頌賢騰錄：栗社詩集《第廿九回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6月14日。

以下，就栗社社則，經費及社務運作等進行討論。

(二) 社則

依《栗社詩集》之記載，栗社創社時是有社則的，見第廿四回《栗社詩集》：「社告 議社則依舊保存。」⁷⁸但筆者查詢栗社相關資料，則並未發現，推斷已佚失了。

從《栗社詩集》的記載，可以一窺栗社運用社則的情形。社友林玉麟及江連漢曾有機會輪作栗社第四十六回及第五十五回課題之右詞宗，由二人自謙詞，可知栗社社則曾定，每回課題之左掄元者，即為下次課題之右詞宗。

諸位先生台鑒者：小生對於詩一途，何異雛鷺 嘯？今期詞宗本欲告辭，奈迫於社規，不得已妄為評閱。滄海遺珠有負諸公之苦吟，千祈原諒是幸。 林玉麟頓首。

79

第五十五回《栗社詩集》記載也類似：「 此番乃委評選之命，誠恐小木衡不能以秤大器 然社有其例，責不容辭，才難勝任，斗膽厚顏妄以評論。同社弟 江連漢拜。」⁸⁰

(三) 經費

日治時期栗社的經費來源，約可為下列幾項：

1. 社員繳交會費

此佔栗社活動經費的一半。⁸¹栗社社員依繳納金額之不同分成幾種會員。從第廿五回《栗社詩集》「社員每月會費金」可看出一班：

78.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廿四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79.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四十六回畫眉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7月24日。

80.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五十五回野煙、向日葵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8月16日。

81. 同本節註1。

黃運寶(社長)貳元,彭松壽(副社長)貳元,邱雲興壹元,特別社員每月伍拾錢,普通社員每月參拾錢 顧問及會費免徵者七名不表。⁸²

時邱雲興重任副社長,是否因此而會費較少,則未載明。時為民國十八年。而彭松壽的會費自民國十九年起一律變更為壹元。⁸³

而第九十四回《栗社詩集》則記,依栗社第十一回總會決議,「社長與社員之會費一律平等。」時為民國廿六年。⁸⁴

至於社員繳納方式;有以下幾種:

(1) 繳至各地幹事處。

第廿三回《栗社詩集》:「茲舊曆八月初三日乃本社定期總會之日,仰祈諸位社友之會費金,請舊各幹事處繳納」⁸⁵

(2) 以郵寄方式納清。

以此方式交費情形有二:一是住遠處者,會費以「郵便付下」,寄費由栗社負擔,「算入會費之內。」⁸⁶二是會費滯交者,以此方式納清。⁸⁷

(3) 親自至栗社處理社務之事務所繳交給書記。

第九十九回《栗社詩集》社告記:「今後諸位社友對於自己之會費,請向本文昌祠書記吳頌賢君繳納焉可。社長邱雲興敬告。」⁸⁸

由上分析可知,栗社繳納會費方式,或就近至幹事、書記繳納,或以郵寄方式,但總以社友方便為宜。

栗社社費繳交之日期,如上述,初期是每月。民國廿年,栗社每年秋季總會決議一年繳交四個月為一期。⁸⁹

至民國廿六年,又依栗社總會決議,由書記自裁會費繳交之時間

82.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廿五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1月10日

83.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廿七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2月11日

84. 同本節註22。

85. 同本節註62。

86. 引湯阿添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二回水鈴、曹操疑塚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8月31日。

87. 引吳頌賢謄稿:栗社詩集《第廿九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6月14日

88.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九回閏七月、秋信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1月31日。

89. 引吳頌賢謄錄:《第四十二回斷碑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12月17日。

：「會費徵收近則每月，遠則二、三個月。」⁹⁰

2. 捐款

(1) 文昌祠補助

文昌祠和栗社的淵源匪淺。從以下可看出；栗社書記身兼文昌祠廟守。⁹¹ 第九十二回《栗社詩集》記，因文昌祠修繕，連帶使栗社的每年總會及擊鉢吟會也延期。⁹² 而栗社社友多人和苗栗文昌祠關。如首任社長彭昶興，社友鍾建英、湯仕路，江欽火曾整頓文昌祠務，訂立「苗栗文昌祠祀典管理規約」，任首屆管理委員。⁹³ 第二任社長黃運寶之師，亦栗社前身天香吟社成員黃仲明，曾撰 苗栗文昌祠祀典記，⁹⁴ 書記吳頌賢及其父吳慶才于文昌祠教課。⁹⁵ 因此，文昌祠的補助款亦為栗社主要的經費來源。

見第四十七回《栗社詩集》，彭昶興敘文昌祠補助栗社經費情形：「予年已六十餘矣，倡設詩社 且文昌祠財產豐足，必有餘資，可以維持，」⁹⁶

苗栗文昌祠祀典管理規約 第四條亦記：「本祀為文運昌明起見，其每年所入租穀各款，凡有益於文學之事，俱得由管理人從中設法支為應用，但百元以上須與評議員議決施行之件。」⁹⁷

由上文獻可看出，栗社乃是以文昌祠經費補助為創社根基發展起來的情形。

(2) 私人捐款

平日的捐款如第五十四回《栗社詩集》記，副社長邱雲興寄附二十元。第五十六回《栗社詩集》記，社友楊阿古寄附金五元。第卅七回《栗社詩集》記，苗栗義民廟寄附五十元。第八十七回《栗社詩集》記，修文祠寄附二十五元。第九十六回《栗社詩集》記湯家祠寄附

90. 同本節註 22。

91. 同本節註 22。原文：「文昌祠與栗社不即不離，廟守一律與書記兼辦。」

92. 湯阿添騰錄：栗社詩集《第九十二回水鈴、曹操疑塚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8月31日。

93. 參黃鼎松著：《苗栗文昌祠》，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7。

94. 同上註，頁96。

95. 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861。

96. 引吳頌賢騰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97. 參黃鼎松著：《苗栗文昌祠》，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97。

二十元 等等。

義民廟乃是客家地區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祠堂則是居民重視的祭祖地點，由上敘述，可見栗社深獲地方人士的重視，才能收到源源不斷的捐款。

而有些社友，則會針對栗社的特定活動捐助經費，如第八十八回《栗社詩集》，記社友江欽火寄附禮品，給栗社第九十次課題前二十名者。第卅五回《栗社詩集》則紀錄，社長黃運寶寄附四元，副社長邱雲興寄附三元，補助詩題 鞭屍 費用。

私人捐款除適當補助詩社特定活動之經費外，有時亦適時解決詩社財務之困難。如第七十五回《栗社詩集》曾記書記吳頌賢曾捐款三百六十元的鉅款，以補助栗社的會費。

(3) 募款。

根據《栗社詩集》的記載，募款此指栗社每年總會後所舉辦的擊鉢例會的獎金。如第九十二回《栗社詩集》：「向來總會期擊鉢吟之賞品費，皆于吟宴上募集」⁹⁸

從社友的捐款及募款情形，可看出栗社友熱心栗社事務及對詩社有甚強之向心力。

栗社的經費，除每回《栗社詩集》有紀錄之外，每年秋季舊曆八月初三的總會也進行結算整理，並公告之。

從以上分析可知，栗社的經費來源，除社費外，捐款補助亦為大宗。而從捐款之文獻紀錄，可看出栗社與地方的關係良好及深厚淵源。而其經費管理，亦採公開透明方式，除使社員對詩社的運作有清楚的了解外，亦是使詩社維持良好形象及聲譽的因素之一。

台灣光復後，文昌祠的學產被移作地方建台中學的基金，栗社活動經費受影響。民國卅九年，當時栗社友為籌栗社發展費用，曾募得三千元託社友楊子淵放款生利息。⁹⁹隨著栗社活動力衰減，後期栗社經費的情形是「棉薄的基金」矣！¹⁰⁰

98. 湯阿添臚錄：栗社詩集《第九十二回水鈴、曹操疑塚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8月31日。

99. 參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03。

100. 胡東海撰：栗社緣由，《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2月15日，頁2。

(四) 社務推展情形

以下從靜態的公告至動態的社務處理過程，說明栗社社務推展的狀況。

1. 活動公告及社員參予方式

栗社發起文學活動如徵詩（有定期之課題及不定期的徵詩活動），或召開社務會議前，都會發出社告，通知社友。參予的方式並不硬性規定，乃依社友意願為主。如第卅一回《栗社詩集》之社告：

定期總會每年古曆八月初三，恭祝文昌帝君聖誕之日為期，屆期必先有傳達書，出席、缺席，各自回復，此告。¹⁰¹

由此可知，栗社期社友參予活動是有「慕義之實」，不強加之。

2. 召開社務會議（時間、內容、討論方式）

栗社于每年秋季農曆八月初三召開定期總會，檢討社務。有時總會會有一討論主旨。見第卅一回《栗社詩集》記，民國十九年栗社秋季總會討論栗社友參加詩社之動機：「創立以來，迄今三年，方期社運蒸蒸日上，豈料社友之中有祇解慕之義之名，無慕義之實者，未審我社友抱何見解？待來舊八月初三總會時，必請吟場表述所懷，以供本社參考。」¹⁰²

除總會外，有必要也召開不定期社務會議，如民國廿五年栗社召開磋商會，商討每年加開春季聯吟事宜。

而有關詩社發展之討論事項，則採「表決」方式，以使實施時有公信基礎。如上述春季聯吟事項，第八十一回《栗社詩集》記：

昭和十一年丙子二月初三日，本社開催磋商會，決議由來年春起每年古曆二月初三，恭祝文昌帝君聖誕為本社定期春季聯吟會議。¹⁰³

由上分析，知栗社社務會議之時間分定期與不定期，討論內容以

101. 引吳頌賢臆錄：栗社詩集《第卅一回端陽競渡歌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9月3日。

102. 同上註。

103. 引吳頌賢臆錄：栗社詩集《第八十一回鶯歌、湯網詩集》，苗栗：栗社，1936年4月30日。

公眾議題、詩社發展為主，而採民主表決方式，則可使社務推行時更加順利。以下即分析栗社社務推行時的實際情形。

3. 社務推行原則

栗社社務之推行，通常依議決方案實施。如第九十六回社告記：「謹啟者，書記頻向諸社員徵收會費，實依客歲秋季總會決議實行，望諸君著意繳納為荷。」¹⁰⁴

而社務遲延之時，栗社會向社員說明原因，並敦促社員配合，如第九十六回《栗社詩集》記，因社員投稿延遲，致《栗社詩集》出刊、發送受影響，故社長黃運寶呼召社友配合：「詩冊發送期延，非書記一人所誤，乃社員投稿甚遲。仰祈各位速敲佳稿，主投及下回截收，伏望期間履行至禱。栗社社長黃運寶啟」

而重大之社務處理，栗社的原則，依《栗社詩集》記載分析，應是十分謹慎，且循序漸進，符合人情義理。如栗社在處理部份社員滯交會費時，雖有社則第八條可依此而削除社員資格，¹⁰⁵但栗社之處理卻十分審慎。今敘如下：

第廿九回《栗社詩集》社告記：「本社於舊三月廿二日開臨時總會，依出席諸友議決，對前年度會費滯納者，已郵便集金，誠于無奈也。不知諸社兄抱何意見？若不便面言，則請賜函示悉。」¹⁰⁶時為民國十九年六月。

第卅一回《栗社詩集》特別社告記：「本社自舊三月廿二日開臨時總會決議事項，通達諸社友後，至再至三，諸社友若不改革，則此詩社將何以維持乎？故今回總會內容主旨，會費金如無繳納清楚者，必行除名。請諸位預早籌備特此宣明。」¹⁰⁷時為民國十九年九月。

第四十回《栗社詩集》記：「本回總會會議事項對退社者在欠額，當元通達令人，宜再三致意，俾伊自由完納。倘若仍然置之度外，然後將伊氏名金額表，表示于本宮（文昌祠）內，作為永欠社債

104. 引湯雲生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六回未婚夫、禦冬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5月8日。

105. 參吳頌賢謄錄：《第卅六回早雪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4月5日。

106. 引吳頌賢謄錄：《第廿九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6月14日。

107. 吳頌賢謄錄：《第四十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出版日期不詳。

之件。」¹⁰⁸

由上敘述，可知栗社依議決，先敦請滯交會費者自行郵寄滯納金，且社友對此決議若有不同意見，栗社亦採開放態度接納。若仍不納滯交金額者，栗社才依社則處份，將其除名。而對退社後仍然不交會費者，栗社以其名及所欠款項刻于文昌祠內，是以禮法及道德來籲請未交會費者三思，以此制裁。此種兼顧法、禮、情之處置社務態度，可說符合栗社以文化教育發起之詩社背景。

由以上所述，可看出栗社組織堪稱完備，幹部層層負責，各有所司且互收輔助之效。社務處理則公開、重道德、情理的原則。從栗社的經營風格，可看出符合其傳揚漢文化，以培育地方後進為目的的詩社背景。本段討論完栗社之組織及運作，而栗社社員的背景及其對栗社的影響如何？以下將依居住地、社友人際關係、教育背景、職業及社會地位、經濟能力等項目討論，以了解栗社成員的背景。

二、栗社成員分析

(一) 社友居住地

依栗社友所住地區分析，在可考其居住地的社員中，除彰化有王克士一人，雲林有麥炳耀一人，宜蘭有林玉麟等十一人，新竹有葉際唐等九人，台中有胡東海等十五人外，其他社友皆來自苗栗地區，可知栗社友的主要來源為苗栗地區。¹⁰⁹

而來自于苗栗地區的栗社友，以今苗栗市的社友最多，共有七十一人。其次是公館鄉，共二十四人。頭屋鄉，共二十三人。後龍鎮及銅鑼鄉，為十七、十九人。從地緣關係上分析，栗社辦事處文昌祠位于苗栗市，社友分布以苗栗市居多，是自然現象。而公館、頭屋、後龍即銅鑼皆鄰近苗栗市，因此推測是因地緣關係，使社友就近參加詩社。（見附圖一）

若從栗社所在地文昌祠之附近觀察，則依筆者收集及訪查的資料分析，七十一位苗栗市的社友中，約有二十位社友，居住于文昌祠附近，即集中于今苗栗市之南苗及中苗一帶，約近三分之一的人數。

108. 引吳頌賢騰錄：栗社詩集《第四十回詩報詩集》，苗栗：栗社，出版日期未詳。

109. 資料來源：參考附表一。

這些社友包括創社時主要成員吳頌賢、邱雲興、黃運寶三兄弟、鍾建英等人。(見附圖二，圖中何登雲係公館人，在苗栗文昌祠附近有行醫之診所。)

由以上分析可知，栗社友的居住地與栗社的擴充有密切的關係，因地緣的關係，栗社大抵以苗栗市文昌祠附近的社友為中心，爾後包括了苗栗市，進而涵蓋苗栗縣大部份的鄉鎮地區，而台中、新竹也因地利之便也各有十五、九人參加栗社。今將栗社友之分佈地區表列如下：

苗栗市	71 人	李保忠 徐慶榮 湯新喜 楊阿古 劉淦琳 羅阿謹 黃隸發 陳兆端 黃永皇 陳沐榮 彭新才 吳順安	吳頌賢 徐仁輝 黃運寶 楊兆龍 劉天來 范添喜 曾舉直 羅阿華 徐天賜 謝紫雲 謝水亮 許錦文	邱鴻光 張正體 黃運和 鄒錦福 賴江質 郭兆才 徐成源 江芹蔭 謝深恩 陳章傳 楊萬富 邱森錦	邱雲興 陳景雲 黃運元 劉發祥 賴松峰 羅樹生 葉元洪 劉立德 鄭文登 饒東添 彭廣福 張緯能	涂立興 彭松壽 黃肇基 劉泰坤 賴復初 吳建安 劉傳維 徐癸華 劉坤生 劉金鈴 邱阿水 邱慶善	徐炳古 彭昶興 楊阿潤 劉阿生 謝長龍 鍾建英 林細英 楊根信 江錦城 邱慶善 朱成玉	黃水發
公館	24 人	徐定標 湯仕路 江連漢 徐貞美	徐何木水 黃玉盛 江煌全 徐國香	徐添喜 劉熙春 周朝棟 葉秋豐	邱少崧 羅阿泉 徐清和 謝石麟	張集興 謝廷湖 陳子文 陳香菊	陳漢初 何登雲 葉從心 傅孟良	
頭屋	23 人	徐接興 湯源生 徐才錦 湯金生	徐接升 湯雲生 徐海瀛 余作木	徐梅錦 彭阿禮 謝開華 劉慶蘭	徐海碧 吳均安 彭老錫 陳松承	湯阿添 徐才錦 湯清明 陳苑承	范智遠 羅德清 彭克禮 陳苑承	
銅鑼	19 人	李金泰 賴玉溪 邱賢郎 邱德貴	李德昌 吳揚安 吳阿禮	李祥甫 謝長海 李玉枝	劉新基 羅吉堂 胡寅亮	邱雲峰 羅吉正 羅慶遜	邱炳秀 羅吉頌 謝阿龍	
頭份	6 人	陳毓琳	何允枝	麥榮青	陳雲龍	劉紹興	陳湘琳	
南庄	1 人	張春華						
竹南	3 人	江朝旺	劉承平	陳俊儒				
後龍	17 人	陳玉水 彭鼎盛 沈鎮牆	黃金福 蔡圭山 盧增塏	趙廷琳 鄭啟賢 解耀琛	蔡樹 翁獻琛 盧增塔	顏世 趙江墩 梁卻	盧炳皇 陳漢霖	

西湖	7人	吳建田 張添增 鍾阿坤 江欽火 劉阿智 劉肇芳 羅明炎
造橋	4人	郭添益 彭華驥 曾石五 張阿祥
三義	2人	彭仁本 徐崑龍
苑裡	15人	劉添喜 黃啟茂 鄭炳煌 陳維石 陳巖 梁秋東 楊荷 陳金安 陳景福 李丁璋 黃增忠 鄭義能 楊少貞 解添福 陳清揚
通霄	6人	鄭太和 黃傳錦 陳桂枝 黃友盛 耿萬來 詹安
卓蘭	2人	詹春光 詹立興
宜蘭	11人	林玉麟 陳石財 張迺西 黃春亮 李康寧 李蘆洲 林紹裘 張肇秋 賴仁壽 蘇西 張嘉成
彰化	1人	王克士
雲林	1人	麥炳耀
台中	15人	胡東海 蔡錫耀 王鴻謀 張欽木 胡漢樑 黃正雄 王秋鴻 林榮初 張逋客 張熙馨 陳藻芬 陳清榮 邱煥郎 莊日安 劉親喜
新竹	9人	葉際唐 王箴盤 鄭秀圃 劉彥甫 曾煥灶 范根燦 黃流 謝碑 范炯亭

資料來源：依附表一製表

苗栗縣現行行政區依民國卅九年地方自治法實施至民國七十年之改制苗栗市止。參附圖一。居住地分類以入社資料為準，如鄭啟賢入社為後龍庄人。無入社資料，以居住地為準，如郭添益住造橋（栗社詩集第一輯記），邱雲興移住苗栗（栗社詩集記）。

（二）社友之人際關係

栗社社友彼此之人際關係，今綜合整理後，敘述如下：¹¹⁰

1. 家族關係

（1）父子、祖孫直系關係。

父子、祖孫，因家族親密關係而一齊加入詩社，如苗栗地區的賴江質、賴松峰父子。彭昶興、彭松壽父子。頭屋地方的徐接升、徐梅錦父、子。公館一地的徐何木水、徐貞美、徐國香等三代皆是栗社社友。後龍地區的蔡樹、蔡圭山父子。

（2）兄弟等旁系關係。

如黃運寶、黃運和、黃運元兄弟。吳頌賢與徐接興之甥舅關係。

110. 資料來源：《栗社詩集》社告、《綠水閑鷗集》、《苗栗縣文學史》、《苗栗市志·人物篇》、《公館鄉誌·人物志》、賴松峰、葉元洪、曾九連先生口述資料、陳運棟 一代文豪吳濁流在苗栗，趙秀琴 苑裡蓬山吟社初探。

(3) 姻親關係。

如栗社常任詞宗李祥甫與栗社社長之一賴江質，二人有姻親關係。而賴江質與曾任栗社社長、副社長之邱雲興，兩人亦有親戚的關係。邱雲興之子娶劉熙春之女，兩人為親家。

2. 師生關係。

如葉元洪自述，自己向賴江質學習創作漢詩。趙廷琳與郭添益、鍾建英與賴江質、何登雲與徐何木水等皆是師生。另外，如胡東海、賴江質就曾教吳頌賢之父吳慶才，兩人和吳頌賢，同為社友亦有同門之誼。而梁秋東則師承有「詩痴」之稱之鄭炳煌。彭仁本曾就教於賴江質、劉淦琳、陳漢傑等人。

3. 朋友關係。

如邱炳秀與張春華私交甚篤。賴江質與謝鐸庵，吳頌賢與吳濁流之間，亦師亦友的交情。吳濁流與張添增、謝廷湖彼此間深厚的友情，彼此間之唱和甚多。謝、張二人去世之際，吳濁流曾為詩哀弔，可見其交情之深。

另外，天香吟社的社友如彭昶興、吳頌賢、鍾建英、黃運寶兄弟、鄒錦福、徐接升、劉熙春等，既有鷗鷺之交，又齊加入栗社，交情自深。湯雲生、麥榮青之朋友關係。

由上分析可知，栗社友之間有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而這些人際關係，對栗社發展的影響為何？以下即加以分析。

1. 因彼此的關係入社，擴大栗社規模。

由上述分析，大抵栗社之擴展，以天香吟社之社友如彭昶興、吳頌賢、鍾建英、徐接升、劉熙春等社友為基礎，逐漸擴增。

舊社員依原有之人際關係，或血親、師生、姻親、友人等互邀入社，或受推薦入社，或有志一同入社。而以首任社長彭昶興在地方上備受推崇的社會地位，及第二任社長黃運寶三兄弟在當地聲望卓著的家族背景，對當地之人脈自有一定的影響力及號召力，能吸引舊雨新知來歸，使栗社的社友如網狀不斷擴充。

2. 因彼此的交情而強化栗社向心力。

從栗社友之人際脈絡看，有橫的連繫如朋友，有縱的傳承如師生

、父子。

除彼此關係密切而強化社友之間的感情外，因私交、親屬關係，增進切磋詩藝之機會及興趣。此皆成為凝聚社友的向心力量之因素，而有志一同，共扶大雅。

栗社友之間，此種唱和、共扶持之作品屢見不鮮，而此種推心置腹、忘機相交的交情，正是聯結詩社能持續集會，社友彼此唱和的重要因素。

職是之故，栗社友之間環境相連，複雜的人際關係及深厚交情，除擴充栗社人數外，也使栗社的活動力增強，強化了社友對詩社的向心力。

(三) 教育背景

栗社社友的教育背景，依目前筆者搜集所得資料中，可考其教育背景者。今綜合整理如下表：¹¹¹

傳統漢學教育 50 人	吳頌賢 胡東海 徐仁輝 湯阿添 劉新基 謝廷湖 湯源生 楊兆龍 何允枝	李保忠 邱雲峰 張集興 湯新喜 賴復初 羅吉正 湯雲生 劉阿智 劉泰坤	李金泰 涂立興 陳景雲 湯仕路 謝長海 羅吉頌 黃棣發 麥榮青	李德昌 邱炳秀 張春華 葉際唐 謝長龍 王箴盤 吳均安 劉肇芳	李祥甫 徐接升 賴玉溪 鄒錦福 羅吉堂 江欽火 顏世 何登雲	林文興 徐梅錦 彭昶興 趙廷琳 羅阿泉 鄭秀圃 陳俊儒 彭阿禮
公學校 14 人	徐何木水 陳子文 范智遠	葉元洪 黃金福 朱成玉	邱少崧 楊阿潤	徐接興 楊阿古	徐海碧 劉阿生	張添增 范添喜
國語學校 師範學校 15 人	吳揚安 黃運和 鍾建英	吳建田 黃運元 黃玉盛	邱雲興 劉熙春 劉天來	徐定標 羅樹生	徐慶榮 黃肇基	黃運寶 鄭啟賢
中學 6 人	曾舉直	賴江質	彭松壽	劉淦琳	鍾阿坤	郭添益
醫專 4 人	徐炳古	周朝棟	羅阿謹	陳漢初		
大專 6 人	劉發祥	賴松峰	徐貞美	徐國香	吳建安	陳毓琳

111. 資料來源：參考附表一。

傳統教育 50 人	國語師範 15 人
公學校 14 人	大專 6 人
中學 6 人	醫專 4 人
資料來源：依附表一製表	

依上表加以分類，栗社友所受之教育類型約有三類，今敘于下。

1. 傳統教育

日治之前為清廷領台，台灣文人受漢文教育薰陶，以為立身處世原則，或作為進科舉之路準備。改隸之後，台人在日人禁漢文教育之前提下，頓失依憑。如栗社友麥榮青曾發出無奈之憤懣，謂「日軍毀我前程，破我功名夢」¹¹²而這群受傳統教育的台灣文人，對漢文化有一份肩負傳承之使命感，如徐接升設帳學校，「在日治時期，對漢學的維設，鼓勵鄉中青少年努力就學，真可說是勞心焦思，所以日後地方士紳皆仰之如師長。」¹¹³

依上表，栗社友受漢學傳統教育有五十人，幾乎佔一半比例，這群傳統文人進入詩社後，對詩社有何影響？一方面互相唱和，砥礪相濡，提升彼此詩藝外，另一方面，對後輩有引導作用。可以說，傳統文人以其所受傳統教育，打下的漢學基礎，無形中帶動詩社詩的創作方面「質」的提升。

2. 日治時代教育

栗社友接受日治時代教育者，在可考教育背景（公學校、中學、國語學校），公學校畢業有十四人，國語學校畢業者亦有十五人，有一定的比例。此一方面和時代環境有關，一方面和現實考量、社會期望有關。

栗社創立於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時已為日治第卅二年矣，日人已重組台島教育常設機關。¹¹⁴因此，台人接受日治時代教育系統，已非特例。

其次，從現實考量，若欲在當時社會立足自是進入學校就讀較有利，如從國語學校畢業可擔任教職。而栗社友最大來源之苗栗地區，當地最大族群客家族群，素有極重子弟教育及出路之傳統。因此，栗

112. 參陳運棟主編：《頭份鎮志·人物篇》，頭份鎮公所，1980年11月，頁272。

113. 黃鼎松：《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832。

114. 參本章第一節。

社成員中，受日式學校教育者亦多。

而當時的日制學校中，漢文一科的上課時間並不長，¹¹⁵ 因此，這群受日式教育之社友，多是有志向學漢文者，如賴江質等。¹¹⁶ 加入詩社後，經學習後，在漢詩上有傑出的表現如賴江質。而有的則對漢詩有不同于老一輩的看法，成為漢詩的革新者，開創新局者亦有之，如吳濁流之類。¹¹⁷

3. 現代學校教育

台灣光復後，栗社友也加入接受現代學校教育者。這些社友加入詩社，多有漢詩的師承，本身也有興趣。如賴松峰雖為現代教育大學畢業，但師承其父賴江質，對漢詩創作亦有興趣而加入詩社。

由上分析可知，栗社老一輩多受漢文傳統教育，對漢文之傳承有使命感，年輕一輩或受日式學制教育，或受現代學校教育，但都有志學習或有興趣創作漢詩，可說栗社友之教育背景雖不同，但對漢詩之薪傳皆有一共識，也因此為年長或年輕詩友間能互相結盟之共同基礎。而因其所受教育不同，年輕一輩在創作上或有不同前輩之處，但亦為漢詩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 職業

今將栗社友可考職業者，其結果製表如下：

公職人員 23 人	徐接升 黃金福 徐國香 劉阿生 劉天來 鍾阿坤 張添增 張春華 彭松壽 江欽火 徐海碧 鍾建英 羅吉頌 邱雲興 徐定標 陳玉水 黃玉盛 葉元洪 曾舉直 范智遠 郭添益 劉阿智 鄭啟賢
教育人員 25 人	張集興 張正體 湯阿添 湯新喜 黃運和 吳建田 吳頌賢 李祥甫 鄭啟賢 徐慶榮 徐接興 徐接升 羅吉正 陳毓琳 賴玉溪 羅樹生 吳建安 杜宴 劉新基 賴松峰 賴復初 麥榮青 鍾建英 邱雲興 盧增塔

115. 參本章第一節。

116. 見《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34：「綠水先生(賴江質之號)」幼年雖受日本教育，惟私下對漢文的學習極感興趣，經常在文昌祠從漢學家吳慶才(吳頌賢之父)及鍾建英兩位先生勤讀漢文。」

117. 參本文第五章第二節。

西醫 4 人	徐炳古 周朝棟 劉發祥 羅阿謹
中醫 6 人	李德昌 邱炳秀 湯仕路 趙廷琳 劉淦琳 何登雲
商業 18 人	楊阿潤(藥商) 楊兆龍(藥商) 謝廷湖(米商) 邱雲峰(米商) 徐海碧 徐添喜(漢藥) 邱少崧(米商) 江連漢(建材) 朱成玉(照相) 陳漢初 郭兆才(米商) 陳子文(家具) 黃肇基(肥料) 賴江質(布行) 吳頌賢(洋服店) 羅吉堂 鄭秀圃 黃棣發
政治人物 3 人	賴江質 張添增 鍾建英
農業 8 人	胡東海 徐何木水 陳漢初 賴玉溪 吳均安 謝長海 劉阿智 賴江質
代書 3 人	吳揚安 楊阿古 涂立興
自由業 10 人	湯雲生 彭阿禮 顏世 徐貞美 陳景雲 葉際唐 鄒錦福 王箴盤 劉泰坤 范添喜
地主 10 人	黃運寶 黃運和 黃運元 彭昶興 張添增 劉熙春 陳子文 羅樹生 彭松壽 劉阿智
公職和教職人員約佔 50% 近一半，醫師 10 人/農 8 人/商 18 人/自由業 10 人/政 3 人/代書業 3 人/地主 10 人 資料來源：附表一	

從栗社友的職業加以分析，任公職及教職者，在可考其職業社友中，各佔廿三人及二十五人次，幾乎佔一半比例，此和社友最大來源苗栗地區的產業型態有關。有的是大地主如黃運寶，從商和從農者加起來共二十六人次，亦有一定比例，此和當地開發過程和發展有關。今即分析如下，並討論社友職業及家世背景對栗社之影響如何。

1. 地主

栗社友中如彭昶興父子、黃運寶兄弟等不僅是地主，其家族對苗栗地方開發亦具有重要地位。

苗栗地區的漢移民，多來自中國大陸廣東之客家移民，因受清廷禁令影響，至清雍正十年（西元一七三二年）朝廷開放對粵民的海禁後，才入墾台灣，時間上較台灣漢移民大宗泉州、漳州之移民較晚。¹¹⁸泉、漳移民較早來台，因此多據平原、海港，即今台中、台南、台北等地，從事貿易買賣致富，如台灣南社之社員謝維嚴、黃欣等之父，

118. 清廷治台之初曾頒限制中國人民渡台禁令，見 台灣編查流寓例：「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台」，轉引自林衡道主編：《台灣通史》，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97年，頁290。

即是此種情形。¹¹⁹而客籍移民由於平原大多已開發，只好入墾苗栗、桃園等貧瘠之山區。如苗栗之獅潭、南庄、大湖、泰安等鄉，至清乾隆年間仍是未開發之地。¹²⁰因此，成為墾首乃是致富最佳途徑。

黃運寶之父黃南球即是開拓苗栗內山之主角。黃南球于清同治年間，創辦「金萬成」墾號，入墾今苗栗縣三灣鄉之大坪、大河村，于光緒二年（西元一八七六年）則入墾獅潭，其墾區面積之廣，相當于今獅潭六個村的行政區域。黃南球並以伐木、製糖、煉樟等多元化之開發事業，成為號稱「百萬」之富豪，鄉人稱其為「黃滿頭家」。¹²¹黃家勢力之大，號稱其產業所在地是「飛鳥飛不過。」連橫的《台灣通史》，將其列名「貨殖列傳」，與陳福謙、李春生，同列近代台灣三大貨殖家。

黃運寶兄弟以其家世及漢學根基，成為栗社之重要支持力量。栗社之創立及早期詩社之維持，仕紳是主要的因素之一，黃氏兄弟以外，彭昶興、劉熙春、張添增等人，這些仕紳或以金錢如黃氏兄弟，或任要職如彭昶興、劉熙春，皆是地主，以維持詩社運作，更以其在當地社會之影響力，號召同好及有志之士，共同結盟，維斯文于不墜。

2. 農

苗栗是一農業縣份，居民多以務農維生。而客家人多居其間，又以「耕讀」家風傳家自豪，因此，社友中多人務農。如謝長海，終生在銅鑼鄉間，亦耕亦讀，「耕」，用以自足，詩書傳家以安身立命。此外，如社友徐何木水，一方面「經營茶園維持生計」，一方面「加入苗栗栗社，以發揚詩學」。¹²²而來自台中的胡東海，則有「田園詩人」的稱號。¹²³其他如陳漢初、劉阿智等，世代以農務為業，耕讀傳家。陳漢初之家族也務農，如弟陳北開，台灣光復後仍于苗栗公館經

119. 參吳毓琪著：《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70-71。

120. 參黃鼎松著：《我們的家鄉 - 苗栗·史地篇》，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2年6月，頁40。

121. 參曾桂龍總編：《獅潭鄉志·開拓篇》，獅潭鄉公所，1999年6月20日，頁70-78

122. 參黃鼎松總編：《公館鄉志·人物志》公館鄉公所，1994年1月20日，頁588。

123. 參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藝文篇》，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720

124. 參《台灣的客家人專輯》，黃鼎松、姚孟嘉、吳美雲、奚淞主編：漢聲出版社，1981年，頁61。

營紅棗園為生。¹²⁴而栗社友中從事教職之徐接升、徐接興等人，除教職外，亦是農家背景。可見栗社友中，務農不僅是因應地方產業以維生計，亦是中國文人生活型態之一的典型。此在日治時，異族統治下，亦是明哲保身求生的方式之一。

3. 商

栗社友中，從商者如邱少崧、謝廷湖、邱雲峰從事米行，楊阿潤、楊兆龍、徐添喜則為開設藥行。其他如朱玉成開相館，江連漢是建材行，吳頌賢開洋服店等，顯示栗社友所從事之商業，多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生意買賣，而非大商家，富豪巨紳之類。因苗栗當地產業資源不多，一般百姓從事小生意，苗栗地區的栗社友從事之商家活動，說明這個生活型態特色。

社友中，曾轉業從商者亦有。如賴江質，于民國廿四年大地震後，曾北遷中壢經營布行。¹²⁵

4. 教

栗社友中從事教職者，大多數是日治時代之塾師，如劉新基、徐接升、張集興、湯新喜、湯阿添、賴復初、麥榮青、吳頌賢等。這些設帳教課者，有的是家傳淵源，如徐接升自其父時即在頭屋設帳教導鄉中弟子，聲譽卓著。有的如湯阿添，曾于象山書院教課，後才任栗社書記。¹²⁶有的如麥榮青，以教授漢學為終身職志，先於崎仔頭家中開設經義書院，日治末期，日本政府實施皇民化運動，嚴禁傳授漢文，麥氏乃遷書院于東興山上，教讀不輟。¹²⁷從上分析知這些塾師，在日人領台後，仍為延續漢文而努力。

其他任教職的社友，有的是地方教育界的先驅如邱雲興，創辦建台中學，並任第一任董事長。黃運和，任地方建台中學校長。有的從事教職，如鍾建英曾任苗栗第一公學校（今苗栗建功國小）教師，吳濁流任新埔公學校照門分教場主任。¹²⁸徐接興任苗栗高中教師。¹²⁹

125. 參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89

126. 參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0

127. 同本節註112。

128. 以上資料來源參考苗栗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719,821,831。

129. 參張強著：徐接興耕讀傳家效陶潛，〈鄉土人物〉，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苗栗地區由于自然資源不多，從事教職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加上民風保守重視教育，以光耀門楣的客家社會文化，栗社友中從事教職比例甚高，說明了這個社會背景。

5. 公職

栗社友中從事公職者不少。台灣光復後從事公職者，多因公職生活較安定，在產業缺乏的苗栗地區，是謀生的良好方式，如葉元洪任職郵局，¹³⁰黃金福任車站站長。¹³¹

日治時代從事公職者，多半為了安定地方，同時也因此能維持身家財產或謀生計。如徐接升曾任頭屋區長、頭屋協議員、學務委員等職，¹³²邱少崧曾任公館庄首任區長達十二年，¹³³鍾建英任頭屋庄長七年等。¹³⁴

6. 其他

栗社友尚有任醫業者如中醫劉淦琳、湯仕路，皆是地方名醫，執業甚久，如劉淦琳曾獲全國第一屆十大傑出中醫師。也著有《醫餘漫談與隨筆》等著作，本書後收入《思源隨筆》一書。¹³⁵

代書業有吳揚安、楊阿古、涂立興等人。而賴江質、張添增從政，賴江質曾任苗栗縣議員。¹³⁶其他則為自由業。社友雖從事行業不同，但均對漢詩有志一同，因而才能互結鷗鷺情緣，均加入詩社。

從以上分析可知，栗社友因職業不同而有相異的經濟、社會背景，加入詩社後，以其專長能力，或教育後學，或推動社務。有的社友不單從事一種行業，其中如賴江質，以其豐富的工作經歷，為其文學

130. 據葉元洪先生口述資料。

131. 參彭賢權、劉統坤編：《苗栗縣志·文化建設志·藝文篇》，苗栗縣政府，1983年8月，頁8。

132. 參苗栗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833。

133. 參公館鄉志編纂委員會編，黃鼎松總編：《公館鄉志·人物志》，公館鄉公所，1994年1月20日，頁593。

134. 參苗栗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821。

135. 同上註，頁720。

136. 參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90。

生命注入不同的生命情調，此點留待第五章討論。而栗社友不論是大富或中產階級，皆有餘力及志趣投入詩社之活動，彼此聯結，有志一同為延續漢文，創作漢詩而努力。

從栗社之組織完整，運作仔細，情、理兼顧之情形分析，栗社友確是為推動詩社發展不遺餘力。而社友不同之社會背景，也為詩社擴展，提供莫大的助力。而社友之間之共同點則是以傳揚漢文化，發展漢詩為目標。至於栗社從創社至改制之整個沿革及文學活動情形為何？以下將探討之。

第三節 栗社沿革及活動

本節將探討栗社從創社至改制為苗栗縣國學會止之沿革情形。並分析使栗社活動衰弱之原因為何？

其次，將分析栗社文學活動發展的狀況。探討栗社舉行文學活動的原因及其活動力如何？以明瞭栗社實際推動漢詩創作的情形。

一、栗社之沿革

茲依據所搜集之資料及栗社社友訪談結果，將栗社之沿革史敘述如下：¹

(一) 栗社的前身 - 天香吟社

天香吟社創社的時間，依栗社相關文獻記載，倡設于民國初年。²而依現存唯一的《天香吟社詩集》，發行日期是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十月廿六日，詩集末之記載：「第三回之徵詩，左詞宗及左十四名之贈品，概由苗栗街維祥字內麻，黃運寶氏兄弟等寄附。」，依此，推測于民國十六年時，該社成立不久。天香吟社應非成立于民國初年。³

天香吟社是由李均郎、黃仲明兩名苗栗地方的秀才，黃運寶、黃運元、黃運和三兄弟及彭昶興、吳頌賢、鄒錦福、湯慶榮等人組成的。其設立之初「純粹是文人雅集」，而後，則志在「發揚地方文化」，

-
1. 資料來源：《栗社詩集》，《苗栗縣文學史》，陳運棟之《栗社詩選·詠我故鄉·苗栗之美》，胡東海之《栗社緣由》及《苗栗縣國學會沿革》，黃鼎松之《詩情無限話栗社》，賴松峰先生之《栗社一甲子簡介》手稿，《苗栗縣志·文化建設志·藝文篇》，《台灣省苗栗縣志·文藝志·文學篇》，《苗栗市志·藝文篇》，何來美之《結緣栗社一甲子——綠水先生賴江質》，葉元洪先生口述資料。《栗社擊鉢吟存稿》、《中國詩文之友》。
 2. 據《苗栗市志·藝文篇》，頁 718 記：「苗栗詩社，簡稱「栗社」。栗社前身為「天香吟社」，倡始于民國初年。」而《苗栗縣文學史》頁 200 也記：「天香吟社創設於民國六年（西元 1917 年）。」
 3. 引參陳運棟著：《栗社詩選·詠我故鄉·苗栗之美》手稿影印本，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存，頁 5。據《苗栗縣文學史》所記，現存之《天香吟社詩集》係由陳運棟先生保存。

培養人才。因此，出課題徵詩，聘請詞宗評詩，並刻印詩冊，寄送給投稿者，「藉以提高漢學程度」，「鼓吹倡導祖國漢家文化」。⁴

現存《天香吟社詩集》，課題為「武侯」七絕不拘韻，詞宗為李均郎。共錄取詩作，甲、乙部各一百首，編有等第並附其名。丙部一百七十八首，不編次第亦不表其名。詩作後附詞宗評語。甲、乙部名字多重複，詩人應可重複投稿。⁵

從《苗栗縣文學史》所收錄《天香吟社詩集》之作者分析，有多人後為栗社詩友，可見兩者之密切關係。

天香吟社詩人名號對照表

人 名	字 號	人 名	字 號	人 名	字 號	人 名	字 號
黃運寶	懶蟲	謝璧光		?	不敏	?	懶人
黃運和	念萱	邱聿修		?	達如	?	南樵
黃運元	首明、哭鹿、文愷	徐崑龍		劉石華	煉庵	?	半山耕夫
彭昶興	苑香	劉肇鑫	三金	?	覺覺生	鍾阿坤	西湖逸民
鄒錦福	子襄、且閒居士	鍾潤初		?	雙火生	?	沖漢
吳頌賢	雅齋	陳肇光		?	春日元	?	了了山人
湯慶松	殷甫	盧立富		?	逸山	羅吉堂	無聞
李鍾萼	春園、祥甫	陳道光		胡寅亮	旭初	?	文作
劉肇芳		吳亦和		?	願學焉	饒鑑麟	玉書
劉阿智	修明	徐學詩		?	高峰	?	鶴鳴
鍾建英	香岩	羅吉頌	春椒生	?	樂在中	?	若水
謝秀珍		賴復初	亦誠	劉熙春	暄谷	羅慶昌	子祥
邱海仙		黃瀛槐	植三	?	子明	?	雁橫
徐永年		?	際雲	湯集賢	朋石	謝深恩	疏髯士
李煥文		?	就正	?	平凡	?	玉溪後人
邱紹瓊		楊阿潤	鶴瘦	?	桃源	?	子祥
黃繼堂		?	門外漢	江連漢	會川	?	樂山人
?	華璧	?	瓶花秋館主	?	初學者	?	不敏
?	嘯翁	?	外行	?	竹客	?	學笛
?	少軒	?	斯道入門生	?	逸山	李開章	芳園
林文興	南和雙木生	?	瑞麟	邱賢郎	雲航生	?	次文
徐仙階	嶺南	?	佳木小元				

4. 同上註。

5. 同上註。

本表引自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存，2000年1月，頁202。

(二) 民國十六年至民國廿八年（西元一九二七年至西元一九三九年），栗社成立並蓬勃發展。

栗社之成立，據相關文獻紀錄，是因天香吟社參予投稿者愈來愈多，彭昶興乃于民國十六年會同好擴大規模成立栗社。因應日人禁讀漢文之時勢，栗社成動機，延續天香吟社之主旨，為發揚漢文化，也為宣洩異族統治下台民的故國情懷，同時也延續地方文風。⁶詩社定名為「栗社」，據胡東海先生之敘述，「因感天香二字，不能涵蓋全苗地區，故而更名為栗社。」同時，「栗是堅實之象，把天香吟社，易名為栗社，以表繁衍之兆。」⁷

自民國十六年至民國廿八年止，栗社經歷兩任社長之領導，分別是黃運寶及邱雲興。組織及詩社運作完備。⁸文學活動在社友努力下，鼎盛發展，十三年間，栗社共出版了一百零三回《栗社詩集》，可謂栗社之蓬勃時期。由胡東海先生之敘述，可想見一斑：

每月油印課題，免費發給社員。當時之會員分別來自苗栗、銅鑼、西湖、三義、頭屋、通霄、苑裡、竹南、頭份等，達百餘人之眾。可謂盛況空前。斯時也，文風鼎盛，每年尚有春秋二祭，春祭二月初三日，秋祭八月初三日，定期祭聖，以尊先賢，並闡揚我國固有文化。⁹

而栗社社友當時和苗栗其他詩社不但互有唱和，社員跨社情形普遍，有些社員甚至于後來成栗詩社，從下表可詳細了解栗社與苗栗地區詩社的密切關係。

6. 有關栗社成立的動機與時代背景的詳細分析，參本章第一節。

7. 參 栗社緣由 苗栗縣國學會沿革 二文之頁1及頁3，由胡東海所撰，收于《栗社詩集第一輯》，1986年12月15日及《國學季刊》創刊號，2000年3月25日。

8. 有關栗社組織情形，參本章第二節。

9. 參胡東海撰： 苗栗縣國學會沿革 ，《國學季刊》創刊號，2000年3月25日，頁3。

社員姓名	後龍龍珠吟社	竹南中南吟社	竹南薰洲吟社	苑裡蓬山吟社	苗栗栗社
	民國 26 年 (1937)成立	民國 26 年 (1937)成立	民國 26 年 (1937)成立	民國 21 年 (1932)成立	民國 16 年 (1927)成立
謝長海					
黃金福					
陳如璧					
蔡 樹					
范添喜					
鄭啟賢					
梁秋東					
鄭炳煌					
楊少貞					

本表資料來源：《苗栗縣文學史》頁 199，《栗社詩集》社告，趙秀琴之苑裡蓬山吟社初探 等。

中南吟社是鄭啟賢和竹南之陳阿金創立，¹⁰鄭炳煌號稱「詩痴」，是蓬山吟社要角，蔡樹、謝長海、黃金福等則是龍珠吟社主將。由此可知，栗社社員活躍于苗栗漢詩文壇，栗社影響當地文風之深遠的情形。

(三) 民國廿九年（西元一九四 年）至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年），栗社停止公開活動。

民國廿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人為動員台島人民為其所用，厲行「皇民化運動」，全面禁止台人使用漢文，削除漢文刊物發行機會。¹¹栗社受此時事影響，不但停刊《栗社詩集》，也停頓了社務及活動。

至台灣光復後即民國卅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至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年），栗社的情形，據社友葉元洪先生所述，乃因受政府頒布戒嚴令之因素，禁止集會，栗社因此無甚公開活動。¹²

(四) 民國五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九年）至民國八十五年（西元一九七 年），栗社復會但活動力衰減。

10. 參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栗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199。

11. 參本文第一章第二節。

12. 據民國89年10月2日訪葉元洪先生口述資料。台灣地區自民國卅八年五月廿日，由政府頒布「戒嚴令」，實行動員勘亂時期，全省戒嚴。

栗社于民國五十八年復會。據葉元洪先生表示，乃是社友努力申請所致，但只維持兩年左右停止。¹³

此後，栗社的活動力逐漸消弱。由胡東海先生所述，約可了解栗社活動力衰弱之因：「因老成凋零，新人不繼，而無法與友社聯吟唱和，吟聲漸寂，社務幾近停頓，致今南北友社，幾疑栗社不復存焉！」¹⁴「時局變遷，傳統式微，社員日漸減少，會務等于停頓。」¹⁵

由上可知，台灣光復後栗社活動力下降，其一：乃因外在社會環境變化，「時局變遷，傳統式微」所致。

如前述，民國卅四年後，台灣已恢復以漢文化為主之社會，台民學習漢文已普遍，日治時詩社是習漢文的重要管道的時代因素已消失。而台灣傳統詩社以漢詩為創作主體，除非對漢詩創作有興趣者才會加入詩社，栗社之發展力因而受阻。

其二：薪傳斷層，所謂的「老成凋零，新人不繼」。

日治時，台灣傳統文人的漢詩基礎，因應清隸時期科舉之需的緣故，較為紮實，且幾乎是個人必備修養。但台灣光復後，學習教育以白話文為主，漢詩之學習非有興趣且肯學習，否則不易有成。一方面老一輩死亡，薪火不繼，一方面有志學習者不多，而形成詩社老成凋零新人不繼，人才青黃不接的困境。從栗社社長賴江質晚年有心傳授漢詩，但難有學習者之情況，可以了解。見 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

眼見栗社詩人日漸凋零，江質先生一直想多培植一些後進。曾考慮在救國團苗栗縣團委會，或縣立文化中心開班授徒，但因有關單位配合不夠積極，喜歡傳統詩詞的人也越來越少，使賴老先生「壯志難酬。」¹⁶

民國七十五年至民國八十五年（即栗社改制前一年），栗社晚期最後十年，詩社重要記事如下：

其一：民國七十九年（西元一九八〇年），賴江質先生排除萬難，在苗栗明德水庫普光寺招收六名比丘尼為弟子，每星期四下午上課

13. 據民國 89 年 10 月 2 日訪葉元洪先生口述資料所得。

14. 參胡東海撰：苗栗縣國學會沿革，《國學季刊》創刊號，2000 年 3 月 25 日，頁 3-4。

15. 參胡東海撰：栗社緣由，《栗社詩集第一輯》，1986 年 12 月 15 日，頁 1 - 2。

16. 參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栗文化中心，1983 年 6 月，頁 40

兩小時。賴江質氏此次教課，起因是賴老先生偕長子賴松峰先生到普光寺參加佛教共修會。¹⁷ 因此，而有機會傳授比丘尼漢詩。

賴氏因教課普光寺，使其作品充滿禪意。此事可視為是賴江質氏任栗社長為傳承漢詩所作之最後努力。賴氏于兩年後，民國八十一年去世。

其二：民國八十二年，胡東海接任社長，為挽回栗社前兆，重振旗鼓，招集新進社員，努力開拓新局，「后里、大甲、通霄、苑裡之詩友，紛紛加入，約有三十餘人。」胡東海氏為重振栗社，個人願支付栗社開支費用。此可為栗社末期之最後情形。而其加入之詩友，由上所述，多為苗栗沿海之縣份，以及台中方面的詩友。¹⁸

其三：民國八十五年（西元一九九六年），栗社由賴松峰集稿，胡東海、陳漢傑、劉淦琳編集，出版《栗社詩集第一輯》。栗社此次出刊，據栗社社長胡東海所述，是為「宣揚薪傳」，同時此詩集以作「紀念之用耳」。本集收錄之作品，可視為栗社晚期社友作品集錄。¹⁹

(五) 改制

民國八十六年（西元一九九七年）五月廿八日，栗社改制為「苗栗縣國學會」。公推竹南詩友陳漢傑擔任首屆會長，原栗社社長胡東海「因年事已高」，則擔任榮譽會長一職。除原有漢詩創作外，另增書法、繪畫，每三個月發行季刊一次。²⁰

此次改制之宗旨，見陳漢傑 苗栗縣國學會創辦季刊之緣起與說明：

一、辦理季刊的希望：希望政府機關，及縣內各學校，肯同本會推廣固有的詩、書、畫等國學教育，希望全民認識儒道精神，闡揚固有民族傳統文化，來改善社會的暴戾歪風。

17. 同上註。

18. 同本節註 14。

19. 同本節註 15。

20. 陳漢傑撰：苗栗縣國學會創辦季刊之緣起與說明，《國學季刊》創刊號，2000年3月25日，頁2。

二、辦理季刊的目的：響應國家政策有關「心靈改革的號召」；放眼當下青年輩，對於固有的倫理道德如「孝道」、「禮節」之精義要綱，鮮有體認。又在歐風美雨的侵襲洗禮下，日漸迷失。更受媒體的吹噓助長下，致令原有的孝道、羞恥心，竟付腦後。有鑑于此，敢不自量力，盡一己之棉薄從最基本做起，以「詩禮傳家，文章華國」的理念，藉孔孟文章，來宣揚歷代忠孝節義故事。寄望在潛移默化中，個個能得及時醒悟。²¹

由以上所述，可知栗社此次之改制，乃為擴大原有漢詩以外的創作領域，同時藉此因應社會風氣之轉變，期藉藝術涵泳心性以改善社會暴戾之風。但仍承襲栗社創社時以中原文化為背景的文化主體。而自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創社之栗社，經此次改制，也正式走入歷史，結束長達七十年的詩社發展。至于栗社發展過程中，其文學活動情形如何？以下將繼續探討之。

二、栗社之文學活動

栗社的文學活動依附表二表列資料，以（一）活動項目及活動事由（二）活動力分析，二方面加以探討之。受限于資料不完全，如《栗社詩集》第一回至第廿回已佚等，或附表二所表現者與實際情形有所差異。但筆者仍暫依附表二資料予以說明。缺佚之處，只好待來者補充矣。

（一）活動項目及活動事由

栗社的文學活動約可分：

1. 徵詩：

栗社徵詩可分為定期之課題徵詩。另外為特別事由，栗社也不定期徵詩，以詩題事，以切合事件宗旨者得入選之。今分別說明如下：

（1）定期課題：

栗社定期公開課題徵詩，以匯集同好社員創作漢詩，切磋增進詩藝。依日治時代，栗社所出刊之《栗社詩集》紀錄顯示，栗社在每回《栗社詩集》之首頁，都公告徵詩消息，如第廿五回《栗社詩集》記

21. 同上註。

第廿七回徵詩，題目：駿骨。體格：七絕不拘韻。詞宗：未定。交卷：栗社苗栗受信函。期限：舊十月廿日截收。 制限：每社員限 2 首。社員外割愛。昭和四年舊九月末日。

公告上有「社員外割愛」字樣，可知課題以社員為對象實施之。而其評選，依資料顯示，初由常聘詞宗擔任，如第廿一回至第廿九回徵課題，皆由王了庵及林榮初擔任左、右詞宗。林榮初來自新竹，王了庵係台中櫟社社員，應聘栗社詞宗。²²而後也由課題掄元者擔任之。如社友林玉麟為第四十四課題 寒山 之第一名，²³依栗社社則，擔任第四十六回課題 畫眉 之右詞宗。²⁴

而所徵課題，由左、右詞宗評選等等，登于《栗社詩集》，以饗社友，藉收觀摩之效。同時並公告徵詩過程。以賞品獎勵優秀的創作者，以資鼓勵。如上述第廿七回之課題徵詩，公開發表于第廿七回《栗社詩集》：

栗社詩集第廿七回出刊。題目：駿骨。體格：七絕不拘韻。詞宗：左：王了庵，右：林榮初先生。賞品：左右各廿二名。 左詞宗選三十二首以下不編次序，右詞宗選七十首及甲乙備取部。²⁵

(2) 因特別事由徵詩

栗社之徵詩，除課題外，為特別事件也不定期向社友徵詩，創作優異者則予以獎勵。如第六十八回《栗社詩集》社告：「李祥甫先生來稿徵詩，詩題：寶樹長榮。」乃為祝賀苗栗謝家申伯祠落成，向社友徵詩以表慶賀。同回《栗社詩集》社告又公告：「趙德昭兄來稿徵聯。」乃因為賀友人店舖生意，以店號「永成」二字冠首。時為民國廿三年。²⁶

栗社之不定期徵詩活動，有時亦包含社外活動。如民國廿年所出

22. 參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栗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03。

23. 參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四十四回寒山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3月24日。

24. 參本章第二節「社則」部分之分析。

25. 引吳頌賢臚錄：《第廿七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2月11日。

26.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溝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刊之第卅五回《栗社詩集》記：「本社第一期全島徵詩 鞭屍 贈品
寄附芳名：黃運寶四元，邱雲興三元，彭松壽二元 第一期徵詩不足金，第二期徵詩 西太后 之贈品等望我社友熱誠贊助。」²⁷

2. 擊鉢聯吟活動

栗社文學活動除課題徵詩外，亦舉行社內擊鉢聯吟活動或參予社外聯吟活動，以增進社員學習創作漢詩的機會。今將栗社擊鉢聯吟事由分項敘述如下：
社內活動：

(1) 定期例會

栗社于每年秋季定期舉行社務總會，總會開會完畢，則召開定期擊鉢例會。如民國廿一年（西元一九三二年），栗社召開第五期總會擊鉢吟會，詩題首題為 望遠鏡 七絕元韻，次題詩畸 五年 魁斗格，再唱 木屐 七絕元韻，參加社友人數約有卅七人，得詩共五十六首。²⁸

除秋季例會，栗社後增加春季聯吟會，如民國廿七年（西元一九三八年），栗社以 一以貫之 為詩題召開春季聯吟會，參加者有謝長海等十二人。²⁹栗社的春、秋例會，是配合文昌帝君的春、秋二祭祀典，因此，擊鉢例會地點均在苗栗市南苗地區的文昌祠舉行。

(2) 詩友聯誼

栗社詩友有時藉開擊鉢聯吟會以聯絡感情，並激盪靈感賦詩。如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一年），栗社社友小集于社長黃運寶自宅，召開聯吟會。該次聯吟會，體格為柏梁體，每人催詩一句，予以串貫接銜。參加者除社長黃運寶外，尚有社友謝長海、吳頌賢、鄒錦福等人。

柏梁體源自漢武帝築柏梁台，與諸大臣共賦七言詩，每句用韻，其餘人予以聯句成章，後為後世文人表現才情的體裁。栗社此次聯吟

27.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卅五回傀儡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2月8日。

28.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29. 引湯雲生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六回未婚夫、禦冬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5月8日。

柏梁體，以社長黃運寶起首，其他詩友聯句，各自表現個人之才華矣。今將該次聯吟作品錄之于下：³⁰

一年容易又秋風（懶蟲）	滿座吟朋氣若虹（哲如）
兩鬢蕭蕭思不窮（鐸庵）	賓朋滿座樂融融（徐慶榮）
會友以文意氣通（子襄）	斯文一脈賴詩翁（懶蟲）
吟鬢撚斷句難工（子襄）	深秋無復映梧桐（懶蟲）
邂逅高人喜道同（華璧）	吟成佳句滿詩筒（子襄）
西窗話舊燭光紅（子襄）	到手金樽莫放空（子襄）
萬里秋風感塞鴻（鐸庵）	聯吟韻事濟和衷（懶蟲）
詩腸須用酒兵攻（子襄）	捲簾惟愛月玲瓏（哲如）
嫦娥懶步出蟾宮（鐸庵）	蔣軍統一漸成功（子襄）
風聲窗外又隆隆（子襄）	書生投筆喜從戎（懶蟲）
郊外秋成五谷豐（子襄）	課罷方才訪懶蟲（雅齋）
虧他下野有閻馮（子襄）	文王得相夢飛熊（鐸庵）
手執長槍腰掛弓（子襄）	欲訪嫦娥繫短篷（徐慶榮）
不到百篇具未終（懶蟲）	更闌人靜月朦朧（雅齋）
秋光神劍斷青銅（華璧）	詩星朗朗掛高嵩（子襄）
歌聲嘹亮雁聲洪（哲如）	興來還共探芳叢（哲如）
夜半文光北斗沖（鐸庵）	暮雲春樹想匆匆（鐸庵）
夜色深兮月色籠（懶蟲）	不戢干戈為內訌（哲如）
深更煮酒竹爐烘（徐慶榮）	煮茗攤箋喚小童（哲如）
漫將身世感飄蓬（雅齋）	檠戟遙臨傍帡幪（雅齋）
令人豈讓古人聰（懶蟲）	千秋聖教應尊崇（子襄）
得意春風快玉驄（子襄）	啟發愚蒙復振聾（子襄）
月移花影半濛濛（華璧）	鴻門失策笑重瞳（徐慶榮）
無才何必怨蒼穹（雅齋）	吟無佳句意忡忡（懶蟲）
誰將健筆寫孤忠（鐸庵）	夕琢朝磨學力充（子襄）
吟詩意氣到蒼窿（懶蟲）	宴客無殺進野芎（雅齋）
落後還須省厥躬（雅齋）	
閒鋤小圃種秋菘（鐸庵）	
依舊煙霞嘯傲中（子襄）	
霜林幾處映丹楓（鐸庵）	

30.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卅三回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1月9日。

又如民國廿一年（西元一九三二年），社友謝長海主催，于銅鑼謝氏自宅「東山草堂」召開擊鉢吟會。出席詩友約莫廿餘人。該次擊鉢吟會，栗社社友首唱 灌園，次唱 東山挾妓，餘興不減，再三唱 女律師，四唱 冬晴 方歇。³¹

栗社友之聯誼，有時亦藉欣賞美景，抒情寫志一番。如民國廿二年二月，栗社後龍社友賞春，黃運和于自宅招待社友，以 春江 七絕江韻為題催詩，共得詩十八首。³²而同年三月，副社長邱雲興則柬邀栗社全員開春季聯吟大會于銅鑼邱氏宅邸。與會社員廿餘人，李均郎及趙廷琳，鄒錦福及謝長海分別為詩題 久晴思雨、春宵 之左、右詞宗。兩次催詩，栗社友共創作了六十四首詩，成績斐然。³³又如民國六十三年（西元一九七四年），栗社友聚集開仲夏竹南雅集，相互吟詠詩作。

(3) 詩友重要行事活動如婚喪喜慶、送行等

栗社詩友若遇有重要人生大事如喜、喪之類，社友多為其召開擊鉢聯吟會以致意。

如民國廿二年，為賀社友羅阿謹（號慎齋）就任新職，栗社友于涂家祠堂召開擊鉢吟會。首唱 侯雁，次唱 華陀。³⁴

民國廿三年，栗社友齊聚賴江質宅，賀賴江質祖母羅太夫人百歲昇階榮壽誌慶。是回擊鉢吟會，黃運寶所吟 蟠桃宴³⁵，賴氏至晚年仍時常吟詠：

宏開壽域祝慈年，玉液瓊漿醉綺筵，此會祇因天上有，幾疑王母宴群仙。（其一）
期頤預祝小陽天，壽域宏開宴眾仙，願學東方好身手，果偷天上獻筵前。（其二）

31.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四十四回寒山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3月24日。

32.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五十二回除夕、馬嵬坡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4月8日。

33. 同上註。

34.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五十八回茶亭、和氏璧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12月18日。

35. 引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溝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而同年十二月，栗社友則以「早梅」賦詩，開催擊鉢，祝社友彭克禮與黃慶女士結婚誌慶。³⁶

民國廿八年，栗社歡迎社友謝長海內渡洗塵會，則以「揚帆」為題，舉行聯吟會。³⁷凡此種種，皆可看出社友之間情感深厚，藉開擊鉢聯吟，以促進彼此交流，同時也達到創作漢詩的目的。

(4) 重要節日慶典

栗社于年節之際，常開會聯吟。據資料顯示，多為中秋、端午二節。蓋中秋時節，天高氣爽，明月皎皎，最適合賦詩助興。端午節，則多為祭屈原詩魂，社友弔祭詩人之際，也題詩寄慨，共度佳節。

如民國廿二年端午節，栗社于後龍公司寮賞玩龍舟競渡，以「角黍」、「榴火」等應景詩題賦詩賀節。³⁸

而民國廿五年中秋日，栗社友相聚于黃肇基之大苗肥料商行，為「中秋夜書懷」詩題賦詩，主人黃肇基殷勤待客。³⁹

(5) 其他

栗社擊鉢吟中，較特殊為民國廿六年開「南京入城」擊鉢吟會，民國廿八年以「皇君慰問」為題擊鉢吟，事由是社長邱雲興代表新竹州南支皇軍慰問洗塵會。查當時為中日爆發戰爭之際，台島戰雲密布，兼之日人監控日益嚴密，因此栗社開擊鉢會，不得不虛應當局，否則無以名之。見《栗社詩集》第九十五回：

旭旗高豎，春景將臨，儘可賞雪吟詩，正適騷人雅興。想我栗社創設至今，屈指年經十載，本欲州下聯吟，振興文運，紀念十週年。奈關時局非常，為供國課，而致鉢寂寞。恰好者，番皇軍南京入城，到處恭祝戰勝，燈光閃閃，我社員當一番欣祝擊鉢聯吟，俾社運前途丕振。⁴⁰

36. 同上註。

37.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一百零一回賞櫻、旭日麗天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5月7日。

38.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五十四回杏花雨、文君聽琴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7月15日。

39.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八十五回賞蓮、捫虱談世詩集》，苗栗：栗社，1936年10月18日。

40. 引湯雲生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五回菊酒、重陽節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2月13日。

由此所述，想見栗社于中日戰爭爆發時，詩社難以為繼的困境，只得假時勢順開擊鉢吟，以運作詩社活動，冀「社運前途丕振」云云，此次擊鉢聯吟會，可說是時勢下之產物。

社外聯吟：

栗社除了社內，亦和其他詩社唱和，或參加聯吟活動，以促進對外的交流。如民國廿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赴台北參加全島聯吟大會，栗社參加者有黃金福、賴江質、趙廷琳等十二人。又如民國六十四年參加中北部縣市詩人聯吟大會，民國六十七年參加苗栗縣秋季詩人聯吟擊鉢吟會。

與其他詩社唱和如民國廿三年與詩報社舉行擊鉢吟會，民國廿六年與南洲吟社唱和聯吟，南洲吟社社長鄭鷹秋亦參予盛會，而栗社與蓬山吟社亦有來往，唯據趙秀琴的說法，資料已闕佚之。⁴¹

(二) 活動力分析

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至民國廿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間，栗社共開課八十二次。配合附表二擊鉢吟活動次數，顯示中日戰爭前，栗社之活動十分頻繁。至于民國十六年創社至民國十八年栗社之活動情形，則從民國十九年出刊之第卅一回《栗社詩集》中所記：「溯自我栗社當創社之時，凡得去成者，百有餘人。名著一時，創立以來，迄今三年，方期社運蒸蒸日上。」⁴²可見栗社之活動力並不弱。

由此推知，栗社自創社逐漸發展，至民國廿六年中日戰爭前，為發展之高峰期。中日戰爭開始後，因局勢緊張，加上當局禁止，栗社活動力即告衰退。至民國廿七年，不僅擊鉢吟次數下降，課題開課次數亦降為四次而已，第一百回課題甚至出現僅兩人投稿之困境。至民國廿八年，活動力更加銳減，以致中斷。

41. 趙秀琴撰：苑裡蓬山吟社初探，《苗栗縣鄉土史料》，苗栗縣鄉土史料採集組主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6月。

42.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卅一回端陽競渡歌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9月3日。

台灣光復後，栗社活動力因多項因素，如社會變化、人才凋零，以及經費支援 - 文昌祠寺產移作他用，僅能勉力維持持續，無復當年盛況。詳見本章第一節「經費」部份及本節栗社沿革部份之分析，茲不再贅述。

本節討論栗社之沿革及文學活動情形即至此。至于栗社之發展型態及詩社作品與時代之關聯性如何？將于下一章進行討論。

第三章 栗社發展及時代背景分析

蓋「一種文學現象的產生，必然有著文學本身發展的歷史繼承，並且受到社會條件和時代背景的制約，以及創作者價值取向的影響。」¹

考察栗社之詩社型態發展趨勢及作品取向，與時代環境及社友承繼之文化傳統實有密切關係。因此，本章首先討論栗社成立之日治時代，日本治台策略對台灣傳統詩社之影響，其次分析栗社在日人統治下之發展趨向，為關照栗社之整體發展，于本章第二節末並比較台灣光復後栗社之發展與最初發展方向有何異同？以釐清栗社發展之軌跡。

再則，透過栗社共同題材，社員共同意識之分析，觀察栗社作品與時代及社會文化的關聯性。透過上述論述，以期對栗社發展有完整之探討。

第一節 日治時台灣詩社概況

一、日治時台灣詩社發展之時代背景分析

本段首先分析日治時代日本對台政策及台民之因應方式，以了解當時台灣詩社興起之背景。

(一) 日本對台統治策略分析

1. 日人據台的目的

西元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役，中國政府 - - 清廷的戰敗，種下台灣割日的命運。

日本據台的目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在 日本帝國主義鐵蹄

1. 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古典文學》第十二集，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10月。

下的台灣 一文中曾引《台灣年鑑》所言，說明日本據台的用心：

山有喬木，海有魚鱉，穰穰五穀稔於野，而百禾離離。富源無盡期，寶庫任人開發。進可伸張經略南方之大志，退亦足為子孫謀定百年之計
翻開一九二五年版的《台灣年鑑》一看，它的緒言中就有這一段，用簡潔的文字，教給我們佔有台灣的意義。²

由上可知，日人覬覦台灣可為以下兩個目的：

(1) 進行經濟壓榨，以台灣之物產，為日本本島所用。

如日本經濟評論家高橋龜吉指出：

日本內地的經濟乃至政治上的要求，卻在發展台灣具體產業的選擇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件事只要看看台灣產業的兩大支柱米和砂糖，都是順應了日本內地的經濟需要，而在其保護下發達起來的，就可以瞭解了。³

高橋龜吉氏指出，日俄戰爭後，為了解決日本稻米每年輸入四、五千萬圓的食米，而促成台灣的產米政策。在台灣總督府的指導下，台灣的產米獲得改良，如台灣蓬萊米之發達。

又如日本明治三、四十年代，日本為了大規模的產業開發，在貿易上，持續長期的巨額入超。當時還是農業國的日本，要增大輸出量來克服這種國際收支之惡化是很困難的，只好減少輸入，而砂糖卻一直佔有巨額的輸入，因此在新領土的台灣島上促進砂糖生產，即是為了克服此種難題。⁴

(2) 將台灣作為向中國大陸及南洋地區的跳板。

2. 山川均撰，蕉農譯：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收錄于王曉波編之《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8月。

3. 高橋龜吉撰，張桐生譯：日本經濟的發展與台灣經濟任務的變化，收于王曉波編之《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8月。

4. 同上註。

王詩琅于《日據時期統治政策的演變》中指出，日人侵台是以台灣為南進根據地的真意：「日本是亞洲國家中唯一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它於一八九五年攫取台灣之後，單以對台灣的期望而言，撇開榨取寶島豐富的資源，以及作他們的市場不談，還可以進而以此為跳板，為根據地來『經略』南方，兼可染指華南，向東南亞發展。」⁵

在此種以掠奪為目的的殖民政策下，台島居民之生活及文化，可謂被剝削有之，被保護、尊重者無之。羅福星抗日失敗被捕後在其自白書中曾明言台人之慘況：

台灣之亡於日本，於茲十有九年，而人民之蒙其害，譬之身體，現之不過剝其皮膚；四、五年之後，即削其骨肉，八年，十年之後，必至吸其骨髓。哀哉，我台民尚不知日本有意欲亡我民族，奪我財產，絕我生命也。⁶

為達上述剝削台民以為己用的目的，日人採取何種治台手段以控制台民呢？以下續敘之。

2. 日人治台手段

為控制台人的反抗意識，日人採剛柔並用的手段，以武力及懷柔政策壓制反抗勢力並摧毀台人的民族文化意識。⁷

(1) 以武力鎮壓武裝抗日事件

面對台人前仆後繼的反抗勢力，日本動用強大的軍隊及警力，優勢的消滅台人的反對武裝力量。王詩琅曾分析：日人「剝削台民膏血，以謀本國的肥大，其統治方式則是以警察和兵備為兩翼，寬猛應時適度運用。」⁸王氏在《台灣抗日運動的新檢討》⁹文中指出，至一八九八年兒玉源太郎出任台灣總督，義軍在其軟硬兼施之政策下，

5.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12月，頁10

6. 羅福星：《羅福星之自白書》，收于王曉波編之《台胞抗日文獻選編》，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7月。

7. 同本節註1。

8. 同本節註5，頁39。

9. 同上註，頁62。

「起初被迫逃入深山，後則竟被消滅。」，而經日人動員軍憲警鎮壓、誘降的結果，從西元一八九五年底起，宜蘭義軍發起圍攻宜蘭城起義，至一九二二年台灣南部義首林少貓被殺止，「光是紀錄有案的，被殺的台人或義軍就達一萬人以上。」

(2) 以懷柔手段期收安撫同化之效

日人一方面故意淡化台島的抗日事件，以沖淡台人視聽。如將一九一三年的羅福星武裝抗日事件，稱為地域性的「苗栗事件」¹⁰，一方面則用懷柔手段以控制台人。

據王詩琅研究，日人據台五十年，約可為三期：

第一期：一八九五年據台起始至一九一八、九年止。除「以武力鎮壓各地義民風起雲湧的反抗之外」，對台胞原有風俗習慣，美其名「尊重」，實則「安撫」為首要目的，以樹立台灣殖民地之基礎。此為「綏撫時期」。

第二期：一九一八、九年至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止。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自由及民族思潮瀰漫，台人隨教育普及和時勢之變遷，漸作民族覺醒，則日人為統治順利，轉取「同化政策」，高倡內地延長主義。

第三期：自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侵華戰爭至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止，為使台灣供出人力、物力，以供戰時日人之鉅大消耗，則需台人完全日本化才能達此目的。則從同化政策跨進一步，積極消滅台人的漢民族生活樣式和色彩，全力推動「皇民化」運動。此所謂皇民化時期。¹¹

簡言之，日人對有高度自覺及反抗思想的知識份子，施行籠絡政策，如頒發紳章。對一般民眾及年輕人則從教育著手，施行文化同化政策。¹²凡此種種，皆為了達到「摧毀民族意識，進行思想轉化的目的。」¹³

(二) 台民因應日人統治之途

10. 同上註，頁 116。

11. 同上註，頁 11。

12. 吳毓琪：《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8 年 6 月，頁 12。

13. 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古典文學》第十二集，台北：學生書局，1992 年 10 月。

台人反抗精神強烈，李鴻章曾謂日人伊藤博文：「台灣是個三年一小叛，五年一大亂」的地方。¹⁴為反抗日人統治，台人的抗爭約可為：

1. 武力抗爭。

大抵是自一八九五年甲午之戰至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止。此期完全用武力的直接抵抗方式，以期破壞日人統治。一八九五年五月，在台清吏及仕紳組成「台灣民主國」以求自立，以清軍和台灣民團為主力，和日軍周旋起，開啟了「衛台之戰」。

爾後，因「台灣民主國」瓦解，全島各地紛起義軍。一八九五年底，宜蘭義軍首先發難。一八九六年元旦，台北義軍以大屯山烽火為號，全面反攻。至一九〇二年南部義首林少貓被誘殺止。皆為嘯集群眾之正面作戰或游擊戰。

而自一九〇七年起，台人則大多以個別、突發的直接行動抗日，如一九〇七年之北埔事件，一九一三年的羅福星事件，至一九一五年，慘烈之西來庵事件止。¹⁵台人面對已強力建立統治力量，反抗勢力雖前起後湧，但都被日人予以撲殺、消滅。

2. 非武力抗爭。

一九一五年，漢系台人最大規模的武裝抗日事件「西來庵慘案」發生。屏東余清芳，嘉義羅俊，台南江定，鼓動民眾起義。事敗，同案被捕共一千九百五十七人，死刑共八百六十六名。至一九一六年在逃之江定被誘殺後，台灣民眾武力抗日階段結束，台人知以武力「事不可為」，遂進入方式較溫和非武力抗爭反日階段。¹⁶

其時間約和武力抗爭時期的末期交錯，約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止。受近代民主思想之衝擊，台民的民族自覺意識也提高，遂採用政治、文化啟蒙等方式進行反日抗爭。一九三七年後，因日人的強力統治，台民除小規模的個人抵抗外，有組織之反日運動已消失。¹⁷

14.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12月，頁60

15. 同上註，頁62-63。

16. 陳器文撰：《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文學篇·台灣小說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4月，頁28。

17.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12月，頁61

台民的文化啟蒙運動，以林獻堂為中心，于一九二〇年在東京組新民會，發刊「台灣青年」，即後之「台灣民報」(周刊)，「台灣新民報」(日刊)之前身，是為推動台灣民族運動之母體。¹⁸

而一九二一年，林獻堂和蔣渭水等，合組「台灣文化協會」，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民智之啟蒙」為宗旨，¹⁹以期「互相切磋道德之真髓，圖教育之振興」，「謀台灣文化之向上」。²⁰

而政治運動則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林獻堂、蔡惠如等籌設「台灣議會」，呼籲日人撤廢集行政、立法、司法權于台灣總督一人，日殖民統治台灣，一切惡法之源的「六三法」。²¹

而後，林獻堂領一百七十八人，進行為時十四年，共歷十五次，向日本議會兩院提出「設置台灣議會」運動。²²

而台民以非武力方式反日，「宣揚抗日思想、鼓盪民族氣節，維繫傳統文化的工作，是由書房私塾負責的」。

書房的塾師，利用講學機會，趁機宣揚國家民族意識和節操，而後書房被日人所禁止，台民即將傳承和文化的工作轉至日人採寬大政策之傳統詩社。台人的非武力抗爭，轉以文學傳揚文化的方式。面對時代造成的文化困境，台民採取了以詩社為延續斯文據點的因應措施，而台灣傳統詩社遂在此種時代局勢中，蓬勃發展。²³

二、日治時代台灣詩社蓬勃原因

台灣傳統詩社于日治時代大盛之因，如上所述，時勢所然固是主因，而文人有心經營，運用漢詩隱喻手法及與日本當局保持友好等方

18. 陳器文撰：《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文學篇·台灣小說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4月，頁30。另葉榮鐘著，葉芸芸補述：《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2000年8月30日，頁168。

19. 陳器文撰：《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文學篇·台灣小說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4月，頁30。

20. 台灣文化協會旨趣書，收錄于王曉波編：《台胞抗日文獻選編》，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7月，頁68。

21. 陳器文撰：《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文學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4月，頁19，30。

22. 同上註，頁30。

23. 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古典文學》第十二集，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10月。

法，使漢詩中具反抗思想詩作可以保存、流傳亦是重要因素，今分敘于下。

(一) 日人不禁止之時勢使然——日本總督府之鼓勵

1. 懷柔治台政策下的手段

日人針對飽讀中國詩書，富有自省能力及居中國社會領導階層的傳統文人，既未能一時予以消滅，又懼其結黨以成反抗力量，遂行籠絡之懷柔政策待之。其方法之一乃藉文人喜吟詠詩詞之習，使其創立詩社。

日人一方面可藉機參加詩社活動，以禮遇賢士方式接近之，實則行「監督」、「拉攏」之目的。²⁴既可監控文人之詩社活動，亦能安撫文人並對其示好，此乃日人不禁詩社之用心。此因使詩社大興並普及于日治時代，王文顏謂實「時勢使然也。」²⁵

2. 日人崇尚漢詩之結果

日本文化實源自中國文化，而漢詩亦根深于日人生活中，如栗社詩人吳濁流曾指出：「日本人的國民精神，有志氣，有節操，可以說也是受漢詩的影響的。」²⁶

而日人研究漢詩，使其大眾化以提昇日本文化水準，所發刊的漢詩刊物，「一年銷售數十萬冊」。²⁷日本社會對漢詩不但理解，就連「研究漢詩的學者、專家，漢詩人，也是被人崇拜的。」²⁸

此可由歷任台灣殖民地之總督，皆具漢詩之修養及來台後召開雅集之熱心證之。

如一八九九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在「南菜園」宴請全台詩人。一九二一年，第八任總督于官邸招待全島文人，自賦七絕一首，文人予以唱和而集成《大雅唱和集》。一九二四年，第九任總督內田嘉吉舉行全省聯吟。一九二六年，第十一任總督上山滿之進于官邸舉

24. 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古典文學》第十二集，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10月。

25. 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台北：政大中研所論文，1979年，頁34。

26. 吳濁流：《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1980年2月，頁72。

27. 同上註。

28. 同上註。

行文化交流，集成《東閣唱和集》。²⁹

凡此種種情形，可見出日人此種壓抑漢文化，以防台人反抗意見之擴大卻心慕漢文化的矛盾，使漢詩得以在殖民地台灣發展的現象，吳毓琪曾言：

這些漢文化早已融入日人的生活當中，自然而然地，日人對漢詩懷有景仰之情。因此，當日人駐進台灣，盡其所能地壓抑漢文化的同時，緣於其傾心漢文化的根深蒂固觀念，使得漢詩在殖民強權時代得以持續發展。³⁰

(二) 文人致力經營詩社，以延斯文的結果。

1. 書房沒落，文人發展詩社，使詩社蓬勃大興。

此項原因簡言之，即是因傳承漢學教育的書房衰落，有志之士致力發展詩社，期維繫漢文化傳統，而使得傳統詩社大興。

日人治台之初，台人對日人所設教授日文之國語傳習所，公學校等多不願子弟就讀，為使子弟接受中國式教育，多參予由漢人塾師主持的私塾、書房。王文顏曾指出：「私塾為清代本省民間之基礎教育，由來甚久、績效卓著；光緒廿四年全省凡一七 七所，滄桑後，漢文賴此以延生機。」³¹

斯時書房發展鼎盛，如一八九七年，全台書房共一一二七所，至翌年及增至一七 七所，一年間共增加五八 所。³²而日人基于同化教育政策，³³初時對傳統書房教育雖未遽然加以廢除，但日人知書房之存在，對其統治台灣有所影響，³⁴而採兩種方式逐步消滅書房的漢文化教育功能。

29. 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台灣風物》47卷3期，1997年8月。

30. 吳毓琪：《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23。

31. 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台北：政大中研所論文，1979年，頁34。

32. 許俊雄：《台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台北：師大國研所碩士論文，1987年4月，頁28。

33. 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于學事諮詢會上講詞：「教育方針雖尚在研究中，那就是以普及國語（即日語）為首要目的。」轉引自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卷3期，1978年9月。

34. 木下邦昌于「學事視察報告書」謂書房必然「成為本島施政上的妨害」，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1939年，頁969。

一是取代方案。以日人所設之公學校取代書房的教育地位。如木下邦昌在「學事視察報告書」所言：「本島書房由來已久，必須設立取代書房的教育機構」³⁵日人遂于一八九八年設立以日語為實施對象之公學校。

二是立法將書房納入管理並廢除之。

如日人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設頒「關於書房義塾規程」，規定書房須加設日語一科。而後又令教科書應採日本總督府核准之書籍，作為必修之教科書。而書房所有實施細則皆要核報台灣總督府。³⁶

而一九二二年，「台灣教育令」公佈後，³⁷漢文改為選修科。不但日人所設之公學校乘機廢止漢文一科，地方政府也藉此取締以教授漢文為主的書房，使其數量逐年遞減。民國廿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全台書房只剩十七所。³⁸至一九四三年，台灣總督府廢止私塾後，台島書房遂遭到停辦的命運。³⁹

鍾美芳曾分析日人此種滅絕書房之目的在于：「消極目標即是隔絕台胞對漢文之接觸，以消滅台胞的漢民族意識，終極目標則在于同化主義的教育，透過教育使台胞在政治上、文化上認同於日本母國」。⁴⁰

在此情形下，台灣文人乃利用日人欲藉詩社籠絡文人的心態，鼓動同好及有志者，倡社詩社，使漢文教育得以藉詩社存在予以獲得發展的機會，以避免為日人同化之危機，同時使台灣之傳統文化得以繼續生存。如吳毓琪之分析所言：「這類的文人懷著漢文化的使命感及被異族同化的危機意識，欲以統治者所允許的詩社代替書房，繼續散播漢文化的種子。」⁴¹

換言之，日據時代，台灣書房與詩社之消長呈現相反之局面，可說是時代因素所然也。⁴²

35.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1939年，頁969。

36.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1939年，頁974-975。

37. 葉榮鐘著：《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年，頁178。

38. 許俊雅：《台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台北：師大國研所碩士論文，1987年，頁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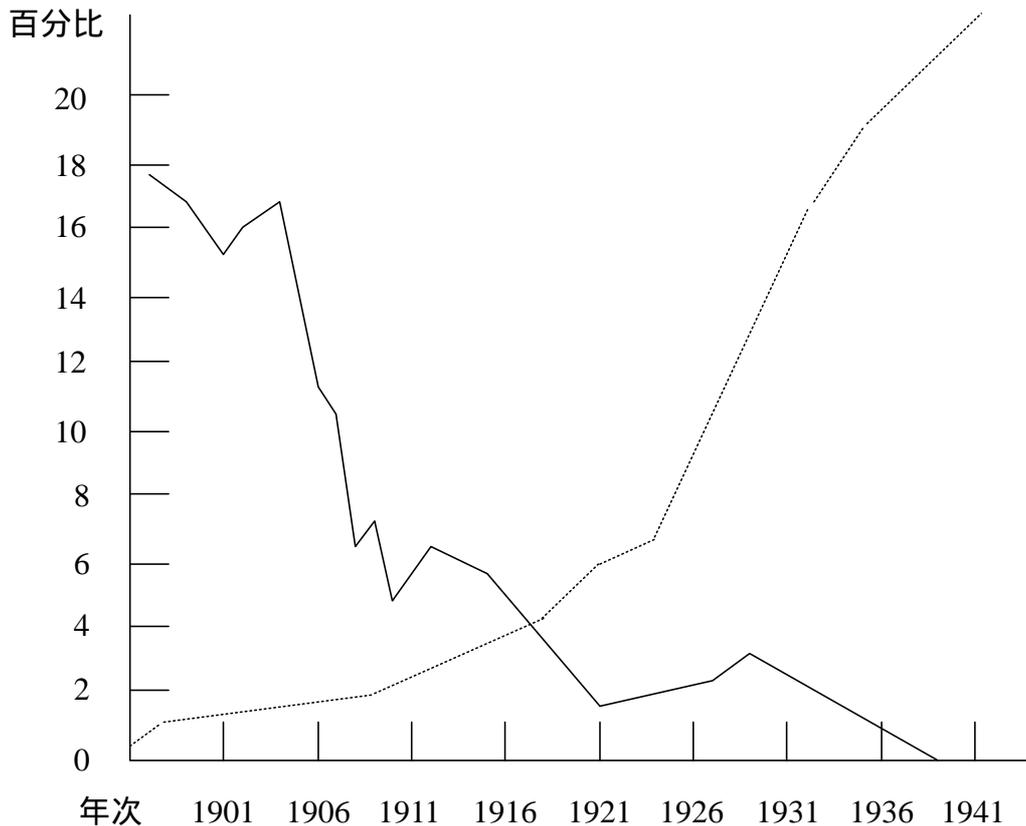
39. 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卷3期，1978年。

40.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6月，頁20。

41. 吳毓琪：《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25。

42. 同上註，頁21-22。

一八九六—一九四三年詩社興衰趨勢與
一八九六—一九四一年書房與興衰趨勢比較圖
實線為書房數 虛線為詩社數



2. 文人與日當局友好之法，或使抗日詩作得以刊行，或令詩社順利發展。

台灣詩社之蓬勃發展，其中不乏含有反抗精神的作品。則這些詩作為何得以刊行？

台灣文人既利用日本政府欲籠絡台民放寬對傳統詩社的控制，而發展詩社，則為了詩社持續發展，因勢利導統治者之招攏，而以為藉機掩護詩社生存的手段。

施懿琳曾舉連雅堂之《台灣詩薈》為例，除了表現知識份子「衝決羅網，堅毅不撓的剛強性格」外，亦有向日當局示好的文學。施氏指出，此「都是在現實的無奈中，為避免飛蛾撲火，功虧一篑而不得不做的調整」。

由上敘述可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得以發展，與日本當局和台灣文人在各取所利，日方行招撫目的，台民藉機發展傳承漢文化的情形下，有極大關係。而台灣文人在風雨飄搖的困境中，為延續斯文，則與日方維持表面之和諧，也是因應時勢所做的調整策略。

但文人與日政府友好，未必全是為延斯文而作之調整，有的亦是藉此攀附權貴，使自身躋身新社會上層階層。這點，亦是造成當時詩社順利發展原因之一。

3. 文人運用隱喻之手法創作漢詩，使詩作得以躲避日人檢查。

傳統詩作中的比興諷喻傳統，使漢詩得藉此暗喻日人統治之情形，而不使日人察覺。在暴政統治之際，為避免因詩遭到逮捕，為當局羅織罪名，台灣文人善用此點創作技巧，一抒心中不平鬱悶之情。

吳毓琪亦曾分析此種情形：

傳統漢詩寫作技巧常有「以此寓彼」的特色，使得詩中意涵隱晦難明，如是，漢詩反倒成為台灣文士規避日人高壓監控的利器。⁴⁴

此種隱含暗示的文學技巧，可說是漢詩的特質。除了使詩意婉轉，令觀者聞之戒之慎之外，言者亦往往無文字獄之憂。台灣文人喜託詞寄意，寓深刻反省及諷刺于作品中，此點令日本當局難以藉此入罪。而台灣之傳統詩社作品，得藉此「有所寄寓」的守法，充分發揮傾吐不平之氣、憤慨之情的目的。文人進而互通聲氣，躲過日本當局嚴密的防範心態，使斯文延于一脈，更藉此一抒心中苦悶。

日治時台灣傳統詩社在日人有意鼓勵及台島文人努力經營下，發展迅速而興盛。而當時社會詩社林立，創立詩社之動機或接受日人籠絡手段，或是滄桑後，仕途斷絕而結社，再有為凝聚共識，為民族文化努力等等不一，以下即加以分析，以明瞭日治時台灣詩社創社之動機為何？

43. 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古典文學》第十二集，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10月。

44. 吳毓琪著：《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26。

三、日據時代台灣詩社成立動機分析

(一) 時代改變，仕途無望，共赴雅集遣懷互慰。

日據時，日本政府廢除了科舉制度，使得身受傳統漢學教育的台島文人頓失生活憑依，一生所學頓成無用之物。在此情形下，詩人們往往結盟，藉吟詩互相安慰。爾後，共赴雅集的人數愈來愈多，促成了詩社的成立。見連雅堂《櫟社第一集》序云：

海桑之後，士之不得志于時者，競逃於詩，以寫其佗僚無聊之感，一倡百和，南北並起，其奔波而疏附者，社以十數，而我櫟社屹立其間，左縈右拂，蜚聲騷壇，文運之存，賴此一線，人物之蔚，炳於一時，詩雖無用，亦有用之日，莘莘學子，又何可以其不材也而共棄。

可以說，日治時期，面對青雲夢斷的現實環境，台島文人乃藉詩抒發愁懷，仕途無望之際，詩社乃成為文人寄託所在。如吳毓琪指出：

仕途無望，促使前清宿儒相率組織詩社，借詩遣懷，一時之間詩社成為宿儒安頓身心靈的最佳處所，遂帶動日治時期台灣詩社的發展。⁴⁵

(二) 日政府鼓勵下，附庸風雅，互為酬唱的社會活動

日治時代是台灣詩社的高峰期。詩社數量眾多，發展快速，當時的社會，幾乎人人作詩，黃美娥指出社會風氣所及，漢詩成為台民生活中不可缺之一部份：

這是 幾乎人人都有吟詩興味的年代，不分階層地位，大家汲汲於投入附庸風雅的行列， 形成全台「詩社林立」的特殊現象。這種幾乎是讀過書、識字的人，就全體動員參與舊詩舊作及吟詩、

45. 同上註，頁 25。

徵詩的風靡情形。當全台各地詩社林立後，舊詩成為日常生活中人際往來的最佳應酬文字⁴⁶

這種特殊的社會現象，部份原因和當時文人附和日本總督府鼓勵成立詩社有關。部份文人期藉著參予詩社活動，和獲得日本政府的肯定，進而提升其社會地位，成為改隸後社會的新貴。「傳統文人的氣節傲骨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為個人私利而向日本官方靠攏的低姿態。」⁴⁷在此情形下，或作詩歌功頌德新政府，或趨炎附勢籌設詩社，詩社成為親日文人的晉身階，造成日治時期全台各地詩社林立。因此，日治時傳統詩社成立之動機之一，即部份文人為附和總督府而成立詩社，創立詩社成為附庸風雅，文人互為唱和之社會活動。

(三) 結社以凝聚共識，互通聲息。

日治時期因受日人壓迫統治，有志文人則結合同好，或是共同為沿續日人禁止之漢文化努力，今敘之于下：

1. 為傳承漢文化

連橫 台灣詩社大會記：

蓋以今日之台灣，漢學式微，郡德淪落，文運之延，賴此一線，自非糾集多士，互相勉勵，不足補弊起衰。⁴⁸

日本政府于漢人社會所傳承的漢文化，多所限制，則使得漢民族之風俗文化衰敗不振，道德觀念也淪喪，使得有志之志士憂慮。而日本政府對此，不但無扶持之意，更有任其滅絕之心。長此下去，「在異族殖民的時代裡，傳統文人恐遭日人同化，戮力維持漢學的生命」，⁴⁹秉持這份傳承漢文化的使命感，如台灣南社「乃應時而起。」

46. 黃美娥撰：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台灣風物》47卷3期，1997年8月。

47. 吳毓琪著：《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26。

48. 連橫撰：台灣詩社大會記，《台灣詩薈》第4號，1924年5月。

49. 吳毓琪著：《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44。

苗栗栗社社友亦有同樣的危機意識，在異族統治之同化政策下，台民之漢人意識將被日本政府有計畫之消滅，栗社社支乃在彭昶興氏之號召下，籌設詩社，以延斯文于一脈，期為漢民族保存賴此生存之文化命脈。⁵⁰

2. 反異族統治，藉抒情志，傳揚民族意識。

在日人壓迫下，台島有識文人藉吟哦互抒內心情志，如苗栗栗社，成立動機即為宣洩異族統治下的故國之思。而台中櫟社「基本上是一個舊式的詩人組織，以吟詠酬唱，互通聲氣，鼓盪民族氣即為宗旨。」⁵¹其具有強烈的本土意識和反抗精神。

鍾美芳指出，櫟社創社者林痴仙以擊鉢吟做為士子讀書的楔子，並且提倡不遺餘力，實有其用為宣導民族意識之深意：

痴仙之倡設櫟社，有其深長的用意。擊鉢吟雖為小技，但一方面寓文藝於遊戲，並藉之做為讀書識字的楔子，因此只要擊鉢吟風行一日，則台灣之讀書種子並存一日，而只要漢文存在一日，則台胞之民族意識亦一日不滅。⁵²

因此，櫟社在日治時期漢文滅絕之際，不但維繫了漢文化，對「維繫台胞之民族認同亦發揮了正面的功能。」

日治時代台灣詩社的數量從一八九七年的四社，至一九四三年止，已達二二六社，⁵³綜合以上所述，可知此種蓬勃現象，其和時代局勢實有密切的關係。而日人對漢詩的策略如何？亦即日人如何控制漢詩創作，如何藉漢詩進行招撫文人的統治策略？而栗社在此情形下，其發展型態又如何？將在下一節繼續討論之。

50. 參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分析。

51. 施懿琳撰：《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古典文學》第十二集，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10月。

52. 鍾美芳著：《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6月，頁62。

53. 參日治時期台灣之詩社增減概況表。

日治時期台灣之詩社增減概況表

時 間	詩 (累 計 總 數)	社 (增 減 數)
1896		+ 1
1897	4	+ 3
1898	5	+ 1
1899		
1900		
1901		
1902	6	+ 1
1903		
1904		
1905	7	+ 1
1906	8	+ 1
1907		
1908		
1909	9	+ 1
1910		
1911	12	+ 3
1912	16	+ 4
1913		
1914	20	+ 4
1915	23	+ 3
1916	24	+ 1
1917	27	+ 3
1918	29	+ 2
1919	32	+ 3
1920	38	+ 6
1921	49	+ 11
1922	60	+ 11
1923	69	+ 9
1924	78	+ 9
1925	83	+ 5
1926	90	+ 7
1927	98	+ 8
1928	103	+ 5
1929	111	+ 8
1930	120	+ 9
1931	133	+ 13
1932	140	+ 7
1933	151	+ 11
1934	166	+ 15
1935	172	+ 6
1936	186	+ 14
1937	197	+ 11
1938	199	+ 2
1939	204	+ 5
1940	209	+ 5
1941	217	+ 8
1942	222	+ 5
1943	226	+ 4
1944		

(本表取自許俊雄《台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

第二節 日人統治下栗社的發展趨向

本節首先探討日治時代，日本當局的漢詩策略為何？分析日人如何進行安撫台灣文士並監控詩社之發展，以遂其統治目的。其次分析台灣傳統詩社在此前提下，其與日政府之互動如何？而栗社在此情勢下，如何因應日人漢詩策略，以進行詩社活動，亦即栗社其發展趨勢為何？此皆本節探討的重點。光復後，栗社活動力銳減，幾近停滯，但為使敘述完整，于本節末予以分析，以對栗社發展態勢作一全面觀照。

一、日人的漢詩政策分析

日人對漢詩之政策，簡言之，是以漢詩為籠絡手段，對象是針對台島的仕紳、文士，目的是為鞏固日本政府的統治。今敘之如下：

(一) 以漢詩為招撫文人手段，以定定政局。

王詩琅在《日據初期的籠絡政策》一文中，曾對日人安撫文人的意圖加以分析：

日人得到台灣後，不敢忘記民心歸趨的重要性，用盡方法來籠絡民心。日人進據台灣之後，三百多萬的居民，除農工商等各界的老百姓，還有前朝的遺老和士大夫，這些人在當時是屬於上層階級，言重一時，也可以說是指導階級。這些人，因為朝代改變，官途無望，萬念俱灰，日本當局眼見情形如此，可能為害其「統治」，想出來的方法就是制定紳章頒發，舉辦饗老典，舉辦揚文會。日當局以為如此，一來既可以表示政府是「敬老尊賢」的，二來也可以緩和他們的情緒，培養他們對日本政府的良好情感。¹

1. 王詩琅：《日據初期的籠絡政策》，收於《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12月，頁16。

清隸之時，漢文化是台灣社會的主體，科舉仕進是文人的出路。而這些士人為社會的菁英，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佔有一席之地。改隸以後，士人的生活重心消失，而本身具有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自對異族統治之日政權有所不滿，兼之中國士人傳承文化，教育後輩的責任感使然，反抗日當局者有之，設帳教學者有之，在漢人社會中實有巨大的影響力。

如栗社詩人黃運寶之父黃南球，于日人治台初期，或組織義軍保台，旋即事敗。為不甘異族統治而內渡中國，而為懼其家庭被日人所沒，又回台忍辱偷生。

據《苗栗市誌·人物志》記載：

黃南球 乙未之役（一八九五）時，募兵抗日，為苗栗民軍勁字等營統領。兵敗後內渡避禍。日據明治三十年（一九〇七）日政以沒收財產為要脅，自香港返台任參軍虛銜。續墾舊業外，漸以新興事業的經營投資為主。²

而有的文人則在改隸後，投入教學鼓吹民族、文化事業。如栗社詩人麥榮青，日軍據台時，時年才十四歲。改隸後，終身以教授漢學為職志。至日據末期，日人嚴厲取締漢文授讀時，仍教課不輟。而因其詩文俱佳，曾為彰化崇文社詩宗，其對漢人之漢學教育傳承，自有其一定影響。³

日人種村保三郎所著《台灣小史》云：

持有舊政府時代之學位——舉人、貢生、秀才等者，全台尚存不少，渠輩費靠年努力而獲得之功名，在新生台灣等於一片廢紙而成無用，故其不平不滿，實有難以掩蔽者。渠輩概為指導地方者，具有相當勢力，漠然置之不理，洵為不可輕視之一大問題也。⁴

廖一瑾對此亦分析之，謂：

2. 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人物志》，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497。

3. 陳運棟主編：《頭份鎮志·人物志》，頭份鎮公所，1980年11月，頁272。

4. 種村保三郎著：《台灣小史》，台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4年。轉引自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所碩士論文，1986年6月，頁32

日人據台時，地方仕紳，相繼崛起，保衛桑梓。事敗不願役於異族，紛紛內渡。嗣因治安不寧，生活無計，陸續歸來；或因他故，不能內渡，避居僻壤，此類仕紳，多為舉人秀才，精通文墨，且善唱酬，深受地方器重，其言其行，眾多奉為楷模，故其向背，對於地方之治亂影響絕大。⁵

因此對日政府而言，這些社會上具鼓動群眾力量的士子，實是日本政府的心腹大患，既不能以叛亂罪羅織罪名，一舉消滅之，亦不能放任其散佈反日觀念，動搖日本政府的統治基礎。於是招安撫順之策略即產生之。

如一八九六年，第二任總督桂太郎擬定「紳章制度」頒給「島民中具有學識資望者」，其諭告：「本島人民 具有一定之見識，或資望者，尚且須與愚夫愚民為伍， 如斯，實不獨非待良民之道。復於島民之撫育上關係不 。因此，茲特創設優遇具有學識資望者之途，俾能均霑皇化，惟此乃最必要之事也。」⁶

日人希望透過這種「表彰制度」的政策，突顯對順從者的重視，藉以警告反日者，日人是「順其者生，逆其者令之亡」的殖民統治態度，如發出紳章制之「諭告文」中所示：「本總督曩訂各種律令法規，令飭所屬官司以謀島民之福祉利便，同時為明賞罰之道，以期有善行者必賞之，有罪者必罰之。」⁷

由上分析可知，日人對文人的忌諱態度與急欲使之成為順民的心態。而漢詩，乃是傳統文人的基本學養，文人以詩吟哦風雅，連絡情感，早已有之，在漢人之間蔚為風氣。日本殖民政府官員中受中國文化薰陶，不乏創作漢詩的能力。因此，日人便以漢人文士崇尚的漢詩為示好的工具，日人本身亦表現「禮賢下士」的形象，對台灣漢詩創作，抱持較寬容的態度，用以拉攏文人，以化解台灣文人敵視日本政府的心態，進而消滅台民的抗日意識，削弱反對勢力，以穩固日本政府對台灣的統治權。

如日本總督內田嘉吉于台灣詩社大會所言：「會茲重來，更望列

5. 廖一瑾：《台灣詩史》，台北：武陵出版社，1989年8月，頁245。

6. 同本節註1，頁17。

7. 同本節註1，頁17。

位提倡風雅，並有補於本島之統治。」⁸日本官員與台人吟詠歌詞，並非為提倡文學風氣，乃是懷有「有補於本島之統治」的政治意圖。

因此斯故，邀約文人至具有象徵統治權的官邸，舉行聯吟，營造日、漢一家和樂之假象，令文士在身分被高舉之際，期使漢人家國觀念淡化，以簇擁新的日本政權。日人中村櫻溪在《玉山吟社宴記》中記：

獻酌交錯，談笑互發，乃晏酣興旺，杯盤狼藉，謳吟琅鏘。人人既醉，不復知為天涯千里之客矣，而斯土人士亦忘其為新版圖之氓也。⁹

日人期台灣文人遺忘其漢人身分，認同為日本殖民地之順民。此種經思想上的同化，而化成實際擁日行為的目的，乃是促使日人放寬漢詩之因素也。

中村櫻溪上書日本兒玉總督之言，更明確昭示了日人此種明是以漢詩吟詠連絡台島文人情感，實為消滅台民漢文化意識，以認同日本政治實體，滿足日本統治者安定新殖民地的企圖：

閣下若處一閑地，委以翻譯編輯之事，其及有賓客饗宴之時，則使筆話助歡，詩賦唱酬，則內以和鄉紳巨室之心，而外使鄰邦人悅服，於閣下政教，未必無所裨益。

¹⁰

(二) 實際作法：明為放鬆漢詩創作，暗則監控內容有無反日思想。

日人的漢詩政策既以安撫台灣文人為目的，其實際行動即如何進行，以落實「招安」為主的漢詩政策呢？

1. 今先敘日人表面上藉漢詩招撫台島文人之行動于下：

8. 《台灣詩薈》第四號，1924年5月。轉引自廖一謹：《台灣詩史》，頁246。

9. 中村櫻溪此文成于1899年玉山吟社聚會時。參郭嘯舟：《淪陷當時寓北日人士所引》，《台北文物》4卷1期。轉引自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古典文學》第十二集，1992年10月。

10. 中村櫻溪：《上兒玉總督乞留山逸也書》，見《涉濤續集》，自印本，台北：1907年，頁17。

(1) 藉徵詩以鼓勵台灣文人參予日人文教活動，間接促進詩社發展。

如甲午戰爭後的第二年，《台灣新報》已出現台人及日人之漢詩。一九〇一年，當時的《台灣日日新報》，以「落花」、「春水」為題，向全島徵詩。¹¹一九〇五年，日人後藤新平，于其官邸「烏松閣」落成時，曾以賦詩二首向全島詩人徵詩唱和。據資料顯示，當時唱和的人數，三十四人是日籍，四百七十人是台人。其中台人包括六名有功名的舉子六人，以及櫟社社員二十一人，此外，南社、瀛社、竹社亦亦有社員參加。¹²

日人期望徵詩促進台島文人對日政府活動的參予感，進而認同日本殖民政府，而此舉，使詩社詩人參予其文教活動率增加。間接促進了台灣詩社的蓬勃發展。

黃美娥分析日人徵詩的結果，促使台灣傳統詩社興盛的情形：

顯然，各地詩社及詩人的活動在「徵詩」的推波助瀾下，似乎又使台灣詩社的發展更往前邁進了。¹³

(2) 辦文化活動，均藉吟詩聯誼，對漢詩有公開鼓勵作用。

藉著徵詩活動，日人建立以漢詩溝通日、漢人的管道。且不僅只是單純的徵詩活動，日人在推行各種文化活動時，也擅用漢詩配合活動，予以增加漢人的參予性。如日本殖民政府所舉辦的第二次饗老典中，台島來自中部的文士有一百七十人題詩祝頌，第三次饗老典之徵詩，響應者亦多達三百多人。¹⁴這些活動，肯定了漢詩在新殖民社會的地位，營造日漢有共同的文學創作交集，而日本政府意欲藉著此一交集，達成更深入控制台島文人之效果。¹⁵

11. 《台灣日日新報》第 884 號，1901 年 4 月 17 日。

12. 楊家彬：《台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 1895-1905》，台北：台灣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頁 156。

13. 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台灣風物》47 卷 3 期，1997 年 8 月。

14. 同本節註 12，頁 154。

15. 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古典文學》第 12 集，1992 年 10 月。

如黃美娥對在日據時代日人所辦活動中，漢詩連絡日、漢人之間交流的功用曾指出：

徵詩的效果，在台人面前無疑是公開肯定漢詩不敗的地位，所以此時台人也就放心無礙地，甚至是愉悅地使用漢詩與日人進行溝通交流；而對日人而言，「徵詩」的結果在無形中卻成了日政府試探台人對新政權接受度的風向球，此時漢詩扮演的角色實在是微妙而曖昧，這樣的詩歌功能與象徵意義，當是中國詩歌史上未曾有過的情形。¹⁶

栗社詩人中亦有羅吉頌、羅吉正、何登雲、湯仕路、邱少崧等人參予這類活動並賦詩。¹⁷今舉其詩作于下：

行仁布惠滿台疆，既見賢名到處揚，此日又施饗老典，千年猶念政恩長。（羅吉頌：
慶饗老典）

慶祝高年億萬家，養逢恩寵享榮華，老人盡沐君光渥，典禮先頒賜紫霞。（羅吉正：
慶饗老典）

雖云耄耄亦英奇，扇有仁風拜受之，笑語盛筵難再得，攤箋爭寫感恩詩。（湯仕路：
慶養老饗老兩典）

巍巍盛德萬家春，登極今朝寵命新，惠及兆民隆饗老，化行俗使淳尊親，典崇子庶
緩多福，歲紀君恩話大椿，天為興朝精治理，般般翹首戴皇仁。（何登雲：慶養老
饗老兩典）

古來上壽最難期，歷盡韶光歲月餘，莫笑白頭為老朽，今朝恩受聖君施。（邱少崧：
慶養老典）

可見當時文人在日人統治下，參予此種活動以避禍的情形。

16. 同本節註 13。

17. 賴松峰集稿，胡東海、劉滄琳、陳俊儒編集：《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2月15日，頁58-60。

(3) 加強日、漢之吟詩交流，以示日人友好之態，並製造漢詩人在殖民新社會獲肯定地位之假象。

日本官員不僅以徵詩、辦文化活動增加漢詩地位，更積極介入詩社文人之聯吟活動，以促進親和漢人的形象。此外，對漢詩人在殖民政權之地位，有暗示肯定的意味。凡此種種，皆是要藉放寬漢詩的政策，使台島文人馴服日本政府，以達成安定政權目的。

如台北瀛社成立大會之次日，日本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在總督府設宴廣邀中日詩人。而田健治郎親自吟詩一首，使與會者得以唱和，所得之詩編為「大雅唱和集」。自此之後，每逢台北召開詩人大會，當任總督必在官邸邀宴與會者。¹⁸

而一九二四年四月全台聯吟大會，當時總督內田嘉吉亦參加，且賦詩一首：「薰風鈴閣捲窗紗，曉著輕衫掬翠霞。我愛詩人忠厚意，林園此日供清茶。」¹⁹

這些官員主動參予漢人聯吟活動，借此「以文會友」方式，逐步融入漢人生活圈，與之建立良好情誼，以去除日本政府奪取政治統治的暴橫形象，目的在消除台民對日殖民政府的反感。

而日方此種放低門檻的作法，是希望替代漢人以往在科舉時代得中功名時，在社會中獲得榮耀與肯定的傳統，製造台灣詩人得到新政府褒揚與重視的社會現象，使文人在殖民政權中有特殊之地位。如此，在雙方「互利共生」的原則下，扭轉台灣文人對殖民政府的敵對心態。日人此舉，對於漢詩之寫作，亦暗暗含有鼓勵之意。

見黃美娥 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²⁰

這些歷任總督邀宴全台詩人吟唱於官邸，其實對台灣詩人宛如得到進京面聖般的恩寵，瞬間漢詩人地位獲致擢升與肯定，替代了在台人心中過去唯有獲取科舉功名才能擁有的殊榮，對日後全台人士全面參予漢詩寫作，實具有強烈暗示與鼓勵之象徵意義。

18. 轉引自廖一瑾：日據時期台灣三大詩社，《古典文學》第十二集，1992年10月。

19. 《台灣詩薈》第4號，1924年5月。

20. 同本節註13。

(4) 獎勵詩社發展，便于文人抒發情志，降低反日情緒，並有利於監控

。

在前述措施中，日人營造中、日「雙向交流」的假象，而在此過程中，漢詩是可資利用的管道。但為更有效掌握台灣文人的思想，利用其以往習于吟詠的文人習性，鼓勵文人廣設詩社，一方面可利用詩社擊鉢或課題活動中評比的性質，使文人耽于此道，填補失去科舉的心理。²¹ 另一方面，可較有效控制文人，便于監視文人動態，以迅速降溫反日情緒。

而台灣文人老輩可從參予詩社活動獲得寄託，日人利用漢人社會中老者的影響力，使年輕一輩也習于作詩。在日總督府有意鼓勵下，台灣社會形成創作漢詩，參加詩社的風氣，而傳統詩社亦因此而蓬勃發展。

2. 日人漢詩政策的實質面：控制詩作內容，打壓反日意識。

日人表面雖放寬文人漢詩寫作，獎勵詩社發展，但實際上如上一段所分析，是欲利用文人結社予以控制其思想。換言之日人實質上對台灣文人抱有高度戒心，只要發現漢詩中有反對的思想，即予以打壓，甚至銷毀詩刊之存在，以防止反日思想的散播和生根。

施懿琳指出：

日本當局對傳統詩壇一直抱持著相當寬容，但是，卻又不完全開放的態度。使得當時本土文人遊走在殖民政策的夾縫中，時時有著擔心觸犯文網的驚悸與難以拿捏分寸的無奈。²²

如台中櫟社所欲出刊之《櫟社第二集》，卻遭禁止出刊。據聞是該集是充滿反日思想，致日人遭忌，而予禁刊、焚毀。²³

21. 黃美娥指出：「自 1906 年詔廢科舉後，台人痛無功名之路的悲苦，總督幾次舉行之詩人吟會皆使漢詩人大出風頭，全台詩人聚會所辦之擊鉢競吟『元、眼、花、臚』等評比結果，也使這些舊文人重溫舊式科舉榜之刺激與榮耀。」同本節註 13。

22. 同本節註 15。

23. 同本節註 18。

而栗社第九十四回詩集之課題為畏蜀如虎，據聞出該次詩題之書記湯阿添，因此被日人警告，旋即被迫辭去栗社書記一職。²⁴

由此可知，日人對漢詩的政策，表面上放寬、鼓勵，但一旦超過日方容忍之界限時，日本政府的作法即是對反抗者加以警告、懲罰。²⁵可以說，日殖民政府的漢詩政策乃是要台島文人在其所規畫的漢詩政策中遵行，一旦違反其禁忌，下場輕則禁書，重則羅織罪名遭到拘禁。

此種明是放寬，實則監控的漢詩政策，可說完全源自於日人欲同化台民為日本政府順民的政治目的。可說是只單方面有利日方，而運用粉飾太平的手法予以執行的統治方針而已，非真正為台民考量福祉，建設台島的政策。

(二) 日人漢詩政策下台灣傳統詩社之發展趨勢

茲分析日治時台灣詩社發展趨勢，主要從詩社與日政府之互動及發展特色上分析，但只是概略性區分，不能硬指彼此指涉之內容完全一樣。即如抗日色彩濃厚之台中櫟社，或迫于現實考量，詩友亦有參加日本政府舉辦之活動情形。施懿琳曾分析：

異族統治下的台灣社會，事實上有著相當程度的複雜性，人性的善與惡，光明和黑暗，往往擺盪在難以控馭的歷史時空中。除了極端的反日或親日者，一般人實然各自具有不同的生命向度，或微偏向左，或微偏右，或不可自主地左右搖擺，以「忠奸是非」判然區別的二分法來評價人物，是極容易產生偏頗的諸斷的。²⁶

台灣的傳統詩社，在日人的漢詩政策下，有的與日本政府互動頻繁，交流密切，親日色彩較為濃厚，如台北瀛社。見施懿琳 日據時

24. 「湯添生，又名阿添，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起，繼吳頌賢之後出任栗社書，『七七』事變後，因出題『畏蜀如虎』，卒被日『特高』取締，迫其辭職。」引自陳運棟：《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手稿影印本，存于苗栗縣立文化中心，頁 10。

25. 施懿琳指出：「當事情的發展超過了日方所能容忍的尺度時，仍要對具反抗意識者施以懲戒，重則假藉事端拘捕入獄，輕則禁書，抽版，不准發行。」同本節註 15。

26. 同本節註 15。

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

台灣詩社中與日本官員關係最密切，往來最頻繁的，首推台北瀛社。這可由瀛社詩集的內容及與會活動日吏參加的人數之多，頻率之高，獲得證明。因該社的核心人物，謝汝銓、洪以南、魏清德 都有極明顯的親日傾向²⁷

有的則抗日色彩濃厚，如台中樂社，由於受歐美民主思潮影響，「其鼓動風潮，沐化民心，影響深遠。」²⁸

而樂社中堅如林獻堂等領導之「台灣文化協會」，樂社不少社員加入以事民族啟蒙運動。對此點，鍾美芳曾分析「最足以突顯樂社之特色者，殆為樂社成員積極從事台灣民族運動。其中如居於領導地位的林獻堂，台灣留學生中的祖國派領袖蔡惠如，以及任文化協會協理與台灣民報董事長的林幼春，他們三人都是台灣民族運動的決策人物。」²⁹

而日治時代三大詩社之一的南社，據吳毓琪之研究，「南社是一群地方上的傳統文人，為了共同的理念、興趣，遂邀集同好而組成的團體」³⁰

南社對日本政府的批判性並不強烈，「儘管有部份社員熱衷於社會改革運動，但皆屬於依個人意願而參與」³¹

而南社平日的社內活動，日本官員參予之情形，據吳毓琪之分析，「甚少日本官員的參予」，因此，「南社親日的政治色彩顯得較淡薄」。³²

分析南社與日方之互動及詩社之發展型態，可說是政治性低，且較屬於從事靜態的漢文化保工作的詩社。見吳毓琪《台灣南社研究》：

27. 同本節註 15。

28. 同本節註 18。

29. 鍾美芳：《日據時代樂社之研究(下)》，收於《台北文獻》直字第 79 期，頁 19，1987 年 3 月 25 日。

30. 吳毓琪：《台灣南社研究》，台南：成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8 年 6 月，頁 179。

31. 同上註，頁 178。

32. 同上註，頁 180。

而南社地處的台南，自明清時代起屬於政經首府、商業都城，使南社向來與執政者維持著不即不離的關係，尤其是身為地主或商人的社員，為顧及經濟利益，通常不輕易與執政者衝突對立；而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息，引導台南文人致力於漢文化資源的保存工作，較不從實際的社會改革與日本統治者對抗。³³

(三) 栗社之發展趨勢分析

在日人「表面放寬，實際嚴格監視」的漢詩政策下，栗社其發展型態為何呢？

從栗社的成立動機觀察，保存漢文化以傳承日人禁之斯文，其次，延續地方傳統的興盛文風，藉詩一抒異族統治下的故國之情，是栗社創社的主要目的。則栗社詩友必須謹慎避開日人的監控，不犯其忌，另一方面，欲如何實際進行，以達成上述詩社創立的目的？茲從栗社與日政府之關係及栗社推動漢文化之實際面，兩方面探討之。

1. 栗社與日政府之互動關係

此可從兩方面分析：一是栗社詩友的政治取向，二為日人參予栗社之活動情形。分敘之如下：

(1) 栗社詩友的政治取向

栗社詩友中，有的以較激烈的態度反抗日人的統治。如吳頌賢、吳濁流、黃運元等。但此種反日的詩友，並非如櫟社是集體參加民族啟蒙運動，而係個人參予之反日行動。

栗社首任書記吳頌賢，于日治時期著名的抗日事件：羅福星事件時，曾參予實際之軍事行動，事敗後被日人逮捕。

吳頌賢經日人審判，被判刑九年。³⁴出獄後，吳頌賢即開設洋服

33. 同上註，頁 179。

34. 見 苗栗事件第一次審判大湖地區被告人名單：「吳頌賢，年二十九，職業：銀手飾細工職業，住址：新竹廳苗栗一堡大湖庄三一四番地，處徒刑九年。」引自大湖鄉誌編纂委員會編，《大湖鄉誌·抗日篇》：大湖鄉公所，1999年10月31日，頁 836。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店以避日人耳目。³⁵但吳頌賢的抗日意識並未消滅，據栗社友劉熙春後裔曾九連指出，吳頌賢開設洋服行時仍與中國的革命先驅孫文的將領陳少端交往，時常至吳頌賢開設之洋服行傾談之。³⁶

而栗社友吳濁流，其一生反日思想強烈，不僅表現在其文學創作中，日治時期吳濁流的言行，因抵觸日人禁忌，屢遭日政府打壓。

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吳濁流自國語學校畢業後，即因發表論學校教育與自治論文，內容對日政府諸多批評與不滿，而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卅一日的新竹州公報上，公布遭日政府遷調至偏遠之苗栗四湖公學校擔任教職。³⁷

而民國二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吳濁流離開西湖鄉，在新竹關西與日人教師鬥爭甚烈，又因此調為馬武督分教場主任。在此，又因新埔運動場郡親學（督學）污辱教員事件發生，吳濁流為此事抗爭，但無結果。吳濁流即辭去教職抗議，不久遠赴中國大陸。³⁸

吳濁流曾作詩表達對日人歧視台民，自居統治者或高人一等自大心態的憤恨，及不甘被日人統治，淪為賤民的命運：

志為天下士，豈甘為賤民，擊暴椎何在？英雄入夢頻。漢魂終不滅，斷然捨此身。
狸兮狸兮！（日人罵台灣人語）意如何？奴隸生涯
抱恨多，橫暴蠻威奈若何？同心來復舊山河，六百萬民齊蹶起，誓將熱血為義死。

³⁹

35. 見王幼華、莫渝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3：「吳頌賢 羅福星起事時，曾隨同參與抗日活動，因而被捕，出獄後於苗栗街開設「成仁美」洋服店營生。」

36. 據民國89年10月1日，筆者採訪曾九連先生口述資料。

37. 見呂新昌著：《鐵血詩人吳濁流》，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4月。

另吳濁流撰：重訪西湖，《台灣文藝》48期，1975年7月：「我二十三歲應新竹州教育課募集教育論文，投一篇 學校教育與自治，因此論文過激，觸怒了教育當局，被視為不逞份子，馬上貶調於新竹州下三大左遷地的四湖，於是我不得不赴任此地。」

38. 見吳濁流撰：重訪西湖，《台灣文藝》48期，1975年7月。

39. 此為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書中人物胡志明題在牆上的反日詩。《亞細亞的孤兒》為日文小說，原名《胡志明》，民國三十五年出版，以《胡太明》為書名。民國四十五年則易為《亞細亞的孤兒》于日本一二三書房出版。民國四十八年中譯本由黃河出版社出版。

栗社長黃運寶之弟黃運元，是日治台灣民族運動主體「台灣文化協會」苗栗地區的重要幹部。

見「台灣文化協會的主要幹部和會員」表：「黃運元，苗栗市人，一八九五年九月七日生，文協職位為理事，職業是地主，學歷為公學校畢業」。⁴⁰

黃運元所加入之文化協會，主在民族意識之啟發，亦即民智之啟蒙。據資料文獻記載，文化協會在苗栗所舉辦的街頭演講活動，活躍而盛大。見《苗栗縣文學史》：

由 1921 年 10 月至 1926 年 12 月，五年期間，苗栗縣文化協會會員的活動甚為頻繁，屬於「激進派」。參與者率多出錢出力，或遭騷擾，跟蹤或被捕入獄，犧牲甚大。文化協會活動時間雖不長，在政治與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影響卻是巨大的。⁴¹

黃氏致力此一啟發鄉民父老民智之工作，自犯日人之忌，日治後期，黃氏自台灣內渡中國大陸時，所乘船艦，遭大砲轟之，船身遭擊中而沈之，黃運元因而沈海喪生。⁴²

栗社詩友中，擔任公職者不少，一方面日人打壓監視下，較具學識及社會地位者，是為日本政府的所忌對象，出任公職，是基于現實環境的考量。一方面，文人仕紳也為了安定地方百姓的生活，而出任日政府公職，在職權上可避免鄉親為奸官污吏所害之。可以說擔任公職有為鄉里利益不得不為之的無奈。

但這些在異族統治之政府中工作的栗社詩友，其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道德感與民族尊嚴，使其心中有無奈與沈痛之憤懣。栗社詩友張春華之詩作，即流露文人此種情緒：

40. 引自林柏維著：《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年6月，頁77。

41. 見王幼華、莫渝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存，2000年1月，頁196。

42. 同上註，頁217。

江南 水初生，井底聲聲擾 情。夢醒雨餘空自鬧，心傷月下不平鳴。堅牆萬里安邊策，利劍長城亂後兵，蛙鼓頻聞如怨訴，青天旗影未鮮明。⁴³

「蛙鼓頻聞如怨訴，青天旗影未鮮明。」張氏期河山重光的心情，正是日治時擔任公職之有志文人心中隱藏的志願。

栗社友中，于日治時期，未擔任公職，也不從事激烈之反日行動，而以對日政府敬而遠之的態度，耕讀清貧度日。其詩作中，也未有批判日本政府的措詞。可以說，是和日政府不相來往的隱士類型。詩友中甚多此類之人，如栗社社長賴江質、謝長海等，皆為此種類型。

栗社詩友中，據資料顯示，有邱雲興氏曾擔任慰問日軍之地方代表。⁴⁴但邱氏是于日治時期，中日戰爭爆發時，而參予之活動。彼時，日人對台政策，厲行皇民化運動，對台人施以最嚴密之控制，邱氏其時為地方重要代表人物，自為日人施壓之對象。因此，此一例，未能作為栗社詩友之政治取向代表。

由上分析可知，栗社友對日政府，大多抱持戒慎之態度，小心以對。吳濁流曾自敘述其加入栗社後，和栗社友相處之，甚覺這些傳統詩人，漢民族意識強烈，具有中國士人之氣節：

我入栗社之後，才知舊讀書人另有氣節，漸覺他們的骨子裡，漢節凜然。⁴⁵

吳濁流這番敘述，可視為其實際接觸栗社詩人之觀感。從此記載，亦可知栗社詩友具有強烈之民族意識，但在日人高壓統治下，不得不謹慎口舌、文字創作，以免遭日人文網迫害。

43. 引自張春華著：《張春華先生詩集》，劉壽先生珍藏。

44. 見第一百 二回栗社詩集：《蓖麻報國、感時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7月17日：「邱雲興之 答謝書： 忝荷當局重任，作州人之代表，往南支皇軍慰問 昭和十四年五月八日」

45. 吳濁流撰：回顧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黎明前的台灣》，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頁47。

(2) 日人參予栗社之活動情形

從《栗社詩集》之記載，以及相關文獻分析，目前筆者並未發現有日人參加栗社社內活動的記錄。栗社的社內活動，以漢人為主要參加對象。

由上分析可知，栗社詩人之反日及親日行為是個體行動，非多數詩友參予，而與日本政府之關係，基本上是採無強烈政治取向，和其保持距離的作法。此種方式，可免日人藉口打擊、取締詩社活動，而可順利推廣漢文教育，達到傳承漢文化的創社目的。

2. 栗社發展特色

從栗社的成立動機分析，傳承漢文化是栗社創社最主要的目的。從栗社之發展淵源分析，栗社乃承繼設于苗栗文昌祠內之英才書院之後而發展，英才書院是為教育當地漢人子弟而設，書院被日人所廢，當地仕紳文人彭昶興等人，乃在原址文昌祠，成立了栗社，以期維持地方漢學文風。⁴⁶

因此，栗社之發展特色，不同于日治時期因科舉被廢，為遣愁寄興而成立之詩社類型；亦非如附和當時社會詩社林立，附庸風雅而行的詩社；乃是重振地方漢文教育而創設之詩社。栗社友後裔陳運棟指出：

栗社之結成，純係為保存漢家文化，以達宏揚儒教之目的。可以說是一種淵源於書房或附設於書房之詩社，提倡詩學，以宣揚漢學為目的所謂「振興漢文型詩社。」

⁴⁷

從《栗社詩集》之記載，栗社在傳承漢文化及漢學教育的作法，非如南社，社友以成熟之詩藝從事創作或著作來保存漢文化，栗社乃是著力在地方上漢詩及漢文教育的推行。如漢詩之傳承，不僅有老一輩詩友將作詩方法及創作技巧刊于《栗社詩集》上，令後輩揣摩、了

46.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之分析。

47. 陳運棟著：《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手稿影印本，存于苗栗縣立文化中心，頁 6。

解。同時，刊于《栗社詩集》之作品，且附有詞宗的講評。並且重視提拔新人。亦發行刊物，使漢詩廣為流傳。凡此種種，其「教課」之意味濃厚，就這方面的性質而言，有如今日之社區學校，而「漢詩」，恰是栗社詩友之教學、創作主體。

今將栗社進行漢文、漢詩教育之實際作法，敘述如下，以明瞭栗社之發展特色：

(1) 作品少反日題材，以避日人耳目。

栗社友鍾建英所撰之《台灣省苗栗縣志·文藝志·文學篇》曾記載，栗社的課題、擊鉢吟作品，「題中有涉及政治評論者，皆被禁止。」⁴⁸證之于日治時期出刊之《栗社詩集》，確無有關嚴詞批判日殖民政府之詩作。

栗社此舉，乃為躲避日人之監視與取締，使詩社順利運作，活動。栗社書記吳頌賢，以其身受日人之迫害經驗，亦時常告之社友，勿公開創作「反日詩」，以使《栗社詩集》刊行時，能順利出刊，以推廣漢詩。見《苗栗縣文學史》：

吳頌賢 身為栗社幹事，也不忘提醒詩人們勿寫反詩，以免詩抄送至苗栗郡役所備查時，造成困擾。⁴⁹

(2) 推行地方漢文教育，以維當地漢文化之傳承。

栗社社長胡東海先生所撰之《栗社緣由》，曾記栗社設課教學之情形：

栗社創於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社址設于現在文昌祠內。文昌祠原有的英才書院，沿續設課外之教學，由吳慶才老夫子，招集中小學生，在業餘之時，教儒家經典，並傳授詩文，從此，社員日益眾多。⁵⁰

48. 鍾建英撰：《台灣省苗栗縣志·文藝志·文學篇》，台灣省苗栗文獻委員會，1972年7月，頁220。

49. 王幼華、莫渝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3

50. 胡東海撰：《栗社緣由》，《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2月15日，頁1。

據筆者採訪栗社友劉熙春之後裔曾九連先生，曾先生指出其幼年時見其父攜三字經一書，于黃昏進文昌祠受業，自晚而歸。可見當時栗社之推廣漢文，亦有收成人之列。⁵¹

而第三十三回《栗社詩集》，則不僅記載栗社推廣漢文情形，從詩作中可知，栗社夜間亦開辦女子漢學班，廣收女性就讀。見此《栗社詩集》中，社友描述當時栗社授課女學生之情形：

赴塾女兒志可欽，管他風雨夜相侵，衣裙濕透渾問事，祇冷花容未冷心。（彭松壽）

相約同窗姊妹行，一囊一傘一燈擎，英才院裏殷勤讀，夜半書聲雜雨聲。（謝長海）

雨聲斷續和書聲，萬卷千回仔細評，新進南苗諸女士，一囊一傘一燈擎。（吳濁流）

不辭昏夜雨霏霏，就教於余辨是非，諄囑下幃諸女子，他年敬戒莫相違。（吳頌賢）

⁵²

以上這些詩作，可清楚知道栗社開辦女子漢學教育之時間在夜間，地點在文昌祠，師資則由吳頌賢擔任。當時，在地方尚屬新風氣。而由詩人之描述中，想見當時學生就學之熱烈，向學之堅定。則栗社非僅是詩友相互切磋詩藝，互通聲息之詩社而已，栗社對苗栗地方文風及漢學教育之推動，實有其歷史之地位在。

(3) 老一輩積極傳授詩藝，獎掖後進，延斯文於一脈。

栗社對漢詩的傳承與教導不遺餘力，如《栗社詩集》中常刊有老一輩詩友對漢詩體裁及技巧的看法與指導，使年輕一輩能藉此切磋、琢磨詩藝。

51. 據筆者于民國 89 年 10 月 1 日採訪曾九連先生口述資料。

52. 引自吳頌賢臆錄：栗社詩集《第三十三回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詩集》，苗栗：栗社，1930 年 11 月 9 日。

而藉著詞宗對詩作之訂正或示範，更增進詩友學習的機會，從觀摩中使創作更加進步。栗社更鼓勵詩友作詩，提拔新人，使社基穩固。今分項敘述之，以更明瞭栗社的發展特色。

甲、教授漢詩，理論與創作並行，以收實效。

(甲) 詞宗教導理論與示範詩作並重，增強晚輩寫作觀念。

栗社為使社友更明瞭漢詩的體裁及創作技巧，《栗社詩集》常刊出學養豐富老一輩詩人對漢詩寫作技巧的分析。

如第二十五回《栗社詩集》即刊出栗社顧問鄒錦福之有關「詩鐘」格式之分析。文中不但說明「詩鐘」有「嵌字」及「分詠」二體。且詳敘「嵌字」格之正格與別格之分。文末並舉例說明，以實作印證理論。而其目的則是「以供參考」。

53

又如第三十一回《栗社詩集》有詞宗林榮初論古體詩之作。見林榮初〈致書於黃社長〉云：

至于古詩在不知者，以為作法能合者，何其寥寥。豈知古詩一道為詩中極要而又極難之物。

文末並附有林氏以〈日月潭棹歌〉為題之擬作。使栗社詩友能舉一反三，自相揣摩：

有日月潭棹歌 因吟成七古一首， 端陽競渡欲發刊時，祈將拙作一併刊入，以備古風之一格。雖古體之體格多，不過牽一例餘而已。作者苟有會心，是亦一隅三反之一助也。⁵⁴

而除了漢詩體式之分析，栗社也針對詩題之寫作加以探討，以使詩友有參考之機會。

如第二十八回《栗社詩集》刊有詞宗林榮初有關課題〈銅臭〉之作法解析：

53.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二十五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1月10日。

54.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三十一回端陽競渡歌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8月25日。

歷觀此期之作，銅臭五律則以用錢捐官一事盡之，且幾乎千篇一律，似乎未盡合作法。因不揣空，擬作其一可供作者之參考也。⁵⁵

千萬富腰纏，腥羶染大千，淫威堪使鬼，穢德欲薰天，助長石崇燄，增加王愷賢，銅山真禍水，遺臭萬斯年。（林榮初）⁵⁶

栗社詞宗不僅分析寫作技巧，同時也擬作詩題，如這首林榮初的銅臭，從歷史典故應證世人重錢財之私，發人深省。詩友可從詞宗指點之通病：「用錢損官」非銅臭唯一的解析角度，加以思考，對寫作層次之拓寬與擴大，自有所助益。

(乙) 詞宗評論訂正詩友作品，提升其寫作能力。

栗社課題除了詞宗評選等第之外，詩作旁也附有詞宗的評語，針對作品中之優點和缺失予以評論，不僅使作者明瞭這首作品未觀照之處或寫作特殊地方，其他詩友亦可藉此思考省察與自己所作討作相異之點，藉著比較，可作為寫作改進之參考。

如第二十五回課題詩題是〈七夕〉，該回掄元者為黃運寶，其詩如下：

一度相逢一歲周，漫誇情好足千秋，長生殿上深宵語，試問雙星聽得不。⁵⁷

而右詞宗林榮初之評語為：

人頭畜鳴之李三郎，敢作新台逆倫醜事，彼等深宵穢語，何足以污雙星之清淨耳根耶？然引此等典故，以點清七夕題旨，可謂滴水不漏，即字裡行間，亦清韻欲流，擬以冠軍，諒為有目者所共賞乎。⁵⁸

55.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八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5月11日。

56. 同上註。

57.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五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1月10日。

58. 同上註。

林氏點出黃運寶一詩傑出之處，在於能切合題旨，而黃運寶巧用典故的技巧，促使作品生色圓融。林榮初之評語，不僅指出該詩之寫作重點，同時提示如何發揮寫作技巧，詩友可從中學習。而以實例為證，則更加深學習效果。

而謝長海則為栗社第三十一回課題〈端陽競渡歌〉的榜首，左右詞宗皆評其詩為第一名，其作品如下：

節廟天中榴火赤，千古傷心思楚客，龍舟急划救忠魂，畫鼓朱旗蛟辟易，健兒三五雄姿，舞榭如飛浪花白，快操勝算秒分間，奪取錦標手加額，是時兩岸訝雷轟，喝彩聲聲掌齊拍，夕陽人散艇橫斜，依舊悠悠江水碧。「吁嗟乎，當年憂國遭遷謫，汨羅憑弔，空陳跡。」⁵⁹

右詞宗邱筱園之評贊其「字斟句約，節短音長，斯為傑作，淺見以江水碧句作結，尤覺峭拔不凡。擬將以下佳句刪卻如何？」而左詞宗林榮初也持相同意見，認「吁嗟乎」以下，是畫蛇添足之句。⁶⁰則對詩作有褒有貶，但都切實不誇，栗社此種作法，對教授、傳承漢詩，自有莫大助益。

而除了評詩之外，詞宗也會針對作品缺漏處加以改正，如第五十三回《栗社詩集》有「凡一切訂正皆右詞宗也」之說明。當回左詞宗為涂立興，茲舉其訂正江連漢之詩作如下：

淑氣融和瑞氣濃，群峰鬱鬱白雪封，仰瞻青帝司權後，萬木層巒帶笑容。

涂立興以為「鬱鬱」應改「簇簇」，而「木」則由「疊」字代之。⁶¹

由上分析可知，栗社對於教導傳授漢詩極為重視，透過這樣的努力，使詩友的創作能力能夠不斷的提升。

59.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三十一回端陽競渡歌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8月25日。

60. 同上註。

61.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五十三回除夕、馬嵬坡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4月8日。

乙、鼓勵詩友自行創作並提拔新人，使薪傳不斷。

栗社除了不遺餘力教授漢詩外，且甚鼓勵詩友自行創作，互相砥礪，切磋詩藝，作為詩社發展的基礎。如第九十一回《栗社詩集》之社告所云：

凡社員中，課題外唱和佳作，可寄交臚錄，冀期吟友聲氣相聯，社基得以鞏固者⁶²

此外，栗社對創作表現優秀的詩友，亦給予實質的鼓勵，拔握其為詞宗，如第四十七回《栗社詩集》，課題徵詩公告中，即標明參予課題評比之栗社詩友，「左掄元者為次回右詞宗」。⁶³ 栗社此種作法，在於使創作優秀之年輕一輩詩友能成為詩社的接棒者，使詩社加入新血。

(4) 發行詩集，廣收觀摩及推廣漢詩之效。

栗社每回課題徵詩，均將詩友作品送交詞宗評選後，由書記刻印，油印分送詩友，以收觀摩詩作之效，此舉，在日治時，在日人打壓漢文之下，亦收到推廣漢詩的目的。

由上分析可知，栗社詩友受中國文化薰陶，對傳統漢文化具有共識與使命感，而在日本政府以監督、壓迫為實的漢詩政策下，栗社不採抗日旗幟鮮明的發展路線，為傳承漢文化，而對日本執政掌權者採消極性，不即不離的態度，詩社之創作亦不涉政治評論，以避日人耳目，暗地則積極的推行地方之漢文教育，傳揚漢文化道德、價值觀。而漢詩之傳承，除了理論之教導，也注重創作的實踐、推廣，經此雙向努力，期使漢詩之薪傳不斷，後繼有人。日治時代栗社之發展趨勢，可說是隱藏反日意識，以延續漢文化為倡設主旨，以類似書房重教導、傳承的教育方式為詩社經營型態之「傳揚漢文型」詩社。

62. 引自湯阿添臚錄：《第九十一回讀書燈、荊山抱璞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8月。

63.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栗社于日治時代創社，主要為延續日人所禁之漢文化及漢文教育。台灣光復後，台島已全面恢復以中國文化為主軸的教育思想，台人也再度能學漢文，此時，詩社之宗旨是否有變化？從胡東海于台灣光復後栗社所出版之《栗社詩集》第一輯中之敘述，約可見其端倪：

學詩好處多，可修心養性，提高文化之品質，振作士氣的精神。⁶⁴

從以上敘述可知，台灣光復後，栗社仍延續以發揚漢文化為主的創社目的，但，因應時代環境之變化，著重習詩以修養個人，涵養心性為詩社的宗旨。而此時從栗社之活動過程觀察，不但無入、退社之紀錄，每次課題、集會，雖以栗社為名，但每次參予詩友，相異者多，相同者少，可說光復後，栗社之發展已近似文人雅集之集會，非有固定社友活動之社團了。

64. 胡東海：栗社緣由，收于《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2月15日。

第三節 栗社作品與時代社會的關聯性

時代社會可說是孕育作品產生的母體，其一，影響作品的取材。其二，當詩人所傳承的文化價值觀與當時的社會相互衝擊時，顯現于作品的，即是詩作所表現的思想意識。

因此，本節首先分析栗社作品的共同題材與時代之關係。在日治時代日人嚴密的言論控制下，栗社之作品取向為何？同時，觀照台灣光復後，栗社的創作題材是否有所變化？

其次，分析栗社詩友的共同創作意識為何？主要分析栗社友所傳承之漢文化價值觀在時代之衝擊下，表現于創作之思想意識為何？這部份，也和栗社所在地之苗栗地區，當地的客家文化有關。一併在本節予以討論。

一、栗社共同題材分析

(一) 日治時代

本段首先敘述日治時代，栗社受日人監控之情形及原因，次分析在此時代情勢下，栗社的題材取向為何，及社友如何運用這些題材創作，以避日人的耳目。以對日治時代栗社共同題材及受時代的影響，有一清晰的了解。

1. 日人嚴厲監控台民言論及集會，防止民族意識高張。

自一八九五年日人據台起，日人治台的最終目的乃是同化台民，使其成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順民而已！而首要之途，即是消滅台民的漢民族意識。

日本台灣總督府之《警察沿革誌》，曾將台灣人民的反抗運動列為《台灣社會運動史》，在其序文「日本人眼中的台灣抗日運動」曾指出：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起源乃繫於他們原是漢民族的系統，這種民族意識可以說是牢不可破的。台灣社會運動也以這些不平不滿作為其一大原因興起的。觀察台灣社會運動時，民族意識問題實具有極重要的意義。¹

因此，日本執政當局，若想在台灣奠定長久的統治基礎，剷除同胞的民族意識，絕對為其要務。同化運動，皇民化運動之起因及目的，皆源於此！

也因此日本當局對傳播民族意識及民族思想之言論控制甚嚴。對台民之集會，不論是政治性或如日人放寬，用以安撫台人之詩社聚會，皆列入嚴格管制的對象。日本本島的《大阪每日新聞》大正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的社評，對當時台島此種情形，曾客觀的分析之：

事實上現在的台灣島民，絕對沒有言論、集會的自由。從他們島民奪去言論及集會的自由，在總督府應作的工作之中，算是最重大的事務之一。固然，言論機關也有《台灣新聞》，《台灣日日新聞》及《台南新報》三家的報紙。然而這些無非是「御用機關」，同最要緊的一般島民的日常生活，是沒有半點關係的。²

而中日戰爭發生後，日人實施皇民化運動，對言論控制更嚴厲。民國二十六年，台灣軍司令部宣布台灣實施戰時體制，同時官方發表談話，謂：

1. 引自正宏譯：《日本人眼中的台灣抗日運動》，收于王曉波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8月。

日本人眼中的台灣抗日運動 譯自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編《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939年7月28日出版。

「社會運動」一詞，據譯者正宏之分析，乃指日本人用以指稱台灣人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各方面具有目的、有意識的反抗改革的運動之總稱。

2. 轉引自山川均著，蕉農譯：《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1930年1月28日譯自日本京都，收錄于王曉波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8月。

島人（即台民）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動，若一旦聞知，即與剪除。³

可知日據時期，無論從初期到晚期，對台人之反動言論及集會都嚴格控制。

因此，日本政府雖然對漢詩政策予以放寬，日人仍嚴厲監控詩社之活動及創作內容，以防止反日台人意識的高張。在此情形下，栗社的創作也受到嚴厲之監控，見《苗栗市志》所載：

民國十六年 成立栗社。 一時盛況空前，山城詩風丕振，驚動日人，所以，在日治時期，一直受日人嚴厲監視，題中有涉及 政治評論者，都被禁止。每次集會，其詩稿登載于油印的《栗社詩集》。⁴

由此可知，日人對台民詩社之活動，背後以極嚴密的方式監控著。栗社所發行之《栗社詩集》，也要送交日本官方的備役所，檢查無反日言論才准予發刊。凡此種種，皆為制止反日言論及傳播漢民族團結意識之詩作在漢人間傳閱，以達其統治目的。

2. 日人打壓下栗社共同題材取向——經史典籍及文人熟悉之事物

在日治時代嚴密的文網籠罩之下，栗社的作品取材，因此而轉向士子熟悉的經史典籍，以及文人生活所接觸之物，如賞景、文人聚會等，或是當地形勝景點、風俗為題，用以躲避日人之耳目。如陳運棟分析：

3. 民國二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台灣軍司令宣布台灣進入戰時體制。見葉榮鐘著，葉芸芸補述：《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8月30日，頁340。

台灣軍司令部之談話由當時之古莊軍司令官發表。本文轉引自葉榮鐘著：《台灣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8月30日，頁412。

4. 引自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藝文篇》，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718-719。

栗社除每年春秋二次定期集會作擊鉢之吟，以及零星不定期好友之擊鉢吟會之外，按月出課題，為掩日人耳目，首題概以美人芳草為題材，次題則以漢文典故或地方景物為主。如民國二十三年第六十回課題首為 尋梅，次為 曹孟德獻刀；六十一回首為 聞笛，次為 張子房進履，六十二回，首為 迎儼，次為 楊伯起辭金，六十三回，首為 移花，次為 黃文強扇枕⁵

而這些栗社詩友藉著這些經典史籍之事，風花雪月之題，除避開日本政府的文網，尚藉題發揮，以抒華夏子民淪為異族統治殖民，心中鬱悶之情。或者傳揚前賢美德，傳承漢文化價值，可說別有用心。陳運棟指出：

這些栗社的詞友們，都是一群酷愛祖國文化之士人，以華夏冠裳，淪為異俗，惓懷宗國，悲憤填膺，借美人芳草，發其幽憂之情，因鐵板銅琶，抒其鬱悶之氣，誠別有用心者在。⁶

若將日治時代栗社傾向經史典籍之題材加以詳加分類，可發現日治時代，栗社共同詩題以傳統詠史、詠物、詠景類居多，另外，亦有以事為題者，如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第七十五回課題，首題 震災，次題 賑災，即以民國二十四年台灣島所發生之中部大地震為題，詳細描述當年災區苗栗，黎民百姓因此次地震，遭親人生離死別之痛苦，及身家財產所受害。⁷

茲將日治時代栗社課題及擊鉢吟詩題整理並分析栗社友如何運作這些題材創作。以清楚概觀栗社在日治時代，創作之共同題材取向。

(1) 以史為題

栗社以歷史題材入詩，以類而分，則約分為「前賢古人」、「史物」、「史事」、「歷史傳說」、「歷史遺跡」、「歷史典故」。今

5. 引自陳運棟：《昂首依然是漢人》，收於黃鼎松編著：《悠悠鄉土情》，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6. 同上註。

7. 見吳頌賢謄錄：《第七十五回震災、賑災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8月14日。

詳敘如下表：

以史為題	詩	題
史物	魚腸劍 和氏璧	
史事	戊戌政變 馬嵬坡 長生殿 吳宮教美人戰	
歷史傳說	牛郎織女 嫦娥 鵲橋	
歷史遺跡	萬里長城 斷碑 滕王閣題後 隋堤	赤壁泛舟
歷史典故	鴻溝 駿骨	
前賢古人	屈原沈江 竊符救趙 劉備聞雷 吳季子掛劍 荊山抱璞 曹孟德獻刀 張子房進履 楊伯起辭金 鍾子期聽琴 黃文強扇枕 子陵釣台 蔡邕哭董卓 徐妃卻召 文君聽琴 曹操疑塚 投筆從戎 攻心 韓信 黃石公授書子房	華陀

資料來源：《栗社詩集》第二十一回至第一百 三回。

栗社詩友以史入詩，如何運用這些題材？

甲、託史寄興

以哀歷史的滄桑，藉歎台島改隸時兵馬倥傯之亂，黎民百姓之苦，如 斷碑⁸。或憑弔史蹟之事，如 隋堤⁹、 滕王閣題後¹⁰，歎興亡之變化。

乙、以古為訓

如 萬里長城¹¹、 吳宮教美人戰¹²，藉史事述暴政必亡，仁政必興的歷史教訓。

丙、以古託志

栗社創作有諸多表現古人美德或前賢事蹟的詩題。如 屈原沈江¹³、 吳季子掛劍¹⁴、 張子房進履¹⁵、 魚腸劍¹⁶、 和氏璧¹⁷等。大多以品德為討論主題。則藉思考前賢古人之德行，收傳承漢文化價值觀之效。

運用歷史題材，不僅可免日人的文網羅織罪名，同時，藉史抒發情志。以史為題，可說在日本高壓統治下所作之創作取材選擇。

-
8. 斷碑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四十二回斷碑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12月17日。
 9. 隋堤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八十二回禁煙、隋堤詩集》，苗栗：栗社，1936年6月28日。
 10. 滕王閣題後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八十七回英囊、滕王閣題後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月3日。
 11. 萬里長城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二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12. 吳宮教美人戰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八十回臘鼓、吳宮教美人戰詩集》，苗栗：栗社，1936年4月11日。
 13. 屈原沈江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8月27日。
 14. 吳季子掛劍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五十九回問月、吳季子掛劍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月10日。
 15. 張子房進履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一回聞笛、張子房進履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4月4日。
 16. 魚腸劍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三十四回魚腸劍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2月18日。
 17. 和氏璧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五十八回茶亭、和氏璧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12月18日。

(2) 以景為題

栗社友以景入詩，約可分為自然美景及故鄉山水兩大類。如下列表所示：

以景入詩	詩	題
自然景物	問月 早雪 迅雷 杏花雨 野煙 旭日麗天	寒山
季節	秋月 餞春 春思 春山 初冬 禦冬 秋信	秋望 月下登樓 冬晴 山居初夏 仲秋雅集 中秋夜書懷 納涼 (夏)
時令	七夕 重陽節 黃梅雨 除夕 臘鼓 閏七夕 端陽競渡歌	元霄雨
故鄉山水 (山景)	龜山晚眺 礪山噴火 將軍山 九日登象山	雙峰插漢 大洞即景
故鄉山水 (水景)	虎嶼觀潮 龍潭泛月 龍江帆影	秋夜月下泛舟有感 漁港晚眺

資料來源：《栗社詩集》第二十一回至一百三回。

栗社詩友如何運用「自然景物」的詩材創作呢？

甲、詠景抒情

栗社友甚多描述賞玩自然美景的詩作，或述一己徜徉山水之樂，

或敘三兩好友同遊美景之興。蓋藉景抒情，寄託日人統治下，士子無可作為，遁逃山水自然以避禍之無奈，圖安身立命，苟安亂世。如杏花雨¹⁸、野煙¹⁹等。

乙、因景生慨

這部份，其一以尋常自然美景為背景，寄託士人因景物興發對時局之感慨。此以季節類中之「秋」，「自然景物」中的「月」當作詩題次數最多。其因或與這些題材自古即為文人雅士所喜愛之題材有關。如問月²⁰、秋望²¹、秋月²²、月下登樓²³、秋信²⁴、等。而時令中的「除夕」、「七夕」，亦是時常入詩之詩題，原因或許和每逢佳節，詩人易生感慨有關，如除夕²⁵、臘鼓²⁶、七夕²⁷、閏七夕²⁸等。

其二，則以故鄉山水為題。寫山河依舊，但人事全非之歎。這種手法，不直接控訴日人殘暴，剝削台民之痛，但藉詩友自身生長于這片土地的故鄉美景，刻畫登臨勝景之際，心中的憤懣之情，彷如古人

-
18. 杏花雨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五十四回杏花雨、文君聽琴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7月15日。
 19. 野煙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五十五回野煙、向日葵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8月16日。
 20. 問月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五十九回問月、吳季子掛劍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月10日。
 21. 秋望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五回栗社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0月11日。
 22. 秋月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六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月6日。
 23. 月下登樓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一百回桂影、韓信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1月31日。
 24. 秋信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九十九回閏七夕、秋信、第一百回桂影，韓信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1月31日。
 25. 除夕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五十二回除夕、馬嵬坡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4月8日。
 26. 臘鼓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八十回臘鼓、吳宮教美人戰詩集》，苗栗：栗社，1936年4月11日。
 27. 七夕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五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1月10日。
 28. 閏七夕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九十九回閏七夕、秋信，第一百回桂影、韓信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1月31日。
-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興發情志之作，日人不易察覺其中蘊含的深意。可謂「聽者有心」、「聞者戒之」。內中之巧妙，只有台島居民才能心神領會，可謂十分高明。如 龜山晚眺²⁹、虎嶼觀潮³⁰。

丙、刻畫故鄉之美

有關「以景入詩」的創作，則又有以「故鄉山水」為詩題。蓋詩友生于斯、長于斯，對故鄉景物自有一份深厚情感。抒寫登臨故鄉美景的感想，刻畫故鄉形勝景點，確是入詩的好題材。在亂世中，藉這類題材，栗社友寫出對鄉土的依戀珍惜之情。

此又因地理環境之差異而分為「山景」及「水景」詩作。前者如 龜山晚眺³¹、礮山噴火³²、雙峰插漢³³等。而苗栗地區左方靠海(台灣海峽)，故亦有 虎嶼觀潮³⁴、漁港晚眺³⁵等詩題。

丁、以時令為題材，用寫實手法表現百姓生活層面。

栗社詩友藉著季節不同，尋常百姓生活也受影響之描述。如 禦冬³⁶，敘述民間百姓準備過冬的情形，表現了日治時代一般民眾生活的情形。

總之，栗社友藉熟悉之故鄉山水及自然景物的題材入詩，達到避日人檢查之目的，也開創日治時代，栗社另一種的題材創作。

-
29. 龜山晚眺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30. 虎嶼觀潮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九回賞菊、虎嶼觀潮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1月1日。
 31. 同本節註29。
 32. 礮山噴火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五回月夜聞杜鵑、礮山噴火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8月28日。
 33. 雙峰插漢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二回曝書及第六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0月15日。
 34. 虎嶼觀潮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九回賞菊、虎嶼觀潮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1月1日。
 35. 漁港晚眺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八十八回蔗境、畫梅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2月15日。
 36. 禦冬 收于湯雲生謄錄：《第九十六回未婚夫、禦冬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5月13日。
-

(3) 以物為題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栗社以物為詩題，多以文人熟悉之物入詩，如動物類之鷗鷺，蟬、燕、杜鵑，植物類之蓮、菊、梅、荷等，顯示以「物」為詩作題材和文人生活之密切關係。

以物為題	詩題	
無生命類	團扇 銅臭 傀儡 搖扇 聞笛 觀弈 鎮心瓜 讀書燈 水鈴 石枕 菊酒	木屐 畫龍 遊山屐
動物 (生命類)	月夜聞杜鵑 夕陽蟬 出谷鶯 老驥 侯燕 春燕 雁聲 鶯歌	
植物 (生命類)	破荷 桂影 牡丹 向日葵 畫梅 尋梅 移花 採蓮舟 賞菊 賞櫻 尋芳 賞蓮	愛蓮 老竹 花影 春菊 早梅 豆箕 新菊

資料來源：《栗社詩集》第二十一回至第一百三回。

甲、以物喻志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以植物類為例，用中國士子熟悉的「蓮」、「竹」、「梅」、「菊」等，比喻文人本身的高潔品格和操守。

如以「蓮」的出污泥而不染，喻不為世惑，堅守正道。以「竹」的高風亮節，比喻己身的志行高潔。以「梅」的孤高清芬，比喻雖遭冰雪霜侵，品格仍然無可褻瀆，持守理想，堅定不阿。以「菊」的傲然不屈，比喻在濁世中仍然不撓不屈，有隱士自潔之象徵意味。如愛蓮³⁷、賞蓮³⁸、尋梅³⁹、賞菊⁴⁰等。

其他如動物類 老驥⁴¹，喻身衰體弱，心志堅定不變。夕陽蟬⁴²，以年老生命將盡，仍奮力持定信念不變。皆是藉物喻己之志的寫照。

乙、以物諷喻世情

如 銅臭⁴³一題，道盡世人爭逐名利醜態，如 傀儡⁴⁴，寫時人為貪圖利益，寧受當權者掌控之悲哀。

栗社友以物為詩題，以傳統隱喻、寄興的手法，以此比喻當時文人的氣節，亦暗指當時世道人心之混亂，這種隱藏的表現手法不但為時代留下紀錄，也躲避了日人檢查。

-
37. 愛蓮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四十八回破荷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10月17日。
38. 賞蓮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八十五回賞蓮、捫虱談世詩集》，苗栗：栗社，1936年10月18日。
39. 尋梅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回尋梅、曹孟德獻刀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3月17日。
40. 賞菊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九回賞菊、虎嶼觀潮》，苗栗：栗社，1935年1月。
41. 老驥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七十二回子陵釣台、老驥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4月3日。
42. 夕陽蟬，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六回夕陽蟬、採蓮舟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0月2日。
43. 銅臭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八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5月11日。
44. 傀儡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五回傀儡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2月8日。

(4) 以事為題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以事為題	詩	題
時局	蓖麻報國 感時 禁煙	賣金報國 時局感
時事	震災 賑災 協議會員候補者之抱負 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	苗栗街助役送迎會

資料來源：《栗社詩集》第二十一回至第一百 三回。

栗社友以事為題，不直接涉及評論日本當局的苛政及殘暴，以防止被日人拘禁或予以加害。但中日戰爭後，皇民化運動日緊，在虛應日本當局，似以報國(日本)為前提的 賣金報國⁴⁵、蓖麻報國⁴⁶等詩題中，栗社友用不刺激日人的隱喻手法，反映了當時戰雲密布台島，人心惶惑的情景。

(5) 其他

除以上四類外，另外栗社友以「仕女情感」為題，此類題材不單只詠閨房之樂，仕女之形態之美，尚含有警世意味，如「以色為戒」，「謹慎情感」等，如 女色魔力⁴⁷、情網⁴⁸等。

此外，「教化」為題入詩的詩題亦不少，此類皆勸世意味濃厚，鼓勵讀書識字。或看似符合日人鼓勵詩社政策，提倡作詩，實隱含士人以詩傳承文化之使命感，如 詩幟⁴⁹、療詩醫⁵⁰。

-
45. 賣金報國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九十九回閏七夕、秋信，第一百回桂影、韓信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1月31日。
46. 蓖麻報國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一百 二回蓖麻報國、感時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7月17日。
47. 女色魔力 收于湯阿添謄錄：《第九十四回女色魔力、畏蜀如虎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2月20日。
48. 情網 收于湯雲生謄錄：《第九十七回情網、療詩醫詩集》，1938年8月3日。
49. 詩幟 收于於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二回曝書及第六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0月15日。
50. 療詩醫 收于湯雲生謄錄：《第九十七回情網、療詩醫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8月3日。
-

而大部份之栗社友因生長地苗栗，為一農業地區，故有關「田園農事」類詩題亦不少。在關心農人百姓疾苦之外，也隱含文人歸隱田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園之樂的思想。寫地方民俗的詩題，如 迎儺⁵¹、茶亭⁵²、角黍⁵³亦有，顯示了社友關心百姓生活的詩心。

此外，亦有一些現代性之題材。栗社友大多藉這些題材，表達了對文明生活的看法。

今將這些詩材列表于下：

其 他	詩	題
田 園 農 事	苦旱 樵歌 南畝饑 久晴思雨	灌園 苦雨 耕讀
仕 女 情 感	香夢 心花 畫眉 美人侑觴 女色魔力 未婚夫 情網	東山挾妓 春宵 秋閨怨
教 化	療詩醫 詩報 曝書	筆花 一以貫之 詩幟
民 俗 生 活	迎儺 茶亭	角黍
現 代 題 材	女車掌 鴉片 電映 (活動寫真) 海水浴	女律師 水道 望遠鏡

資料來源：《栗社詩集》第二十一回至第一百 三回。

51. 迎儺 收於吳頌賢騰錄：《第六十二回迎儺、楊伯起辭金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5月21日。

52. 茶亭 收於吳頌賢騰錄：《第五十八回茶亭、和氏璧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12月18日。

53. 角黍 收於吳頌賢騰錄：《第五十四回杏花雨、文君聽琴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7月15日。

由上分析可知，在日治時代，為免為日人迫害，栗社課題及擊鉢吟詩題之共同題材取向，均不涉及評論日本執政當局之政治議題，以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士人熟知之典籍掌故及文人生活為主要題材。觀之社友個人創作取材亦類似聯吟及課題之題材。只是個人創作因不用公開為日人檢查，其反日情緒可較多發揮，此將在第五章討論之。

(二) 台灣光復後時期

台灣光復後，栗社詩友課題及擊鉢吟詩題，多以詩友生長地區，苗栗之形勝、改制、文風為主，因台島重歸中國政府統治，蓋已無政治壓迫等因素存在，文人生活悠然，自然關心生長地方之種種，以生活入詩，應為理所當然之事。今表列其詩材于下：

		詩 題	
文	風	重振文風	
時	事	迎接自強年 慶祝苗栗市成立	
詠 (以季節為題)	懷	苗城賞菊 苗城觀日 福星山展望 苗城秋月 秋天感賦 苗栗春遊 山城秋望	花開二月正春時 仲夏竹南雅集 栗里秋香
詠 (故鄉形勝)	景	墨硯吞雲 福星山展望 龍溪垂釣 獅山消夏 明德水庫泛舟	
詠	物	菊酒 鳴蟬 新柳	雁影 新桂
其	他	得意 魚水合歡 男女怪裝	

資料來源：《栗社擊鉢吟存稿》上、中、下冊，《中國詩文之友》。

至於詩友個人創作的選材共同趨向，則大略有下列幾類，今敘如下：

1. 社會性題材

因時代社會變遷，有些詩友亦嘗試將創作觸角伸展至社會寫實性題材。如詩友吳濁流即以為漢詩應能反映出時代背景以及社會之動態。⁵⁴

此類題材因性質不同，約略可分為三類：

(1) 社會事件：

如吳濁流之「弔小公務員因貧臥軌自殺」⁵⁵、「弔陳雲利因海張輪失蹤為夫殉節」⁵⁶、「弔李幼冬因暴力失貞不奈輿情歪曲事實而自殺」⁵⁷劉淦琳之「艾貝(颱風)犯中秋」⁵⁸等。

(2) 社會風氣

因社會風氣奢華、敗壞，栗社友也取這類題材入詩。舉凡「飆車」、「戒賭」、「反雛妓」、「反毒」、「戒奢侈」等課題皆有。⁵⁹

(3) 社會重要議題

如生活上之課題：水源問題、全民健保、勞動節（勞工問題）等皆是。⁶⁰

2. 時事問題

因局勢丕變，「台灣光復」、「國共內戰」、「政府遷台」等時

54. 吳濁流撰：「漢詩需要革新」，《台灣文藝》1期，1964年4月。

55. 吳濁流著：《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68。

56. 同上註，頁67。

57. 同上註，頁67。

58. 劉淦琳著：《思源隨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17。

59. 以上題材見于賴松峰集稿，胡東海、劉淦琳、陳俊儒編集：《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2月15日。

60. 同上註。

事題材皆曾被栗社詩友予以當作創作詩題。⁶¹

3. 鄉土性題材

如吳濁流曾描述客家採茶風情⁶²、劉淦琳曾敘客家田園風光⁶³，而至賴江質則集大成，舉凡地方風俗人情、特產、苗栗十八鄉鎮風光、地理等皆成為創作題材。⁶⁴蓋因時代已非日人之異族統治，栗社詩友自更有心力關注生長地方。而因個人興趣不同，關注焦點而有差異，但皆表現了地方色彩，為漢詩留下寶貴的文學資產。此類鄉土性題材，唯有生長于當地者才可能在創作選材上有其獨特性，栗社友此類鄉土題材創作，正說明漢詩題材和作者生存之時代社會有絕對密切之關係。

由上分析可知，台灣光復後，由于沒有異族政治壓迫等時代因素存在，栗社聯吟詩題以地方性題材為主，表現文人生活悠哉的一面。而個人創作部份，由于關注地方而以鄉土為題材，栗社友賴江質，更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是此期栗社共同題材之一大特色。至于栗社及其創作思想意識與時代社會的關聯性，將在下一段中繼續分析。

二、栗社友共同思想意識分析

栗社友所承繼的思想，主要乃是中國漢文化的思想。另外，栗社多由客家族群的大本營：苗栗地區的社友組成。因此，其作品也表現受客家文化的影響。

栗社發展的高峰乃是日治時期，因此，本段首先分析台民為日本殖民政府統治的實際情形，其次分析，在此時代環境中，栗社友所傳

61. 如賴江質有 政府遷台、大陸淪陷，收于《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62. 吳濁流撰有 採茶，寫客家採茶風情，收于吳濁流漢詩作品集：《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出版社，1973年1月，頁28。

63. 劉淦琳著有 婦女插秧、稻花香、麥熟梅黃等描述田園風光之詩，收于劉淦琳作品集：《思源隨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15，頁32，頁36。

64. 賴江質一系列描述客家風土民情的詩作，見其漢詩作品集：《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承的文化母體于其漢詩創作中，流露那些共同的思想意識。最後並探討台灣光復後，栗社詩友其共同思想意識的變化，以明瞭栗社友共同創作意識的變化與生存的時代及社會文化之關係。

(一) 日治時代

1. 時代背景分析

栗社創立時（民國十六年），日本總督府由初期之安撫與鎮壓統治，進入以同化政策為主的統治，中日之戰開始，台灣總督府則以皇民化為統治方針。⁶⁵而整個日治時代，台灣人在日人統治下的處境如何？以下即分析之。

(1) 台人遭搜刮與鎮壓並進的初期統治

此期約自日本治台之一九八五年始，約至一九一九年止，此期統治特徵，如本章第一節分析，日人領台初期對抗日力量以鎮壓及招撫、誘殺手段予以消滅。因此台灣人為日人統治的第一項事實即是慘遭殺害。

日人殘殺台民的法源是根據日明治三十一年（西元一八九八年）公布之「匪徒刑罰令」。⁶⁶此法嚴苛無比，不僅以本刑課處未遂犯，並且還有溯及以往的規定，見「匪徒刑罰令」第三條：「觸犯前條罪

65. 日本治台的分期與政策特徵除見本章第一節敘述引王詩琅之分析外，參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12月，頁11。另黃昭堂于《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出版社，1999年2月，頁70：「從1895-1919年為止的二十四年間，是所謂初期武官總督時代。」頁113：「台灣總督府的文官總督時代是1919-1936年。」頁151：「文官總督時代 在台灣及朝鮮施行的同化政策」頁164-165：「從小林躋照開始的後期武官總督到日本戰敗為止共歷經三任。」時間約自1936年至1944年。頁166：「台灣在小林、森岡的治理下，迎接中日戰爭的到來以及『皇民化運動』的加強。」王、黃二人分期時間及政策特徵相似，初期均自1895年至1918、9年止，以鎮壓、安撫為主。第二期約自1918-1919年至中日戰爭前止，施行同化政策。第三期從中日戰爭起至台灣光復止，以皇民化運動為政策。

66. 此法規定首魁、教唆、參與謀議及指揮作戰者處死罪。據1899年一年間依法被處死之人即有1023人之多，見葉榮鐘著，葉芸芸補述：《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8月30日，頁38，44。

狀的未遂犯仍科以本刑。」⁶⁷

此期，日人開始著手對台灣進行各方面的調查報告，⁶⁸此舉，乃是為研究台灣的種種習慣行為，以便建立統治的基礎。黃昭堂指出：

日本帝國統治台灣一事，對日本人來說是統治異民族，對異民族的習慣和社會制度都不了解的話，就不能有效的統治。⁶⁹

至于日本政府對台灣其他經濟、社會之整治工作，如後藤新平自一八九九年開始聯接台灣從南到北的縱貫鐵路，⁷⁰或者改進台灣製糖業，⁷¹這些「建設」的實質意義，乃是為達成使台灣成為日本本國可用之供應地的殖民政策而已。⁷²

總之，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進行的各項工作，都以日本本國利益為優先考量，許地山曾敘日本治台初期的情形，謂：

日本底台灣殖民政策，簡單地說就是發展日本人在台灣底勢力和利益，和排擠中國血系底中國人，使他們不能在台灣生活下去。⁷³

67. 轉引自黃昭堂著：《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出版社，1999年2月，頁94。

68. 日人于1901年公布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規則，由後藤新平任會長，京都大學參太郎、織田萬等教授負責調查。同本節註66，頁56。

調查報告如《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回報告》（1903年）。《第二回報告書》（1906年—1907年）。《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調查報告》（1905年）。《台灣私法》（1910年）。《清國行政法》。同本節註67，頁86—87。

其中《台灣私法》十三冊，凡清代及其前之律令、會典、省例、諭告、碑記、契字、帳簿、公文書及台灣民間一般通行慣例，皆網羅之，費時八年編成。見陳器文撰：《重修台灣通志文藝志文學篇·台灣小說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4月，頁25。

69. 同本節註67，頁86。

70. 北縱貫線于1908年才接通。同本節註67，頁87-88。

71. 台灣糖業之發展為日本國所用見本章第一節分析。而日本「殖民地政策學者」矢內原忠雄曾說：「甘蔗糖業的歷史即是殖民地的歷史」轉引自陳器文撰：《重修台灣通志文藝志文學篇·台灣小說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4月，頁21。

72. 見本章第一節分析，日人山川均引日本《台灣年鑑》以為日本據台之目的乃因台灣「富源無盡期，寶庫任人開發。」

73. 見許地山為山川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之序文，時為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〇年），距日本據台已35年。轉引自王曉波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8月，頁29。

可見，台灣人民在日人統治下，被剝削、壓榨有之，得享權利及建設成果者無之，此種現象，在日人治台初期即已發生之。

(2) 欲台民認同日本國，無實質利益可享的同化政策時期。

自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至中日戰爭前，日人對台控制日緊，此期亦是日本總督之文官統治台灣時期。⁷⁴是栗社發展之高峰期。

此期，因日人治台已三十餘年，故政情漸趨穩定，日人愈形有力控制台民。日本殖民政府為更有效控制台灣，提出內地延長路線之同化政策，如推動日人與日人之共學制，日台婚姻承認其合法性，甚至鼓吹「台灣人的政治參加」等政策，但，實質情形呢？

所謂台、日共學，雖然開放台人可進入日人子弟所進之小學校，⁷⁵但實際上之條件是台灣人民能流利使用日語才能進小學校。見一九二二年公布之台灣教育令：「常用國語（日語）者，可入小學校，不常用國語者應入公學校。」⁷⁶可以說，日台共學的先決條件是台人需先被「同化」！

而日台婚姻及認養問題，雖然一九二二年總督田健治郎公告「日本人和台灣人的婚姻及認養申請，自今開始受理。」但其法律效力卻是由台灣總督認定的。⁷⁷若總督不裁定，仍無合法地位，因此其合法性也取得不易。

而所謂台灣人的政治參予，更是無實質利益的虛構謊言。如台灣總督府為避台人不滿，在總督府設「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在各州、市、街、庄設「協議會」。⁷⁸但這兩個機構只是對日本政府提出諮詢，未有決定政策的作用。同時，會員全是官方派的。州會及市會表面雖是議決機構，但日人又設「州參事會」、「市參事會」來取代州會及市會。而總督可以有權力對各級「議會」解散。⁷⁹如此一來，台民在政治上絕無實際參予權！

74. 見本節註 65。

75. 日人自 1919 年起，公布此項措施。同本節註 67，頁 152。

76. 同本節註 67，頁 152。此令于 1922 年 2 月 6 日公布之，同本節註 66，頁 178。

77. 同本節註 67，頁 152 154。

78. 日人于 1921 年設立，同本節註 67，見頁 140。

79. 同本節註 67，頁 154 157。

而林獻堂所領導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自一九二一年二月起，就算有日本議員渡邊暢等人願權充請願介紹人，但一直沒有結果，至一九三四年終告停止活動。日本執政當局深恐台人有了政治自主權，會獨立于日本政府之掌控之外，這是執政掌權者難以忍受的。黃昭堂曾分析日人此種對台民警戒的心態：

殖民地統治當局很清楚的了解，如果允許設立具有立法權與預算審核權的台灣議會的話，台灣就會變成一個獨立的自治體，這點不只是殖民統治當局，更是日本本國政府所恐懼的。⁸⁰

由上分析可知，在同化政策下，各種政治、教育之參予或合法化均只是一種表面的假象，日本當局對台人仍掌握實質的統治及控制權，且不斷藉同化或融和日、台之政策來消除台人的自主意識，順從日人統治。至此期結束，台人地位仍如日人初期治台時一樣，並未改善之。

3. 台人遭壓榨與逼迫更甚之皇民化時期

此期約中日戰爭起至台灣光復止。⁸¹ 由于戰爭的關係，日本當局急需將台灣的人力、物力全部支援日本，以應付戰爭的需要，因此，大力推動皇民化運動。⁸² 皇民化運動的真義，簡言之，乃是「皇國精神的徹底化」，以「培養忠良帝國臣民之素質」。⁸³ 換言之，日人期台民在精神上歸向日本，才能在行為上為日人效忠、賣力。

80. 同本節註 67，頁 140。

81. 參本節註 65。

82.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同年 7 月 15 日，台灣總督府發表中日戰事文告，嚴禁所謂「非國民之言動」。宣布台灣進入戰時體制，並重新實施民國三年罷廢之同化政策，進入日本統治之「皇民化時期」。並於 1941 年在台灣成立「皇民奉公會」，加強推動皇民化運動。見陳器文撰：《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文學篇·台灣小說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4 月，頁 51，55。

83. 此為第十七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在地方官會議所說之語，原文是「謀求皇國精神的徹底化，振興普通教育，糾正言語風俗，培養忠良帝國臣民之素質」。轉引自黃昭堂著：《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出版社，1999 年 2 月，頁 171。

小林于躋造 1939 年 5 月宣布治台重點即是「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化（即南侵以台灣為根據地）三政策。」見葉榮鐘著，葉芸芸補述：《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 年 8 月 30 日，頁 350。

因此日人在台灣本島實施一連皇民化運動措施，如一九三七年全面廢止報刊之漢文欄，學校及官廳禁用台灣話，全面實施「國語（日語）常用運動」。⁸⁴

同時，破壞台民的信仰，如撤廢台灣人的寺廟、強制台民參拜日本之神社等。⁸⁵

而皇民化運動之極致則是日人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公布台灣戶口規則修改，規定台民改日本姓名辦法。⁸⁶ 同一天，日本官員森岡總務長官發表談話，謂：

為了讓本島人（台灣人）與內地人（日本人）無所差異，有必要在實質上體認皇道之精神，對事物的看法上也必須與內地人相同。在形式上來說，從語言開始到姓名、風俗、習慣等等之外在形式也能與內地人無所差的話，那是最理想的事。即是，不論在精神上、形式上都與內地人絲毫沒兩樣之後，始能稱為完全之日本化。⁸⁷

這段談話暴露了日人急欲台民在精神、行為上都認同日本的心態。

隨著皇民化運動，日人開始將戰爭之重擔壓迫到台民身上。如一九三八年總督小林發布台民志願兵制度，驅遣台民為軍伕、工員、志願兵。⁸⁸ 而一九四二年更變本加厲，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強迫台民成為日本帝國侵略戰的炮灰。⁸⁹

除了以生命肉體為日人所用外，經濟上台民也負擔日本戰時的需要，如一九三九年公布「米配給統制規則」，同年十二月，日人強制徵糧，以支援戰爭，如在台中州展開「米穀供獻報國運動」。⁹⁰ 這些物質管制及強迫貢獻經濟的措施，使台民之生活陷入困苦。台灣在二

84. 同本節註 67，頁 178。

85. 總督小林躋造指台灣人間的宗教是迷信行為，因而設置「台灣神社」強迫台人參拜。台灣神社所奉祀的乃是日本古代神明「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及帶領日軍佔領台灣之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神位，實是對台灣文化之壓抑政策。參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 177。

86. 同本節註 66，頁 354。

87. 見鷺巢敦哉：《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頁 315。轉引自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 172。

88. 同本節註 66，頁 344。

89. 同本節註 66，頁 366。

90. 同本節註 66，頁 352。

次大戰期間，成為日本帝侵略戰下的犧牲品——一個本質為侵略戰爭的墊腳石。如黃昭堂之分析：

日本帝國領有台灣以後，在太平洋戰爭時，可以說發揮了最大的效用。作為兵員、艦隊、飛機、武器、彈藥、糧食的集結地，台灣為日本扮演了它最大的角色。⁹¹

在日本治台最後階段，台民被壓榨、逼迫為日人所用，可說更甚于前。

由上敘述可知，整個日治時代，台灣人民的處境一直處于次等殖民的身分。內在的精神文化、民族意識遭到逼迫、消滅的危機，外在的肉體、物質遭到壓榨的事實，無論在教育、政治、經濟等各層面的地位，皆沒有自主權。可以說，台灣人民被日本殖民政府統治的事實是：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民一直遭受有形、無形的雙重被剝削的待遇，乃是一群無自主權亦無權利反抗當權者，卻被迫付出精神、物質力的「次殖民地」國民。

身處在此種時代環境下，栗社友的詩作中，所流露的思想特色為何？以下即分析之。

2. 栗社友共同思想意識

(1) 漢文化思想意識及產生緣由

栗社的聯吟詩作中，普遍流露對家國的強烈情感，重視個人氣節操守，詩歌中多教化、道德意味，此皆源自栗社詩友們所承繼的漢文化思想，也與上述時代環境有密切關係。

割台前夕，整個台島漢人文化是承襲中國的中原文化，清朝在台灣推廣儒學教育固然不遺餘力，但自明鄭以來，漢文化已在台灣有長達兩百多年的發展，不但主宰一般常民的生活價值觀、風俗習慣，而士大夫階層所講究的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個人修養、家國觀念，更是台島文人的精神寄託所在，安身立命之信念。⁹²

91. 同本節註 67，頁 180。

而日人據台之後，治台的政策理念如上分析，非以台民利益為依據，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只是同化與反同化之抗爭，台人承受身心及利益被剝奪各方面的痛苦而已。而台民，尤其士人的抗日思想，除了是時代的現實逼迫所造成的，也與漢文化中恥于接受異族的統治思想有關。日人伊能嘉矩論及台人之武裝反日行為，曾有如下之分析：

台灣住民中之漢族，多半對日本人懷有民族對立之情緒，所謂以中華之民臣服於夷狄治下之恥辱。⁹³

而陳昭瑛也指出：

割台初期，儒生階層是抗日武裝部隊的主要成員。儒生抗日的精神基礎接近明末抗清的前現代思想格局，即華夏民族不受異族統治的思想。⁹⁴

此種內在之反異族統思想受到現實環境日人之壓迫統治，激發栗社詩友對破碎山河強烈的家國情感，恥受日人威逼誘迫為其所用的信念，引發詩作中特別重視自身漢人氣節的表現。而處于亂世中孤臣孽子的流離失所感及文化被滅絕的危機感下，則使栗社詩友特別重視詩歌中的教化、道德功能。

可以說，在時代之衝擊下，栗社友在詩作中表現了所受漢文化的思想特徵。以下即詳敘這些思想特色。

92. 陳昭瑛指出：「自明鄭到此時（日本據台之一八九五年），儒學在台灣經歷了長達二百多年的移植與發展，已經融入了庶民生活，更是士大夫階層精神生活的主要部份。」如「儒學在庶民生活中表現為尊師重道、孝順父母、重視家庭、重視祭祀等等習俗，成為維繫漢民族文化認同的主要力量。」而「清朝在台灣推廣儒學教育始終不遺餘力。說明了何以儒生階層在割台初期，是武裝抗日的主力軍。」見陳昭瑛著：《台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台北：正中書局，2000年3月，頁33-34。

93. 伊能嘉矩著，程大學、劉寧顏、江慶林等譯：《台灣文化志》下卷，台灣省文獻會，1991年6月，頁475。轉引自陳昭瑛著：《台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頁34。

94. 見陳昭瑛著：《台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台北：正中書局，頁34。

甲、家國觀念的流露

栗社詩友皆出生、成長於台灣這塊土地，對台灣的土地及人民，自有一份血濃于水的情感。而其所承繼的漢文化中「忠君愛國」的精神和觀念，普遍深刻的孕育在詩友們的思想意識裡。

栗社友遭逢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時代巨變，國家實質主體已瓦解消失，代之以異族殖民政府統治：一個在文化意識，國家觀念上都無法認同的政治實體。而栗社友所處之事實是得身居于已變天的台灣孤島，受異族統治以苟安，親見同胞受異族凌辱，此種受時代愚弄的強烈感受，衝擊其所受漢文化中濃厚的家國觀念，因此其聯吟詩作中，普遍流露對國家、故土、斯民濃烈的情感及思想意識。

存在之題材類別：據日治時期栗社友之聯吟詩作分析，此種家國意識普遍存在於「詠史」及「詠景」詩中。

思想特徵：栗社友聯吟詩作中的家國意識，其一乃是詩作中流露對破碎山河的哀悼與傷痛。此大多于詠景作品中出現，尤其是以故鄉自然山水為題的詩作。

蓋栗社詩友面對台島遭劫改隸的時代巨變，漢民族後裔淪為異族統治下的次等國民，此等人事已非的滄桑，對照山河依舊的佳景，當令詩友心中興起無限感慨，正是中國文人詩中「國破山河在」的至深創痛，此種情感上的衝擊，在面對故鄉山水時最是感受強烈。

典型的作品，如栗社友在 龜山晚眺 課題中，藉吟詠苗栗勝景——龜山附近的山川地理，抒發痛惜大好河山淪為日人統治的傷感與悲憤。⁹⁵ 栗社詩友鄒錦福曾在此課題中連作四十八首，其中多首弔山河變色的作品，可見詩友心中的悲痛之情。⁹⁶

其二乃是對故國神州的依戀與嚮往。詩友會產生對中國神州大陸的濡慕之情，一方面乃受異族日人欺壓下，尋找民族情感出口所致，一方面源自于詩友所處台灣島上漢文化有被日人滅絕的危機，在文化認同上歸向台島的文化母體——漢文化之源頭為中國中原文化所致。此類故國之思的作品，多出現在「詠史」詩作中，藉古人弔國家興亡

95. 龜山晚眺 課題收錄于吳頌賢騰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96. 《苗栗縣文學史》亦有紀錄此事：「鄒錦福 曾為天香吟社社友、栗社顧問，詩作甚豐，曾以 龜山晚眺 名題，賦得 48 首七律，知名一時。」見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2。

的典故，寄託詩友本身的故國之情。典型作品如：秋望 即是，藉王粲傷故國之事，影射自己對故國的情感。⁹⁷

其三乃是抒寫百姓在時代中之苦難。此等黎民遭難的敘事詩，多以自然界的災難為題，暗抒台島人民在日本統治下的痛苦。如 苦旱、震災 即是代表作品。⁹⁸ 栗社友所流露的乃是中國讀書人，以天下蒼生為念的人道精神，此種仁心，乃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

乙、文人氣節的表現

栗社友深受漢文化中中國讀書人重品格修養的影響，此種重道德標準的要求，在亂世中更講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氣節表現。

栗社友吳濁流曾指出其接觸栗社詩友後，感覺到中國舊文人凜然的氣節。而這種風骨與精神也表現在栗社友的「詠物」、「詠景」詩作中。

聯吟作品如詠物詩 新菊⁹⁹、夕陽蟬¹⁰⁰、老驥¹⁰¹，詠景詩 秋望¹⁰² 中皆有此種思想意識之流露。社友自喻其雖處異族統治下，心志高潔不屈，漢家精神不死的風骨。在家國遭變的悲劇中，守正不阿的堅持，為維繫理想甘冒風險的意志。栗社友重文人氣節的思想淵源，正是受漢文化影響所致。

栗社詩友講求在亂世中對自身品德的持守，因此栗社詩友對當時台島一些甘於出賣自身靈魂，曲意迎合日本當局以圖富貴的文人有所

97. 秋望 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五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0月11日。

98. 苦旱 收於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一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6月6日。

震災 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七十五回震災、賑災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8月14日。

99. 新菊 詩題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溝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100. 夕陽蟬 詩題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六十六回夕陽蟬、採蓮舟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0月2日。

101. 老驥 詩題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七十二回子陵釣台、老驥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4月3日。

102. 秋望 詩題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五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0月11日。

諷刺。例如：傀儡¹⁰³、銅臭¹⁰⁴等聯吟作品中，藉隱喻手法暗諷此類攀附權貴的文人，此種批判當世御用文人的作品出現在「詠物」作品中。

丙、重詩歌之教化功能以經世致用的思想

在離亂不停、動盪不安的日據時期，詩人的作品易流露出以詩歌正風俗，講教化以淨化人心，維繫漢文化價值使其傳承的思想。¹⁰⁵栗社詩友的聯吟作品中，即有此種傾向。

在其「詠史」詩作中特別講求詠前賢美德的作品，據《栗社詩集》分析，此類作品佔其詠史詩題約三分之二以上的詩題。¹⁰⁶可見栗社詩友重視詩歌教化功能的程度。

此類作品多頌贊古人如「忠」、「孝」、「信」、「毅」等等基本品德。或以歷史上的忠臣、將才、志士之事蹟作為詩作表現內容。透過作品中事實描述與情感表達，傳達漢文化的價值觀，使讀者無形中受影響，達到以詩歌教化群眾的目的。聯吟作品中以「德行」為主者，如黃文強扇枕¹⁰⁷、吳季子掛劍¹⁰⁸，皆是。以「事蹟」為主者如屈原沈江¹⁰⁹、魚腸劍¹¹⁰等皆是。

(2) 客家文化特色

103. 傀儡 詩題收于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三十五回傀儡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2月8日。

104. 銅臭 詩題收于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二十八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5月11日。

105. 陳昭瑛指出：「從儒學的整體精神看來，清代朱子學的影響逐漸消退，相似的亡國經驗，使日據時代的儒學向南明儒學的經世精神回歸。表現於詩學方面，便是對詩歌之道德教化、經世濟用之功能一再強調。」見陳昭瑛著：《台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台北：正中書局，2000年3月，頁252。

106. 見本節栗社友共同題材「詠史」類詩題列表之分析。

107. 黃文強扇枕 詩題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六十三回移花、黃文強扇枕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7月7日。

108. 吳季子掛劍 詩題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五十九回問月、吳季子掛劍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月10日。

109. 屈原沈江 詩題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8月27日。

110. 魚腸劍 詩題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三十四回魚腸劍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2月18日。

栗社的社員大多來自苗栗地區，¹¹¹ 苗栗乃客家族群的大本營。¹¹² 從其祖籍分析，成員如徐接升、彭松壽、彭昶興、賴江質、吳濁流皆是來自廣東地區的客家人。¹¹³ 因此其詩作中亦受客家文化的影響。詩作中最明顯乃是「勤耕苦讀」的社會價值觀的流露，此和客家長期遷移的因素有關，也和其關居山林避禍的歷史淵源及客族（包括栗社友）生存之自然環境有關。今敘于下：

產生緣由及特徵：

客家族系是漢族的一支，其祖先原世居中國中原地區，歷經多次遷移南下至大陸沿海的廣東地區，再以廣東為據點，輾轉遷徙至全球地區，包括台灣。

客家學者陳運棟曾指出其遷移的歷史淵源：

客家人是漢族中的一系，他們祖先東晉以前的居地，就是汝水以東，潁水以西，淮水以北。北達黃河以至上黨，都是客家先民的居地。據他們的族譜記載，客家人幾乎全都是古代的貴族。遠在五胡亂華的時候。當時晉朝政府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於是大家扶老攜幼，整批整批的向江南遷移。其先頭部隊，並且越過了南嶺，居住於福建廣東的若干據點。這一批移民就是現在客家人的祖先。¹¹⁴

客家人歷經幾次大遷移，¹¹⁵ 落腳於閩粵贛的山區。「後來就以這

111. 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栗社成員居住地分析部份。

112. 根據統計：苗栗縣「全縣人口五十五萬餘人，苗栗有海線、山線之分，海線地區居民多為漳、泉移來的閩南人，山線居民多為廣東移來的客家人。依語言來分，全縣客家人約占了百分之六十三，閩南人約占百分之三十一，原住民占百分之一，其他省籍約占百分之五。」見黃鼎松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印，1992年6月1日，頁3。

113. 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社員祖籍之分析部份及第五章第一節。

114. 參陳運棟著：《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年9月，頁7-8。

115. 歷史學者羅香林以為客家人南遷可分五個時期：第一次為東晉至隋唐，第二次為唐末黃巢事變，第三次為宋受金人侵略，第四次為明末滿人入侵，第五次為清同治年間受廣東西路事件和太平天國事件的影響。客家人從中原逐漸南遷，到第五期則已

個地區，向四面八方遷徙，散布於整個中國南部，乃至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¹¹⁶今日台灣南部的屏東、高雄美濃，北部的苗栗、桃園南部皆是客族聚居的地區。¹¹⁷

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質之一是「勤耕苦讀」的價值觀，此和客族長期遷移的歷史有關。

在遷移中，客家人養成刻苦自勵的精神，也為求生存，普遍具苦學精神以奮發圖強。陳運棟分析：

由於長期間的流動生活，和不斷與陌生的環境戰鬥，使得客家人都養成了刻苦耐勞的習慣；同時遵守一項遺訓：牢記祖先是因外寇侵陵而輾轉南遷的，所有後代子孫，無論落籍何處，都必須勤耕苦學，奮發圖強。¹¹⁸

栗社友的聯吟詩作中，普遍流露客家族群勤耕苦讀的思想特色。其一是重視文教的習性，如 曝書¹¹⁹、讀書燈¹²⁰等詩題，表露了日常生活中教育後代子弟珍惜典籍，以敬虔態度求學的觀念，「詩書傳家」普遍成為客族引以為傲的傳統。

而詩作中也習以生活之事作警世、醒之語，用意不外對兒孫耳提面命，從小處修身克己，以禮義持家待人。如詩題 團扇¹²¹、觀

遷至廣東南路及海南島。見羅香林著作：《客家人導論》。轉引自陳運棟之《客家人》，頁 44-57。

116. 參陳運棟著：《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年，頁 11。

117. 劉還月分析：「依客家分佈地點的不同，把台灣的客家區可分為南、中、北、東四部地區。明末清初時期，客家人從中國的原居地來到台灣，沿著下淡水溪入據屏東竹田、內埔、佳冬、萬巒、高樹以及高雄美濃，也有一些客家人從鹿港或者濁水溪口附近登陸，墾拓彰化、雲林及南投等地；或從崩山港、大安港登陸，入墾大甲、豐原、東勢者；或從房裡溪、吞霄溪上岸，墾拓房裡、通霄、白沙屯地區的人；或從中港、後龍港登岸，散居在苗栗一帶者；或從竹塹港、紅毛港登陸，開發新竹地區；或從淡水以及稍晚期在南崁、觀音登陸，成為分佈在桃園南半部的客家人。」見劉還月著：《台灣的客家人》，台北：常民文化公司，2000年4月，頁 82。

118. 同本節註 116，頁 327。

119. 曝書 詩題收于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三十二回曝書及第六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0月15日。

120. 讀書燈 詩題收于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九十一回讀書燈、荊山抱璞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8月7日。

121. 團扇 詩題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四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弈¹²²等。栗社友的聯吟詩，甚少風花雪月之作，如前述，即使美人之類詩題，內容也是警告後輩勿沈溺美色，自誤誤人，如「女色魔力」¹²³。

而客家族群由於避戰禍之故，有聚居山嶺之習。¹²⁴台灣地區之客族，因入墾較慢，也有普遍移入山區之現象。苗栗多山，又是農業區，栗社友作品中，甚多田園之詩題。但其不單是只單純描述田園風光之作而已，內容普遍反映客家人避居山林，自隱求安，惕勵自得的心態。因此，這類田園作品，有一部份受漢文化如中國文人放任山林得自由的思想影響，但不獨是士人的隱居避禍思想，其本質是更接近庶民的勞動田園生活以自樂之常民特質。作品中深刻結合「勞動」與「耕讀」的踏實精神，如「南畝饁」等詩題皆是。其悲觀之色彩不深，自樂不屈，以大地為家的鄉土性較強。栗社友的田園詩作，實質上是更貼近客家人所謂的「硬頸」精神的。¹²⁵

(二) 台灣光復後

台灣光復後，社會重由中國政府主政，經濟起飛之餘，社會風氣有轉向敗壞之慮。此期栗社友的詩作，基本仍以表現漢文化之影響為主，聯吟作品大多流露在安定環境中，文人閑逸之生活。部份聯吟作品及個人創作則有批判社會敗壞風氣的傾向，顯示漢文化中道德價值觀對社友的影響。而詩作中另一特色則是愛鄉及地方風土的作品增加，表現出地方風情。

栗社友作品與時代社會之關係密切，日治時代在執政者之壓迫下，社友作品突顯了漢文化中的家國意識，重視個人氣節及詩歌教化功能的特色，也表現客家文化中勤耕苦讀，重子弟教育，居山林勵德自足的精神。台灣光復後，漢文化及

122. 觀弈 詩題收于吳頌賢騰錄：《第七十九回觀弈、協會議員候補者之抱負詩集》，苗栗：栗社，1936年2月17日。

123. 女色魔力 詩題收于吳頌賢騰錄：《第九十四回女色魔力、畏蜀如虎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2月20日。

124. 陳運棟分析：「客家聚族山居的習慣，
但也有其政治上的原因。即自宋亡之後，元朝為了根絕後患，企圖搜索追隨宋室南遷的客家人，被搜捕到的，都有誅族的危險。所以他們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
」見陳運棟：《客家人》，頁328。

125. 「硬頸」係客家話，秉性倔強之意。見陳運棟：《客家人》，頁188。

客家文化的影響仍深，只是隨時代變化已轉向淨化社會風氣，表現鄉土特色的方向了。至于社友作品主題取向及語言風格為何，將在下一章進行討論。



第四章 栗社作品及語言風格分析

本章重點在於探詩栗社作品之共同性為何。以栗社詩友聯吟詩作及課題為主要探討對象，以檢視社友創作之共同重疊部份，其一：針對詩作內容，配合時代之變化，試圖釐清栗社友作品主題階段性之變化為何？其二：作品的語言經社友彼此切磋、浸淫，形成共同的風格，因此本章將分析栗社友詩作共同的語言風格。通過上述分析，以了解栗社社友集體創作的特色為何。

第一節 栗社的作品分析

栗社于日治時期，因日人嚴格監視，社友創作漢詩多取材中國典籍或從故鄉山水、生活中尋找靈感；台灣光復後由于政權重歸中國，異族統治的時代因素已消失，則題材多和地方事物或社會風氣有關。¹若依聯吟及課題等共同創作之詩作內容分析，則栗社友集體創作的作品主題變化，依日治時代及台灣光復時期，今敘其主題變化于下：²

一、日治時代

(一) 自創社至中日戰爭發生為止（約自民國十六年至民國二十六年左右）

此期非日人治台混亂初期，政局不但日趨穩定，日人控制台島更益形嚴密、有力。栗社友身處這段漢人無可作為的時代，其聯吟及課題作品內容有三大特色。今簡述之。

-
1. 有關栗社友共同題材之分析，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2. 有關栗社作品主題變化之階段分期，時間長短不盡相同，乃因栗社作品內容與時代變化有密切關係，因此分期標準主要是依詩作內容，配合時代重大事件：如中日戰爭、台灣光復等分析，也因此各期時間並不盡相同。

其一：寫異族統治下台民的苦悶，無強烈批評日本當局之作。
如寫山河破碎的時代巨變，對故國之情感，或寫民間百姓民生疾苦。

其二：寫日據時有志文人之際遇。
如抒個人志節，或寫隱居寄情自然以遣憂避禍，或隱忍肩負傳承漢文化之志。

其三：表現故鄉特色詩作。
如歌頌故鄉山水，或描述當地居民生活特色：如以農耕為主的田園勞動生活，民間過節習俗，重視子弟教化的社會傳統。或寫現代事物對故鄉之影響及看法。

現依作品內容主題，配合作品分析，詳敘如下：

1. 哀家國之變

(1) 山河變色

栗社友身歷割台、改隸、異族（日人）統治等時代悲劇，對成長于台灣的栗社友而言，此種淪為異族政權的次等國民，被祖國政府背棄的創痛，在面對故鄉景物依舊的山水風光時，最是傷痛，蓋「山河依舊，人事全非」。而事實上，似乎依舊如故的山河，其實已顏色全改，武裝抗日台民所流下護鄉的血、抗暴的行動，早已成為台島居民，栗社友記憶中永不抹滅的歷史創痛。

栗社友涂立興在「斷碑」課題中，即表達了面對破碎山河的沈痛心情：

媧皇鍊後復雕刊，一片渾然化兩端，春雨迷濛猶坐臥，秋風冷落任摧殘。

痕竟體三分瘦，文字成行一半看，今日河山多破碎，秦碑漢碣豈能完。（斷碑
涂立興）³

蓋破碎的山河，就像殘缺受損的歷史斷碑一樣，任風雨摧殘，被

3.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二回斷碑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12月17日。

棄置一角，日漸毀滅；在異族統治下的台島居民，命運豈非如破碎的河山一般，任人欺凌宰割！涂立興哀歎，這沈痛的亡國史，以及台民受創，備受凌辱的滄桑，豈是「秦碑漢碣」能寫得完？書寫得盡？

而栗社友哀歎的，不僅是大好山河被異族佔領，被竊的山河，紛被日人冠以富有大日本帝國意識的地理名稱，此情此景，令登臨的栗社友在唏噓歷史的興亡變化之餘，更有不堪的屈辱感受：

縹緲煙雲鎖翠嵐，將軍當日駐征驂，竹松夾道風吹袂，龜鳳雙朝草染藍。
夜闕市街燈吐焰，教仕女景爭探，來苗我亦頻登此，碑記磨看感不堪。（將軍山 林玉麟）⁴

鍾靈地鎮紀苗南，傍晚登臨景可探，百丈流蘇朝鶴子，千尋漾碧印龍潭。
橋通彼岸行人急，堤護良田野叟愁，富士峰高餘夕照，令渠瞻仰感難堪。（龜山晚眺 趙廷琳）⁵

今苗栗市南苗地區的福星山，日據時期被日人稱為將軍山。名為「將軍山」，是日人為紀念領日軍從台灣北部澳底登陸據台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這名日軍將領，曾在乙未衛台戰時，率領軍隊攻克苗栗，⁶駐軍于此山，日人遂命名此山為「將軍山」，並建神社，為其刻碑，立于山上。⁷

4.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一回將軍山及第四十三回雁聲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1月20日。

5.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6. 北白川宮領軍攻克苗栗事蹟見黃鼎松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92年6月1日，頁112-113：「義軍的苗栗保衛戰，開始於八月八日的尖筆山之役。

八日，日軍由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率領九千裝備精良之正規陸軍，攻陷尖筆山北方高地之後，翌日再戰，北白川宮於上午五時親臨戰場指揮，並首次發動海陸夾攻，激戰八小時之久，最後，義軍終因火力不足，含恨退至頭份，轉進苗栗山區，日軍於八月九日下午三時，進佔中港（竹南）。」而後日軍整補三日後，「於八月十二日開始向苗栗進攻，十三日，苗栗終告失守，落入日軍魔掌。」

7. 日人命名將軍山，建神社、立碑之事見鍾建英編纂：《苗栗縣志·地理志·勝蹟篇》，台灣省苗栗縣文獻委員會，1968年11月，頁15-16：「縣治西南，丘陵起伏，其南森林鬱蒼之小山，即福星公園，中央建忠烈祠，乙未日軍佔台，日師團長

「將軍山」，前臨龜山，山形秀麗，從山上可一覽今苗栗市全景。
⁸ 社友林玉麟面對這大好江山，回頭看那刻著日軍榮耀、台民血淚的石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碑，「碑記磨看感不堪」，心中的沈鬱與受辱之情，盡在詩句中表露無遺。

而趙廷琳 龜山晚眺 詩中所稱「富士峰高餘夕照」。若從龜山上往前觀，即可看見清朝稱為雙峰山，而被日人命為富士山全山。⁹ 社友所踏足之地雖為故鄉山水，但卻無力保有河山之完整，「國破山河在」的悲哀，教趙廷琳「令渠瞻仰感難堪」；亦令其他社友不禁慨歎，無能人志士獻良策以救黎民國土：

拂面風涼宿鳥寒，行來龜嶺夕陽殘，周圍暮色留心眺，大陸烽煙袖手觀。
歸客搖舟驚急浪，誰人挾策挽狂瀾，自諳國破山河在，風景依然秀可餐。（龜山晚眺 陳石財）¹⁰

銀濤白馬一天秋，欲望滄溟踞虎頭，海上風雲多變態，眼前澎湃自橫流。
書生恨少安瀾策，志士空餘破浪舟，莫怪靈胥常怒吼，不堪入目是神州。（虎嶼觀潮 楊少貞）¹¹

能久率軍侵苗，曾登山覽勝，日人遂稱之為將軍山，並建神社及紀念碑。光復後神社廢改為忠烈祠並毀日人紀念碑，且闢為縣立公園，嗣又稱為福星公園，蓋所以紀念羅福星烈士也。」

8. 參見附圖三「將軍山」附近之地理位置。
9. 見鍾建英編纂：《苗栗縣志·地理志·勝蹟篇》，台灣省苗栗縣文獻委員會，1968年11月，頁17：「光緒十九年，苗栗縣知縣沈茂蔭，編苗栗縣志，有苗栗八景之圖，三、雙峰凌霄，雙峰山，在銅鑼鄉樟樹村，由苗栗望之，雙峰並立，山形整齊」雙峰山改名之事見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二回曝書及第六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0月15日，雙峰插漢 詩題題旨：「雙峰插漢，乃前清縣志內苗栗八景之一，改隸後更名為富士山。」
10.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11. 引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六十九回賞菊、虎嶼觀潮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1月1日。虎嶼位於苗栗縣通霄鎮，今大安溪（昔稱十八重溪）流經其下後入台灣海峽，山下有旗山橋。參見第六十九回《栗社詩集》所記。通霄鎮之地理位置參見附圖一，是苗栗縣靠海（台灣海峽）鄉鎮之一。

栗社友在面對故鄉苗栗「龜山」上的勝景和「虎嶼」下的壯麗浪濤，一山一水盡是血濃于水的鄉土之親，但面對逆流橫渡的時局，只恨自己「書生恨少安瀾策」，更歎無賢人領導「誰人挾策挽狂瀾」，使大好河山任日人蠶食欺凌，栗社友思及此，能不悲痛！

栗社常任詞宗林榮初曾以 日月潭棹歌 為題創作，全詩暗抒日人據台後，台島風雲變色之慘況，對民族之深厚情感及亡國之憤懣、悲痛俱都顯露，可謂字字血淚。深刻表達台島文人在改隸後，面對「風景依然秀可餐」的山河，情何以堪的傷痛：¹²

蒹葭蒼蒼露未霜，伊人宛在水中央，欸乃一聲天地靜，棹歌唱罷韻蒼涼。由來地靈境自傑，台島珠潭擅名長，復經鹿 傳布後，厥名相得乃益彰。豈知造物善變遷，滄海轉瞬化桑田，無辜海上華麗島，池 巨殃迫眼前。風景不殊河山改，潭水千尺恨莫填，新人自笑舊人哭，涵碧潭畔峙巍然。我卻悲中具行樂，買棹空潭破寥廓，潭影一閃空人心，代謝新陳感遽作。水裡坑 浮前埔，遙擁埔里社村落，山川草木盡腥膻，莫 潔地安 泊。吁嗟乎。

江山管不盡興亡，中流鼓棹且 觴，乘醉扣舷 一放，那顧鄰舟聽慘傷。豈是歌舞漏舟下，頃刻陸沈險 忘，又 隔江諸商女，亡國慘調唱若狂，更吁嗟乎。

我已傀儡積滿胸，恰似空潭漸毒龍，骨骸非吐喉不快，盡啟金人緘口封。絞得民膏五千萬，一擲虛 渺無蹤，水火本民生活物，轉成禍水肆兇鋒。重吁嗟乎。

祖國海水正群飛，殘民諸賊噬擇肥，哀鴻遍野無力哭，哭聲入耳慘以微。持較悲欲中流客，哀樂殊調途同歸，歌終人渺青峰在，剩有山花笑夕暉。

總結栗社友抒發對破碎山河的悲憤，俱字字誠懇，如實的寫出當時受漢文化薰陶的士子，在台灣割日後，沈痛及無奈的心情。

(2) 故國之思

12. 本詩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三十一回端陽競渡歌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9月3日。

栗社友面台島漢文化被滅之危機及日人迫害台民的局勢，對故國文化及「中國」這個充滿民族意識的圖騰，在民族情感及文化認同上，有著深切的歸屬感。

在 秋望 詩題中，栗社友藉登樓眺望肅殺的秋景及「王粲思故國」的典故，寄託此種孤臣孽子的情感，表現了這個創作主題。¹³

萬木千山落葉黃，南來雁陣度衡陽，登樓愁殺思歸客，一片煙波鎖故鄉。（蔡樹）

夜涼如水月如霜，王粲登樓望故鄉，蕭瑟西風人易老，天涯芳草感無疆。（陳玉水）

斜倚樓台一望長，滿郊秋色正荒涼，江山故國傷同類，入眼風雲既渺茫。（邱雲峰）

輕煙一縷罩斜陽，遊子秋思思斷腸，雁過登樓長引領，天涯何處是家鄉。（黃運寶）

栗社詩友藉著秋日登高遠望的場景，藉寫景之外，暗抒胸中對故國的渴慕之情。託「遊子思鄉」之事，喻己身及台島居民彼時正身處「天涯何處是家鄉」之孤臣孽子的困境。

放眼山河，已非漢家天下，日本當局主宰了台島政經及文化大權，而故國江山，盡是戰禍連連，河山重光之日遙，而日人壓迫漸深，一片濃重的沈鬱深愁。

而栗社友更以王粲思故國之歷史典故，寫盡當時傳統文人在日人統治下思念及嚮往祖國的心境。彼時，栗社友的心情，正像遊子引領遠望北歸的大雁，渴望歸向傳承文化母體的故國。栗社友深刻描述了日治時代傳統文人痛切的故國之思。

栗社友在漢詩創作中，常運用「神州」、「大陸」、「中原」等象徵故國之思的名詞，表達對故國深厚的情感。對中國長期處於動亂之中，百姓之流離失所，更有感同身受的憂慮。見 龜山晚眺 課題

13. 秋望 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五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 1929 年 10 月 11 日。

中栗社友之詩作：¹⁴

大川東逝日西斜，小立龜山眼界賒，礪石成堆容釣客，叢篁遶屋認田家，峰如尖筆朝魁斗，橋若長虹映暮霞，轉幸層雲遮遠處，烽煙未忍望中華。（鄒錦福）
龜山倚仗立斜曛，黛色嵐光遠近分，礪嶺疏燈明隱約，汶川流水勢汾沄，丹楓陸產珊瑚樹，雪嶂天垂玳瑁雲，遍地荊榛休北望，中原殘局尚紛紛。（鄒錦福）
龜山山水喜登臨，每到峰頭日欲沈，天地滿匡存片照，光陰一刻值千金，風情露冷留神處，蛙鼓蟬聲送晚音，遠景莫教回首望，神州大陸暮雲深。（涂立興）

栗社友于其他的詩題中，也表達同樣的感受：

遠照光明萬里江，憑君視力品無雙，關心故國烽煙急，遙望山河復舊邦。（望遠鏡 江連漢）¹⁵
遠隔衡陽浦，哀哀斷續聲，弄吭疑鶴唳，結陣若鷗盟，書比秋雲瘦，音同漢水清，烽煙迷大陸，特作不平鳴。（雁聲 鄒錦福）¹⁶
露冷梧桐後，隨陽自北來，天涯聲價重，大陸紛囂哀，書帛傳千里，歌腸斷九回，淒涼頻聒耳，似報戰雲開。（雁聲 劉泰坤）¹⁷
山腹噴礪氣，飛騰火柱然，聲洪能震地，燄猛欲燒天，空際紅於血，源頭湧似泉，中原多事日，遠望訝烽煙。（礪山噴火 蔡樹）¹⁸

-
14. 龜山晚眺 課題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15. 望遠鏡 收於吳頌賢謄錄：栗社詩集《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16. 雁聲 收於吳頌賢謄錄：《第四十一回將軍山及第四十三回雁聲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1月20日。
 17. 同上註。
 18. 礪山噴火 收於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五回月夜聞杜鵑、礪山噴火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8月28日。

戰事連連的中國，無力拯救台島居民。而栗社友藉著漢詩創作，暗喻己身雖處於異族統治，心志仍堅定歸向中國——孕育台灣漢文化，台灣漢人移民信仰、風俗、價值觀的文化母體。栗社友的漢民族意識，如同台島其他有志文人，似望帝一片丹心，昭然于心中。栗社友藉詠景、詠史題材，表達了有志文人不為日人同化歸向故國的意識型態。

(3) 冀河山重光

雖處于險惡的局勢中，但栗社友仍于詩作中表達冀望台灣重回中國懷抱的心願，如栗社友徐慶榮于《雁聲》中所述：¹⁹

雁掠南窗月，長空夜色悠，三聲千里信，一 九天秋，聽喊風雲急，喧呼兵火愁，烽煙何日散，待報在江樓。

而栗社友因日人文網嚴密，為免直批日本當局惹來災禍，於是用「以古諷今」的手法，暗喻日本當局雖逞快一時，終將失去政權的下場。如栗社友于《萬里長城》課題中，²⁰即指出「暴政必亡」，秦王政的江山只不過維持兩代而已，以此暗喻日人罔顧台民利益的統治，終將失盡民心而喪失政權。日治末期之《攻心》詩題，²¹亦有此種比喻，可見栗社友厭惡暴權之心志。

暴政勞民事可傷，不堪回首憶秦王，當年護國稱堅壁，今日防疆等廢墻，一代英雄成幻夢，千秋霸業付流光，滄桑劫後空餘蹟，暮雨朝風照夕陽。（陳玉水）
古來仁政德民心，豈在崇墉萬里深，竟海為關資保障，依山靠堞恐消沈，欲延帝祚求堅壘，祇竭民膏為遠岑，胡患未防先滅己，四 不守禍難禁。（張集興）

19. 同本節註 16。

20. 《萬里長城》課題收於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 年。

21. 《攻心》是詠諸葛亮以德服人，七擒孟獲事蹟。收於吳頌賢謄錄：《第一百 三回海水浴、攻心詩集》，苗栗：栗社，1939 年 10 月 7 日。

栗社友以歷史興亡為鑑，喻仁者必興，竊天下者恆為民所棄，表達了唾棄執政當局橫暴的心志。

2. 反映時勢變化

對於遭逢變天的栗社友而言，當時之社會情勢自是其關心議題，此部份可分三大課題(1)關心民生疾苦(2)批判媚日、國民陋習之世態(3)感傷不利漢人生存的世局。以下即分析之。

(1) 關心民生疾苦

此部份栗社友以台島及所處地方百姓的生活疾苦為主要關心之對象。

台島以農業為主要生活型態的地區不少，農事生計受天災人禍影響自成為栗社友關心課題。社友曾以「苦旱」為課題，描述天旱所造成百姓生活痛苦的情形：²²

雨歇三春隴畝枯，家家愁煞仰天呼，平生空有為霖想，莫濟群黎困涸蘇。（謝長海）

無分南北與西東，台島旱災到處同，翹望甘霖復早降，殊多搔首問天公。（林文興）

由栗社友謝長海與林文興的作品顯示，這場旱災時間共連續了三年，受害區域，則台灣全島皆受到嚴重影響，百姓望天興歎，「翹望甘霖復早降」，「殊多搔首問天公」道盡黎民百姓面對天晴無雨的痛苦。而有心志士欲救黎民卻「志大而時不我與」，「莫濟群黎困涸蘇」，只有徒呼負負的無奈。²³

栗社友進一步描述當時農民的慘況及絕望中祈雨消災的心情：

22. 「苦旱」詩題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一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6月6日。

23. 引「苦旱」該回課題之右詞宗林榮初對謝長海詩作之評：「言之匪難行之維難，志大而時不我與，此有心人之所以負負徒呼，深嘆莫能助也。」出處同上註。

江河水竭鱉魚驚，滿地旱澇鄰里程，草木燥枯苗則槁，農家慘害歎悲聲。（江連漢）

一春無雨井俱涸，渴望雲霓盡仰歎，天若有情應下淚，槁苗滿地百花殘。（涂立興）

一春無雨老農憂，眼看倉箱莫望收，三百同胞皆下淚，流淚幾可濕田疇。（鄒錦福）

春深旱魃令人憂，赤日蒸天汗欲流，十畝田疇枯且盡，教他民眾問何求。（朱成玉）

田園龜裂實傷心，想到年凶淚不禁，莫可告處處愈切，蒼天何故惜甘霖。（范玉遠）

禾黍如魚困轍時，雲霓遯跡各行施，黎民各處勤祈雨，切望甘霖救渴飢。（胡旭初）

晝中紅日夜明星，山意逢春草不青，處處焚香求節雨，何時沛澤救生靈。（楊阿潤）

天災造成台島百姓生活困苦，而栗社友更指出，人禍更使台民的苦難加深。佃農在地主的剝削之下，已深為旱災所苦的農民，更陷入將賴以為生的耕牛宰殺出售以繳付租金的絕境：

不舞商羊望眼枯，教隴畝變荒蕪，也知衣食渾難靠，還鬻耕牛備償租。（謝長龍）

社友彭阿和則暗指此天災實乃「因人作孽」而招致之。看似迷信無稽，實藉此暗喻日人之統治無道，使台島百姓一片慘況。由林榮初評謝長龍詩作之語，百姓之所以遭難，與日政府之統治亦有關，²⁴ 彭阿和的控訴，為日治時代，當時台灣百姓的痛苦心情留下了歷史的控訴與鮮明寫照。

陰陽變態失遺和，枯盡郊原禾，天作禍因人作孽，非關涸澈在天河。（彭阿和）

24. 林榮初評謝長龍氏之詩作，謂：「途窮日暮，遂不顧及割肉醫瘡，忍鬻耕牛備償租耳，天心總曰太忍，而萬惡之地主，亦罪孽滔天。然後知今日之輾轉呻吟于赤鬼虐政之下者，有由來也，天道循環，可畏也哉。」引自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

栗社友關心百姓生活疾苦，也為地方重大自然災害留下歷史的紀錄。如第七十五回《栗社詩集》首題 震災，即以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台灣中部大地震為題，詳敘受害情況嚴重的地區如苗栗，百姓之痛苦。²⁵

燁燁轟轟痛伏辜，兩州地變只須臾，罹災黎庶嗟難計，目擊心傷食住無。（謝鳳池）

轟然震電禍雙兼，地遍人亡遍道呼，淚竭災民俱菜色，築家濟粟仰誰扶。（謝鳳池）

一朝震禍起中區，無數蒼生喪厥軀，壁倒牆傾何處宿，牛衣對泣幾寒儒。（謝長海）

岳憾神搖化劫區，人亡家破在須臾，可憐六郡無完土，慘自傷心道途。（涂立興）

兩州激震變須臾，錦繡繁華頃刻無，地裂山崩人盡劫，哀鴻遍野淚啼呼。（胡東海）

這次地震，據《苗栗縣志·地理志·地理篇》記載：發生于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六點二分左右，災區遍及日治時期新竹州（除桃園郡外），台中州近新竹州之北部部份，苗栗縣受創尤其嚴重。

²⁶

由栗社友之詩作，可見當時遭受地震災害民眾生計全無，親死財毀的慘狀。此次烈震影響巨大，救災工作迫切需要，栗社友投入賑災之救護行列，以致栗社第八期總會參加者，寥寥無幾人。²⁷事後，栗

25. 震災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七十五回震災、賑災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8月14日。

26. 苗栗區死亡人數占新竹縣、苗栗縣全部罹難數百分之五十八。負傷總數苗栗區最多計二千五百五十五人，占苗栗縣、新竹縣全部負傷人數百分之五十六。苗栗受災情形：苗栗以南之鶴岡、公館、老雞隆、新雞隆等地之地下水，在地震後，「二十四小時內不能飲用。」且「震災地區，都以農業為主，尤其苗栗、竹南等區被害更為重大。」光是非住家、堆肥舍、豬舍、雞舍、廄舍、農業用倉庫之被害金額，即「高達日弊七百萬元之多。」以上資料見林士偉編纂：《苗栗縣志·地理志·地理篇》，台灣省苗栗縣文獻委員會，1968年11月，頁99-105。

27. 據栗社紀錄：「文昌帝君秋祭之期及開催本社第八回定期總會，是日出席者僅四十八名而已。蓋因受震害，諸皆忙碌，無暇此及之故也。」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七十五回震災、賑災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8月14日。

社並以「賑災」為題，紀錄當時救災情形：²⁸

無端平地起災殃，竟得仁人急解囊，財為及時成大用，義能俠處異尋常。舟已識
堯夫志，醫藥曾施仲景方，看到九重頻下注，瘡痍滿目淒涼。（涂立興）
我士高呼眾應捐，傾囊不惜各爭先，災黎數萬炊 熄，亡命三千異路途，家破屍橫
生亦慘，狐悲免死頻相憐，驚心吊膽同情淚，一灑成仁濟眼前。（徐何木水）
大地愁雲起劫坑，捐金樂共賑災氓，慈悲多士傾囊贈，吝嗇無人舍義盟。德只因
憐赤子，施仁端為憫蒼生，錙銖豈望 息日，四海原同手足情。（劉傳維）

栗社友之詩作中，關懷日治時民間百姓疾苦，為時代留下了見證，也顯示栗社友受漢文化「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精神之影響，在作品中流露民胞物與的仁愛之心。

(2) 批判媚日、國民陋習之世態

栗社詩友以傳統士人的仁道精神關注社會百姓生活之苦，對當時無行文人媚日之態，則以隱喻手法施以嚴峻的批評。

栗社友詹安等人在「傀儡」詩題中，²⁹即指摘當時之御用文人毫無骨氣，甘為當權者所用，受日人控制、操縱如「傀儡」一般，甚且自私自傲，不顧廉恥。

裝成軒冕亦堂皇，歌舞聲中意氣揚，笑我無能難自主，緣一線又登場。（詹安）
紅線纏臂舞天魔，不啻其人口自歌，木偶衣冠君莫笑，衣冠木偶世間多。（鄒錦福）

詞宗王了庵曾評詹安之詩，謂：「世之御用派者，讀此能無汗顏

28. 「賑災」收於吳頌賢臚錄：《第七十五回震災、賑災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8月14日。

29. 「傀儡」收於吳頌賢臚錄：栗社詩集《第三十五回傀儡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2月8日。

。」，而林榮初則對鄒錦福一詩有如下之評：「語妙如環，『當代偉人』讀之應汗流夾背。」³⁰其他栗社友亦有相似看法：

登場角色盡侏儒，舞蹈傳神服麗都，操縱由人君莫笑，可憐血氣本來無。（謝長龍）

漫誇線索暗靈通，外貌堂堂腹內空，木偶不知身受縛，登台猶自號英雄。（陳景雲）

禁裡承恩號郭公，舞台聲色與真同，王侯將相邯鄲夢，死活權操指掌中。（劉發祥）

木刻身軀假若真，暗中操縱始生神，滔滔天下皆如是，莫笑當時作俑人。（張添增）

而劉立德、邱雲峰、徐接升等栗社友則藉「傀儡」指出，當時依附當權者，集權勢于一身者，其實本質乃虛有其表之輩：³¹

寡言寡笑卻心虛，拘絆隨身漫誚予，視彼美人誇裸體，一絲不掛醜何如？（劉立德）

登場誰道本非真，一舞翻然面目新，楚楚衣冠粧得好，憐他舉動總無人。（邱雲峰）

體格裁成別一流，任人差遣任人抽，而今整頓衣冠後，能記從前面目不。（徐接升）

而吳濁流則藉「傀儡」披露，中國積弱原因之一即為國民如傀儡一般，依賴心太重：³²

30. 同上註。詞宗林榮初對詹安一詩有如下之評語：「今日之政治運動家，偶緣得一新名目，便登場而大出特出其風頭。究竟卿輩所求得之自由權安在？到頭來外則作一場庸人之目擾，內則同室操戈而已。」出處同本節註 29。

31. 同本節註 29。詞宗林榮初評邱雲峰之詩，謂：「世之徒有其表者，讀此其感想當何如？」林氏對徐接升之詩則指出：「今日之衣冠劍佩，便儼然以偉人自居，頓失本來面目者，天下滔滔到處皆是。安得把此詩化身千億，令此輩一一讀之。」出處同本節註 29。

32. 同本節註 29。右詞宗林榮初評此詩，謂：「中國今日之毫無生氣者，原因雖多，究以國民均養成一種依賴性質為積弱第一之病根，作者殆有見及此而慨乎言之。」出處同本節註 29。

神工刻木作神仙，弄得人間喜欲顛，宰府權門頻出入，可憐一世賴絲牽。

由上分析可知，栗社友以中國傳統讀書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對當時無格文人及國民陋習有深刻批評，在同樣的詩題中，有不同層次面的表現，也顯示社友善用隱喻等中國傳統詩歌手法，傳達對時代社會的黑暗面的觀察。而以此證之，日治時代詩社文人以諷喻等文學技巧躲過日人文網檢查，而使詩作得以流傳的情形。

栗社友利用其他如 銅臭 等表達對當時趨炎附利者的不滿，藉 移花 諷刺狡猾之輩，李代桃僵的現象等皆是：³³

富貴皆由命，何須自賤身，愧今名譽者，半是結交人。漫訝司徒重，應嫌臭味陳，一經聲價失，萬世穢難湮。（銅臭 徐接升）

百花生氣托春風，接木移來半紫紅，猶歎人間狡猾輩，僵代桃李討尤工。（移花 羅阿瑾）

(3) 感傷不利漢人生存的世局

栗社友對日治時代不利漢人生存的社會局勢，多以感懷方式詠之，深切流露對當時漢人生存空間處于窘境之無奈。

如栗社長之一的黃運寶於 雁聲 詩題中，³⁴藉失群之孤雁比喻失去國家保護依憑的台島漢人，痛苦不堪的處境：

叫斷衡陽浦，嗷嗷痛國氛，清音遙度塞，別調咽穿雲，覓食嗟無地，驚寒嘆失群，哀鴻傷遍野，嘹唳不堪聞。

而社友趙廷琳則表達世道艱難，有志者欲奮力一搏的渴望：³⁵

33. 徐接升之 銅臭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八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5月11日。羅阿瑾之詩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三回移花、黃文強扇枕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7月7日。

34.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四十一回將軍山及第四十三回雁聲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1月20日。

35.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五回栗社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10月11日。

穿經浩劫幾滄桑，世事如雲感不疆，翹首長安頻極月，英雄逐鹿劍鋒銳。（秋望）

但志士理想卻不易實現，日人軍事力量強大，被祖國政權遺棄之孤島民眾力量單薄，難以抗爭。社友江連漢在《團扇》中，即有此種感歎，³⁶以物比喻日政權如赤日高張，冀仁風濟世，但恨一己之力無法改變事實，解民倒懸：

身輕質 勢輪圓，赤日侵人苦倒懸，雖有仁風能濟世，恨無膂力挽回天。

栗社友黃運和在《駿骨》詩題中，³⁷則表達了日人治台下，有志漢人無可作為，如良駒未遇伯樂，只能任歲月磋砣，懷才不遇，荒廢度日的處境：

比喻招賢寓意深，高台昔已築黃金，良駒今世多閑著，何必區區朽骨尋。

面對前途黯淡的現實，栗社友黃運寶在《七夕》中，³⁸不禁哀歎，天上的牛郎織女星，一年相會雖一次，但當年年有重逢之期盼，不似黑暗人間，在日人暴政下，親死別離相會無期。黃運寶此詩，令人讀之心酸，表現了當世台島居民心中之淒苦。

雙星此夕渡銀河，舊恨新愁意若何，漫道一年才一見，團圓應比世人多。

栗社詩友謝長海在《秋月》中則表達了冀望日政權早日消失于台島，台島居民重回漢家天下的期盼，如秋月朗朗，照澈人間黑暗：³⁹

36.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四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37.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七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2月11日。

38.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五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1月10日。

39.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六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月6日。

全氣感淒清，嫦娥倍有情，人間多黑幕，賴爾照分明。

而栗社友范添喜的詩作《秋夜月下泛舟有感》⁴⁰，對不利漢人生存之日治時代，可謂作一總結；漢人在異族統治下，世道險如蜀道之難，只有苟延殘喘的處境：

載酒攜琴月下彈，行歌對影不孤單，擎杯莫問興亡事，世道險同蜀道難。

總結栗社友對社會時勢之關心，不正面批判日本政權，以免遭禍，而以仁道之心關注百姓疾苦，紛擾世態之種種黑暗，並對當世御用派者作出批評，為此期之社會，留下了歷史的見證。

3. 生命價值觀之表現

栗社友面對動亂的時代，在聯吟詩作中也表現了有志文人對生命理想的堅持與追求。此部份約可分為三個主題(1)自抒節操人格(2)寄情自然遣憂(3)傳承漢文化之志。今分別敘述如下：

(1) 自抒節操人格

栗社友受中國文化薰陶，對文人氣節甚為重視。在詩作中常以物喻志，自抒不為日人助紂為虐，自潔自重的思想。

如栗社友藉文人摯愛的「菊」之不畏霜冷，吐豔清芬的特質，在以菊為題的詩作中如《新菊》⁴¹、《賞菊》⁴²，透露在亂世中對高潔志節的追求及嚮往。並以東晉陶淵明愛菊的典故，喻己身如陶公一般，堅定心志，不受污濁世風感染：

40.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三十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7月11日。

41. 《新菊》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溝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42. 《賞菊》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九回賞菊、虎嶼觀潮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1月1日。

輕煙細雨重陽節，愛汝秋容燦爛中，我也柴桑陶處士，東籬載酒傲霜風。（賞菊·劉泰坤）

晚節籬邊處士風，爭春堪笑眾芳叢，淡交我有淵明癖，終日吟哦老圃中。（賞菊·黃金福）

不向春風傲朔風，經霜耐冷綻籬東，于花百卉凋零後，愛汝清高逞豔中。（賞菊·劉傳維）

未沾風雨未凌霜，秋圃初開蕊半黃，我比淵明情更好，他動節漸流芳。（新菊·賴江質）

初秋豔放一枝香，昨夜西風淡素妝，三徑至今猶罕見，願教晚節待重陽。（新菊·黃隸發）

而栗社友在 尋梅 詩題中，⁴³則以「梅」喻己之傲骨，不畏權勢，如梅不懼風寒，獨自于山嶺之上靜放芬芳，與松柏為伍。也引林和靖愛梅隱居典故，喻志不消沈：

尋春不遇興猶，冒雪衝寒渡板橋，我愛林逋多傲骨，獨居嶺上自逍遙。（尋梅·劉新基）

杖藜扶我到孤山，索笑因思近玉顏，疏影暗香何處是，橫斜定在竹松間。（尋梅·鄒錦福）

而這種志節，栗社友則藉 夕陽蟬⁴⁴、老驥⁴⁵等詩題，說明至晚年仍不衰竭之心：

碧柳陰中吸露清，忍將心事託琴聲，山脚落日秋風急，猶抱高枝訴不平。（夕陽蟬·林玉麟）

早入駿著英名，逐日追風世所驚，曾向侯亭留舊跡，長教樂府有新聲。力微應識心無改，齒落無角未生，伏櫪不忘千里志，昂頭時復作雄鳴。（老驥·鍾阿坤）

43. 尋梅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回尋梅、曹孟德獻刀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3月17日。

44. 夕陽蟬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六回夕陽蟬、採蓮舟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0月2日。

45. 老驥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七十二回子陵釣台、老驥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4月3日。

當年周穆駕車良，八駿排來第幾行，角不生時憂太子，骨將市處喜昭王。田方 帛
身能贖，伯樂千秋眼最光，若個英雄甘服老，唾壺擊缺志難忘。（老驥·鄒錦
福）

(2) 寄情自然遣憂

栗社友雖有傲骨氣節，但在日人高壓政治下，如何明哲保身求生存又不損其志，從其詩作中，可以發現，受中國士人隱逸思想影響，寄情山水避禍遣憂，似乎是當時文人所能作的最好的選擇之一。栗社友在許多詩作中都表達了這種生命理想的追求。

四顧嵐光映赤巖，徘徊隴上日西銜，乘涼我愛風生袖，羈旅人憂月滿帆，蘭若晚鐘
聲斷續，畫樑歸燕語呢喃，滄桑任彼多荊棘，山水逍遙避世譏。（龜山晚眺·
范添喜）⁴⁶

登遊赤壁晚風侵，四顧蒼茫感不禁，鷓蚌相爭漁得利，江村欲暗鳥驚心，雲封野徑
餘光淡，煙鎖溪橋夕照深，那管滄桑興廢事，惟期山水訂知音。（龜山晚眺·
范添喜）⁴⁷

一山楓樹半經霜，歸燕留巢尚戀樑，漫道風雲多入眼，且看新菊上枝黃。（秋望·
鍾建英）⁴⁸

在自然中避禍解憂，暫忘世間滄桑興廢之事，栗社友邱雲峰于秋望，楊阿潤于龜山晚眺詩題中，⁴⁹進一步表達留連自然美景，不爭名利，不隨波逐流，任滔滔濁世，只圖飽享如畫美景至老的心情：

一年容易又清涼，舉目園林葉葉黃，我最流連秋色淡，不隨塵世利名狂。（秋望·
邱雲峰）

閒來無事任西東，曳杖靈山興不窮，遠望龍川流水碧，近觀龜嶺落

46.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47. 同上註。

48.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五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0月11日。

49. 邱雲峰詩引自《第五回擊鉢吟詩集》，楊阿潤詩引自《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

霞紅，初臨新月迷蛟窟，乍見漁燈照蟹宮，一世光陰容易老，飽覽風景畫圖中。（龜山晚眺·楊阿潤）

民國十九年（日昭和五年，西元一九三〇年）栗社友徐梅錦泛舟江潭，一時情興吟詩，社友和者多人，題為「秋夜月下泛舟有感」⁵⁰，在此詩題中，栗社友集體表達了文人逢亂世，徜徉山水，陶然忘機的樂趣與抉擇：

月下龍潭夜泛舟，滿空良味興悠悠，人生隨處宜行樂，容易韶光又到秋。（鄒錦福）

懷才不遇缺空彈，身世飄萍嘆影單，且學鴟夷浮去，逍遙那管世途難。（黃運元）

傀儡人登傀儡場，滔滔世態盡炎涼，羨君享受無邊福，不管秋光短與長。（黃運寶）

一篙蕩漾駕輕舟，名利渾忘往事悠，身似浮萍明月夜，行歌載流慶中秋。（徐何木水）

偷得閑身養性明，祇緣江上澄情，長空明月圓如鏡，浪靜風恬仔細評。（李保忠）

栗社友或獨自投入山林中，與山水為伴，靜享園林之樂：

杏開十里鬥芳菲，喜得風和雨微，貪看前村紅一色，紛紛不覺欲沾衣。（杏花雨·顏世）⁵¹

蟹未肥兮菊未黃，庭前丹桂街聞香，閑來曳杖荒郊外，海闊天空雁一行。（秋望·吳頌賢）⁵²

有時栗社友則聚首，同賞美景並吟詩助興，栗社友在「餞春」詩題中即抒發此種聯吟賞景的情形：⁵³

50. 「秋夜月下泛舟有感」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三十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7月11日。

51.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五十四回杏花雨、文君聽琴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7月15日。

52.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五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0月11日。

53. 「餞春」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三十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7月11日。

萬紫千紅入眼微，多情蜂蝶尚依依，悵然無計留青帝，酌酒聯吟心莫違。（劉發祥）

山城處處百花飛，紫燕重來蝶影稀，三月風光今夜盡，苦吟痛飲送春歸。（江連漢）

在歸隱山林活中，栗社友也藉漁翁、樵夫之自在生活，表現欣羨與世無爭生活的渴望：

風和日暖過橋東，滿眼長江春色融，輕蕩桃花隨浪逐，芙蓉兩岸護漁翁。（春江·吳頌賢）⁵⁴

山歌清唱遍山中，斷續聲隨斷續風，柯爛不關塵世事，浩然長嘯氣凌空。（樵歌·趙江墩）⁵⁵

半肩黃葉下峰頭，歸路高歌唱晚秋，一曲轉教貧亦樂，管他人海有沈浮。（樵歌·林玉麟）⁵⁶

谷口歸來伴夕陽，謳歌宛轉出羊腸，牧童短笛聲三兩，唱和齊驅返故鄉。（樵歌·解耀琛）⁵⁷

栗社友黃運和于 退社留別諸詞友⁵⁸，曾深刻寫出日治時栗社友放任山水自然的心態，在異族統治的濁世中，真正傳承漢文化價值的文章，無法得到應有的地位，有志文人只得轉而求其次寄情山水，保留古風待來日了：

煙霞斗酒學詩仙，大息逃禪詩債牽，誰道文章原有價，自憐坎坷恨無錢，炎涼濁世哀風雅，齷齪清流愧聖賢，放浪名山隨處好，獨彈古調聳吟肩。

(3) 傳承漢文化之志

54.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五十二回除夕、馬嵬坡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4月8日。

55.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歌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56. 同上註。

57. 同上註。

58.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三十四回魚腸劍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2月18日。

在漢文化遭到漠視的日治時代，對於漢文化是自身文化母體的栗社友而言，肩負傳承漢文化之責是其無可推諉的職志。栗社友在《詩幟》詩題中，⁵⁹即說出社友相互砥礪，激發默契以共扶大雅的志氣：

斯文將喪嘆瀛東，莽莽乾坤異族同，願祝同胞三百歲，拔除趙幟立殊功。（黃運寶）

半行青字任翻風，高掛騷壇氣象雄，掃地斯文君莫慮，一竿依舊耀瀛東。（吳濁流）

鮮明掩映日光中，高掛騷壇氣勢雄，大雅扶輪諸健將，好教一幅耀瀛東。（謝長海）

騷壇旗幟列西東，颯颯飄飄掩映紅，我輩奮興豪邁氣，匡扶栗里振文風。（吳頌賢）

閃閃旌旗日月中，吟壇高樹逞豪雄，錦標奪得睥睨輩，百戰沙場一樣功。（黃運元）

栗社友在日人壓制漢文化之時代中，仍相互勉勵，高舉詩幟，不但期重振苗栗地方文風，也相信此一扶持沿持漢文化之功，不遜于武裝抗日之軍事行動。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〇年）定期總會中，吳頌賢等以《吟會》為詩鐘題，⁶⁰指出以詩會友在苗栗乃地方大事，也表達吟詩乃為承繼先聖之言，為此，社友可終宵肝膽相傾，為創作努力不息之志：

會友以文君子事，吟詩見志聖人言。（吳頌賢）

會飲香山稱九老，吟聯栗社紀千秋。（徐榮春）

吟哦盡日精神奮，會話終宵肝膽傾。（黃運元）

其他相似之詩題如《詩報》⁶¹說明栗社友作詩堅定傳承漢文化的

59. 《詩幟》收於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二回曝書及第六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0月15日。

60. 同上註。

61. 參吳頌賢謄錄：《第四十回詩報詩集》，苗栗：栗社，出版年約在1931年，詳細日期不知。

態度及理想，鷗鷺緣⁶²則寫栗社友以詩結盟的同志之情及相惜之心等皆是。

栗社友以詩傳承漢文化價值觀，多以前賢古人之事蹟為題，宣揚道德德目，以使觀者領悟前人美德，藉收潛移默化之功。

如 黃文強扇枕 傳揚「孝」之美德：⁶³

扇枕能溫席，黃郎孝可欽，悲歡承父意，寒暑慰親心，長夏頻揮扇，清風足解襟，
九齡勤奉養，胸有聖賢箴。（邱雲峰）

木屐 則傳承「忠」的主題；⁶⁴藉寒食節的由來，寫介子推輔晉文公，功成之後身退，對主盡忠的感人事蹟：

材自焦餘刻鑿存，千秋介子有晉魂，若逢雨下蒼苔溼，滿徑斑斑印齒痕。（賴江質）

綿山抱樹淚頻吞，足下稱呼萬世尊，追念功勳賢主過，取材為屐吊忠魂。（張紹良）

又如 吳季子掛劍 是為傳承「信」的德目：⁶⁵

不忘初意背初心，凜凜高風信可欽，上一塚埋故友，龍泉三尺報知音。冥中感激
應流淚，墓上光輝勝鼓琴，季子賢名垂不朽，至今劍氣未銷沈。（張集興）

而栗社友也頌揚將才、志士、忠臣之歷史人物，期亂世中有如此人才可堪一柱擎天，解救生民。如 張子房進履 是頌揚張良之才，⁶⁶

62. 鷗鷺緣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七十五回震災、賑災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8月14日。

63.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三回移花、黃文強扇枕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7月7日。

64. 木屐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65.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五十九回問月、吳季子掛劍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月10日。

66.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一回聞笛、張子房進履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4月4日。

魚腸劍 則稱許專諸之勇，⁶⁷ 屈原沈江 則頌贊屈原的忠貞，哀弔一代詩人的赤膽精忠。⁶⁸

留侯豪傑士，能忍且能卑，謙進橋頭履，勇施博浪椎。暫為奴僕役，竟作帝王師，三傳黃石，功名戶帛垂。（張子房進履 黃金福）

蓄意多年鍛煉成，欲留青史著英名，暗將銳氣藏魚腹，一劍功贏百萬兵。（魚腸劍 林文興）

生不逢辰可奈何，離騷賦罷淚滂沱，沈江欲效停屍諫，千古英靈壯汨羅。（屈原沈江 劉肇芳）

4. 表現地方特色

栗社友的聯吟詩作中，以地方生活、事物為題者亦不少，此部份可分為(1)故鄉山水之美(2)當地生活習俗(3)現代事物對故鄉之衝擊。今敘之如下：

(1) 故鄉山水之美

栗社多數成員來自苗栗，詩題中許多是以苗栗山、海景為題，在日人統治下，社友以詩贊頌鄉土自然美景，表現了愛鄉，珍惜斯土的濃厚情感。

以 龜山晚眺 為例，社友在此詩題中，有的描繪龜山附近地理情勢：

夕陽斜照一龜閑，俯瞰長橋客往還，雞鶴東南為保障，鳳龍西北若當關，雲留墨硯蒼茫裏，燈現磺溪隱約間，莫待夜歸迷回路，隔村樹黑亦疑山。（鄒錦福）

龜山在今苗栗市南方，今公館交流道附近，東南有五鶴山，北方則有龍潭，前有墨硯山、出磺坑一地。⁶⁹ 龜山是流貫今苗栗市、公館

67.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三十四回魚腸劍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2月18日。

68.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8月27日。

69. 參考附圖三。

鄉、銅鑼鄉等地方鄉鎮的後龍溪，⁷⁰在苗栗丘陵東緣形成的縱谷地形。⁷¹附近皆是農業地，有著純樸的田園風光。栗社友在詩作中，淋漓盡致的表現了龜山附近的景觀：

黃昏綠樹映霞紅，絕頂憑臨眼界空，龜鎮南方龍鎮北，鳳鳴西嶺鶴鳴東，鐘聲斷續
催斜日，笛韻悠揚弄晚風，一幅天然山水景，幾疑身在畫樓中。（鄒錦福）
輕羅兩袖任風飄，散步龜山洒一瓢，南拱雙峰連疊嶂，北排五指接重霄，搖鞭牧童
歸途急，罷釣漁人去路遙，嶺樹層層含落日，殘霞隱約罩長橋。（賴江質）
龜嶺頻望感何依，一片江山夕照微，迢遞峰巒餘落日，蒼茫天地只斜暉，尋巢鳥雀
紛紛亂，逐利人車漸漸稀，惟有老農勤且勉，徘徊隴上未曾歸。（邱雲峰）

龜山周圍盡是名山勝景，如在龜山嶺俯視，南有「雙峰凌霄」盛譽的雙峰山。北有龍潭，可以泛月。西有鳳嶺山。鄒錦福形容山水連合，直是令人「幾疑身在畫樓中」。而田野風光悠然，牧童、漁子各專其職，黃昏時，殘霞長照龜山旁的大橋，橋下後龍溪滾滾而逝，賴江質生動刻畫龜山夕照時的佳景。而邱雲峰則觀察入微，描述了龜山附近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型態，夕陽西下，兀自有勤墾田地的老農身影留連、徘徊，映照蒼茫暮色中，一幅活生生的田園景色油然而生。

苗栗縣是著名的山城，境內山多平原少，地勢東高西低，⁷²山地面積占全縣面積五分之二以上，是平原、丘陵、台地、山地四大地形

-
70. 參黃鼎松編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92年6月1日，頁27：「後龍溪發源於鹿場大山，經泰安、大湖、獅潭、公館、銅鑼、苗栗、頭屋至後龍等八個鄉鎮後，注入浩瀚的台灣海峽。後龍溪橫貫苗栗縣的中部，為本縣境內最重要的河川。」
71. 龜山形勢與形成之因，參陳運棟著：《栗社詩選．詠我故鄉．苗栗之美》，手稿影印本，存于苗栗縣立文化中心，頁4：「流入平原區的後龍溪，流路分歧散亂，後來受制于石圍牆隄防，溪流沿銅鑼台地北端西行，遇牛背山阻擋才轉向，順苗栗丘陵東緣，向東北侵蝕成縱谷地形，形成『龜山頭』突兀在河床上的奇特景觀。」
72. 苗栗之地形特色參黃鼎松編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82年6月1日，頁11：「本縣境內的地形，素以山多平原少而遠近馳名，所以有『山城』的雅號，為本省北部丘陵的最南部份。地勢東高西低，由東南向西北傾斜，外形像不規則的三角錐形。」

中，面積最大的地形。⁷³境內的山岳，勝景甚多。⁷⁴栗社友常以山景為題進行聯吟，如「雙峰插漢」⁷⁵是描繪苗栗八景之一的雙峰山，雄偉的山勢及清幽的景色。⁷⁶「磺山噴火」⁷⁷則以產石油之磺山為題，詳敘其壯麗山景及磺山特產——石油火燒的奇景。⁷⁸另有以位于苗栗頭屋鄉的大洞堂為題之「大洞堂即景」⁷⁹、「大洞即景」⁸⁰等詩作。⁸¹

如椽兩筆插晴空，天地精華萃此中，造化鍾靈時吐霧，古今難辨孰雌雄。（「雙峰插漢」．羅吉堂）

73. 苗栗之山脈參考同上註，頁 14：「苗栗縣的山岳地區，位于本省雪山山脈以西，主要分布在本縣的東半部。山地的面積最大，占全縣面積的五分之二以上，自東向西，依序分為四大山脈群為：雪山山脈、加裡山山脈（含鹿場大山山脈），馬那邦山脈及八卦力山脈，關刀山脈及八角嶼山脈。」
74. 苗栗于清代光緒年間，有「苗栗八景」之產生，見鍾建英編纂：《苗栗縣志．地理志．勝蹟篇》，台灣省苗栗縣文獻委員會，1968 年 11 月，頁 17：「光緒十九年，苗栗縣知縣沈茂蔭，編苗栗縣志，有苗栗八景之圖，（1）馬陵小海（2）磺窟響泉（3）雙峰凌霄（4）三台疊翠（5）玉山積雪（6）蛤市浮嵐（7）吞霄漁舟（8）銀綻綺霞。」
75. 「雙峰插漢」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二回曝書及第六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30 年 10 月 15 日。
76. 「雙峰山形勢除見本節註 9 外，另黃鼎松編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頁 22-23：「雙峰山標高五三八公尺，位于銅鑼鄉樟樹村與三叉鄉雙湖村附近，從苗栗盆地南望，雙峰並峙，山形峻峭美麗。雙峰山山區，大部份都是荒山野地，只有山麓地帶稍有利用價值。主峰雙峰山，位于銅鑼台地東南的雙峰山塊上，雙峰山塊四周低陷，整個山體凸起，主峰拔地而起，山勢巍峨雄偉。」
77. 「磺山噴火」收於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五回月夜聞杜鵑、磺山噴火詩集》，苗栗：栗社，1934 年 8 月 28 日。
78. 出磺坑形勢參黃鼎松編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82 年 6 月 1 日，頁 101：「出磺坑：為台灣歷史最多的石油產地，石油，以前鄉民稱硫磺油，咸豐年間，附近鄉人發現該地冒出硫磺油，爭相舀取，用來點火照明或藥用，而稱之為硫磺窟，光緒初年清廷設立礦油局開採時，改稱出磺坑。出磺坑景色壯麗，溪流迴環，清光緒十九年編的「苗栗縣志」，選為苗栗八景之一。」
79. 「大洞堂即景」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七十六回迅雷、徐妃卻召詩集》，苗栗：栗社，1935 年 10 月 7 日。
80. 「大洞即景」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五十六回搖扇、閏五月詩集》，苗栗：栗社，1933 年 10 月 12 日。
81. 大洞堂附近之景觀參考同上註：「附記大洞堂舉目所見之舊跡名所：大洞堂乃屏象山而居，聯象山者，橫崗大山也。下即蕙茅坪。前有山塘崎曲，南面地圍環為內案。南有隘寮，凸為鼓山，鼓山之後即墨硯吞雲。又與筆架山相聯。北有北坑，尖山嶼，為旗山之下，有龍潭夜月。旗山之前有錦水鈴聲，前向後龍大川。後龍大川口之東有鐵扇關門，西有五虎下山。西向有鳳嶺山，為外案。山巔有古榕一株，名曰海中光見。」

羽翼高張勢不窮，聳峰削得筆如筒，渾疑龍角參天地，直插晴空入漢中。（雙峰插漢．羅吉正）

礪質本天然，高峰響石泉，火灯光射斗，山色暗迷煙。炎似崑崙下，燒疑赤壁巔，名區多勝蹟，過客望流連。（礪山噴火．邱炳秀）

南遼鍾旺氣，噴火自天然，遠望星光接，旋看地勢連。風來猶吐焰，雨過尚騰煙，富有硫黃礪，允堪八景編。（礪山噴火．鍾阿坤）

大洞堂依象嶺邊，風光明媚繞門前，晨昏鐘鼓驚人夢，鸞鶴紛紛下九天。（大洞即景．湯源生）

大洞堂高氣勢奇，千秋廟貌肅威儀，龍潭北顧浮新月，鳳嶺西端作綠墀。筆架雙尖聯墨硯，鼓峰高聳列星旗，名山毓秀鍾靈地，絢出斯文萬古師。（大洞堂即景．楊阿潤）

而苗栗左方靠海（台灣海峽），故有 虎嶼觀潮⁸²、 漁港晚眺⁸³等詩作。境內有幾條主要河川穿過，⁸⁴其中後龍溪在苗栗市的東北方形形一潭，名曰龍潭，可供泛舟，故栗社亦有 龍潭泛月⁸⁵之詩作。

82. 虎嶼觀潮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九回賞菊、虎嶼觀潮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1月1日。虎嶼位于苗栗縣濱海之通霄鎮，有關虎嶼之形勝、地理，參本節註11。

83. 漁港晚眺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八十八回蔗境、畫梅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2月15日。
苗栗靠海的鄉鎮計有竹南、後龍、通霄、苑裡等。漁港晚眺 是栗社于後龍公司寮歡迎苗栗南洲吟社社友所開之擊鉢吟會詩題，故應是讚詠後龍地區漁港的詩作。後龍溪在今後龍鎮的水尾附近，注入台灣海峽。因此後龍鎮濱海之地是水尾附近，有漁船出沒。見陳運棟著：《栗社詩選．詠我故鄉．苗栗之美》，頁5：「後龍溪 於後龍水尾附近，走完絢燦多姿的全部旅程，復歸浩瀚大海。」

84. 苗栗境內河川參黃鼎松編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82年6月1日，頁24-25：「本縣的地勢東南高峻漸向西北低斜，主要河川都發源于東部，向西流入台灣海峽。 主要河川有後龍溪、大安溪，次要河川有中港溪、西湖溪、南港溪、大湖溪、馬達拉溪。 這些河川的流量，都具有冬少夏多的特性 」。

85. 龍潭泛月 引自湯阿添謄錄：《第九十三回石枕、龍潭泛月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10月9日。龍潭附近之景觀見 龍潭泛月 題旨說明：「龍潭泛月在苗栗之東北，距苗栗街約八臺里。 後龍溪唯一之潭窪，北坑合流之處者也。潭之

散策虎岡眼界開，秋潮一望正滌洄，千層雪浪兼天湧，萬疊銀山接地來。激彼沙屯疑白馬，憾他苑裡訝春雷，何殊電掣金蛇怒，看到黃昏未忍回。（虎嶼觀潮．湯雲生）

櫓聲帆影認歸漁，一片殘霞落日初，水際連天看隱約，有人泛宅傍江居。（漁港晚眺．蔡樹）

後龍溪畔北坑頭，賞月搖船憶舊遊，潭印銀蟾千頃浪，風吹鐵扇一天秋。短篷進水橈聲急，修竹凌空桂影浮，醉伴嫦娥舷上臥，清光滿載任飄流。（龍潭泛月．張添增）

描寫龍潭之美尚有「秋夜月下泛舟有感」。⁸⁶總結栗社友在此期表現故鄉之美的聯吟作品，為苗栗的名勝景觀留下了可貴的紀錄。此一歌詠鄉土自然的系列作品，成為栗社集體創作的一大特色。

(2) 當地生活習俗

栗社友集體創作中，以地方生活特色為表現內容的作品，其重點今敘于下：

甲、以農耕為主的田園勞動生活

苗栗是以農業為主要生活型態的地區，栗社友在聯吟創作中表現了地方這個生活特色。

農耕生活，春耕是重頭戲，一年的春雨若足，農人辛勞有成則可預期，在「春雨」中，栗社友寫出了農友喜獲甘霖，勤勉勞動的身影：

水口環北岸有嗟峨絕壁，名曰鐵扇關門。近東有旗山，旗山之後即錦水，名曰錦水鈴聲。有石油會社工場在焉。東南二里許有象山，象山之麓有常開擊鉢吟之大洞堂武聖廟。潭南之正面，近有硯山亦八景所謂墨硯吞雲。遠則龜山，龜山虹橋及雙峰山，名曰雙峰插漢亦八景之一。面西有鳳形山，山上古榕一株，名曰海中光見。東之沿岸即頭屋庄，西岸即嘉盛庄，長隄護岸，萬頃青田，遙遙相映。」

86. 「秋夜月下泛舟有感」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三十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7月11日。

87. 「春雨」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三十六回早雪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4月5日。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祇濕花客未肯狂，霏霏寫景撫瀟湘，一犁煙水田禾足，且護東皇放海棠。（李德昌）

瑤池放下護東皇，愛情嬌梨鬥豔妝，金谷園林沾潤澤，耕鋤欣得此瓊漿。（李德昌）

而田園生活，重在勞動以自足自適，在汗水與辛勞中，身心得到安頓。灌園 詩題中，栗社友描述了自食其力，安閑自適的生活樣貌：⁸⁸

一肩誠負重，甘霖久長滋，玉稷離離熟，金瓜累累披。生涯欣自結，大夢少人知，誰解林泉趣，無煩歲月移。（羅吉正）

小隱東山下，躬耕樂自由，肩挑池水潤，手摘菜花幽。繼志三 學，藏身一虎丘，能安粗糲飽，食力復何求。（羅吉堂）

栗社友在詩作中，「小隱東山下」隱隱有亂世歸回田園以避禍的思想。但此田園隱居生活，不獨只是文人欣賞自然美景忘憂的層次。而是重在勞動中求自足：「能安粗糲飽，食力復何求」。眼見「玉稷離離熟，金瓜累累披。」那種在勞力中滿足的安適，使栗社友寫下「誰解林泉趣，無煩歲月移」的心得。

在南畝 詩題中，社友詳細刻畫了農耕生活，一家和樂勤勉度日的情形：⁸⁹

南畝朝夕荷一鋤，耕耘活計敢安居，妻孥饋飯同努力，風尚于 樂自如。（盧增堦）

南疇有事力耕鋤，婦子蒸梨餽飯蔬，恰好一犁春雨足，伴郎飽食話田廬。（吳順安）

休嗟南畝食無魚，能得充飢樂有餘，最愛家人來饋 ，一筐糲糲一盤蔬。（吳均安）

鄉村且慢嘆無魚，適口膏粱遜野蔬，夫婦灌園甘食力，一生同住有誰如。（蔡樹）

88. 灌園 收于吳頌賢膳錄：《第四十四回寒山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3月24日。

89. 南畝 收于吳頌賢膳錄：《第七十四回南畝 蔡邕哭董卓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7月10日。

兩藍茶飯與青蔬，解渴充飢正有餘，送到南疇還帶暖，伴君一飽好揮鋤。（楊少貞）

「耕耘活計敢安居」，在耕種中自足，百姓無須擔憂衣食。中午時，妻兒送菜飯到田畝，讓農人補足體力好耕作，雖只是青蔬粗食，但一家和樂，農人滿足于「能得充飢樂有餘」的平淡，在「夫婦灌園甘食力，一生同住有誰如。」的夫妻合力以維家計的扶持中，勞動的田園生活是踏實與滿足的！

乙、風俗與節令

苗栗地區因多山地、⁹⁰丘陵，⁹¹來往客旅以往多靠行走，長途跋涉，十分辛苦。因此，民眾在山路旁多集資設置茶亭，由善心人士提供茶水，方便客旅休息及解渴，一解旅途勞頓。栗社友在「茶亭」詩題中，描繪了當地這項善良風俗：⁹²

道旁小築可停車，一杓新泉興自舒，借問勞勞趨熱客，息肩到此意何如？（黃運元）

莫誤人家築路旁，龍園貯自滿甌香，往來困渴乘涼處，一飲能教解熱腸。（賴江質）

路旁築屋幾星霜，歷歷行人可避涼，亭裡龍園滋味好，聊將甘露泌詩腸。（楊兆龍）

茶亭的風俗，至今隨著時代轉變，已不多見，殘存的茶亭現址，也多半荒廢。栗社友所描繪的茶亭風情，正更顯得彌足珍貴。

而民間通俗信仰乃是百姓生活的重心，「迎儼」詩題中則表現了百姓祈求神靈，保佑平安消災的心境：⁹³

90. 據「苗栗縣整體發展觀光綱要計畫」，「苗栗縣地理分區面表」統計，山地面積共 79621 公頃，佔平原、丘陵、山地總面積百分比為 43.7%。轉引自黃鼎松編著：《我們的家鄉·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82 年 6 月 1 日，頁 13。

91. 苗栗縣丘陵地區面積共 70910 公頃，佔平原、丘陵、山地總面積之 39%。同上註。

92. 「茶亭」收於吳頌賢謄錄：《第五十八回茶亭、和氏璧詩集》，苗栗：栗社，1933 年 12 月 18 日。

93. 「迎儼」收於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二回迎儼、楊伯起辭金詩集》，苗栗：栗社，1934 年 5 月 21 日。

一年定數有三迎，禮制儼 古道成，齊獻心香虔意候，疫驅教盡現清平。（黃春亮）

揚鼓聞響連天，納福驅邪送舊年，至聖當初朝服日，安宗慰祖立階前。（湯雲生）

農村的生活，依循每年的節氣，有秩序的運轉著；黃梅雨 詩題中，栗社友所刻畫的正是這種光景：⁹⁴

點滴聲煙雨深，熟梅時節半晴陰，滂沱洒到江南地，佇看霏霏一樹金。（楊兆龍）

家家簷下滴聲隆，盡日滂沱逐信風，釀得江南無限景，黃金滿樹白濛濛。（湯雲生）

台灣每到梅雨時節，天氣半晴半陰，霧氣深重，此時梅子逐漸成熟，「佇看霏霏一樹金」，「黃金滿樹白濛濛」，滿樹梅子結實纍纍，而水氣濃郁，使得梅樹也一片白茫茫。栗社友生動刻畫了當地農家五月風情。

常民生活中，一年幾個大節如端午、除夕，是不可缺少的重頭戲。端陽競渡歌 中，描繪了民間百姓慶祝端午賽龍舟的盛況：

天中節，歌一闕，韻非陽春，音非白雪，若慕曹娥之孝思兮，若昂屈原之忠烈，妹飛 於江上兮，布髹船於水臬，朱旗颯颯兮，整隊成列，畫鼓鞞鞞兮，聲響不絕，便娟舞袖，奪罷錦標方徹，飄颻歌聲，歸來蒲酒正熱。（吳頌賢）

忙碌了一年，除夕之日，正是全家團圓之時，而黎民百姓關心的，正是閤家平安，無債無災的生活是否臨到。栗社友江欽火于 除夕詩題中所表現的，正是常民平實勤懇的生活哲學：⁹⁵

94. 黃梅雨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六十四回黃梅雨、鍾子期聽琴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7月21日。

95. 除夕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五十二回除夕、馬嵬坡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4月8日。

馬齒添來莫怪頻，明朝泰又轉鴻鈞，年終一事稍堪慰，幸喜門無索債人。

丙、重視子弟教化之社會傳統

苗栗多客家族群，由于長期遷移的歷史淵源，普遍重視子弟教育，以期晚輩出人頭地，或不忘客族來自中原的傳統。栗社友聯吟作品中，曝書 描述了天晴時，利用日光曬書，長輩教導兒孫愛書惜墨的情景，流露了客家族群善于日常生活教導子弟的傳統特色：⁹⁶

蟬魚猖獗蝕縑緗，撲滅還須藉日光，袒腹翻經誇郝子，築亭散置羨朱郎。霞蒸珠玉添新色，筆潤龍蛇補斷章，遺子貽孫無價寶，敷芸親檢石渠藏。（范添喜）
時逢炎夏或秋陽，典籍勤翻照日光，晒好收成存滿架。讀餘輕放貯盈箱。留心經史宜珍重，用意詩文善寶藏，務要年年如此法，兒孫願豐紹書香。（李金泰）

而「勤耕苦讀」的社會傳統，使客族無慮生計，又能兼顧詩書教化之功，正足以自隱自足，在亂世中求安。耕讀 詩題中，流露了客族此種堅毅踏實的族群精神：⁹⁷

夜對燈檠晝荷鋤，橫經負來樂何如？倉中富積千鍾粟，室內豐藏萬卷書。（劉泰坤）
半農半士孰知余，載月歸來夜檢書，忙為栽桑閑必讀，無遺兩件帶經鋤。（范添喜）

客家族群習于生活中昭示警世教訓，以醒人心。栗社友的創作中，明顯表現此種教化特色；而這些訓示，多重自身修為及勸善、惜福主題，流露客族講求現實主義，實事求是的處世智慧。

96. 曝書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二回曝書及第六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0月15日。

97. 耕讀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四十八回破荷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10月17日。

如警惕子孫不強求富貴，貧富有其輪遷，踏實的人生觀：

自君出世便安然，得意清風拂暑天，休怪秋來無顧客，當思富貴有輪遷。（團扇·陳漢初）⁹⁸

如提醒世人珍惜福份，莫羨神求仙，神仙未必勝人間之智慧：

耕未偷閑織未荒，年加幾會有何妨，世人莫道神仙好，修判神仙恨轉長。（七夕·劉金鈴）⁹⁹

如勸化子弟只要真才實學定能出頭的修身之作：

市貉歸來便有心，燕台築後遇知音，世人應解昭王意，重在招賢不在金。（駿骨·林傳富）¹⁰⁰

(3) 現代事物對故鄉之衝擊

此可分為價值觀及生活兩方面來看。

甲、價值觀念的衝擊

對於「自由戀愛」、「女權高張」等新觀念，栗社友有的所抱持的仍是相當保守的立場，顯示當地社會對此時代新觀念仍未採全面開放的態度：

鵲橋此夕架銀河，一載離懷訴幾多，畢竟天孫崇女德，至今不唱自由歌。（七夕·劉發祥）¹⁰¹

98.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四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99.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五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1月10日。

100.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七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2月11日。

101.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五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1月10日。

東風嫋嫋散天獎，枉卻今春樂事忙，女喝平權嗟日盛，厭看陰氣蔽陽光。（春雨·鄒錦福）¹⁰²

對於女性，栗社友有的抱持的是「女子崇德」的傳統觀，並不鼓勵女權高張，習字書亦是為相夫教子，非為獨立謀求自身事業：

同盟求學苦鑽研，夜雨登途志益堅，寄語德才須並重，相夫他日始稱賢。（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黃運寶）¹⁰³

閨秀聯翩夜讀勤，不辭纖步雨紛紛，他年才劣防夫笑，刺繡餘閑又孝文。（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吳揚安）¹⁰⁴

有的社友對女子就學一事則採較開明態度：

閨秀囊書赴塾忙，溟溟夜色雨方強，願君學業毋中輟，今日女權正擴張。（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鄭謝水郎）¹⁰⁵

雖有正反相左意見，但可看出新時代的價值觀已衝擊至苗栗當時社會，由這些詩作，也可了解，傳統社會正接受這些新觀念考驗的情形。

乙、新事物對生活的影響

如 水道 詩題，寫自來水對生活上的影響，栗社友描述科學的新奇及自來水帶來現代化，對比以往使用井水為飲用水，使生活用水轉變得十分方便的情形：¹⁰⁶

102.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三十六回早雪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4月5日。

103.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三十三回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1月9日。

104. 同上註。

105. 同本節註103。

106. 水道 收于吳頌賢騰錄：《第三十四回魚腸劍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2月18日。

文明世事巧多施，竟把高原作水池，鐵管分來沾萬戶，新鮮原可沁詩脾。（賴江質）

一股長流萬戶施，飲和合把本源思，文明世紀人沾惠，九仞憐他掘井時。（謝長海）

又如 電映 則寫電影對生活的衝擊，在一瞬間能顯現人影視像，將事物予以紀錄、傳達：¹⁰⁷

只須會意不傳音，電照光明鑑古今，世界離奇來眼底，名山勝蹟若親臨。（江芹蔭）

列缺由來造化工，于今世界用無窮，看他活動真形影，恍若 樓海市同。（林文興）

總結栗社友聯吟作品中，表現當地特色的詩作，或呈現地方傳統特色，或描繪現代事物的刺激，皆實際的紀錄了當地社會受新、舊思潮的影響情形，為當時的地方發展留下了紀錄。

(二) 第二階段：中日戰爭發生後至日治時期民國二十八年栗社停止活動止

此期時間不長，但栗社聯吟作品主題與第一階段大不相同。因中日戰爭發生，聯吟詩作轉向描述戰爭所帶來的衝擊，而日人因戰爭造成的緊張情勢，而更嚴密控制台島言論及詩社創作，栗社為使詩社運作，亦出現了應和當局之詩：以往第一階段不評論日本當局作為，亦不附和諂媚日本政府，如今在日人嚴厲監控下，作品不得不應和執政掌權者，如歌詠其國花——櫻花，或象徵日本國之圖騰——旭日，此為聯吟詩作概況。而若從此期出刊之《栗社詩集》中，社友個人投稿之創作專欄：「絃外清音」中之詩作分析，則可發現栗社友此期個人創作內容傾向與聯吟詩作之傾向未盡相同，社友個人創作多是悲台人前途黯淡，包括了憂慮詩社將喪的時代感慨。將栗社友應和日本當局及社友私下創作投稿的作品兩者互相對照，則對栗社友此期在中日之

107.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三十七回電映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5月28日。

戰發生後，台島局勢大變，日人更形壓迫台人，聯吟創作為何出現應和當局之詩，社友在艱困時勢的創作心境，當更能有全面的觀照。今將此期栗社聯吟之集體創作的主要內容主題分析于下：

1. 聯吟作品——課題及擊鉢吟：

(1) 寫中日戰爭之禍

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戰爭爆發，此戰的本質是日本侵華戰爭。日本為遂其侵略目的，更形壓迫為其殖民地的台灣人民的經濟及人力，為日本供需軍事之用。栗社友藉「賣金報國」¹⁰⁸、
「蓖麻報國」¹⁰⁹等作品，紀錄了當時的情形：

寶珠玉者世應嫌，況值于今令戒嚴，報國捐軀猶不惜，區區阿堵敢藏潛。（賣金報國·吳頌賢）

為君為國賤威嚴，貴重黃金莫隕藏，男兒輸躄躍，且教婦女解粧奩。（賣金報國·涂立興）

漫云目下風雲急，總動精神嚴，言語島民須報國，將釵釧巧藏潛。（賣金報國·邱雲峰）

擇地栽培不礙農，蓖麻報國卻難逢，而今結子垂垂熟，一旦成仁飛上峰。（蓖麻報國·涂立興）

不作和羹不佐餐，惟能報效利機鋒，蓖麻得遇文明國，任重菲才盡瘁供。（蓖麻報國·羅吉堂）

兵戰須知經濟重，軍需莫慢唱勤農，蓖麻處處頻栽種。報國隨國策從。（蓖麻報國·黃春亮）

「賣金報國」詩題中，描述當時日人搜刮台民私人資產以為軍需經濟之用。為了日人侵略野心，台民可說全島動員，「且教婦女解妝奩」，「貴重黃金莫隕藏」，說出當時台民百姓不得不捐獻物資的無

108. 「賣金報國」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九十九回閏七夕、秋信，第一百回桂影、韓信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1月31日。

109. 「蓖麻報國」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一百二蓖麻報國、感時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7月17日。

奈。而兵戰最重經濟，經濟應首重民生，但在日人逼迫下，「不作和羹不佐餐」的蓖麻，卻成了「蓖麻處處頻栽種」的重要作物，只因蓖麻油是「多資燃料蓖麻供」的戰機燃料。從栗社友諷刺的言詞，「蓖麻得遇文明國，任重菲才盡瘁供」，「蓖麻報國卻難逢」，「一旦成仁飛上峰」，道盡台民百姓心中的無奈和不滿。

栗社友在 感時 聯吟詩作，則表達了對時局的不安。¹¹⁰ 如因戰爭緣故，致使經濟敗壞，對戰爭引起的干戈大動，生民塗炭更有深重的憂慮：

古往今來歲月移，茫茫世事不勝悲，龍飛東亞知何日，虎視西歐到幾時。滿地干戈驚觸目，一天煙雨鎖愁眉，漫言斟破循環理，輾轉更深有所思。（莊日安）
非常時局最關心，銃後精神感不禁，壯士沙場輸赤膽，兆民報國獻黃金。干戈未靖長期建，夢寐無憂大敵臨，今日戎機何所慮，只教景氣莫消沈。（涂立興）

時局艱難，百姓生計受影響至深， 禦冬 詩題描述一般尋常百姓過冬辛苦情景。¹¹¹ 原本應是預祝來年豐收，慶今年辛苦有成的冬季，卻變成度日艱難的困境，百姓只有自求多福以禦冬：

山客如睡態，萬木草凋殘，狹纜防身冷，擁爐卻歲寒，任他風獵獵，何怕雪漫漫，時局艱難日，彌縫勿苟安。（劉泰坤）
風烈三冬候，關心早預防，安排新醞釀，補綴舊衣裳。狹纜裝身煖，儲糧備歲荒，吾人尤竭力，時局日飛常。（鍾潤初）

元宵雨 詩題中，則流露了時勢險惡，民間無心亦無力度元宵佳節，反倒流露戰時空襲警報的慘況：¹¹²

-
110. 感時 收于吳頌賢騰錄：《第一百二回蓖麻報國、感時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7月17日。
111. 禦冬 收于湯雲生騰錄：《第九十六回未婚夫、禦冬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5月8日。
112. 元宵雨 收于湯雲生騰錄：《第九十六回未婚夫、禦冬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5月8日。

一夜瀟瀟水滿隄，張燈負我上元提，天公未許星歌鬧，猶是中原動鼓鞞。（賴江質）

元夜馬車濕馬蹄，霏霏細雨灑城西，可憐燈火無光候，一樣防空警報情。（賴江質）

總結栗社友寫戰爭之影響，以國計民生為其創作重點，描述了常民百姓生活受戰爭影響陷入困境的情形。表現了傳統文人以人道精神關懷社會大眾的精神。

(2) 歌詠象徵執政者之圖騰詩作出現

隨著日人更嚴厲控制台民言論包括詩社創作，栗社聯吟作品也出現賞櫻¹¹³、旭日麗天¹¹⁴等以象徵日本之圖騰，國花：櫻花，國旗：旭日等詩作。今敘于下：

名馳宇內仰芳叢，仙島蓬萊麗曉空，魂繞大和千樹錦，國花人愛醉春花。（賞櫻·陳玉水）

幾疑桃李媚春風，一片雲霞入眼紅，休怪此花人愛玩，精神尚武冠花叢。（賞櫻·江欽火）

上林春色豔東風，國土花開雨露中，羨爾丹心真本色，滿腔熱血英雄。（賞櫻·楊阿潤）

銅鉦浮海上，五彩燦扶桑，大地無私照，纖氛悉滅亡。萬邦感陽德，異族沐恩光，世界平和家，祥雲捧日章。（旭日麗天·黃隸發）

宿霧曠曠散，晴空五色祥，滿天開曙景，大地靄恩光。初出昕光彩，高昇旭益彰，萬邦平靜日，應兆耀扶桑。（旭日麗天·劉新基）

此類聯吟作之出現，可視為當時傳統文人在時勢不利詩社之時，

113. 賞櫻 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一百一回賞櫻、旭日麗天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5月7日。

114. 同上註。

為運轉詩社而採取的應變措施。但如此一來，則漢詩只剩徒具形式，毫無漢人精神的軀殼。不久，日人嚴禁漢人之漢文公開使用，栗社與其他台灣傳統詩社之活動也受此影響而停頓之。

2. 社友私人創作共同重點

而研究栗社此類聯吟作品，應與社友個人創作結合，互相對照、觀察，方能對栗社社友創作產生此類作品之心境及動機更加清楚，而不流于偏頗，謂栗社友親日或改變創社宗旨。前謂施懿琳亦指出，在日治時代，大多數文人立場甚難指其一味反日或親日，在時代局勢下，多有因應時勢而變化之，從各方資料觀察方較能客觀解析文人立場或解釋其改變之原因。

以下即從日治時期出刊之《栗社詩集》中，收錄社友個人創作之「絃外清音」集欄，作一對照分析之，以更清楚當時栗社友創作心境之實際情形。

(1) 詩社將喪，勉力維持之歎。

栗社友在創作中，為詩社前途堪慮共同有濃厚的危機感：

栗社前途暗可知，勢將瓦解不勝悲，諸君急就匡扶策，一髮危機勿迫遲。鉢韻無聞抱恨受，忍教社礎染沈，誰來急把針砭下，終得衣裳詠大羅。（偶感·范添喜）¹¹⁵

飄飄文旌蕩高秋，萃聚衣冠大雅流，學海狂瀾嗟莫挽，秦城劫火慟麻收。鉢聲寂寞吾儒責，天步艱難壯士羞，惟願群賢齊鼓舞，始終一貫勿輕休。（戊寅八月本社總會鄙人不能出席謹依了庵先生原玉賦呈席上諸先生·范添喜）¹¹⁶

范添喜的詩作，指出了此期社友深慮栗社前途黯淡，文運將難以為繼。而在非常的局勢，日人壓制愈緊的情形下，栗社友雖深感「鉢

115. 引自第九十六回《栗社詩集》之「絃外清音」，參湯雲生臚錄：《第九十六回未婚夫、禦冬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5月8日。

116. 同上註。

聲寂寞」，但仍思振作奮起，堅持「始終一貫勿輕休」的情形。

收錄應和日本當局之「賞櫻、旭日麗天」等詩題之第一百一回《栗社詩集》，該回《栗社詩集》中的「絃外清音」專欄，收錄栗社友個人的創作詩作中，也描述文人勉力維持詩社，共扶文運情形：

不禁金吾事已殊，六街遊遍月輪孤，惱因歌管絃聲寂，訪到怡園竹影鋪。花氣襲人千朵豔，酒漿延客五更娛，雄談當世伊誰在，強把斯文力共扶。（上元夜訪怡園主人·謝廷湖）¹¹⁷

元宵風景未全殊，有約嫦娥興不振，耿耿齋窗紅燭燄，沉沉院落綠茵鋪，鶯花嬌豔近人矣，詩酒流連共客娛，慨嘆斯文殘一線，維持大雅誰扶。（次韻·怡園范添喜）¹¹⁸

(2) 黯淡局勢下，悲涼之創作心境。

栗社友此期之私人創作，流露了社友在戰爭發生，艱難的時局中，珍惜彼此以文會友，共結鷗鷺情緣，相知相惜之心。而面對現實與家計，隱避世俗的意念也特別強烈：

鼙鼙臘鼓歲之更，時局非常戰馬鳴，鷗鷺有緣思故友，文章無價負儒生。承歡且喜椿萱茂，遣興猶欣蔗稻萌，家計兩肩知著意，衝寒戴月自躬耕。（歲暮感懷·張添增）¹¹⁹

國香欲放報年更，到處鼙鼙臘鼓鳴，無價文章誇特色，有緣鷗侶足平生。衝寒松影隨風舞，破臘梅花鬥雪萌，農本四民非俗客，古來隱士與躬耕。（次韻·湯雲生）¹²⁰

在戰事頻仍的局勢下，使栗社友避世隱居的思想大興，此期社友歸隱山林的思想，已無第一期自足自適的心態，栗社友遁世以遺忘塵俗的色彩與第一期寄情自然遺憂的心境相較，寫作的基調傾向較頹喪

117.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一百一回賞櫻、旭日麗天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5月7日。

118. 同上註。

119.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九十六回未婚夫、禦冬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5月8日。

120. 同上註。

隱晦的色彩：

朔風獵獵歲將更，入夜簾襲聒耳鳴，利慾早經三舍避，吟情未減 毛生。籬迫幽菊籠煙瘦，雪裏寒梅破臘萌，遯跡林泉堪嘯傲，此心閒逐白雲耕。（次韻 范添喜）¹²¹

玉宇清高候，風騷無限悲，虛心遊竹徑，醉菊傍疏籬。霜泛三更後，情隨萬里馳，傷時難獨醒，高臥下羅帷。（次韻 吳濁流）¹²²

此期栗社友的創作心境，可見出在生命沒有保障、前途一片茫然的戰爭局勢中，社友間惺惺相惜，文友互相扶持的患難鷓鴣之情，但迫於現實是「文章無價負儒生」——無價文章被時代棄之的環境，創作漢詩有著無奈戒懼的心情。

總結栗社友在中日戰爭發生後之集體創作，寫戰爭之禍，也流露了對時代悲觀的看法，而因日人控制極嚴所產生的，只餘漢詩形成，無漢詩精神的詩作，也說明了此時期詩社難以維繫的事實。

二、台灣光復後——約自民國五十八年栗社復社至民國八十六年改制為止

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台灣的政權重由中國政府掌權，漢文化也重新成為社會的主體。栗社友因無異族壓迫之時代因素，聯吟作品多表現文人關心地方之形勝、文風 等悠然的生活色彩，亦關注社會風氣方面較嚴肅之課題。此期時間雖長，但栗社因經費、環境等因素影響，活動力衰弱，聯吟次數已不若日治時代高峰期之頻繁。其詩作主題今分析如下：

（一）關注地方事務（如形勝、改制、文風 等）

栗社友的詩題如 福星山展望 ，藉地方名勝，或詠懷佳景，或

121. 同上註。

122. 同上註。

抒文友聯吟以振文風情形：¹²³

沿途嫩草踏青肥，來謁羅公廟貌巍，北望龍溪帆影臥，南瞻佛寺法雲飛。苗城擴建新樓閣。栗社高飄舊幟旂，更上山頭舒老眼，中原落日淚雙揮。（賴江質）
將軍山上認依稀，忠烈祠前綠四圍，半壁河山留故壘，四湖煙水靄晴暉。雙峰聳翠仙根渺，五鶴嵯峨祿閣輝，極目中興新氣象，文風飄蕩漢旗旂。（胡東海）

福星山即日治時為日人命名之「將軍山」，山上建忠烈祠為紀念曾旅居苗栗田寮（今福星里）之抗日烈士羅福星。¹²⁴南有法雲寺，四周有名勝雙峰山、龜山。栗社友登臨此山，回思此山之歷史滄桑，對比今日重回漢家天下之光景，自有一番感慨。

而地方大事如苗栗之改制、地方文風，亦為栗社詩友關心之地方事務，見 慶祝苗栗市成立、重振文風 等詩題：¹²⁵

狂喜高歌興正饒，山城昇市慶今朝，齊鳴鼓動山川遠，共祝聲呼萬里遙。容貌繁華隨日盛，風光美景使民嬌，吟朋會宴編詩頌，暢飲題襟藉酒澆。（慶祝苗栗市成立．郭添益）

除地方改制外，因栗社漸趨沒落，故詩友亦關心地方文風之重振：

賸有斯文一脈留，倫常久墜惹人愁，騷風重振雙肩繫，育李培桃展壯猷。（重振文風．黃金福）
孔教沈淪道先修，凋零栗社感無休，東山再起知非遠，磅礴元音震九州。（重振文風．劉淦琳）

123. 引自楊子淵輯錄，陳運棟編：《栗社擊鉢吟存稿上冊》，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存，2000年。

124. 福星山改名之事除見本節註7外，另參黃鼎松編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82年6月，頁100：「福星山：位於苗栗市區西郊。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日軍犯台，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軍侵佔苗栗時，曾登臨其上，日人稱「將軍山」，並建神社及紀念碑。台灣光復後，廢神社，改建忠烈祠，後為紀念抗日烈士羅福星旅居田寮（今福星山），而改為福星山，現闢為公園。」

125. 慶祝苗栗市成立 收于《中國詩文之友》第329期，1982年6月1日。重振文風 收于《中國詩文之友》344期，1983年9月1日。

(二) 關懷社會風氣

因社會風氣敗壞，栗社友受漢文化影響，以此為題警世之。如男女怪裝 指出此現象：¹²⁶

男女青年巧樣衣，奇裝披髮認依稀，歐風禮俗東方異，惹得詩人說是非。（張正體）

世風反古已全非，異服奇裝願不違，莫辨雌雄臻極點，有誰矯正費心機。（鄭啟賢）

此期栗社友個人創作之共同重點亦著重社會性事務如社會事件，見吳濁流詩 弔小公務員因貧臥軌自殺：¹²⁷

鐵路腥腥血尚存，幽花細草伴黃昏，有情最是屯山月，偏照不歸軌上魂。

社會性議題，如生活上的水源——環保課題：

林滋綠水乾坤潤，翠映青山社稷新，維護清流同協力，遮陰植樹萬年春。（維護水源．賴松峰）¹²⁸

社會風氣問題：

千金一擲不掏腰，揮霍無衡萬貫涓，試看風流陳後主，後庭歌曲散南朝。（戒奢侈．胡東海）¹²⁹

初飛紫燕入籠筐，老少同欺翼拆傷，墜落哀鳴難舉脫，規章早訂返鸞凰。（反雛妓．彭仁本）¹³⁰

126. 引自楊子淵輯錄，陳運棟編：《栗社擊鉢吟存稿上冊》，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存，2000年。

127. 引自吳濁流著：《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37年1月，頁68。

128. 引自賴松峰集稿，胡東海、劉淦琳、陳俊儒編集：《栗社詩集第一輯》，1986年12月15日，頁9。

129. 同上註，頁4。

130. 同上註，頁44。

而描述地方風情之作亦多，如：

苗城旭日映丹溪，南望雙峰聳碧悠，露結楓林珠萬點，河山淡抹白雲浮。（ 栗里秋光 . 賴松峰）¹³¹

四月棟花香，農村婦女忙，山歌日當午，載笠採茶娘。（ 採茶 . 吳濁流）¹³²
竹南海岸沙，處處種西瓜，萬頃煙波接，寒村四五家。（ 竹南海濱 . 吳濁流）

¹³³

佇立龜山望陌阡，平疇無際淨雲煙，金風拂稻翻金浪，疑似桃源一洞天。（ 龜山秋望 . 葉元洪）¹³⁴

血統相傳一家親，謀生勤儉客家人，安居苗栗神仙境，山作圍牆月作鄰。（ 苗栗頌 . 賴江質）¹³⁵

栗社友個人寫作關注焦點雖不相同，但皆呈現了苗栗一地的自然風光與淳樸風情，如賴江質的 苗栗頌，描述客家民性勤儉，族群保守性強：「血統相傳一家親」。而世居山城苗栗，過著的是「山作圍牆月作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與世無爭勤奮自足的生活型態。具體表現了「客家族群」的民風特色與居住地「苗栗」獨特的地理環境，為地方鄉土文學留下可貴的資產。

總結栗社友集體創作的主题取向，依階段性變化而分，日治時代因異族統治時代因素，作品傾向描寫故國情懷，家國之變等時代變化。而在日人壓迫下文人之生命依歸亦是主题重點，或寄情自然遣憂寄愁，或承繼發揚漢文化之志。而中日戰爭發生後，栗社友集體創作亦轉向關注戰爭帶來的生活面——如經濟的壓迫，精神面——如詩社將喪失活動力的影響。

台灣光復後，栗社友承襲漢文化之影響，持續對社會性課題如社會風氣 等主题投注關心。由于重由中國政府掌權，受異族統治的

131. 同上註，頁 9。

132. 引自吳濁流著：《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出版社，1973 年 1 月，頁 28。

133. 同上註，頁 28。

134. 引自賴松峰集稿，胡東海、劉滄琳、陳俊儒編集：《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 年 12 月 15 日，頁 34。

135. 引自賴江質著：《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 年 6 月，頁 64。

時代壓迫因素已消失，因而社友集體創作呈現了詩友關心地方事務如文風、改制的重點，表現出濃厚的地方色彩。

而栗社友因多來自客家族群聚居的大本營——苗栗地區，從日治時代，鄉土性題材即是創作重心，表現出客家風情與文化特色。

本節分析栗社友集體創作主題取向即到此。至於栗社友集體創作之語言風格為何？將在下一節繼續討論。

第二節 栗社的作品語言風格

本節主要探討栗社友創作作品共同之語言風格為何。蓋語言共同薰染形成共同的風格，因此本節以栗社友聯吟創作作品為主要探討對象，分析日治時代栗社友其集體創作之語言特色為何？而形成之風格又為何？為對栗社友創作風格有一較完整的觀照，本節末並對台灣光復後栗社友之語言風格作一探討。

一、日治時代

傳統的漢詩多用字精煉，重意象之營造，慣用比喻、用典等文學技巧入詩，含意有時多重而複雜，因此大多呈現含蓄的格調。分析栗社友聯吟課題等集體創作，雖受傳統文學影響，亦運用比喻、用典等技巧入詩，但多呈現詩句淺白化，口語化的傾向，創作亦有甚多現代詞彙出現的傾向。

栗社創社時已是民國十六年，栗社友的創作，可看出受時代變化的影響，將新時代之詞語帶入傳統漢詩之傾向，同時淺白、生活化的詩句亦出現，使傳統漢詩的句法鬆動，所描述之主旨自然清楚的呈現，而表現出一種平易近人的風格。

今將栗社友之共同語言風格分析如下：

(一) 詩句淺白化

栗社友的集體創作，詩句淺白化的情形甚普遍，社友習用如口語化的語言表達題旨，形成一種率真的意趣。此可從三方面的特點加以分析：1.淺近、生活化的語言 2.句法流暢 3.情感自然流露。今分析于下：

1. 淺近、生活化的語言

栗社友在詩題創作時，喜用淺近的語言寫作，使詩作流露出平易近人的風格，此乃因栗社友運用了日常生活中熟悉的語言，所以令人讀之親切，而其表達的情境也因而真切無偽的緣故。如 苦旱 詩題

中所呈現的：¹

田園龜裂實傷心，想到年凶淚不禁，莫可告處處愈切，蒼天何故惜甘霖。（范玉遠）

日日低眉苦不禁，焚香到處祝甘霖，誰能去割乖龍耳，破塊來安野老心。（徐梅錦）

一春無雨透清明，辛苦鋤來種未成，蛙鼓似知人意切，至今還作不平鳴。（羅吉頌）

此三首皆寫老農憂慮天晴不雨，播種不成，以致一年可能無耕作、收成的心境。第一首寫農人求天不應的慘況，眼見田地龜裂，播種不成，想到天災帶來的生活困境，自身求告無門的困境，只有老淚縱橫，無奈望天興歎。栗社友范玉遠從老農生活情境出發，未多修飾詩作字句，只寫其真實處境：「田園龜裂實傷心」，寫其真實心情：「蒼天何故惜甘霖」。將真實無飾之情景表露無疑，而農夫呆立望天的破碎心情卻逼真在眼前。

栗社友徐梅錦同樣使用常民生活中熟悉的場景：「焚香到處祝甘霖」，描述老農日日祈雨卻「日日低眉苦不禁」——無雨可助下種的痛苦憂愁。從農人生活體驗中擷取真實的語言入詩：「破塊來安野老心」流露出常民性格樸實率真的層面，也寫盡農人靠天吃飯的生活情境。

而栗社友羅吉頌則直指苦旱造成農人最大的痛苦即是「辛苦鋤來種未成」，而藉著農家生活中熟悉的蛙鳴，寫出農人心中的不平與無奈，用語貼切，所形成的震撼效果自然強烈。

其他栗社友在「苦旱」詩題中所表現的，皆類似前述三首詩作，皆使用生活化、熟悉的語言，詩句淺近，但卻深刻表達出農家生活遇旱災的慘況：²

野草青青色轉黃，最憐無雨可栽秧，休論此去甘霖足，熱火心頭那得涼。（劉俊標）

一望田園未插秧，農家到處正心傷，天公久不施雲雨，莫怨來年祭祀黃。（邱雲興）

1. 「苦旱」收于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一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6月6日。

2. 同上註。

今春雨量實輕微，旱魃祝融肆作威，無數青苗成苦槁，許多田地變龜。 (林文興)

龜裂田疇實可哀，天公何意因蓬萊，農民無計空祈禱，安得甘霖降下來。 (羅吉正)

春種時期日日晴，老農無計坐愁城，天心也有偏心處，水旱分來總不平。 (邱雲峰)

這些詩作計寫農人遇苦旱時的心境：「休論此去甘霖足，熱火心頭那得涼」，「農家到處正心傷」，「農民無計空祈禱，安得甘霖降下來」，「老農無計坐愁城」，皆用白描手法，字淺意深，寫出耕種者焦慮、憂愁，無計可施的境況。

寫田地乾旱情景：「野草青青色轉黃」，「一望田園未插秧」，「無數青苗成苦槁，許多田地變龜」，都運用直書其事的筆法，切實刻畫田園乾裂，無法下種，令人心驚的場面。

此種從勞動角度體驗農家生活其中艱辛的語言，真實而生活化，栗社友無論其漢學背景如何，能以農民熟悉語言：「天心也有偏心處，水旱分來總不平」「天公久不施雲雨，莫怨來年祭祀黃」，直述農民怨天的憨傻性格，深切流露了其接近庶民階層的創作風格特色。

其他詩題也有類似的表現特色：

如膏十里潤瓊漿，菜正肥兮稻正黃，留得幾分防苦旱，興農時節莫相忘。 (春雨·黃運寶)³

乍聽新雷日晦光，紛紛衣濕帶花香，雖然路滑行人苦，卻便農家插早秧。 (春雨·范添喜)⁴

栗社友寫農家喜獲春雨的欣喜，「雖然路滑行人苦，卻便農家插早秧。」生動寫出春雨溼滑路面，但卻是農友一年生計所託：「卻便農家插早秧」的情形。而「留得幾分防苦旱，興農時節莫相忘。」則以淺近字句，寫出農人惜雨，對物充滿感謝的心情。

栗社友不僅敘事作品如此，描述人物情態亦是充滿此種平易的風格，如蔡樹描農婦忙于生活，任外表自然、粗獷，無力打理的光景：

3.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三十六回早雪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4月5日。

4. 同上註。

一肩送到步徐徐，造飯原 紡織餘，休笑阿儂情性懶，蓬蓬頭髮任風梳。（南畝
饒 蔡樹）⁵

這首詩作，用簡潔淺白的語言，真實紀錄農家婦女造飯、紡織一肩挑的忙碌生活，無暇顧及外貌，「休笑阿儂情性懶，蓬蓬頭髮任風梳。」，讀者彷彿看見一位送飯給在田裡工作的丈夫的農家婦女，頭髮被風吹亂還忙個不停的身影。「休笑阿儂情性懶」，說出農婦羞赧外貌零亂卻又無奈的心境。這種逼近真實情景的語句，使作者筆下的人物鮮活而富有生命力，人物的活力靈動的透過詩作，傳達給閱讀作品的人。

栗社友的作品，普遍抓住事物的重點加以發揮，沒有多餘的修飾，也不多作複雜、多重的詩意的經營，無論抒情、寫景都是一派看似平淡，卻流露自然的趣味來：

草木逢春正及時，名葩遷徙亦相宜，栽培幾樣芳菲種，好聚良朋共賦詩。（移花
李金泰）⁶

一年又別一年春，去舊何時再換新，今日園中歡醉飲，大家都是惜花人。（饒春
徐接升）⁷

這兩首皆寫惜花之情。第一首從栽花說起，栗社友李金泰只簡單描述愛花栽花就是要及時栽種，使花草能得到培養，才能有花開滿樹的成果。「草木逢春正及時，名葩遷徙亦相移」道出惜花人的心情。

第二首從賞花說起，重點在「大家都是惜花人」，簡單明瞭說出題旨。全詩描寫一班愛花好友相聚，珍惜良辰賞花的樂趣。沒有贅語，堆砌的詞藻，但讀者自然而然體會詩中文友愛花、賞花的心情。

夜色涼如水，天高玉宇清，蘆汀驚宿雁，皎潔一輪明。（秋月 陳玉水）⁸

5.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七十四回南畝饒 蔡邕哭董卓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7月10日。

6.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六十三回移花、黃文強扇枕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7月7日。

7.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三十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7月11日。

8.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六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月6日。

大地惟霜白，中天一鏡明，詩脾都沁冷，似水十分清。（秋月·詹安）⁹
皎皎如飛鏡，水天一色清，嫦娥偏耐冷，淒絕不勝情。（秋月·黃運寶）¹⁰

栗社友寫秋月淒清皎潔之光景，用簡潔的詩句，寫出夜涼如水，明月如鏡的秋天寧靜的月夜情景。「天高玉宇清」「水天一色清」道出秋夜如水的靜謐和溫柔。「皎潔一輪明」「中天一鏡明」「皎皎如飛鏡」則突顯秋月的光輝。沒有泛設語詞，而清明、沈靜之意境自出。王了庵評陳玉水、黃運寶之詩作，謂：「語無泛設，筆亦清高。」「描景清切，氣宇不凡。」¹¹

而 龜山晚眺 詩題中，栗社友亦運用近似散文的詩句，真切描述了當地田園風光：¹²

倚仗龜山眼望，一輪紅日正西斜，牧童吹盡無腔笛，過客乘來有快車。樹密林深看宿鳥，水邊田畔聽蛙鳴，村庄風景真如畫，幾處炊煙數點鴉。（徐炳古）
納涼龜嶺賞殘霞，曲徑叢林疊嶂遮，山色遙連村樹晚，鐘聲近報夕陽斜，雲橫假里沖天際，月照龍潭遍水涯，四顧蒼茫風景好，隔江田舍兩三家。（范添喜）
仙風吹我上龜頭，萬里雲山一色幽，數陣鷗過紅蓼岸，一行雁落白蘋洲。荷鋤野老歸前舍，戴笠漁翁赴上流，回顧苗街燈萬點，天然風景目中收。（湯阿添）
長橋隱隱水悠悠，霞繞楓林夕照收，牧子騎牛荒塚上，漁翁釣罷曲江頭。高低峰列雲重鎖，斷續蟬鳴月一，日暮江山如畫裏，詩人結伴競來遊。（賴江質）

栗社友描述龜山附近的田庄風景，謂：「村庄風景真如畫」。寫山景：「曲盡叢林疊嶂遮」「萬里雲山一色幽」。寫水景：「月照龍

9. 同上註。

10. 同上註。

11. 同上註。

12.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潭遍水涯」「長橋隱隱水悠悠」。寫田野景色：「樹密林深看宿鳥」，「水邊田畔聽蛙鳴」，「四顧蒼茫風景好，隔江田舍兩三家」。寫人物：「荷鋤野老歸前舍，戴笠漁翁赴上流」。寫夕照：「霞繞楓林夕照收」，「倚仗龜山眼望」，「一輪紅日正西斜」。寫登高遠望：「天然風景目中收。」皆是如信筆寫來，毫不矯飾造作。

栗社友習用寫實的手法，運用淺近的語言創作，使得詩作流露自然的逸趣，有如一幅素描。又如民間歌謠的真切，而無其俚俗。

綜觀栗社友詩句淺白化的第一個特點，在其社友不分其漢詩根抵，皆喜用寫實技巧，著重事物重點，不多經營詩作多重的意義，而運用生活化、淺近的語言入詩。無論敘事，寫人物，抒情或寫景，都大量運用此種方法創作，使其聯吟作品普遍流露樸質、親切的趣味，營造出自然、平易近人的寫作風格。

2. 句法流暢

栗社友的集體創作中，因使用淺白的詞語入詩，使得詩作的句法顯得明白、通暢。如「傀儡」詩題中所表現的：¹³

面目原來不是真，牽絲作態妙如神，白登城上翩翩舞，木偶能瞞木偶人。（陳玉水）

莫笑生平不自由，登台演到倍風流，萬般離合悲歡事，無不憑人一線抽。（林玉麟）

不言不語是何因，援手應知內有人，假義假仁君莫笑，廬山面目本非真。（徐榮春）

登台百態弄人前，刻木成身最可憐，有口不能親口訴，生涯舉動賴絲牽。（吳濁流）

蒙人提拔賴人揚，穆穆衣冠出劇場，巧借語言傳使命，可憐無點熱心腸。（鍾阿坤）

栗社友陳玉水、林玉麟、吳濁流寫「傀儡」的特色：「面目原來不是真，牽絲作態妙如神」「無不憑人一線抽」，「有口不能親口訴，生涯舉動賴絲牽。」簡明流暢的句法，使木偶受人掌控的特徵一目了然。

13.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五回傀儡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2月8日。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而林玉麟寫木偶遭人操控，借喻世間受他人掌控一輩，從首句「莫笑生平不自由」到末句「無不憑人一線抽」，皆一氣呵成，流暢無礙，使得題意清楚傳給讀者。鍾阿坤則指此輩人是「蒙人提拔賴人揚」，穆穆衣冠，「巧借語言傳使命」，專司傳聲筒之職，但「可憐無點熱心腸」，沒有憐恤他人的心腸。無艱僻字句，句法，使題面之意清楚明白。

由上分析，可知：栗社友如口語化般的詩句，使得傳統漢詩緊密連綿的句子結構鬆動，字句的意義清楚有力的傳達給讀者。又如下列

樵歌 詩題作品：¹⁴

谷口擔薪唱且行，悠揚聲趁晚風清，村謳一曲閒消遣，莫訝牢騷訴不平。（謝長海）

丁丁伐木隱林中，高唱山頭透碧空，最喜牧童為伴侶，悠悠笛韻和清風。（解耀琛）

歌聲嘹亮達天空，時有丁丁唱和同，傍晚負薪歸去後，尚留清韻繞山中。（趙江墩）

朝朝持斧到深山，於世無求暮即還，紅葉一肩歌且詠，逍遙盡樂在人間。（邱雲興）

一肩紅葉意優遊，放浪形骸任自由，無辱無客忘世味，高歌消盡古今愁。（邱炳秀）

清謳一曲出岩阿，伐木丁丁當板和，自力營謀生計足，笑他世上事干戈。（蔡樹）

栗社友描寫自給自足的樵夫生活，寫日日勤勞至山林中砍柴伐木：「朝朝持斧到深山，於世無求暮即還。」在山林中逍遙自適的光景：「歌聲嘹亮達天空，時有丁丁唱和同」，「丁丁伐木隱林中，高唱山頭透碧空。」「清謳一曲出岩阿，伐木丁丁當板和。」交往的是牧童，無心機鬥爭，而能相互唱和：「最喜牧童為伴侶，悠悠笛韻和清風。」自立更生的生活，自適無爭：「自力營謀生計足，笑他世上事干戈。」「無辱無客忘世味，高歌消盡古今愁。」這些詩作，無艱難的句法，文字樸質無飾，觀者可立即接收作者所欲表達：「隱居山林

14.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溝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消遣自樂」的主旨，讀來明白曉暢。

綜觀栗社友淺白化的詩句，使漢詩的句法鬆動，使作品詩意流利無礙的流露，形成「老嫗、孩童」都能讀懂的效果。

3. 情感自然流露

栗社友運用淺近的字句創作，使詩中的情感真切的流露，如栗社友于 除夕 詩題中描寫全家圍爐過年，享受天倫之樂融洽的情形：¹⁵

家家暢飲辭年酒，戶戶欣分壓歲錢，爆竹聲喧除舊臘，椒花獻瑞祝新年。（林文興）

荆妻已備圍爐酒，稚子來催壓歲錢，卻為尋詩忙不了，竟忘明日又新年。（蔡 樹）

今年奔逐餘今夕，一事無成曆又新，且喜雙親還健在，圍爐妻子滿堂春。（詹 安）

臘鼓聲殘夜半，守年老幼坐堂前，今宵觸憶兒時趣，三五分爭壓歲錢。（盧炳煌）

栗社友林文興寫家家戶戶忙備年酒，分壓歲錢的熱鬧情景，在爆竹聲中全家團圓的新年來臨，民間百姓慶賀年歲更新的欣喜之情自然流露。

而栗社友蔡樹則從家中老小忙碌情形寫起，同樣也流露了歡慶新年的喜悅之心。

另兩首栗社友詹安、盧炳煌則描寫全家圍爐，和樂之情。一年將盡，最喜雙親健在，全家聚首共享親情：「且喜雙親還健在，圍爐妻子滿堂春」，而守歲、分壓歲錢的歡樂之情，乃是新年時不可或缺的點綴：「守年老幼坐堂前」，「三五分爭壓歲錢」。

這些詩作率真、質樸，毫不矯情，百姓真誠歡喜過年的情感全在詩作中表露無疑。

栗社友羅吉頌則寫人們工作之餘，互相唱和，彼此真情流露的情形：

15.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五十二回除夕、馬嵬坡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4月8日。

丁丁伐木嘯高歌，解盡離騷逸興多，負重渾忘身重累，一聲呼妹一聲歌。（樵歌·羅吉頌）¹⁶

這首詩表達了上山伐木者彼此間的情感是毫無虛偽的真情，在一天的活計完成後，在山中互相呼喊，一邊呼叫對方，一邊大聲唱著山歌，情感上的支持使得疲勞全消，身上的重擔也減輕了。全詩自然的流露出互相珍惜，彼此扶持的情感。

栗社友詩句淺白化的創作特色，在各類題材中均十分常見，如詠物類詩作：

不在天邊在袖邊，滿輪明月掌中懸，團圓直待春歸，一別西風又隔年。（團扇·黃運寶）¹⁷

形如明月自團圓，掃盡炎威六月天，一枕清涼無限好，仁風習習到君前。（團扇·黃肇基）¹⁸

當今世事重機關，光怪離奇見一般，動地驚天君莫妒，任他熱烈五分間。（電映·吳頌賢）¹⁹

人工巧製奪天工，萬國風光在眼中，莫道虛無渾是幻，全憑閃電助神通。（電映·楊阿潤）²⁰

詠景類作品：

四顧蒼茫雁幾行，滿山楓葉染新，蕭蕭風景登樓客，水色天光引領長。（秋望·涂立興）²¹

鳥語花喧遠市，數竿綠竹擁堂前，龍潭水印松蔭月，大洞居然小洞天。（大洞即景·劉傳維）²²

16.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溝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17.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四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18. 同上註。

19.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七回電映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5月28日。

20. 同上註。

21.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五回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0月11日。

22.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五十六回搖扇、閏五月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10月12日。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秋色橫空迴異常，一天風動一天涼，遠觀山水三分瘦，歷盡炎威夏日長。（秋望·徐榮春）²³

鴻來燕去正新涼，獨盼江天一色蒼，最是一年秋景好，逍遙自在任瞻望。（秋望·黃肇基）²⁴

雲淨天空一水長，半輪秋月映波光，樓頭酒醒初更後，漁火依稀認遠航。（秋望·謝長龍）²⁵

甚至詠史類亦然：

欲明大義反遭殃，痛哭懷王獨斷腸，人去千秋遺跡在，汨羅沈骨不沈香。（屈原沈江·吳濁流）²⁶

忠言不聽是吾憂，一躍狂波萬事休，名共汨羅江上水，天荒地老永長流。（屈原沈江·劉立德）²⁷

奸佞如何不墜淵，屈公江畔對青天，滿腔熱血隨波去，千古精魂作水仙。（屈原沈江·羅慶遜）²⁸

子高符讖奏分明，秦氏關心愛築城，不管人民嗟苦迫，那知將士守寒更。步行何止三千里，日計休論百萬程，後世安寧應戴德，可憐當代作蒼生。（萬里長城·范玉遠）²⁹

蓄意多年鍛鍊成，欲留青史著英名，暗將銳氣藏魚腹，一劍功贏百萬兵。（魚腸劍·林文興）³⁰

栗社友詩句淺白化的特色不獨在各類題材中隨處可見，社友不論其漢學根基為傳統漢學教育也好，或受過現代學校教育如日治時國語學校，都普遍在創作時運用淺近的字詞入詩。

如栗社老一輩的鄒錦福、徐接升，因漢學根基較深厚而被推為栗社顧問，³¹寫作漢詩時，亦常用淺近的詩句創作：

23.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五回栗社擊鉢吟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0月11日。

24. 同上註。

25. 同上註。

26.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8月27日。

27. 同上註。

28. 同上註。

29.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二十二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30.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三十四回魚腸劍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2月18日。

31. 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分析。

空把離騷苦自吟，投身未必感王心，也知江水原非淺，無奈君恩幾倍深。（屈原
沈江·鄒錦福）³¹

這首詩作，寫出屈原被小人譏謗，心憂煩亂，故寫離騷以明志，但一片丹心終未能君王了悟，因而投江，其心之苦，作者用簡潔的語言表達出屈原的心事。王了庵評其作，謂：「作者能將沈江心事寫出，可謂讀史有識。」³²

待到炎威六月天，家家都買扇團圓，偶然睡覺朦朧眼，疑是明珠半壁懸。（團扇·
徐接升）³³

這首詩作，用淺顯易懂的文字，把團扇的特色及家家必備的情形，生動寫出，造成一種平易近人的意趣。另一首也有類似的風格：

待到于今月正光，桂花隱約欲浮香，人皆得意春風好，我愛秋時習習涼。（秋望·
徐接升）³⁴

這首寫秋涼時，月明桂香的佳景。而作者藉春風暗喻人生遇高峰，得意固好，但淡泊能賞秋日美景者，其人生的境界更高。字句淺近，寓意深遠，讀來興然有味。

而受現代學校教育如吳濁流、邱雲興、鍾建英之類的社友，也同樣具有創作詩作時，用語淺白的現象：

一年容易又清涼，舉目園林葉葉黃，我最流連秋色淡，不隨塵世利名狂。（秋望·
邱雲興）³⁵

舉目園林落葉狂，滿天秋色正生涼，無端一夜西風急，惹得騷人詩思忙。（秋望·
邱雲興）³⁶

31.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8月27日。

32. 同上註。

33.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四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34.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五回栗社擊吟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0月11日。

35. 同上註。

36. 同上註。

一山楓樹半經霜，歸燕留巢尚戀樑，漫道風雲多入眼，且看新菊上枝黃。（秋望·鍾建英）³⁷

水迷離，波迷離，一對龍舟爭錦旗，滿江爭聽勿遲遲，憶昔時，思昔時，諫主沈江千古悲，殘留離賦恨悠悠。（端陽競渡歌·吳濁流）³⁸

這些詩作，有近體詩格律，也有古體詩，但用語皆簡潔、平淡，顯示詩句淺白化是栗社友創作的普遍特色。

栗社友的聯吟創作，詩句淺白化的情形相當普遍。其不獨只存在一種題材類型中，舉凡詠史、詠景、詠物、敘事題材皆隨處可見，且受漢學教育者與受現代教育如日治國語學校者皆普遍運用，可見此為栗社友共同創作之語言特色。此可能與時代變化有關，社友創作不再拘泥傳統漢詩語言，而以「我手寫我口」的方式創作漢詩。也或與栗社友傾向以詩歌教化為創作意圖，語意多重的創作方式，不若淺白化的詩句，收警醒人心之成效大有關。

（二）現代語詞入詩

栗社友創作漢詩時，語言另一特色是使用許多現代化的詞彙入詩。由於時代的演進，外國的事物與文化傳入國內，而使得外來語及譯語產生。也由於新觀念、新事物不斷產生，新的名詞也大量產生。栗社友受社會現代化的影響，也接觸了這些現代語詞，並將之運用在漢詩創作上，就栗社友普遍以現代語詞入詩的情形來看，漢詩在日治時代，其語言結構已產生變化。

以下即試分析栗社友聯吟詩作中使用之現代語詞的情形，並探討此一語言特色使其詩作產生何種影響。

栗社友受現代化的影響，詩作中常出現現代化社會新事物的新名詞：

37. 同上註。

38.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三十一回端陽競渡歌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9月3日。

	詩	作
低 氣 壓	失和春雨悶難消，一望田疇半焦，安得沖繩「低氣壓」，惠來甘澍潤枯苗。(苦旱 . 賴榕春) ³⁹	
消 毒 水	橫行魃菌幾時休，梁田苦歉收，安得雨師「消毒水」，滌除斯疫濟瀛洲。(苦旱 . 范添喜) ⁴⁰	
科 學 文 明	萬里蜿蜒一望收，巍峨屹立惹人眸，保疆氣節千秋在，鎮勇豪雄萬古留。歷歷風霜無變幻，每逢血戰有功，雖然「科學文明日」，旅順堅城屹匹儔。(萬里長城 . 吳濁流) ⁴¹	
世 界	蜿蜒萬里似龍蟠，山海關頭起壯觀，巍壁徒藏千古雪，強秦難保兩朝冠，重門永鎖胡人夢，虐政頻添國土寒，雖謂雄圖誇「世界」，暴君遺史不堪觀。(萬里長城 . 鍾建英) ⁴²	
同 志	國運乖離應潔去，奈何輕棄萬金身，只今遙弔湘江水，「同志」有誰不愴神。(屈原沈江 . 葉浩鳴) ⁴³	
天 文 台	一彎新月恰初秋，烏鵲填橋故事留，擬借「天文台」上鏡，看他織女會牽牛。(七夕 . 謝長龍) ⁴⁴	
自 由	仰望銀河夜色幽，曾聞織女會牽牛，端憑烏鵲填橋渡，嗤殺天仙不「自由」。(七夕 . 趙廷琳) ⁴⁵	
法 律 公 平	天孫天帝本親親，俗說訛傳莫認真，豈有神仙施「法律」，「公平」反不及凡人。(七夕 . 劉天來) ⁴⁶	
專 制 婚 禮	負頻年織未休，今宵許會牽牛，權天上猶「專制」，「婚禮」人間已自由。(七夕 . 蔡樹) ⁴⁷	
廣 告	五百黃金一馬骸，涓人心事巧安排，價高不遠來千里，何用招賢「廣告牌」。(駿骨 . 羅吉堂) ⁴⁸	
胃 病	六七年華志未灰，殷勤誘掖後人來，扶輪大雅吟情，博古文章逸才。「胃病」敲詩猶不倦，聞雷絕華更堪哀，願教益友身常在，那先生去復回。(弔羅慶遜先生千古 . 邱雲峰) ⁴⁹	
維 新	不耐深閨獨守身，招邀姊妹唱「維新」，心勤那覺淋頭苦，記讓螢窗雪案人。(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 . 蔡樹) ⁵⁰	

39.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一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6月6日。

40. 同上註。

41.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二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42. 同上註。

43.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8月27日。

44.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五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1月10日。

45. 同上註。

46. 同上註。

47. 同上註。

48.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七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2月11日。

49.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三十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7月11日。

50.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三回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1月9日。

教室	「教室」紛臨盡鳳雛，不辭夜雨遍江都，螢窗雪案功成日，當把鬚眉作學徒。(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 . 林玉麟) ⁵¹
宇宙	「宇宙」光華 我州，繡緯勤孝結朋儔，高燈寂寂崇文化，淋雨還須一講求。(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 . 詹春光) ⁵²
女教師	欲已成名雨不辭，攻書刻燭夜寒時，光陰一寸無虛度，當代崇文「女教師」。(苗栗街處女冒雨夜學 . 徐榮春) ⁵³
鐵管	綿延「鐵管」築良師，任是他山力可施，莫道遠移難濟近，源頭滾滾自來時。(水道 . 鄒錦福) ⁵⁴
喜劇	衣冠假面非真，獨是伏倭幻此身，試看演來憑「喜劇」，木頭也感動生人。(傀儡 . 邱雲鋒) ⁵⁵
劇場	曾解白登一劫忙，陳平毒計絕無方，延今木偶紛紛是，一樣環球「大劇場」。(傀儡 . 陳瑞圖) ⁵⁶
電力	「電力」機關巧奪天，不同海市看神仙，羨他一轉乾坤大，變態風雲在眼前。(電映 . 江芹蔭) ⁵⁷
民權	雪冤拆獄意無偏，舌辯何殊道韞賢，立教原來無畛域，裙釵也許擁「民權」。(女律師 . 羅吉正) ⁵⁸
法律	文明男女得平權，「法律」由人盡力研，自古嬌姿多兩舌，片言拆獄亦當然。(女律師 . 李開章) ⁵⁹
電燈	鰲峰散策趁黃昏，隱約隨衣月一痕，騎唱牧歸牛背穩，行吟客和鳥聲喧。群巒山色分深淺，兩岸人家半郭村，幾處「電燈」光掩映，晚風料峭酒旗翻。(龜山晚眺 . 徐炳古) ⁶⁰
冠軍	五總名儒博見聞，奇形暮望獨超群，東西南北情 聚，春夏秋冬色有分，地冷遙看山積雪，天陰近 硯吞雲，峰巒層疊森羅列，瑞物介蟲獨「冠軍」。(龜山晚眺 . 林文興) ⁶¹
玻璃	形樣離奇似眼腔，「玻璃」巧製自歐邦，欲竊遠近憑君力，千里歸舟認碧江。(望遠鏡 . 張添增) ⁶²
氣象台	「氣象台」中擎怪鏡，迢迢千里看星釭，長筒管見君莫笑，雙眼窺天勝眼雙。(望遠鏡 . 吳濁流) ⁶³

51. 同上註。

52. 同上註。

53. 同上註。

54.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三十四回魚腸劍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2月18日。

55.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五回傀儡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2月8日。

56. 同上註。

57.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七回電映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5月28日。

58.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四十四回寒山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3月24日。

59. 同上註。

60.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61. 同上註。

62. 同上註。

63. 同上註。

甘物	紀質	「甘紀」文明誇「物質」，望天攝物世無雙，管中窺豹休嫌小，日明星辰在眼腔。(望眼鏡·黃運元) ⁶⁴
新氣象		長江萬里一艘艘，極目開窗電閃窗，前面乍見「新氣象」，分明對岸整家邦。(望遠鏡·朱成玉) ⁶⁵
共和民主		抱璞朝京闕，可憐誤玉工，兩番悲足別，三獻動王衷。聞傳千古，秦廷樹大功，「共和民主」後，不復擾中。(和氏璧·黃運寶) ⁶⁶
煤油		八景苗疆著，炎炎氣焰中，「煤油」藏地底，烈火聳天空。西照雞籠赤，東煇桂竹紅，如烽燃萬丈，光射斗牛中(礮山噴火·范添喜) ⁶⁷
軍砲	廠台	欲取天然產，延燒力盡來，塗泥飛岩雨，聲氣響如雷。架造猶「軍廠」，堤防似「砲台」，光輝連日夜，誰敢向徘徊。(礮山噴火·李保忠) ⁶⁸
瓦斯		大地鍾靈境，礮山吐「瓦斯」，油沈千尺下，火燭四時奇。昭耀光天德，騰煙壯地基，寶田無盡藏，濟世勝瑤池。(礮山噴火·羅吉堂) ⁶⁹
警報		元夜馬車濕馬蹄，霏霏細雨灑城西，可憐燈火無光候，一樣防空「警報」情。(元霄雨·賴江質) ⁷⁰
飛機軍需品		勇敢「飛機」挫敵鋒，蓖麻廣植勸三農，國家重要「軍需品」，一點精神報九重。(蓖麻報國·林天賜) ⁷¹

64. 同上註。

65. 同上註。

66.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五十八回茶亭、和氏璧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12月18日。

67.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溝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68. 同上註。

69. 同上註。

70. 引自湯雲生騰錄：《第九十六回未婚夫、禦冬詩集》，苗栗：栗社，1938年5月8日。

71.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一百二回蓖麻報國、感時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7月17日。

栗社友的詩作中也有運用譯語的情形：

	詩	作
沖繩	失和春雨悶難消，一望田疇半焦，安得「沖繩」低氣壓，惠來甘澍潤枯苗。(苦旱 . 賴榕春) ⁷²	
歐洲	皇威應運解民憂，秦政何堪箇裏求，問土莫籌成敗策，防胡寧用險夷謀。邊疆未興千軍敵，域界難銷萬里囚，費盡幾多黎庶苦，空留聲價溢「歐洲」。(萬里長城 . 李保忠) ⁷³	
上帝	曹瞞道破英雄膽，「上帝」當空為不平，漢祚憑公延一線，故教律令急驅兵。(劉備聞雷 . 趙廷琳) ⁷⁴	
富士	晚來一眺好風光，八景朝山勝境場，北望龍潭藏夜月，南觀「富士」近仙鄉。東方數嶺留殘雪，西岸長隄接夕陽，自古明師言吉地，金龜帶印在苗莊。(龜山晚眺 . 謝琳清) ⁷⁵	
摩托車	霞映斜陽照夕嵐，騷人登此對花談，福基道上人來往，「摩托車」中土苦甘，錦水磺坑成遠近，雙峰假里自東南，數聲汽笛松林晚，一雁飛空月滿潭。(龜山晚眺 . 湯阿添) ⁷⁶	
太平洋	一年卻剩一宵長，萬斛情懷感不忘，夢到西歐低氣壓，風波恐入「太平洋」。(除夕 . 涂立興) ⁷⁷	

72.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一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6月6日。

73.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二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74.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九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6月14日。

75.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76. 同上註。

77.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五十二回除夕、馬崑坡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4月8日。

栗社友的詩作中也有出現方言或當地地名等本土化語詞：

	詩	作
台 澎	「台澎」日日見驕陽，到處農家痛欲狂，只望雲霓無雨露，求田許汜也堪傷。(苦旱 . 邱雲興) ⁷⁸	
天 公	龜裂田疇實可哀，「天公」何意困蓬萊，農民無計空祈禱，安得甘霖降下來。(苦旱 . 羅吉正) ⁷⁹	
後 龍	勝境精靈毓秀鍾，日曛顧盼爽心胸，源頭活潑經高鷗，水口迴環入「後龍」。東向凌雲擎五指，南邊插漢聳雙峰，徘徊瞻望誠難盡，四面層巒看幾重。(龜山晚眺 . 林文興) ⁸⁰	
龜 山	掩映林隈落照餘，「龜山」憑眺孰知余，龍川乍見歸舟盪，鳳嶺遙看暮靄舒。南顧雙峰鳥飛急，東瞻五指月來初，凝眸最好黃昏後，三月西湖景不如。(龜山晚眺 . 范添喜) ⁸¹	
福 基 錦 水 磺 坑	霞映斜陽照夕嵐，騷人登此對花談，「福基」道上人來往，摩托車中土苦甘。「錦水」「磺坑」成遠近，雙峰假里自東南，數聲汽笛松林晚，一雁飛空月滿潭。(龜山晚眺 . 湯阿添) ⁸²	
甘 藷	少年不怕遇風波，荏苒光陰轉瞬過，人事「甘藷」仍一樣，霜愈老愈甜多。(蔗境 . 黃隸發) ⁸³	

栗社友在創作時，受到時代變化影響，使用了現代語詞，使得詩作具有時代感，和傳統漢詩有別。如一些新事物：摩托車、鐵管、玻璃、氣象台 顯示栗社友受到時代改變的影響。一些外來譯語如太平洋、歐洲 也顯示外來文化、事物已傳入台島本地中。而詩作中不乏新時代的觀念如共和民主、維新、自由 在在都顯示社友創作受時代變化影響的痕跡，而這些新語詞運用至漢詩中，使得傳統的詩材也有了新的風貌。

78.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二十一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6月6日。

79. 同上註。

80.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81. 同上註。

82. 同上註。

83.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八十八回蔗境、畫梅詩集》，苗栗：栗社，1937年2月15日。

如栗社友賴榕春于「苦旱」詩題中，運用「低氣壓」一詞，盼能解旱象，為農民分憂，立意新穎。又如吳濁流在「萬里長城」詩題中新描述的：「雖然科學文明日，旅順堅城岷匹儔」。利用對比技法：今是最先進的科學文明，昔是人類歷史上最浩大的工程之一。今昔對比的手法非新奇技巧，但以當今科技文明為對比事物，則更突顯萬里長城此一歷史遺跡之古老與時間快速無情的滄桑感！

而栗社友謝長龍面對古老的傳奇故事——牛郎、織女的愛情，則如此處理這項題材：「擬借天文台上鏡，看他織女會牽牛」。詩人欲用科學產物天文台的望遠鏡，尋覓中國最古老、浪漫的星象傳奇，使得抒寫這類傳奇愛情的手法，不再侷限于歌頌雙星情感堅貞或哀歎其命運乖離之途而已。可以說，栗社友運用現代語詞入詩，使得漢詩創作不僅具有時代感，也開拓了其他表現的方式。而流暢的詩句及現代化的語詞，則形成詩作平易近人的風格。

栗社友有時亦使用方言如「天公」、本土化詞語如「甘藷」創作漢詩，則使得作品另有一份親切感。如栗社友黃隸發的「蔗境」，用「甘藷」比喻人生的境況：年紀愈長，愈充滿智慧的甘甜，如成熟的甘藷儲藏豐富的甜味一般。貼切的比喻而又充滿鄉土色彩的語言，蘊含了常民生活的智慧。

而此期栗社友的創作，受傳統漢詩的技巧影響仍大，創作時亦常運用傳統文學技巧，如對仗：

孤城橫絕北西方，萬里蜿蜒氣象強，胡馬豈能逾塹壁，雄兵何苦聚邊疆。「濛濛雁塞烽煙白，緲緲龍沙草木黃」，回首關山金鼓寂，空留偉績吊秦皇。（萬里長城·賴榮春）⁸⁴

這首詩作腹聯「濛濛雁塞烽煙白，緲緲龍沙草木黃」，句調工整，對仗亦佳」。白色的烽煙和黃沙纏繞呼嘯，寫盡寒外孤寒的景象。

虎踞龍盤氣象雄，長城聲價冠西東，巍峨壯魄凌山海，卓偉英姿貫日虹。隔斷飛「鴻」來塞外，分明逐「鹿」入關中，防胡砥柱秦皇島，莫讓阿房一炬紅。（萬里長城·謝琳清）⁸⁵

84.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二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85. 同上註。

穿山渡嶺蜿蜒馳，磚石排成萬里師，胡馬豈容跨「漢域」，匈奴未許越「雷池」。論功漫說秦無力，為厲終嫌國大疲，一自內蒙兼併後，孤城烽火熄多時。（萬里長城．羅吉頌）⁸⁶

這兩首詩作，前一首以「鴻」對「鹿」，次一首以「漢域」對「雷池」，對仗俱工。

寫景詩題如「秋月」，栗社友則習用一些傳說的「玉兔」「吳牛」等物相對：

皓魄當空照，「吳牛」喘息驚，莫疑三伏日，「玉兔」九秋明。
（秋月．李金泰）⁸⁷

有時栗社友則是整首詩皆造句工整：

霜冷蟲聲寂，蟾光露氣清，庭前金粟滿，窗外玉盤明。
（秋月．趙廷琳）⁸⁸

栗社友詩作中，用典、比喻情形亦有，但在同一詩題中，栗社友運用之典故及比喻則多數重覆，顯示其對同一詩題處理上具共同性的情形：

一觴一詠傲西風，秀色三秋老圃中，願與淵明為契友，東籬鎮日賞心同。（賞菊．楊兆龍）⁸⁹

為愛柴桑老圃中，徘徊三徑賞秋叢，浩然踏雪梅應來，且學陶潛樂苑東。（賞菊．江欽火）⁹⁰

86. 同上註。

87.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六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月6日。

88. 同上註。

89.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九回賞菊、虎嶼觀潮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1月1日。

90. 同上註。

徘徊老圃夕陽中，朵朵黃花遶徑中，金谷繁華成夢蝶，孤高相對有陶公。（賞菊·彭松壽）⁹¹

九秋百卉凋殘後，三徑黃花爛熳中，我亦淵明同愛癖，酌醅相對興無窮。（賞菊·謝長龍）⁹²

在此詩題中，栗社友明顯傾向以東晉陶潛隱居的典故，比擬自身的品格高尚，潔身自愛，不與世同流合污。

一輪皓潔齊紈素，兩面玲瓏霜雪妍，明月清風驅赤帝，團圓誓不共團圓。（團扇·涂立興）⁹³

歲歲相逢在夏天，平生圓潔得人憐，謾言掌上一輪小，搖動能消赤帝權。（團扇·陳玉水）⁹⁴

瘦骨修成秋月樣，漫云徒事守團圓，請看揮到縱橫處，片刻能消赤帝權。（團扇·鍾建英）⁹⁵

在此詩題中，栗社友共同以「赤帝」一詞比擬炎月之威猛，描述人們藉團扇納涼的情景。

綜觀此期栗社友詩作，語言傾向淺白化，由于受傳統漢學的薰陶，栗社友原則上遵循漢詩傳統格式進行創作，也在詩作中運用對仗、比喻、用典等傳統文學技巧，這些技巧使栗社友的詩作多一層保護色，如「傀儡」詩題中，藉比喻一法，使栗社友的詩作有不同的寄託含意，⁹⁶而能躲過日人的文網追查。但栗社友這些使用傳統技巧的作品，對漢人而言，其詩的旨意並不深奧晦澀難解，栗社友漢詩的語言，有著淺白語言的特色。

而受時代變化影響，栗社友也開始在詩作中運用現代的語詞入詩。栗社友普遍在創作時善於經營一項詩的題旨，抓住重點發揮，作品普遍不呈現複雜的語意。這些創作傾向，使栗社友漢詩的語言淺白化

91. 同上註。

92. 同上註。

93.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四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94. 同上註。

95. 同上註。

96. 見本章第一節之分析。

，形成了栗社友詩作之共同風格，傾向于平易近人的風格。

栗社友此種平易的詩作風格，筆者手中，目前並無證據顯示，栗社友是集體自覺的意欲改革漢詩而產生的結果。栗社友中，據筆者目前手中收集之資料，只有吳濁流一人日後自覺的發展出改革漢詩，走向「字淺、句圓、意深」的創作主張。則栗社此種普遍淺白化的語言，推測除了受時代改變的影響，傳統漢詩語言已鬆動外，亦或和栗社友普遍重視詩歌的教化功用有關。蓋以淺近的語言表達題旨更易收警世效果，蓋講究實際成效也。栗社友不少富含常民生活智慧的作品，詩的語言皆具有樸實淺白，使觀者易懂的特色。

二、台灣光復後時期

台灣光復後，受社會變遷影響，栗社友的詩作語言不僅淺白化，有的詩作甚至十分口語化：

藏族人居大草原，布帆移動作家園，牛羊結集無耕種，雪雨荒煙冷不溫。（大草原·胡東海）⁹⁷

設局當中蘊鬼胎，岐途切記莫徘徊，因貪陷入迷魂陣，為賭偏多築債台。錦繡前程從此喪，功名後望已全，人人共作規箴訓，未許頑冥惹禍災。（戒賭·陳漢傑）⁹⁸

我愛東籬晚節風，移根幼小育玲瓏，關懷灌溉勤朝夕，指日金英綻滿叢。（栽菊·賴松峰）⁹⁹

而栗社友吳濁流以其長期接觸及創作漢詩的經驗，發展出主張漢詩現代化的革新主張，希望「漢詩具現代化精神」。¹⁰⁰其詩歌語言不

97. 引自賴松峰集稿，胡東海、劉淦琳、陳俊儒編集：《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2月15日，頁1。

98. 同上註，頁26。

99. 同上註，頁9。

100. 吳濁流對中國文學，曾謂：「中國的文學不可幽閉在祖先傳來寶貴的文化中，貪眠蛻化，更不可墨守成規，被已有成就的舊文化所束縛，不能發展將固有文化，拿來現代化，創成現代中國文學」，參吳濁流著：《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頁188-189。潘進福分析吳濁流的漢詩創作：「他不斷嘗試以新的題材與新的形式來作詩，為漢詩注入新的因子，希望漢詩具有『現代化』的精神。」引自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台北：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頁129。

刻意求工，直率、親切，吳濁流的詩歌語言，具有深入淺出的特徵，發展出「真而不飾」的個人特色。¹⁰²

楊柳絮綿綿，春風三月天，家家忙稼種，雞犬傍花眠。

春耕¹⁰³

入眼青藍綠，六堆異故鄉，晴天椰樹下，婦女叱牛忙。

六堆景色¹⁰⁴

為女變傻瓜，求人只自嗟，豈知平日友，多是巧言家。

為兒求職感¹⁰⁵

今朝佳節喜如痴，且向詩題憶幼時，猶記母親牽我手，已經六十幾年移。 母親

節¹⁰⁶

而栗社友賴江質則運用客家方言及山歌特質創作漢詩，其詩句充滿地方色彩及鄉土風味，情韻悠長。

三灣茶果滿山隈，摘後春梨花又開，妹在頂寮銅鏡面，緊工時節等郎來。 三灣

鄉特產¹⁰⁷

三灣糖廠產黃糖，寒雨霏霏掘蔗忙，試問削根諸姊妹，那儕種得最均長。 三灣

糖產¹⁰⁸

思親亭外步遲遲，見妹眉彎似月眉，待到嫦娥十五六，團圓不怕等多時。 福星

山待月¹⁰⁹

102. 見林外：吳濁流先生的漢詩，《笠》第76期，1976年12月25日，頁38：「其詩華而失真，是他所唾棄的。因求真，就成了如此的『白描』，白，成了他的詩的一大特色。」另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頁150：「林外先生認為吳濁流的詩歌創作，表現出『真而不飾』的風格。」

103. 引自吳濁流：《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26。

104. 同上註，頁29。

105. 同上註，頁25。

106. 同上註，頁114。

107. 引自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53。

108. 同上註，頁53。

109. 同上註，頁46。

此期栗社活動力大減，人才凋零，詩的創作力大不如前，其漢詩語言，受社會變遷影響，不僅詩的語言淺白化，更傾向口語化。而栗社友吳濁流及賴江質在口語化的詩句中，蘊含了特殊的個人風格。本節討論栗社友詩作語言風格特色即到此。至于栗社發展過程中重要詩人及其作品為何，將在下一章繼續討論。

第五章 栗社重要詩人及其作品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栗社發展過程中，有那些重要詩人及其作品特色為何，以了解栗社重要詩人個人創作情形。

本章「重要詩人」其選錄標準，主要以其創作普受肯受，具有特色者言，非以參予擊鉢聯吟次數多者為原則，收錄者有的為詩社發展中活躍的詩人，而後詩作亦普獲肯定，如地方藝文志、文學史皆有紀錄者，如吳頌賢、黃運寶、賴江質者。¹有的詩人如張春華，在詩社的活動力如其聯吟詩作的參予性雖非十分活躍，但其個人創作卻具有特色，反映濃厚漢文化思想，風格沈鬱。另一詩人邱炳秀（邱氏另號仙樓）則抗日色彩濃厚，詩風激越、剛直，二人作品皆具時代意義及創作特色，而後亦獲推崇，²因此將其選錄。

本章在研究上有其限制，如詩人彭昶興之詩作已散佚無存，筆者訪其後裔相關親友，亦無所獲，但據栗社相關文獻紀載，彭氏之漢詩創作亦獲肯定。故收錄其生平傳略，缺失部份只有期待來者了。

本章第一節概述栗社發展過程中傑出詩人生平及創作情形。第二節則討論栗社重要詩人作品。為使詩作討論部份具客觀性，不因詩作缺失造成觀照上的偏失，因此有關詩作討論的部份，依詩人作品之特色部份分類敘述，並突顯詩作與詩人生平經歷及生長時代的社會文化關係，藉此明瞭栗社重要詩人之創作特色。期透過分析研究，對栗社重要詩人之創作情形有一深入之觀照。

1. 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藝文篇》，苗栗市公所出版，1998年2月20日，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等，皆收有此類詩人的傳略。

2. 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一書對張春華氏作專論，肯定其漢詩創作，稱其：「用語平淺，沒有刻意飾辭，為文造意的毛病。詩作大多直寫心中感受，記載眼前事物。」而內容則：「對故國仍寄關懷與嚮往。」參《苗栗縣文學史》，頁175-179。

陳運棟：「昂首依然是漢人一栗社要角邱仙樓」，收於黃鼎松編著：《悠悠鄉土情》，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稱其創作具強烈民族精神：「邱仙樓先生，為民族精神的發揚者。」

第一節 栗社的傑出作家

本節概述栗社發展過程中之傑出作家，如前述其選錄之主要標準乃以創作受肯定，具有特色者為主，此依下列準則：一、創作評價甚高且有定論者，如賴江質，其漢詩創作豐富，創作時間長，作品亦深受肯定。³二、作品被選錄機會多且有其傳者，作品選錄機會多表其創作受肯定，此類詩人又多有人為其作傳，蓋其在創作上有一定價值，可茲流傳者，故多有傳。如吳頌賢、謝長海、吳濁流、張添增、黃運元、張春華、徐接升、鍾建英、黃運寶等人。⁴三、作品有其特色且受推崇者，如邱炳秀。四、至今仍持續創作且公開受肯定者，如胡東海、賴松峰等人。⁵

本節概述栗社傑出詩人其生平傳略，並敘及創作情形，以了解栗社在發展過程中的傑出詩人概況。

一、徐接升

徐接升，號仙階，又號嶺南，苗栗縣頭屋鄉竹仔閣人，生于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歿於民國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享年五十八歲。

徐接升祖籍廣東省蕉嶺縣。其來台祖係由其十四世徐豪敏於清朝年間渡海來台，以農為生。經傳十五世徐德麟，十六世徐纘辰，徐氏家聲因經數代經營，已德昭閭里，望重四方。十七世即為徐接升。徐

-
3. 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03：「賴江質 從事詩文創作60餘年」黃鼎松：「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收於《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賴江質先生，加入栗社逾一甲子，詩作無數，高居山城詩壇祭酒多年」
 4. 黃鼎松編著：《苗栗市志·藝文篇》，苗栗市公所出版，1998年2月20日，《頭屋鄉誌·人物志》，頭屋鄉公所，1996年12月25日，陳運棟編：《西湖鄉誌·人物篇》，西湖鄉公所出版，1997年2月，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等收錄這些詩人傳略，並對其創作均加以肯定。
 5. 栗社社長之一胡東海氏現年九十二歲，賴松峰氏係賴江質先生長子，曾任栗社總幹事。民國八十九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贊助，中華民國新詩學會主辦之全國詩人節慶祝大會，胡東海氏獲詩教獎，賴松峰氏獲傳統詩之優秀詩人獎，其漢詩創作至今仍獲肯定。以上資料由賴松峰先生提供。

接升之父徐纘辰（字聘臣），承自客家耕讀傳統，農耕以自足，勤讀以科考光耀門第，曾為清代秀才。當有清一代，台灣士子，尤其苗栗地區學風未開，徐纘辰得中功名，實屬不易，而後徐纘臣以其個人所能，開課設帳，引領苗栗文風，「倡導結社創作，一時文人墨客，相與從遊」。

徐接升承襲其父家學，漢學根基深厚，據《苗栗市志》當代文人所載，徐接升「少年非祇從父學詩文，復再延聘名師研習句讀，飽讀經史子集諸家經典，學成一家。」⁶從民國二十八年（西元一八三九年）栗社同人「吊徐仙階顧問之辭」可知徐氏受時人推崇于一班：「竹閣名門，書香繼起，勿論八索九丘，三墳五典，莫不豁然貫通飽讀詩書五車，文豪雄一世，詞賦足堪誇」⁷

徐接升詩才橫溢，書法遒勁卓有風格，其生性豪放好客，與文人墨客交往甚密，而參加栗社被延為顧問，《苗栗市志》記其為：「早年本縣詩壇一栗社的健將。」當年頭屋鄉竹仔閣徐家，詩人聚集，儼然地方文壇重心。而徐接升承繼父業，壯年設帳教學，桃李滿鄉邑。言必稱孔孟，行以仁義，禮信為準則以教弟子門人，在日治時期，對漢學盡心的維護，鼓勵鄉中青年努力就學，可謂竭盡心力，地方仕紳皆仰之如師長，由栗社友弔辭可見其于地方文壇地位之高與人格之受敬仰：

先生生於世，處富貴之家，能知貧賤之疾苦，飽蘊文章才華，猶能與庸俗同樂者，非具有十分溫和之心，無一毫勢利之態者不能也，唯先生能庶幾乎？⁸

《苗栗市志》記徐接升在苗栗詩壇是「德孚眾望，倍受文人雅士推崇」⁹，其詩則性靈，寫景、寄情、寫意無所能，今錄其寫苗栗勝景大洞堂之佳景作品，可見其作詞意俱佳于一班：

6. 黃鼎松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出版，1998年2月20日，頁832。

7. 參吳頌賢謄錄：《第一百三回海水浴，攻心詩集》苗栗：栗社，1939年10月7日。

8. 同上註。

9. 黃鼎松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出版，1998年2月20日，頁833。

象山 築實奇緣，背枕橫岡別一天，旗鼓兩旁隨意下，鳳龍奇集拱堂前。硯峰墨潘
關文化，錦水鈴音繞耳邊，四面風光無限好，馨香俎豆萬斯年。 大洞堂即景

10

這首詩作將大洞堂周圍勝景：¹¹如旗山、鼓山、鳳嶺山、墨硯山之「墨硯吞雲」，旗山前之「錦水鈴聲」俱入詩作，毫不唐突，詞意圓融。

一樣團圓月，胡為分外明，中庭凝露白，遠水接天清。 秋月 ¹²

此首則詞句雅潔，意境清幽，將秋月高掛，夜涼如水，清高氣爽之意致，歷歷如繪描寫出來，洵是抒情寫景佳作。¹³

綜觀徐接升生平經歷，其受漢學傳統教育，于日治時期致力推動漢學、漢詩教育，于滄海變化，改隸之際，因地方人事未開，文化猶稚，乃受日當局延聘為頭屋區長，頭屋協議員、學務委員等職，但其漢文化思想濃厚，從 鴻溝 一詩藉古託志，喻日人其政不能久長，可見其志：¹⁴

鴻門會後又鴻溝，壯士聞聲不議謀，二百闕河留半額，八千子弟盡低頭，重睡未識
鍾王氣，一統難歸逞霸儔，賈魯遺風應猶在，項劉興敗兩悠悠。

徐接升有子徐梅錦，號雪凝，得徐接升傳授詩文，亦是栗社友之一。父子皆為栗社詩友，傳為美談。

二、鄒錦福

10.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七十六回迅雷、徐妃卻召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10月7日。

11. 有關大洞堂周圍勝景參本文第四章第一節註81。

12.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二十六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1月6日。

13. 同上註，秋月 左詞宗王了庵之評語。

14.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溝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鄒錦福，苗栗市北苗人，號且閒居士，字子襄。飽學之士，任栗社顧問一職。「在苗栗詩壇享有盛譽。」曾以 龜山晚眺 為題，賦得 48 首七律，知名一時。約生于光緒初年，卒年不詳。有子德龍，擅長書法，曾任中學校長。¹⁵

鄒錦福的詩流露一股清健中帶著沈鬱之氣，其詩不論是詠史、論時事，常流露對社會的關心及受傳統道德價值觀之影響。其對人性有深刻之觀察與醒悟。即使寫美人之類題材，也曲盡美人色迷世人，世人惑於美人之態之世情，而非只描繪仕女體態外貌而已。其著名之 龜山晚眺 詩題，除寫景意境悠然高超外，更有濃重之家國之思，流露當時受漢文化薰陶之文人，淪為異族統治下無奈之心境寫照。

空把離騷苦自吟，投身未必感王心，也知江水原非淺，無奈君恩幾倍深。 屈原
沈江¹⁶

神州愜愜慰吾衷，策杖軍門論不窮。只許經綸藏腹內，肯容蠅虱處裙中。談來當世
憂非淺，旁若無人意自雄。勦滅么麼無 類，先生豈是可憐蟲。 捫虱談世¹⁷

聞聲奚啻口謳謠，身不飢寒鬢不皤，莫謂掌中班小技，無牽無掛勝君多。 傀儡¹⁸

群芳席上共飛觴，何必藍橋復乞漿，舞袖翩翩腰嫵娜，歌喉婉轉韻悠揚，憤將聲色
迷香國，驅盡英雄入醉鄉，我有濮書能下酒，捧壺無事倩紅妝。 美人侑觴¹⁹

15. 引自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頁 212。另參陳運棟編：《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上冊，手稿影印本，存于苗栗縣立文化中心，頁 8。

16.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 年 8 月 27 日。

17.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八十五回賞蓮、捫虱談世詩集》苗栗：栗社，1936 年 10 月 18 日。

18.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三十五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1 年 2 月 8 日。

19.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八十六回香夢、美人侑觴詩集》苗栗：栗社，1936 年 11 月 22 日。

王了庵曾對鄒氏深切體會屈原投江之忠貞與無奈，謂其「讀史有識」。²⁰ 捫虱談世 對當時社會有深刻之批評。後二首則流露其對人性世態之洞徹與了悟。

三、彭昶興

彭昶興，苗栗人，字苑香，譜名榮翰。祖籍廣東陸豐。生于清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九月初四，約歿于民國二十年前後。

自幼承漢文化教育，崇信孔孟之學，深明禮義。熱心地方教育、公益事務。如曾整理苗栗義民祀及文昌祀之財產。蓋文昌祠自日人治台後，管理不完善，雖有學田廟產，但因生產有限，開銷又不嚴謹，經費多賴民間捐助，甚至連春秋二祭也停辦，彭昶興乃與地方紳耆湯仕路、鍾建英、江欽火、黃仲明、黃肇基、劉日有、劉鴻光等人，整頓祠務，明訂「苗栗文昌祠典管理規約」，「奠定文昌祠成為地方文人信仰中心的基礎」。²¹

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彭昶興協辦私立苗栗中學園（即今地方私立建台中學前身。栗社友賴江質亦畢業于此學園。²²），教育貧家弟子。

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于苗栗文昌祠創辦栗社，眾推為首任社長，用以獎勵地方青年學詩文，以維持中國文風，保存漢民族精神文化。

彭氏漢學養深厚，于地方德高望重，為地方耆儒。地方糾紛事務，多仰其調解。如曾與栗社友亦為地方宿儒鍾建英協助農民處理金錢借貸及土地買賣問題，使地方人民獲益不淺。²³ 彭昶興與栗社友鄒錦福，吳頌賢之父吳紹箕，被譽為當時「詩壇三才子」。²⁴ 惜其詩作如今皆已散佚無存。吳頌賢之子吳文虎曾敘其祖父吳紹箕七十餘歲時，吳文虎參加英才書院之畢業典禮，于席上見彭氏、鄒氏、吳紹箕三人

20.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8月27日。

21. 引自黃鼎松著：《苗栗文昌祀》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25-26。

22. 參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89。

23. 黃鼎松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出版，1998年2月20日，頁873。

24. 同上註，頁861。

拼弦索、詩歌盛況，可見其私交之篤。²⁵今由其逝世時，栗社友李均郎（苗栗銅鑼人，前清秀才）為其所作之長輓，可見其受時人尊重、推崇于一班：

知名越四十年，我自鷺江返稻，倍篤神交，兄常北上，弟或南來，緬曩時談風化，論紀綱，契合條條猶在耳；經世歷三十餘載，君惟駿烈著苗，克符眾望，外盡公忠，內修孝友，值今日告蒼天，埋黃土，蹤沉渺渺共傷心。²⁶

四、吳頌賢

吳頌賢，苗栗人，號雅齋，為吳紹箕次子，生於清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歿於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享年六十八歲。為栗社首任書記，于地方文壇，吳頌賢被譽為是「影響早期苗栗縣文壇的靈魂人物。」²⁷

吳頌賢幼隨其父吳紹箕學詩文，具強烈之民族意識。民國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羅福星于苗栗發動抗日事件，吳氏時年二十九歲，亦跟隨其起事，但日人之偵騎密佈，同年九月九日晚二時，吳頌賢隨同鄉人葉水全及同志四、五十人，于苗栗大湖水尾之天后宮集會時被捕。日人臨時法庭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旋即審理此次抗日事件被捕志士，吳頌賢被判刑九年，同年十二月四日宣判後即入獄服刑。²⁸

吳頌賢出獄後，以開設「成仁美」洋服店為生，栗社之前身天香吟社成立時，吳頌賢擔任抄錄工作。民國十六年栗社成立時，吳頌賢在社長彭昶興請託下出任書記，負責推動社務。²⁹

25. 黃鼎松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861。

26. 同上註，頁843。

27. 同上註，頁861。

28. 參大湖鄉誌編纂委員會編：《大湖鄉誌·抗日篇》，大湖鄉公所，1999年10月31日，頁834-840。

29. 引自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3。

由現存之《栗社詩集》記載，吳頌賢之業務範圍甚廣，吳頌賢以其嫻熟之處事態度管理之，使栗社社務得以井然有序的推動。³⁰而吳頌賢親自抄刻栗社友詩文，包括課題、擊鉢吟、徵詩、自行投稿等詩文，及栗社之社告、經費等，集成《栗社詩集》，分送社友，使栗社活動情形、社務運作皆至今猶能見之。時日人對台島文人監督甚嚴，詩社發刊之作品尚需送當時之苗栗郡役所（今苗栗市公所）備查，³¹吳頌賢不忘提醒詩友勿寫「反詩」，以免為日人文網羅致。³²且曾寄附鉅款 360 元，以推動詩社。《苗栗市志》贊吳頌賢對栗社社務之推展可謂不遺餘力。³³吳氏可說是栗社實務推動上之「舵手型」人物。

吳頌賢除參予栗社書記工作，推動漢詩，保存漢文化外，亦繼其父吳紹箕教授地方子弟漢文之業，于文昌祠開課，亦招收女性學員，為地方漢學教育紮根。現存《栗社詩集》第三十三回即名為《苗栗街處女會員冒雨夜學詩集》，詳細紀錄當時的情形。

中日戰爭發生後，栗社在日人皇民化運動壓迫下，活動力銳減，日人嚴禁漢文刊物發行，吳頌賢為保存《栗社詩集》，將其層層包裹，沈入排水溝中，台灣光復後才由其子吳文虎潛入溝中尋回。則吳氏對保存栗社活動紀錄及日治時台灣詩社資料有重要貢獻。³⁴

吳頌賢漢詩造詣深厚，栗社友吳濁流稱其對詩之感覺敏銳。³⁵二人私交甚篤，吳濁流稱吳頌賢為其漢詩創作上之導師，³⁶可見出吳頌賢對漢詩創作之造詣。

吳頌賢之詩風平實，寫景剪裁得宜，無贅語、堆砌之詞，詠物敘事則用字簡潔。而詩作常流露其匡扶漢文之志，觀其生平背景，不難理解其詩作內容如此之因。其一生寫照，可說：「忠心只為民權達，

30. 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分析。

31. 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出版，1998年2月20日，頁861。

32. 引自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3。

33. 黃鼎松編：《苗栗市志》，1998年2月20日，頁861。

34. 其事載于陳運棟編：《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手稿影印本，存于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見本文第一章第二節分析。

35. 潘進福著：《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台北：政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頁13：「吳濁流也認為吳雅齋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批評家，他稱道吳雅齋的感覺很敏銳，能直覺地知道詩之好壞，」。

36. 吳濁流：覆鍾肇政君一封信，《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1997年2月，頁10-11：「現在回想，雅齋不但是我的詩友，也可以說是我的導師。」

烈士何期後日榮」，³⁷吳頌賢不僅以創作，也以行動匡扶了異族統治下搖搖欲墜的地方漢文教育及漢詩創作，具體實踐了其所受漢文化薰陶之信念。

五、謝長海

謝長海，號鐸庵，苗栗銅鑼鄉朝陽村人。生于清光緒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年），歿于民國五十五年（西元一九六六年），享年八十歲。

謝長海祖籍廣東省蕉嶺縣三圳墟，十五世謝來麟，於清乾隆年間來台，定居銅鑼鄉，清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因洪水沖毀河堤，家園流失，遷居現址。其謝家木造之四合院，為當地著名之古厝。³⁸

謝長海畢生于銅鑼鄉間，耕讀傳家。其國學造詣深厚，尤長漢詩，曾任栗社社長，為苗栗著名詩人。其女謝霜天繼承衣鉢，為苗栗縣知名文學家。³⁹

謝長海詩作頗豐，詩作字句圓熟，參予栗社聯吟，時常掄元。其田園詩作尤佳，詩中流露隱居田園，自適自足之精神。寫景抒情，意境恬淡自然。從謝長海之詩作，可以一窺受中國漢文化影響之文人甘于淡泊之特質，也富有客家族群安于山林，自給自足，安貧樂道的精神。

謝長海對栗社後輩吳濁流、賴江質，皆以愛護提拔精神交往。從與賴江質交往、吟詩情形，及其逝世時，吳濁流之弔詩中，可見其受敬重之情形。⁴⁰

六、張春華

張春華，字萼生。生於清光緒十二年（西元一八八七年），卒於

37. 黃鼎松編：《苗栗市志》，1998年2月20日，頁861。

38. 參黃鼎松：《詩情無限話栗社》，收於《綠水閑鷗集》，1993年6月，頁30。

39. 參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2。

40. 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分析。

民國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六七年）。

張春華為前清搢紳之後，家學淵源。為清代參將黃清泰之後。黃清泰原籍廣東鎮平，移居鳳山，後隸籍苗栗頭份。年少時習舉業，頗有文名。清乾隆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年），林爽文起事，因領鄉勇守土有功，賞七品銜，後改參將，署參將事，當官三十年，有儒將風。好史記、尚書，善吟詠。其次子驤雲，清道光九年（西元一八二九年）得中進士。⁴¹黃鑲雲之婿林占梅為清道、咸、同年間，台灣知名詩人，其詩《潛園琴餘草》約一千九百多首，詩學白居易、陸游，風格多樣，感時憂國，情辭俱可觀。⁴²黃鑲雲妹夫張秀超，生子張維垣，張維垣為苗栗縣知名文人，清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年）丁卯科王贊元榜第三十五名舉人，同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一年）辛未科中李聯珠榜進士。清光緒三年（西元一八七七年）辭官歸里，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年）與頭份仕紳張大彬、黃錫璋、陳馨蘭等倡建「義民廟」，建立地方信仰中心。詩名亦著于騷壇。張維垣生子張玉甫，其孫即為張春華。⁴⁴

張春華承此家學，可謂書香世家。日治時期曾任南庄庄長達十六年之久，台灣光復後當選苗栗縣第一屆縣議員。存詩作百餘首。其人雖于日治時主持地方政務，但由其遺下之詩稿觀之，對故國情懷有深厚情誼。⁴⁵苗栗知名作家王幼華于《苗栗縣文學史》以「滄海遺黎戀舊闕」為題論其人其文，謂其：「骨子裡有沈重的民族悲情，先生並非鄉曲之士，他的懷抱與胸襟是寬廣的。」⁴⁶

張春華詩作用字遣詞平實，感情真摯，對故國有深重的情感，對現實的無奈，主持政務常遇挫折的境遇，使其詩作流露洞悉世情的練達與逆境中自勵的精神，詩風沈鬱中有著剛毅之氣。從其詩作可深切了解日治時代文人迫于現實，委屈以求保全，但抑鬱難平的境況與心情寫照。

41. 引自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99。

42. 同上註，頁122。

43. 同上註，頁125。

44. 同上註，頁125-128，584。

45. 同上註，頁175-176。

46. 同上註，頁176。

七、黃運寶、黃運和、黃運元崑仲

黃運寶，號懶蟲，生於清光緒十七年（西元一八九一年）畢業於日治時期台北國語學校，曾任栗社副社長，栗社第二任社長。⁴⁷

黃運和，字念萱，生於清光緒十九年（西元一八九三年），畢業於台北國語學校。台灣光復後，民國三十六年二月至三十七年五月，擔任地方私立建台中學校長。⁴⁸

黃運元，字首明，號哭鹿。台北國語學校肄業，其性「聰明剛毅，富民族情操」。因對日人殖民政治深為不滿，參加林獻堂、蔡培火等人組織之台灣文化協會，為該會在苗栗之重要幹部，致力鼓吹民族精神。抗戰時內渡祖國，遭轟炸，沈海喪生。⁴⁹

黃氏崑仲于栗社初創時期，貢獻良多，一直鼎力支持詩社的發展，出錢出力。三人為地方富紳黃南球之三男、四男及五男。少年時從苗栗名儒黃仲明研讀漢文，⁵⁰三人詩才並著，詩作具漢文化精神，常流露憂國憂時情懷。黃運和詩作深具文人不附時勢的傲骨氣質；黃運元則在豪健中見其英雄之志，黃運寶的詩作則表露了其真率的性情及豐富的文才。

客中風景又殘年，臘鼓聲催黯黯天，廬墓思親唯涕淚，西南半壁尚烽煙。獨夫醒頑迷夢未，萬姓何堪兵禍連，不盡故宮禾黍感，傷心家國兩茫然。（除夕感懷黃運和）⁵¹

萬里風塵壓鬢堆，鄉關遙望白雲隈，豈真降任勞筋骨，也逐浮萍歷劫灰。不為封侯偏作吏，慚將文字博飢財，書香繼起家聲振，強項何妨轉化來。（赴粵寄呈栗社社長邱雲興黃運和）⁵²

47. 引自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藝文篇》，苗栗市公所出版 1998 年 2 月 20 日，頁 719。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年 1 月，頁 215。

48. 引自《苗栗市志》，頁 719。《苗栗縣文學史》，頁 216。

49. 引自黃鼎松撰：詩情無限話栗社，收於《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 年 6 月，頁 28-29。《苗栗縣文學史》，頁 217。

50. 其事參黃鼎松著：《苗栗文昌祠》，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 6 月，頁 106。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分析。

51. 轉引自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頁 216。

52. 同上註。

前一首哀百姓在亂世中之苦，痛批執政者如獨夫專制，以致戰禍連連，河山半壁皆陷烽煙。面對時勢，黃運和有「傷心家國兩茫然」之痛，也有「也逐浮萍歷劫灰」之歎，但仍見其「書香繼起家聲振，強項何妨轉化來」的文人傲骨。黃運和對當時世態有深刻的批評，如其以「駿骨」為題之詩：⁵³

比喻招賢寓意深，高台昔已築黃金，良駒今世多閒著，何必區區朽骨尋。

此詩以典故入詩，批當時有才學之人無法得到重用之世態，表現了黃運和深刻體驗時勢的敏銳詩心，也流露其對當時執政者之不滿。

嚼胡虜肉飲胡血，矢志難忘二聖心，遺恨倡和諸賊子，中原拱手讓遼金。（岳武穆 黃運元）⁵⁴

青梅煮酒獻殷勤，頃刻難忘在使君，漫說雷聲真湊巧，漢家王業尚三分。（劉備聞雷 黃運元）⁵⁵

千里志難忘寸衷，捷蹄馳騁駭超鴻，香留駿骨燕台上，詞入新聲樂府中。且莫殘軀憎朽拙，曾經展足助英雄，殿門應把碑銘勒，長紀當年血戰功。（老驥 黃運元）⁵⁶

黃運元詩作的豪放中見其英雄性情，即使寫景之作，仍具這項豪邁特色：

勿施粉黛逞芳姿，玉鏡高懸竟不危，銀漢無聲光萬里，滿天列宿盡低眉。（皓月 黃運元）⁵⁷

53.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七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2月11日。

54. 轉引自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7。

55.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九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6月5日。

56.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七十二回子陵釣台、老驥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4月3日。

57. 引自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藝文篇》，苗栗市公所，1998年3月20日，頁737。

赫赫當年駐馬聞，峰名從此號將軍，兩朝霸業成陳跡，一代文明藉舊動。大好河山終有主，無知草木自然欣，登臨北望蒼茫裡，隱隱青天渡野雲。（將軍山 黃運寶）⁵⁸

折腰五斗苦蹉跎，身世浮沈可奈何，莫道一官清似水，最難防處是風波。（宦海 黃運寶）⁵⁹

濁世滔滔怕問津，善行吾素養吾真，半耕半讀村居好，為愛村居好避秦。（耕讀 黃運寶）⁵⁹

將軍山 一詩，黃運寶感歎大好河山為日人佔領，藉「無知草木自然欣」，暗喻有志之士心中的沈痛，表達對河山易幟的悲憤與對家國深厚的情感。而 宦海 則流露詩人深諳官場變化無常的練達人生智慧與不喜官場文化的性情，末一首 耕讀 則寫出作者嚮往山林，流露其直率真摯的個性。

七、鍾建英

鍾建英，字香岩。苗栗市玉苗里人。生於民國前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七年）四月三日，卒年不詳。為苗栗街名紳鍾輝煌長子。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畢業於日治時期台北國語學校師範部。

鍾建英才華橫溢，一生經歷豐富。國語學校畢業後任苗栗第一公學校（今建功國民小學）教師十年。民國十四年（西元一九二五年），擔任苗栗街協議會員。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任頭屋庄長，長達七年，盡瘁地方政事，對地方貢獻甚大。民國二十三年（西元一九三四年），投資製腦事業，成為地方企業界翹楚。同一時期，尚兼新竹州改良委員，苗栗中學園教師。

台灣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元月至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五月擔任地方建台中學校長。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至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〇年）任鎮長（時苗栗市尚未改制，仍為苗栗鎮），之後兩度擔任苗栗縣議會主任秘書。于第二任期滿後才淡出政壇。

58.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四十一回將軍山及第四十三回雁聲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1月20日。

59. 宦海 引自《苗栗縣文學史》，頁216。耕讀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四十八回破荷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10月17日。

鍾建英對地方福利有卓越貢獻，如創組頭屋信用運銷組合：開鑿枋寮坑道、改築苗栗南苗市場等。同時興辦教育：如興辦文山國民學校等。今日苗栗市及頭屋鄉有長足進步，鍾建英草創時之艱辛，居功甚偉。⁶⁰

鍾建英文史造詣佳，自栗社成立後，即以「香岩」為名，參加詩社活動，其對後輩亦加提攜，如賴江質蒙其推薦入栗社。⁶¹而其亦參予地方文史工作如《苗栗縣志》之編纂，為栗社之創社經過留下寶貴資料。⁶²其人治事實事求是，雖馳騁于官場，但個性恬淡能不為俗名羈絆。從其詩 八句自壽 可以見其心境：⁶³

其一

白髮相隨晉八句，恍然猶夢是青春，認清虛實奚稱壽，悟微恒輕且率真，報國有心悲力拙，蓄財無術自安貧，此生略識通津路，何必浮名絆俗身。

其二

藜杖免扶竊自喜，興來引吭獨吟詩，夢懷竹馬髻遊日，回首華年得意時，白髮蒼松相拍笑，淡醇 腳且醺醺，自 敢擾親賜壽。

其三

小隱園林不向山，市郊清臥野雲閑，身猶隻鶴蘆汀上，氣貫行雲斗漢間，髮鬢霜加神淬勵，松篁秋晚尚蒼顏，存心未覺髻年夢，王母蟠桃望許攀。

另一首 悶坐書窗書懷 也有相似境界，⁶⁴表達詩人寄情自然，以詩書相伴，知己相交，恬淡滿足的精神生活：

60. 引自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出版，1998年2月20日，頁821。

61. 參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34。

62. 參莫渝、王劫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7：「鍾建英 苗栗文獻委員會42年3月成立，49年開始撰述《苗栗縣志》，藝文志即委託先生撰寫，此志成於民國61年，先生之功甚偉。」

63. 轉引自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1998年2月20日，頁821。

64. 轉引自莫渝、王劫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頁217。

空負韶光度晚年，喜無俗事亂心田，卷簾靜對雲和月，歌枕拋書燈伴眠。別業往來惟摯友，青窗陪讀有詩箋，閑居野墅忘霜鬢，一醉何庸慕謫仙。

鍾建英寫景抒情詩作，情韻悠悠委婉，意深情濃，今錄幾首于下：

斷腸經歲命何窮，唯會天街此夕中，正是恨長秋夜短，明朝依舊淚西風。 七夕

65

萬紫千紅各自飛，一場富貴已全非，從今別擬來年會，美酒權留緩緩歸。 饒春·

其一 66

行行攜酒到紅橋，轉憶郎君路尚遙，怪底黃鶯啼不住，醒人春夢恨難消。 饒春·

其二 67

瘦骨姍姍似可憐，繪梅幾點倍鮮妍，美人玉手輕搖動，彷彿窗前月正圓。 團扇

68

八、邱炳秀

邱炳秀，號仙樓，苗栗銅鑼鄉北排尾人。為中醫師，精於采針灸之術。為一方名醫，其漢學根基亦厚，書法詩作，皆超越同儕，有其可觀之處。

邱仙樓生平與栗社詩人張春華交好，私誼篤厚。由張春華 寄邱仙樓先生⁶⁹七絕詩作可見其情誼之深厚：

展誦雲箋喜欲狂，尚言踐約整吟裝，筆花願與心花發，為我留題殘一張。

夫子三危一細糧，其教斯事作尋常，農倉給配家家足，粳糯先生任意嘗。

65.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五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11月10日。

66.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三十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7月11日。

67. 同上註。

68.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二十四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

69. 轉引自陳運棟：《昂首依然是漢人——栗社要角邱仙樓》，收於黃鼎松編：《悠悠鄉土情》，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前一首相約吟遊的欣喜，顯見其情感的深厚。後一首談及日治時代執政當局管制糧米，邱炳秀家中尚有足夠糧食。能談及此種私事，「可見兩人的關係，不比尋常。」⁷⁰

邱炳秀詩作詩風剛健瀟灑，對家國有強烈情感，流露其深受漢文化薰陶的影響，如詠史詩見其強烈捍衛傳統道德價值觀，寫景則氣勢雄渾，抒情詩則流露率真瀟灑特色，由詩想見其人不同流俗，堅毅直率的個性：

清白光明懷四知，無貪為竇利難移，襟懷坦蕩徵廉潔，操守莊嚴戒詐欺，喬岳泰山觀氣概，冰亞秋水仰豐姿，關西夫子稱何愧，懿德芳型百世師。 楊伯起辭金

71

眺遠應登峻嶺東，海茫千里目能窮，山如猛獸形何壯，浪睹連天氣自雄，有信波瀾時進退，著名峰嶽接花穹，凝眸飛雪翻鰲處，世事升沈悟箇中。 虎嶼觀潮⁷²

一肩紅葉意優游，放浪形骸任自由，無辱無客忘世味，高歌消盡古今愁。 樵歌

73

晚香晚節寄籬東，隱逸襟懷世味空，若我吟情兼酒興，花前醉詠慕高風。 賞菊

74

九、張添增

張添增，苗栗西湖鄉五湖村人。原號步文，後改紹良，維中。生於清光緒三十二年（西元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三日，卒於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八日，享年六十五歲。祖籍廣東省揭陽縣荷婆墟，來台祖為十三世張雲開，十四世張阿海，十五世張福春即為張添增之父。

70. 陳運棟：《昂首依然是漢人——栗社要角邱仙樓》，收於黃鼎松編：《悠悠鄉土情》，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71.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二回迎儼、楊伯起辭金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5月21日。

72.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九回賞菊、虎嶼觀潮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1月1日。

73.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溝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74.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九回賞菊、虎嶼觀潮詩集》，苗栗：栗社，1935年1月1日。

張家世代務農，張福春始在耕耘之餘讀書識字，以耕讀傳家。張添增于四湖公學校畢業後，入通霄公學校高等科就讀，畢業任五湖庄保甲書記，因與日本警察當局摩擦而去職，後從事薪炭批發生意。

張添增曾參加第一屆四湖庄協議會員選舉當選，三度當選五湖庄保正，出任苗栗郡經濟統制會甘蔗委員。台灣光復後，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活動，經黨團合併成為中國國民黨員，當選上湖村村長，任滿出任新竹縣參議會議事組主任。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〇年)苗栗縣成立，乃辭職回鄉競選鄉民代表，並膺選第二屆鄉民代表會主席，出任四湖鄉農會理事長兼總幹事，膺選苗栗縣農會評議委員等公職。⁷⁵

張添增自幼受國學薰陶，對中醫及傳統詩詞有深遂之造詣。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二〇年)參加栗社。一生醉心于祖國文化，對日當局作為多有指責，其詩具民族精神。

曾以「中秋」為題作詩畸(魁斗格)兩則：「『中正』武勳昭一世，仲尼文教著千秋」，「『秋瑾』義魂驚海外，日紅孝道冠邦中」⁷⁶日治時期將蔣中正、秋瑾名字列詩作中，可知其思想如何。

十、吳濁流

吳濁流，本名建田，字濁流，號饒，以字行。新竹縣新埔鎮埔里人。生於民前十二年(西元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卒於民國六十五年(西元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享年七十七歲。

年十一入新新埔公學校就讀，十七歲就讀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廿一歲畢業任台灣公學校教諭，任新埔公學校照門分校場主任職。第二年因撰「論學校教育與自治」，對日治時期之教育政策多所批評，得罪日治執政當局，遭日當局側目，降調至苗栗四湖公學校，後又轉至五湖分教場，皆屬偏遠地區，共十五年。吳濁流於此時參加栗社。

民國二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吳濁流轉任關西公學校首席訓導，民國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因向日人校長抗議日據當局所實施之青年訓練苛擾兼施，復遭左遷為馬武督分教場主任。第二

75. 引自陳運棟編：《西湖鄉誌·人物篇》，西湖鄉公所出版，1997年2月，頁603-604。

76.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五十六回搖扇、閏五月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10月12日。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年因服務滿二十年獲敘勳八等，台灣總督府表彰木杯。但旋因憤慨郡視學在新埔運動場凌辱教員事件而辭職。

民國三十年（西元一九四一年），四十二歲時回中國大陸，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民國三十一年（西元一九四二年）回台，住苗栗社寮崗及南苗，任米穀納入協會苗栗出張所主任。民國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四十五歲時，任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報等記者。四十八歲任大同工職訓導主任。五十歲到台灣省機器工業同業公會服務，至民國五十四年（西元一九六五年）退休。⁷⁷

吳濁流一般公認其為台灣新文學代表性作家之一，以小說著名，咸認深具時代意義及批判現實之精神。⁷⁸但其漢詩創作，不僅創作量豐作且開始甚早，幼年由其祖父啟蒙，入公學校遇其師前清秀才詹際清而奠定其漢學基礎，進國語學校時則因其友趙雅祐而習得漢詩規則並因興趣開始嘗試創作漢詩。二十三歲時因左遷至苗栗四湖而前後加入栗社及大新詩社，受詩社友指引及自身創作漢詩之才能之故，此後一直創作不斷，其漢詩作品集如《濁流千草集》、《濁流詩草》等，共收有詩作兩千多首。⁷⁹

吳濁流參加詩社之因，肇因所處環境及其對漢詩具興趣之故，西湖當時為偏遠之地，而前清之時為一文化區，故舊文人不少，吳濁流處于當地，因其對漢詩之基礎，自然與其交往，後便加入栗社。⁸⁰吳濁流的詩社經驗對其漢詩創作有重要影響，其一因結識具漢詩素養的詩友如與其亦師亦友之吳頌賢、謝廷湖、張紹良、范添喜等，在與詩

77. 黃鼎松編：《苗栗市志》，苗栗市公所出版，1998年2月20日，頁831-832。

78. 參彭瑞金撰：揮舞筆劍的文俠，收於彭瑞金編之《台灣作家全集·吳濁流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9月：「他一生留下三部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分別探討日據下及戰後台灣人的處境和命運，以及十八篇中短篇小說，和三部以台灣大歷史、探討台灣人命運的長篇作品相較之下，吳濁流的短篇具有濃厚的現實批判性格，吳濁流嫉惡如仇的硬殼本性是他現實批判的原動力，他的小說以勇氣和正義堆疊顯現了做為社會病理學家的特質」

79. 參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台北：政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頁157-158。

80. 吳濁流：重訪西湖，《台灣文藝》第48期，1975年7月：「回想我在西湖十五年間西湖鄉在清朝時代是文化區我來的時候還有很多舊讀書人，兼之我又懂一點舊詩，所以，舊讀書人對我另眼相待。記得栗社初創，我也跟西湖鄉的舊讀書人入會。」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友切磋琢磨中，使其漢詩素養及創作更加精進。⁸¹由吳濁流之自述及其遺留之詩作可知與栗社友深厚之情誼。⁸²其二結識之詩友具中國文人之氣節與修養，使其對漢文化之濡染更加深刻。從其遺留之詩作有濃厚之漢文化精神可以了解。⁸³可以說，詩友的相濡以沫，助益吳濁流之漢詩創作，而精神上則受中國文人重氣節、尚人格的影響，使其對漢文化的體驗更深。

民國二十五年（西元一九三六年）出刊之《栗社詩集》，刊有吳濁流之 退社感 詩，當時栗社書記吳頌賢曾和其詩二首：⁸⁴

澹泊生涯慣嗜詩，敢言大雅共扶持，爭魁荏苒繁華夢，退社驚題別恨詞。只待上林花似錦，誰知麗藻日披離，心忙不識文章貴，愧我難醫俗滯思。（退社感 吳濁流）

身耽俗滯罷敲詩，高貴先生格不持，七十俸錢嫌淡泊，百餘良畝囊為詞。王何曰利君知否？交莫以文社債離，疏廣買田鍼後世，賢愚千載味人思。（謹和原玉 吳頌賢）

栗社初興學作詩，幾番奪錦有才持，心懷著述全名利，口不吟哦厭賦詩。翰墨緣慳虧我輩，鷺鷥失序帳君離，誠知世界黃金重，怎敢挽留誤所思。（吳頌賢）

-
81. 潘進福：《吳濁流的詩歌與詩論》，台北：政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頁157-158：「在參加詩社的活動中，吳濁流 在彼此對詩的切磋琢磨過程中，使他具有更深的詩歌素養。另一方面，吳濁流積極地參與詩社活動， 使他對漢詩的創作更加熱衷起來 」。
82. 吳濁流：覆鍾肇政君一封信，《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2月：「這首詩推敲好了拿去給雅齋看，雅齋拍案道：『詩要窮而後工，此之謂也。』不幸過了不久，他就患腦出血，竟不能談詩，我失去一個詩友，今想來是失去一個導師了。」吳濁流作有：哭鳳池、栗社擊鉢會席上聞紹良逝世、由 弔栗社同人詩前語：「前次旅苗，始知雅齋（吳頌賢）慕淹（范添善）之逝，此次旅苗又聞德昭（趙廷琳）之逝，不勝悲痛。」訪苗栗 其二：「幸遇雅仙及慕仙，鶴仙急殺好煎茶，眾仙皆不談風雅，為恐詩狂詠百篇。」雅仙為雅齋吳頌賢，慕仙為慕淹范添善，鶴仙為鶴汀楊阿潤，皆為栗社同仁。由這些詩作可見與栗社友之深厚情誼。
83. 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另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頁15：「吳濁流在加入栗社之後，接觸到許多的舊讀書人，在日人統治的淫威下，他們雖然敢怒不敢言，但私底下卻有心地以漢學來延續漢節 在無形中受到了他們的影響，使他的漢詩也具有某種『反骨』的意識在其中。」
84.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七十九回觀奕、協議會員候補者之抱負詩集》，苗栗：栗社，1936年2月17日。

吳濁流退社之因似創作上遇瓶頸，而從吳頌賢之詩作中，知吳濁流之退社，卻引起社友如師友關係非比尋常之吳頌賢之質疑其對漢詩的態度。但從吳濁流日後對漢詩之態度觀察分析，吳濁流並未放棄漢詩，不但創作不輟，甚且對漢詩之弊及創作提出革新理論。

吳濁流對漢詩當時漢詩人創作之弊及其提出革新之詩論重點為：

一、漢詩之弊

- (一)傳統漢詩形成窠臼，創作上不合乎時代之需要。⁸⁵
- (二)當時漢詩人創作嚼字用典，致令一般人對漢詩具「貴族文學」印象而不願接觸。⁸⁶
- (三)當時漢詩創作缺乏「詩魂」，內容貧乏、空洞——如文人創作是「文字的排疊，歌功頌德，無聊的應酬」。⁸⁷「脫離了自己的感情」，「超越了現實」。甚至「沒有自主的思想和性靈 或出賣自己的靈魂。」⁸⁸

二、漢詩革新主張

- (一)創作上朝「意深、字淺、句圓」發展。
- (二)以為「古風詩體自由，最合潮流，容易提倡。」絕句受限形式，為表達詩人意旨，主張「一篇聯數首」以補救此缺點。
- (三)「七言近于歌體，五言最近說話」，可補救白話詩之淺俗。
- (四)傳統詩韻太嚴，應予改編。
- (五)漢詩可朝抒情詩發展，且主張以白描手法創作抒情詩。
- (六)漢詩應大眾化，才有普及大眾之可能。⁸⁹

吳濁流的詩論並非憑空想像而來，有其從事創作，長期接觸漢詩

85. 吳濁流：對詩的管見，〈《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2月，頁93。

86. 吳濁流：漢詩需要革新，〈《台灣文藝》第1期〉，1964年4月。

87. 同上註。

88. 漢詩座談會，收于《台灣文藝》第7期，1965年4月。

89. 以上發表于吳濁流撰：漢詩須要革新，〈《台灣文藝》第1期〉，1964年4月。

，深切了解漢詩之弊所得之心得，亦有從中國文學中得到啟發，⁹⁰其眼光之獨到，立論之精闢可謂其來有自。

吳濁流的漢詩創作，早期多擊鉢詩，爾後其擴大題材入詩，如社會寫實，旅遊全球感想 皆成為其創作題材，擴大了傳統漢詩詠史詠景詠物之範圍。⁹¹從其作品分析，台灣社會是吳濁流漢詩創作之主體，時間上橫跨了日治及台灣光復兩個時期。蓋台灣是吳濁流生于斯，長于斯之地，自有一份血濃于水之情感。有關台灣之創作重點依主題分，可分為詩風較陽剛的家國之思及詩風較柔婉的鄉土之親兩大部份。今簡述如下：

(一) 家國之思

- 1.日治時期之台灣之痛、中國之思：對台灣受異族統治之痛惜，對文化母體中國之思慕。
- 2.台灣光復後：對台灣社會亂象之批評。

吳濁流有關家國之思的詩作，流露了對有血緣之親之台灣人，因時代之變遷，無論是日治或台灣光復後，因統治者之偏執造成百姓之種種痛苦，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對不公之事則寄以憤慨。詩作具有反骨之精神，詩風剛烈。

(二) 鄉土之親

從地區分析，吳濁流幾乎遊歷了台灣全島。從內容分，或述當地勝蹟風光，或寫風土人情，但皆流露其對台灣這塊生長之地的熱情。對其從青春期中年度過之西湖及有深厚淵源的苗栗，⁹²吳濁流常在

90. 吳濁流曾舉古詩為例，說明古詩中詩句淺白為好詩之論，吳濁流撰：漢詩需要革新，《台灣文藝》第1期，1964年4月：「漢詩斷不是貴族文學，其平易等如白話，任何人都可以了解，可以做。」

91. 潘進福將吳濁流詩作內容分為：寫景記遊、詠史懷古、抒情感懷、社會寫實四類。參潘進福著：《吳濁流的詩歌與詩論》，台北：政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頁2。

92. 吳濁流：重返西湖，《台灣文藝》第48期，1975年7月：「但我到了西湖之後，任其自然，在西湖與五湖兩校不知不覺地教了十有五年，成為我的第二故鄉。」陳運棟撰：當代文人——吳濁流，《苗栗市志·藝文篇》，1998年2月20

寫當地之景時寄託了自己對當地的情感，而寫其摯友如精神上相契的同志，文學生命中之良友，甚至難得一見的浪漫作品，都表現了吳濁流豐富的情感。可以說，「真情」是吳濁流鄉土之親詩作的一大特色。

寫吳生活過之地，見出吳濁流重人情、惜斯土之心。非吳生長之地，則常以人與事貫穿于寫景之中，觀察敏銳，手法細膩。蓋地方風情以人事襯之，更覺親切可愛。重點不論寫景、懷舊、寄慨，皆以「情」貫之，以「真」串之，此為吳濁流高明之處。茲錄其幾首于下：

無限秋聲入耳頻，重來栗里訪詩人，雙峰風景龜山月，仍舊多情一樣親。（重訪苗栗）⁹³

舊地重遊望眼賒，滿地芒草吐銀花，相逢女士頻相問，昔日兒童都認差。（遊西湖）⁹⁴

清風明月共徘徊，猶記當年事事來，村犬一聲驚破膽，回憶相顧笑相陪。（因深松紀衣小姐來信回憶同事時有感·其八）⁹⁵

從吳濁流的漢詩作品分析，無論其處于何種環境下，或是日據時日人之高壓統治，或光復後生活不順遂之時，皆流露其不屈服環境、人事，耿介堅毅的精神及性格，⁹⁶甚符合其謂漢詩要具詩魂之說法。

此種特色是其本身性格之流露，從其本身所受文化背景分析，此與漢文化之氣節有關，也和客家人的硬頸精神有關。詩可說是吳濁流生活和情感真實的紀錄。

吳濁流之漢詩用字淺白易懂，風格有元白之風，甚符合其字淺、句圓之詩論主張。⁹⁷而其擅用聯章表現創作，此也符合其主張用數首

日：「綜觀吳濁流先生二十年的教壇生涯中，有長達十五年的時間在西湖鄉待過，民國三十一年由大陸返台後，又住在本市的社寮崗及南苗有一年多的時間，民國十六年二十八歲時加入栗社，從此一直參予栗社的擊鉢吟會，民國五十六年六十八歲時又出任導師級的栗社顧問，民國三十七年四十九歲時家屬卻住在銅鑼鄉，其後長子萬鑫又在苗栗開店。由此可知，濁流先生與苗栗的關係不可謂不深。」

93. 吳濁流：《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86。

94. 同上註，頁91。

95. 同上註，頁120。

96. 如日治時吳濁流曾以綠鸚鵡比喻其不屈心志。至六十歲則以老松自況其堅毅性格。收于其漢詩《濁流詩草》頁195，200。

97. 見本文第四章第二節。

聯吟創作之詩論。吳濁流的漢詩可說在創作時實踐了其詩論的主張。⁹⁸

漢詩對吳濁流的文學發展亦有不少影響，就創作意識而言，漢詩提供的文化養分，陶育其漢民族意識，吳濁流的文學作品不少皆充滿感時憂國精神。⁹⁹就創作技巧而言，漢詩提供吳濁流新文學創作表現手法的參考。如其小說、散文皆有融合漢詩于其中的情形。¹⁰⁰就其文學創作生命而言，漢詩奠定的中文語文基礎，使吳濁流跨越了台灣光復初期，全面以中文寫作，不得以日文創作的語言障礙，使其文學生命得延續。¹⁰¹就創作形式而言，吳濁流于日治末期以現代小說形式創作《亞細亞的孤兒》一書，抒發日本治台期間，台灣人因時代環境及文化認同引發的痛苦和徬徨，此一文學創作形式，起于其不能滿足於傳統漢詩創作之結果。¹⁰²吳濁流以漢詩及新文學如小說形式進行文學創作，顯示其文學創作的多樣性，也顯示當時新舊文學輪替中，文人在創作上所受影響及選擇情形。

-
98. 吳濁流：再論中國的詩——詩魂醒吧！，《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2月：「我三十三歲休職那年覺得漢詩非近代化不行，所以主張今後漢詩，要意深、字淺、句圓，深入淺出，才有妙味。之後依此主張做三十餘年。」
99.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6月，頁62：「吳濁流加入民國十六年成立的栗社後，由舊儒身上感受到一股凜然的漢節，從舊儒中學習到不少的愛國詩詞，由此可見詩社對於激發年輕一輩的漢民族意識，是有其正面的功能。」
100. 同上註，頁208：「又如吳濁流冒死寫抗日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一書，雖然都是用日文寫作，但吳濁流卻自言：『其表現方式，仍然用我們傳統的文學結構及手法來表現。』小說中甚至直接用漢詩來傳達書中人物的志節。賴和與吳濁流文學成就，其實正是因為具備漢學根柢以及在詩社中習作舊詩磨鍊得創作技巧有以致之。」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頁139：「吳濁流詩歌創作的另一特點，是他往往會將詩歌與其他文類融合，無論是小說創作，抑是隨筆性的散文，都能發現到其中包含了許多歌詩作品在，當中最明顯的，就是他將詩與文結合所創作的各國遊記，這種半詩半文的遊記式文章，是他將詩文融合的最佳體現。」
101.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6月，頁208-209：「尤其與台灣光復初期文壇上出現的斷層現象——出生於日據時代的文學創作者，不會用中文寫作，而必需從頭學起——相形之下，詩社中人因為漢學根柢具備，因此執筆創作，遊刃有餘，如莊幼岳，如吳濁流。」
102. 陳運棟：一代文豪吳濁流先生在苗栗，《苗栗文獻》第10期，1995年6月：「濁流先生寫作雖早，但早期多從事於教育論文及傳統詩的寫作，到了中年時民國二十五年，三十七歲才開始寫小說。這種情形小說界的前輩龍瑛宗先生認為是『也許時代與環境所使然』。中年以後的濁流先生『鬱積胸中的感懷』，以古代的詩型來抒露，自覺難於適合，於是覓尋現代的散式來作工具。（龍瑛宗語）」

吳濁流對漢詩貢獻甚大，其終生創作漢詩不輟，且將其詩論實踐于創作中，為台灣漢詩留下了可觀的文學資產。其次，吳濁流肯定漢詩（如為漢詩正名、¹⁰³肯定漢詩價值¹⁰⁴），終生提倡漢詩；如設漢詩文學獎，¹⁰⁵推廣漢詩，擔任栗社顧問，以延續漢詩香火。而其提出新的漢詩理論，則為漢詩發展開拓了新的途徑。

一九二四年，張我軍對當時漢詩人創作漢詩之弊提出批評，漢詩人對此反應有反擊張我軍之說，固守漢詩陣營，及反省二途。¹⁰⁶而吳濁流後對漢詩人創作漢詩之弊，提出新的漢詩詩論以提倡漢詩，吳濁流此種以完整、全新漢詩理論，為漢詩注入新的生命而提倡漢詩的行動，應可視為漢詩人另一種捍衛漢詩的類型。

吳濁流曾針對新詩之弊¹⁰⁷與新詩人發生論戰，¹⁰⁸此番論戰，間接促進了新詩詩社，笠詩社之成立，¹⁰⁹也促使台灣詩壇走向本土

-
103. 吳濁流：關於漢詩壇的幾個問題，《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2月：「因為現在，我們原來的詩被稱舊詩，模仿西洋的詩稱之為新詩。若要恢復我國固有詩的地位，非用漢詩的名義，不能相對稱了。」
104. 吳濁流：漢詩需要革新，《台灣文藝》第1期，1964年4月：「漢詩是中國文學之結晶，有傳統，有精義，有靈魂，有血液，有骨髓，可與民族共存榮，豈可置之不問，其實貴在此。」
105. 吳濁流：設新詩獎及漢詩獎的動機，《台灣文藝》第32期，1964年4月：「至於設漢詩獎，因為目前年輕人不喜歡學漢詩，漢詩日見沒落，令人痛心，所以設獎來鼓勵青年學詩，或者依此可以延長我國的漢詩的生命吧。」
106. 張我軍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由北京寄回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一文，「以相當醒目的標題及尖銳的語氣刺激著傳統文人，最初傳統文人悶不吭聲，最後終於不得不反擊，」據廖漢臣的說法，共引發三次論爭。第一次舊文人和張我軍的爭論結果，吳毓琪以為除了帶動台灣文壇探索新文學之風氣外，也「使舊文學面臨如何重新定位的問題」。第二次論爭則新文學陣營繼續批判舊文學。第三次論爭發起者是舊文人，吳毓琪以為可視為「舊文人在面對時代風氣轉變時，內部人士已開始自我反省及檢討。」參吳毓琪：《台灣南社之研究》，台南：成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29-30。
107. 吳濁流以為新詩是「缺乏自立主精神的文學作品。」因新詩其一，一切取法西方，是模仿性之作品。二其語言晦澀，令人難以卒讀。新詩人之弊則如斷絕傳統盲目崇洋，喪失自我的一味模仿，自以為是的標新立異等。
參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台北：政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
108. 此番論戰計有第一次1965年吳濁流與對吳之觀點持肯定意見之寒爵與否定意見之張漢文的討論。第二次則除吳濁流外，當有持反對吳濁流意見之徐和、桓夫、李篤恭，對吳觀點持肯定意見之傅銀樵、寒爵、張惠信等之論戰。同上註，頁53-68。
109. 同上註，頁160：「吳濁流的詩論，引發了一場新舊文學的論爭，間接地，刺激了《笠》詩社的創刊。」起因于吳濁流對新詩的態度取向，讓《台灣文藝》致力發展

化之途的發展。¹¹⁰而吳濁流亦覺鼓勵好詩之重要而設新詩文學獎鼓勵新詩。¹¹¹則吳濁流對台灣新詩，亦有助益之功。

吳濁流終生以詩人自居，逝世前，猶在墓碑上要求刻下「詩人」二字，可見其對詩的執著與情感。

十一、賴江質

賴江質，號綠水，字閒鷗。苗栗人。生於民國前五年（西元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日。歿於民國八十一年（西元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享年八十六歲。

祖籍廣東潮州府饒平，十三世祖孔波公於清朝乾隆末年攜眷來台，先落腳台中梨頭店，從事墾耕。三傳至曾祖父時遷至苗栗嘉志閣（今嘉盛里），以農維生。清光緒末年，其父志和公移居至今苗栗市恭敬里。賴江質之父從事泥水技藝，最擅寺廟建築，日治時期苗栗地區從事傳統宅第之技師，多出自其門下。苗栗後龍沈炳英故居（曾任苗栗縣議長），苗栗尖山王天賜宅（曾任苗栗縣副議長），苗栗五湖賴德鳳公廳（後裔賴文姬為今啟文國小校長），皆為其作品。

賴江質十四歲喪父，十二歲與其弟賴錦竹同入苗栗第一公學校（今建功國小），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升入苗栗中學園（今建台中學）。十九歲畢業後，曾于苗栗街日人開設之雜貨店「山本行」任售貨員，肩挑各式雜貨至苗栗大湖、通霄、銅鑼、頭屋、造橋等地兜售。二十歲，任職台灣軌道會社（今新竹客運）雇員，派駐苗栗之汶水服務。二十八歲離職，曾開設布行，印刷廠，經營茶園，任職台糖推廣員，苗栗鎮公所稻作增產技士。因業務需要，足跡遍布全苗栗縣每一角落，與眾多農家結下深厚情誼。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競選苗栗縣議員當選，連任二、三屆縣議員，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

新詩之作者感到格格不入，而另立《笠》新詩刊。參潘進福：《吳濁流的詩論與詩歌》，頁 68-71。

110. 潘進福以為，吳濁流引發之此番新、舊文學論戰，「能夠集合台灣詩人、作家為一爐，擺脫現代主義的陰影，朝本土意識的詩歌進行創作，展現出台灣精神的所在。」同上註，頁 71。

111. 吳濁流：設新詩獎及漢詩獎的動機，《台灣文藝》第 32 期，1964 年 4 月：「我想不如獎助真正的現代詩，所以不憚綿薄，決心在「台灣文藝」設新詩獎」

六年)任苗栗鎮農會理事長，並曾出任鎮農會監事主席，省農會監事等職。¹¹²

賴江質幼年雖受日本教育，惟私下對漢文的學習極感興趣，經常在文昌祠跟隨漢學家吳慶才及鍾建英學習漢文。及長，常于公暇，登臨法雲寺，從覺力法師習作詩文。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經覺力法師及栗社社友鍾建英之介紹而參加栗社，正式投身傳統詩詞之吟作行列。¹¹³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年)任栗社社長，至其逝世為止。賴江質畢生經歷豐富，但從其生平事蹟分析，苗栗一地與其淵源最深，賴江質除于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因地震毀其家業，輾轉至中壢地區經商一年外，平生皆居住在苗栗一地，且因職業之故，如早年任售貨員，須至苗栗各地，而後任公職，亦深入各地，此對其漢詩創作影響深遠，《苗栗市志·藝文篇》有以下紀錄：¹¹⁴

因公職所需，賴江質深入地方各地，熟諳縣內人文、地理、民情、風俗，對各地文物及民風特色，瞭如指掌，對他日後的詩作內涵，助益良多。

賴江質之漢詩創作範圍甚廣，舉凡詠史寫景，皆有可觀之處。而曾創作一系列描寫苗栗縣風貌的漢詩作品，因其深入苗栗各地的經歷，故其詩作取材廣泛，舉凡各地景觀、地理位置、特產、民間信仰、風土人情，甚至地方耆宿掌故，最新建設皆入其詩作。而內容深刻，如實呈現苗栗之地理人文及客家文化特色，是鄉土文學可貴之遺產。因其擅客家山歌，故詩作語言有山歌樸實率真之情韻。

賴江質對漢詩創作態度甚嚴，「字字推敲，一個字如果只有七、八分則不取」，而遇他人向其求詩，求聯，不論寺廟、家戶、族塚、祖墳，皆至現場勘察地形，以求身歷其境而能深刻。由以下紀錄可知其對創作，幾近「狂熱」程度：「有時連睡夢中也吟詩，有一次，有人向他求墓聯對，深夜躺在床上，忽然思得『獅臥芳坪月，龍翻墨硯

112. 引自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1998年2月20日，頁853。

113. 同上註。另黃鼎松撰：《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收于《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33-34。

114. 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1998年2月20日，頁853。

雲』佳句，立即叫醒其長公子松峰起床記下。」¹¹⁵

除漢詩外，賴江質擅書法，早年曾臨柳公權、鄭板橋帖，其子賴松峰，長孫賴煥城受其影響，亦在書法上有深厚造詣，祖孫三代于民國七十三年（西元一九八四年）在苗栗縣立文化中心舉行書法聯展。賴江質個性隨和，常為地方人士題字，撰寫對聯，今苗栗縣內之寺廟、祠堂、家塚、墓園楹聯，甚多出自其手筆。

賴江質畢生從事漢詩創作，而其對漢詩傳承不遺餘力，至晚年仍至苗栗普光寺開班授徒。亦曾任苗栗縣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多年，對地方文史貢獻良多，曾獲苗栗縣政府頒文學類文藝獎表揚。著有《綠水間鷗集》、《苗栗竹枝詞》等漢詩作品集。¹¹⁶

十二、胡東海

胡東海，號納流，笑揚。台中后里人氏，生於民國前二年（西元一九〇九年）。以農為業。曾擔任台中縣租佃委員會委員及台中縣農會理事等職。¹¹⁷曾任栗社社長，民國八十六年（西元一九九七年）栗社改制為苗栗縣國學會，胡東海被公推為榮譽顧問一職。¹¹⁸

胡東海于日治時期即加入栗社，早年曾于苗栗文昌祠從吳頌賢之父吳慶才習漢文。¹¹⁹其漢詩創作題材甚廣，如傳統詠史詠景類，晚期因社會變遷，亦擴展如旅遊海外等題材。曾遊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佳景勝蹟曾有系列作品，詩風清雅悠然，寫景抒情，皆有可觀之處。¹²⁰

胡東海于賴江質逝世後，栗社衰微之際，以高齡接任栗社，曾盡力延續栗社香火，除招募新社友外，亦負責栗社擊鉢活動等發展經費。¹²¹從其所撰之「栗社緣由」、「苗栗縣國學會沿革」等文，可以具

115. 黃鼎松撰：「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收于《綠水間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35-36。

116. 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1998年2月20日，頁854。

117. 同上註，頁720。

118. 參胡東海撰：「苗栗縣國學會沿革」，《國學季刊》創刊號，2000年3月25日。

119. 參何來美撰，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1998年2月20日，頁861。

120. 此一系作品，參賴松峰集稿，胡東海編集：《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2月15日。

121. 胡東海招募新社員一事，載于胡東海所撰之「栗社緣由」、「苗栗縣國學會沿革」二文。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分析。

體了解栗社末期發展情況，為栗社晚期發展留下可貴史料。¹²² 民國八十九年（西元二〇〇〇年）獲全國優秀詩人詩教獎。¹²³

十三、劉淦琳

劉淦琳，生於民國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年），現年八十三歲。苗栗市人。

劉淦琳曾隨苗栗名中醫何阿妹舅父習中醫。因日人蓄意消滅中醫藥，而轉習西醫藥。二次大戰期間，任武田製藥公司苗栗工廠服務，迄台灣光復後，開設思源診所。

劉淦琳在中醫專業上成績斐然，民國五十年中醫師及格後，曾出席國際針灸大會，世界中國醫藥學術大會，亦曾受聘為中國針灸學會第五屆顧問，台灣省中醫師公會顧問，民國五十九年當選苗栗縣優良中醫師，民國七十五年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十大傑出中醫師。¹²⁴

民國五十年參加栗社。劉淦琳漢詩創作與其習醫背景有關，曾自述其詩觀及學習漢詩之情形：¹²⁵

在濟世之餘，參加苗栗詩社，研習傳統詩詞。認為詩是最經濟的文學組織，以有限字數，道出作者心聲，聲諧韻，藉以陶冶性情及後研習中醫書籍，始知儒醫由來之大概。尤其是陳修園醫書佳句特多，題材受限於術語、病名、藥物、處方、症狀等，更是難以釋手，樂在其中，是余時常朗誦而不忍掩卷也。

劉淦琳曾任栗社副社長，漢詩創作有優秀成績，民國八十四年（西元一九九五年）全省詩人獎詩人大會第三名。¹²⁶是栗社後期漢詩創作的佼佼者，詩風屬剛直一派，其詩作對現代社會之混亂現象多所描

122. 栗社緣由 收于賴松峰集稿，胡東海、劉淦琳、陳俊儒編集：《栗社詩集第一輯》，1996年12月15日。

苗栗縣國學會沿革 收于 國學季刊 創刊號，2000年3月25日。

123. 參本節註5。

124. 引自黃鼎松總編：《苗栗市志·藝文篇》，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2月20日，頁753。

125. 劉淦琳著：《思源隨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27。

126. 同上註。

述，流露對社會之關心，即使旅遊國外之詩作，亦對當地之社會進步及國內現象進行反省，表現詩人關注社會現實的層面。台灣光復之後，由於經濟起飛，社會風氣日漸敗壞，劉淦琳不拘泥於傳統漢詩詠史寫景題材，將創作觸角伸展至社會層面，詩作貼近時代社會風氣之變化，為其個人創作的特色，也說明了栗社後期詩友漢詩創作之變化之情形。

十四、賴松峰

賴松峰，字閑鶴。苗栗人、生於民國二十年八月卅一日。為栗社長之一賴江質之子。

賴松峰為栗社晚期受現代教育，從事漢詩創作卓然有成之栗社友典型代表。淡江英專英語科第二屆畢業，省立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研習中心英語科第九期結業，民國四十三年（西元一九五四年）淡江英專畢業，任教于省立苗栗高職中學，擔任英語科教席，畢生從事教職，達三十三年之久，民國七十七年（西元一九八八年）退休。其於教學成績斐然，曾因教學演示成績良好獲聘至縣立女子初中，任苗栗縣政府教育局英語科輔導員十年。

賴松峰之專長為英語教學，而其漢詩創作則師承其父賴江質，民國八十一年（西元一九九二年）加入苗栗栗社，任總幹事達六年。其漢詩素養得父親真傳，課題及擊鉢吟會時常掄元，曾任中華學術院研究所研究委員。其漢詩創作不斷且有所成，曾于民國八十八年（西元一九九九年）獲台灣省鄉土語文競賽客家語社會組詩詞吟唱第一名，民國八十九年（西元二〇〇〇年）獲全國優秀詩人獎，是栗社友晚期漢詩創作力豐且公開獲肯定之代表詩人。除創作外，對漢詩之保存亦不遺餘力，現正著手進行賴氏五代書香詩文稿之編寫。¹²⁷漢詩創作之外，賴松峰因受其父賴江質影響，亦精于書法，活躍于各種書法活動，曾獲日本書道會競書得獎兩次，現任苗栗縣美術及書法學會幹部。

平淡的意境。賴松峰曾於普光寺學佛參禪，¹²⁸故其詩作亦流露濃

127. 賴松峰提供資料。另參《苗栗縣書法學會八十八年會員作品展專輯》，苗栗縣書法學會出版，1999年。

128. 黃鼎松撰：《綠水先生結緣栗社一甲子》，收于《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40。

厚的禪意。其作品，可說是台灣光復後，栗社友悠然的創作生活層面的典型代表：

折股懸針劍出鋒，酒顛草聖我師宗，明朝更奪羲之筆，勁力縱橫舞若龍。 書法
頻催鉢韻耳聞初，咳唾珠璣志未舒，交卷屆時詩急就，汗流如雨愧才疏。 限時
交卷
夙聞鷗鷺戲煙波，湖海為家樂事多，我亦蓬山同樂水，吟懷蒙放一高歌。 鷗鷺
緣
永平寺古杉林叢，挾路老楓映夕紅，流水潺潺今古咽，白雲深處悟空空。 永平
寺

由上敘述可知栗社發展過程中傑出作家的創作情形及生平概略。這些傑出社友，因其個人經歷及所處時代社會的不同，致其創作內容不同，因個人觀察角度及體驗迥異，而各有可觀之處。至於其詩作詳細內容如何？將于下一節繼續討論。

第二節 栗社重要詩人作品探討

本節主要探討栗社重要詩人之作品特色。如前所述，栗社發展過程中的傑出作家，其作品無論抒情、寫景、敘事 皆有可觀之處。因此本節探討之作品，主要擇其對時勢有寄託，及創作上具有特色者，如表現地方鄉土特色。依詩人經歷，配合所處時代社會分析，以觀照栗社在不同發展過程中傑出詩人之創作特色。分析時並比較各人創作之特點：如風格、觀照角度之差異 以期對栗社重要詩人作品特色有深入之了解。

栗社傑出作家中，有許多充滿抗日思想及家國意識濃厚之作品，這類詩人，皆親身經歷日治時代，對異族統治有深刻的體會。或指陳日統治當局之暴虐，詩風剛直；或流露在異族統治下的無奈與痛苦境況，詩風則較沈鬱委婉。今敘之如下：

一、抗日愛國詩人

此類詩人的作品，有的于詩作中流露鮮明的反日思想，或批日軍侵台，或敘台民被異族統治之慘，風格剛健直率，民族意識及情感強烈。

如張添增，因受漢文化薰陶，深具民族意識。日治時代，日警曾因其抗拒治台政策，認定其于認同日本帝國思想意識上有問題，而暗中予以跟蹤，終以辱及日本國旗為由，而拘留其七日。¹張添增作有獄中吟 一詩，詩中表達對台灣喪失主權之沈痛：

拘留七日奈何天，惱剎河山失主權，馬面牛頭還且過，同根萁豆竟相煎。²

從詩中：「馬面牛頭還且過，同根萁豆竟相煎。」似顯示此事件還與地方恩怨有關，張添增入獄，或遭陷害，故張添增藉詩發出憤慨

1. 陳運棟編：《西湖鄉誌·人物志》，西湖鄉公所，1997年2月，頁603。

2. 同上註。

之悲歎。

甲午戰爭後，清廷割台澎以求和，頓成孤臣孽子之台灣人民，曾在日人據台之初，成立台灣民主國抗日，³但不久即因軍事力量懸殊而告失敗，歷經日人半世紀的統治，台灣主權才重歸中國。張添增對此一台灣近代史上至深的歷史創痛，曾作詩以紀念茲：

回溯馬關條約時，清廷被迫割牛皮，青龍劍閃開民主，黃虎旗飄肇國基。義憤三公傳正氣，恨留百姓屬蠻夷，掙強半世河山復，萬代銘心抗日師。 台灣先烈民主抗日五十四週年⁴

詩中對割台之初的抗日行動，有正面肯定。而台民歷經努力，終告失敗，日軍全面接收台灣，台島陷入殖民統治五十年之久，「恨留百姓屬蠻夷」寫盡台民不甘淪為異族統治的痛苦，「掙強半世河山復，萬代銘心抗日師」則描述台民強烈的漢節意識，也流露出張添增濃厚的民族情感。

張添增曾自撰堂號聯，顯示其以漢民族後裔自豪，「清睦一家黃帝裔，河山萬里漢家春」。⁵而其詩作也為其反異族統治的漢民族志節留下最好的註腳。

栗社另一詩人邱炳秀，曾作長聯，上聯對日人五十年殖民統治之殘暴及台灣人民被蹂躪、壓榨之慘況有犀利而深刻的描述：

五十年虐政橫加，臺人深被牢籠，艱難生活。視馬牛、視僕隸、總受欺凌；重刑罰，重稅貲，寧非蹂躪；每傷赤庶飢寒，鵠形菜色，更嘆財源佔奪，吸髓敲膚。蠢爾頑徒，背孔孟禹湯概群賢之道，仁義乖違，詩書廢率，置綱常而不顧，問廉恥而何存，瀆倫同獸類：雉牡匹，宗族婚，楊廣臭遺，周公禮失，豎子成貫盈之惡，彼蒼有

-
3. 葉榮鐘著，葉芸芸補述：《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8月30日，頁18：「1895年5月25日台灣島民獨立，成立台灣民主國發表宣言，總統唐景崧。」另參鍾孝上著：《台灣先民奮鬥史》上冊，自立晚報，1982年8月，頁245：「四月二十七日（陽五月二十一日）把台灣省改為台灣民主國，定年號為永清，製藍地黃虎國旗，並刻『台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於五月初二日（陽五月二十五日）唐景崧就任台灣民主國總統職位，並請劉永福為台灣民主國將軍。 這天，唐景崧在台北發表了以下獨立宣言」
 4. 引自陳運棟編：《西湖鄉志·人物志》，西湖鄉公所，1997年2月，頁604。
 5. 同上註。

誅戮之期，罪極莫能逃，固如是也。誰料犬豚樂禍，掠境侵邊，遂教猛烈遭災，屍山血海，於今懾伏投降，共見倭奴狼狽日。

由邱炳秀之敘述，可深切了解台人五十年的殖民生涯，直是「身被牢籠，艱難生活」，日人不但視台島人民為「馬牛」及「僕隸」，甚且「吸髓敲膚」：奪其財源，刑罰其身。而「仁義乖違，詩書廢率」，漢文化精髓盡失，百姓苦不堪言。邱炳秀嚴厲地批判了日人據台的種種不義之行。

下聯則敘台島重歸中國管轄，寫人心思漢之切，合力打倒日寇，而「黎民盡光復之歡」，希冀政權轉移後，「從此文明啟運，好看鯤島舜堯天」，從此苦盡甘來，島內「甘雨和風」，不再有苛政，能安居樂業：

七八載戰功報捷，祖國憐鄒魯，久切憂思，論詭譎，論苛殘，都堪絕滅；圖匡扶，圖討伐，豈憚辛勤，特念邦家鬥鬪，糧足兵精；況關疆土追回，乘機度勢。籌吾大計，會英俄美法及列夷之師，戎行整肅，將士優殊，分水陸以交攻，駕雲霄以奮擊，破敵恃雷軍；凱樂旋，寇讎服，汶陽田返，含浦珠還，黎民盡光復之歡，主席建昇平之業，恩深沾再造，意在斯乎。茲欣官吏下車，安良救弊，定卜寬溫布德，甘雨和風，從此文明啟運，好看鯤島舜堯天。⁶

台灣光復之際，邱炳秀曾作 祝台灣光復 詩，⁷這些詩作流露其堅毅之漢民族志節及不屈服于異族統治的精神：

其一

何事臺人齊雀躍，應看戰局定雌雄，青天白日旌旗到，故國新官教化施。虐政既除前慘狀，文風好睹再昌時。歡聲載道迎車駕，具見黎民久思口。

其二

衣冠文武喜翻新，昂首依然是漢人，魂夢猶驚苛虐政，安舒幸脫網羅身。復仇特展擎天手，破敵都憑善策神，此島得還諸將力，重臨官吏慰斯民。

6. 轉引自黃鼎松編：《悠悠鄉土情》，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32-133。

7. 同上註，頁133。

其三

再造恩深解倒懸，為民為國贊皇天，安良除暴圖匡復，大業豐功絕後前。軍會蠻夷分海陸，胸籠韜略轉乾坤，蒼生幸護斯人出，主席奇才仰萬年。

詩作中詳實記述台灣初光復時，台島民眾歡欣雀躍，全為慶賀台灣結束殖民統治，「青天白日旌旗到」，重回中國懷抱。「魂夢猶驚苛虐政，安舒幸脫網羅身」，五十年血淚斑斑的異族統治，如今幸得脫此網羅，台人歡聲載道，如久渴飢民，如今甘霖普降，重得滋潤。而「故國新官教化施」，「重臨官吏慰斯民」，寫出百姓冀虐政已除，漢文化再昌的期望。「衣冠文武喜翻新，昂首依然是漢人」詩句流露剛強不屈的漢民族精神；台灣光復對台灣人民而言，不僅是有著脫離異族統治的喜悅，更有回復漢家子民，不再作殖民地國民的欣喜，此二句深切的刻畫了有志台民不屈于異族統治之心態，尤其後一句「昂首依然是漢人」，對比台民被蹂躪的情景，更見詩人的悲憤與志節。

邱炳秀之詩被評為「民族精神發揚者」。其堅毅不屈于異族統治者的心志，在日治時期遭日人監視之栗社聯吟課題中，亦隱隱流露，如月夜聞杜鵑⁸，詩句凝重，邱炳秀藉杜鵑啼血之恨怨，抒發其在異族統治下憤鬱不平的心情：

其一

子規啼血月明天，徹夜聽來恨莫填，似對嫦娥訴幽怨，歸魂難得到西川。

其二

泣血終宵對月明，聲聲姑惡可憐情，子規那敵遭殘虐，怨恨於今尚未平。

其三

子規月夜影婆娑，入耳啼聲感慨多，到處枝頭花染血，留春不住奈如何。

8.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六十五回月夜聞杜鵑、礮山噴火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8月28日。

而栗社友吳濁流的抗日詩作，則流露了對日軍攻台，殺伐義軍的憤慨，以及對抗日志士的敬仰，同時更憐憫因日軍侵略而遭血肉分崩離析的百姓的痛苦，對日人侵台之史實，有鮮明的控訴。

台灣之所以割台，乃是源于中、日「馬關條約」。此一喪權辱國之條約，乃是清李鴻章與日方在今日本下關之春帆樓簽訂的。⁹春帆樓至今尚存當時中、日雙方簽約時之房間、桌椅，甚至標明中日簽約人員的座位。吳濁流曾經此地，對此一引發台灣人民五十年血淚歷史的割台事件，曾作詩誌之。回思當年景況，猶感心痛，不能釋懷：

門司去路雨潺潺，孤客愀然過台灣。痛定而今思昔日，春帆樓上割台灣。 過馬關¹⁰

清廷在甲午戰敗後，不顧台灣人民而棄去之，致使來台生根，視台灣為第二故鄉之台民，頓成海上孤島之被棄子民，吳濁流路經引發此一歷史創痛之春帆樓，愀然寫下「痛定而今思昔日，春帆樓上割台灣」的詩句，對台灣人民之痛苦，表達了悲痛之情。

而日軍于中、日兩國交換和約後，即進行登陸台島之軍事行動。日軍從台灣北部之澳底，由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之日本近衛師團，于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登陸，翌日再陷三貂嶺，從此不斷深入台灣內陸各地，而瑞芳、基隆、台北，逐步蠶食了台灣全島。¹¹吳濁流曾有詩記當年日軍此一侵台的軍事行動：

9. 葉榮鐘著，葉芸芸補述：《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8月30日，頁16,18：「1895年4月17日，日清媾和條約簽署。5月8日，日清媾和條約批准書于馬關交換，台灣及澎湖島歸日本所有。」

10. 吳濁流著：《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165。

11. 鍾孝上著：《台灣先民奮鬥史》上冊，自主晚報，1982年8月，頁252-259：「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六日（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即台灣民主國誕生後四日）下午二時，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日本近衛師團（兵約二萬）的第一旅團終於從台灣北部三貂角西北的澳底登陸了。五月三十日，日軍進攻三貂嶺，五月三十一日，日軍向瑞芳前進。六月一日，日軍再攻瑞芳，六月二日上午七時五十分，日軍以優勢兵力三度侵犯瑞芳。瑞芳終於上午八時三十分失陷。六月三日上午六時，日海陸軍合攻基隆。獅球嶺就在基隆西北方。但亦於是日下午五時失陷，於六月七日上午六時三十分佔領了台北城。」

入眼山山又山山，輕車一瀉彩雲間，侵台日寇今何在，惟有波濤萬頃寒。 過澳
底¹²

澳底灣頭舊跡存，當年日寇若雲屯，而今尚有千秋恨，長作怒潮拍岸奔。 重過
澳底¹³

驛頭未到忽停車，峻嶺雄峰劍壁斜，回憶當年此要害，日軍愚勇令人嗟。 過三
貂嶺¹⁴

吳濁流駐足此地，思想日軍如豺狼兇狠的掠奪台灣的野心及行動，身歷日人統治的吳濁流，對此之感慨，自是深刻無比。

而吳濁流對日據時代之抗日志士及義軍的犧牲及愛國情懷，亦諸多歌詠。歌詠丘逢甲詩如 讀滄海念台詩集感：¹⁵

一卷滄海集，滿紙淚痕斑，吐盡心頭血，句句為台灣。成敗何須論，英雄志氣堅，
復仇終不屈，留在念臺篇。民族精神在，築廬榜念臺，前賢能後繼，捲土復重來。
台灣喜光復，勝利洗前羞，日寇今何在，先生知也不。

乙未年割台時，丘逢甲抗日之舉失敗，而後亦持續關心台灣，為國事奔走，于四十八歲英年即去世。其所作念台之詩，字字血淚，故吳濁流贊其「英雄志氣堅」而「吐盡心頭血，句句為台灣」。

而吳濁流對於民國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起義之被捕之羅福星，慷慨就義的忠義精神亦有詩紀念之：

12. 吳濁流著：《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83。

13. 同上註。

14. 同上註，頁82。

15. 同上註，頁211。丘逢甲是乙未割台之議時函電清廷力爭，爾後倡議台灣自主代表人士之一。台灣民主國成立時，任全台團練史，率義軍與日戰，不支而倉皇內渡。其內渡前，日軍已懸賞六十萬買其頭顱，而其部將謝道隆則以「台灣雖亡但祖國如果能夠強盛，將來還可以雪恥」勸服其內渡（參鍾孝上著：《台灣先民奮鬥史》上冊，自立晚報，1982年8月，頁260）。丘逢甲離台亦有「捲土重來未可知」之詩，故吳濁流有「復仇終不屈，捲土復重來」之句。丘逢甲祖籍為廣東鎮平，新竹、苗栗、台中之粵籍（客家）民眾對其至為擁護，死難亦最重，如吳湯興等之殉國。丘逢甲內渡後，義軍多毀家亡命，倉皇難安。而其為國犧牲之義舉，因滿清不贊成丘逢甲抗日之舉，均未受褒揚，致丘逢甲有進退失據之愧惶。（參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頁156-158。）故吳濁流有「台灣喜光復，勝利洗前羞。」詩句，蓋告慰前賢也。

抗日山城志士多，捐軀為復舊山河，於今已雪馬關恥，天上英靈知也麼。 謁大湖昭忠祠有感¹⁶

羅福星英年即犧牲，就義時尚從容留首字岌有「中華民國孫逸仙救」之絕命辭，同事被處絞刑及判刑者甚多。¹⁷民國五十九年（西元一九七〇年）吳濁流為了解其人其事，謁大湖昭忠塔，而作此詩。¹⁸時台灣已光復，而羅福星及這些抗日志士魂魄何在？從詩作中可看出，吳濁流的感慨及對志士的崇敬之情。

除漢人志士，吳濁流對為保衛家園之原住民義軍亦以詩誌其行：

瘴氣又戀煙，重關石壁連，淒風悲故壘，戰跡尚腥然，山上殘碑在，斜倚雜草邊。日軍雖勇敢，猛攻馬不前，衝鋒皆勇士，屍橫滿山巔。滄桑百年淚，戰事憶當年，鐵砲轟淒絕，烽火欲燒天。牡丹社何壯，抗日志堪憐，番丁為克敵，玉碎各爭先。昔時爭霸跡，空餘故壘堅，劫痕雖變幻，來弔獨愴然。 石門（牡丹社）¹⁹
崛起廬山路，重重霧社霧，氤氳永不清，氣在山頭住，漠漠究何因，原來有事故。山胞日政時，忍極反成怒，抗暴動干戈，山中義士多，夫亡婦亦殉，可泣又可歌，捐軀九百人，殺身已成仁，犧牲抗暴政，如我漢精神。我來看櫻花，山幽處處嘉，惟有山頭霧，盡日似煙遮，諒有未招魂，千秋青史存，歲月悠悠去，山上白雲屯。
過霧社²⁰

16. 引自吳濁流著：《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271。

17. 葉榮鐘著，葉芸芸補述：《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8月30日，頁128：「1913年11月20日，苗栗羅福星組織『中國革命黨台灣支部』抗日革命事件被檢舉（實際發覺十月中）被檢舉者九二一人，被起訴者二百二十餘人，被處死刑者二十人（日人稱為苗栗大陰謀事件）。」

18. 吳濁流謁靈及作詩經過參吳濁流：羅福星的詩與人，《台灣文藝》第32期，1971年7月。

羅福星遺骸葬于昭忠塔經過參黃鼎松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92年6月1日，頁117：「民國三年三月三日，福星被日人判處絞刑，死年三十一歲。同時遇難的苗栗籍同志有江亮能、黃光樞、傅清風、謝德香、黃員敬等人，被草草葬于今台北市安東街四百一十二巷草坪內，日人稱為『反民墓地』。光復後，政府在苗栗大湖建昭忠塔，羅福星及歷次事件之愛國烈士忠骸，改葬于塔內。」

19. 吳濁流著：《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208。

20. 同上註，頁209。

石門 是紀念發生于清同治年間台灣南部日軍侵牡丹社的事件。而 過霧社 是歌詠日治末期慘烈之霧社事件。²¹此役霧社六村共一千餘人，起事者即超過半數以上，而日軍久攻不下霧社麻海堡巖窟，竟違背國際公法，對原住民義軍施以毒氣，致死于毒氣者三百餘人，其餘男丁縱身深谷自殺，夫死妻殉，婦孺自縊者亦有一百四十餘名，起義領袖莫那爾道亦自殺身亡。²²吳濁流于詩中記抗日軍之壯烈成仁：「山中義士多，夫亡婦亦殉，可泣又可歌」。

霧社原住民之所以反日，起因于日人佔台後，以武力討伐台灣原住民，如霧社自一九〇八年起即遭大規模之討伐三次。²³「忍極反成怒，抗暴動干戈」，原住民在壓迫下，終引發此一台灣抗日史上慘烈無比的戰役。吳濁流歌詠當年義軍之行「千秋青史存」，對其抗日精神至表崇敬，由此詩，亦可了解吳濁流對日人治台暴政的反感與厭惡。

吳濁流對日軍之暴行與抗日軍之義勇精神，是其抗日詩中常出現之內容。吳濁流旅遊海外抗日遺跡，曾有多首詠歎的詩作，如 硫磺島海軍殉難紀念碑²⁴、 珍珠港雜詠²⁵、 讀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名紀念碑有感²⁶、 抗日遭難碑前懷古²⁷等，皆以詩作批判日軍的殘暴，對其侵略惡行嚴厲的抗議，顯見親身經歷日治時代的吳濁流，痛恨日本侵略他國行徑的心情。

吳濁流除詠歎武裝抗日軍外，對於日治時堅守漢文化精神，傳揚漢文的文人亦語多肯定，如 遊霧峰雜感：²⁸

21. 陳器文撰：《台灣通志藝文志文學篇·台灣小說志稿》，台灣文獻委員會，頁 38-39：「1930年10月，泰雅族頭目莫那爾道率族人在運動會上襲擊日本警察官吏，造成日人一百三十餘人死亡。日軍發動軍警圍攻霧社，飛機投擲毒瓦斯。此役持續五十餘日，是稱『霧社事件』。」

22. 參鍾孝上著：《台灣先民奮鬥史》上冊，自立晚報，1982年8月，頁536-552。

23. 同上註，頁538：「日本竊據台灣後，霧社 曾經遭受日人討伐三次過。第一次是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日本動員了軍警一千二百多名。第二次是一九〇九年二月，動員軍警一千八百六十六名。第三次是一九一〇年五月，動員軍警一千一百八十二名。」

24. 吳濁流著：《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298。

25. 同上註，頁303。

26. 同上註，頁321。

27. 同上註，頁320。

28. 同上註，頁3。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恢復山河願，重霽祖國光，當年慷慨士，飄泊去何方。

此詩是頌揚台中霧峰林痴仙等以林氏萊園為詩人會集之所，于清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〇一年）倡立櫟社，以維漢文傳承一事。而櫟社之社員如林獻堂者，多從事民族運動，抗日色彩極濃。²⁹「以文新運動，抗日集賢良」，顯示日治時亦加入詩社之吳濁流，對櫟社之諸人于日人統治下倡導漢文，從事民族運動之欽佩。

吳濁流在其抗日詩作中，可見其對台灣人民于日治時代的痛苦至為憐憫，對日人殘暴的一面則語多撻伐。吳濁流曾屢次與日本當局衝突，而遭降遷。其堅毅的民族思想及不屈剛強的精神，在其日治時代的詩作，*綠鸚鵡*一詩中，可作最好的註解。吳濁流在詩中藉物自喻其剛毅志氣，表現其雖身處異族統治，仍堅定一己為漢民族的情操：

性慧多機振綠衣，能言識主羽禽稀，舉頭宮闕重重鎖，回首隴山事事非。舊侶飄零難獨舞，翠襟損盡欲孤飛，時來幸有開籠日，莫作尋常青鳥歸。³⁰

「時來幸有開籠日，莫作尋常青鳥歸」，吳濁流喻當時在異族統治下就如被囚之籠鳥的自己，有不屈的意志，同時也表達了寄望國土重光，恢復漢家子民身分的心志。

而此類抗日愛國詩人，有的則在詩作中表現濃厚的家國意識，及在異族統治下的痛苦，詩風較沈鬱。如栗社友張春華，詩作流露了其在異族統治下，無奈與抑鬱的心情：

滄海遺黎戀闕魂，不關理亂掩柴門，青衫空老多年恨，白髮猶思故國恩。丹頂漫云隨世俗，蓬頭難免惹輿論，可憐冥府朝參日，無復垂髫謁至尊。心源先生薙髮以詩諷之³¹

29. 參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台北：政大中研究碩士論文，1979年，頁57-58

30. 吳濁流著：《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195。吳濁流作此詩之心境另參陳運棟撰：一代文豪吳濁流先生在苗栗，《苗栗文獻》第10期，1995年6月。

31. 張春華著：《張春華先生詩集》，劉壽先生藏。轉引自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頁176。

「滄海遺黎戀闕魂」，表現了在異族統治下，有志文人的心境是苦悶而悲憤的。面對如豺狼一般的強虜，文人深感前途茫然，而對故國興起濃厚的思戀；「青衫空老多年恨」是寫在強虜下只得任青春蹉跎，無可作為，表達了對日寇竊國毀家之恨。「白髮猶思故國情」則流露詩人對故國堅貞的情感。「可憐冥府朝參日，無復垂辦謁至尊」，藉事諷他人對故國心志不堅，也自喻其堅定的民族節操。

而張春華對故國大地遭兵禍連連，則以詩感歎之，對中原文物及人民遭劫，流露同情，有著深切的民族情感：

一聲新雁一天秋，獨倚欄干向晚憂，黃菊枝頭秋半老，綠荷水面月猶浮。馬蹄蹂躪
蒙草，國際聯盟吳越舟，可惜中原文物地，未知兵燹幾時休？會盟息戰幾春秋，
宿將難消邊戍憂，揚子江頭旗影動，奉天城上砲煙浮。 辛未秋懷³²

台灣被強虜日本竊取，中國大陸神州大地也兵禍連連，「會盟息戰幾春秋，宿將難消邊戍憂，揚子江頭旗影動，奉天城上砲煙浮」。中原大地遭受著無情的戰火蹂躪，「可惜中原文物地，未知兵燹幾時休？」，張春華感歎故國無力救援台灣，對同根生的祖國同胞和孕育台灣漢文化的中原大地，文物與人民遭劫，有不盡的感傷，對比台灣險惡的處境，也流露詩人心中的悲痛。

而另一首于中國北伐成功後所作之詩，亦顯見張春華心向故國與在異族統治下的蒼涼心境：

鳥嘴山頭玉鏡月，長天一色浮無煙， 家合登中秋夜，民國裁兵一統（北伐成功）
席上名花迎我笑，窗前明月照卿妍，姮娥互在長如此，人世滄桑感易遷。 戊辰
中秋觀月會席上（民國十七年）³³

張春華曾任日治時代公職，由這些詩作可見其並非鄉曲之人，內心有深厚的民族情感。另一首 聽蛙，藉蛙鳴寫期望河山重光之志。「蛙鼓頻聞如怨訴，青天旗影未鮮明。」可見其心繫故國的心志。

32. 同上註，頁 176。

33. 同上註。

張春華曾作詩敘其磊落心志，對公職生涯種種不平之事，冀望一己能堅守志節，充分流露了其受漢文化薰陶的懷抱與胸襟：

微風細雨畫樓前，雲鎖蟾光暗不鮮，一任風雲收拾後，依然明月耀中天。 免訴

34

不戒貪婪廉恥空，詐謀譎策競成風。刷新 務無他策，只在光明正大中。 無他策 35

而栗社友鄒錦福則在詠故鄉山水時，流露了對故國深切的情感，見 龜山晚眺：³⁶

其一

憑臨龜嶺樂無窮，五鶴聯翻舞大空，山嘴懸岸留半壁，雲頭落日剩殘紅。溪心水倒雙峰影，牛背童歸一笛風，北望神州遙歎息，昇平反不及流東。

其二

夕暉斜照陌連阡，齊綠深黃見早秣，五鶴朝龜翎欲展，雙峰插漢筆如椽。潛龍棲鳳多餘地，水繞山環別有天，解事層雲遮北向，忍教大陸望烽煙。

其三

夕陽何處最銷魂，絕嶺憑臨郭外村，舞鶴凌空兼舞鳳，潛龍傍水似潛龜。笛聲入耳清如許，山勢隨雲遠欲奔，殘局紛紛輸晚景，不堪回首望中原。

歷經日治時代的栗社友鍾建英則藉寫景抒情，表達如思歸客般抑鬱的心情：

水輪叫出破山雲，入耳渙然意緒紛，嗟我天涯長作客，思歸聲調最難聞。 月夜聞月鶻 37

34. 同上註。

35. 同上註。

36.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37. 引自吳頌賢謄錄：《第六十五回月夜聞杜鵑、礮山噴火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8月28日。

此類詩風沈鬱的詩人多描述異族統治之不義之行及文人憤鬱不平的心情。其他如黃運寶，于 雁聲 中所描述的「哀鴻傷遍野，嘹唳不堪聞」。³⁸ 曾參予羅福星抗日事件之吳頌賢于 銅臭 所批日當局之「勞農新政府」「居官傲慢生」。³⁹ 藉詠屈原寫在紛亂時代文人無可作為之悲哀：「彼待有為余待斃，偷生幾載又如何>」(屈原沈江)⁴⁰ 皆是，俱反映了此類詩人心中深切的故國之思及民族悲情。

二、田園鄉土詩人

栗社傑出作家謝長海，終生居于苗栗銅鑼鄉間，一生以務農為業，其詩作表現出優美的鄉野自然風貌及田園生活樂趣，而客家族群耕讀自足的精神也在其詩作中流露。

謝長海描述農人生活的情景，充滿純樸悠然的逸趣：

既沾既足惹農忙，細雨萋萋柳 黃，莫訝經旬猶 霖，魚蝦先已長江鄉。 春雨

⁴¹

種菜兩三畦，殷勤一甕攜，汲從池水滿，澆向夕陽低。既免霖淫患，旋看嫩綠青，
於陵風不遠，食力共夫妻。 灌園 ⁴²

春雨普降時，正是農民農忙之時，雖然忙碌，但豐潤的春雨代表內心卻是喜悅的。而樸實勤儉的田園生活，靠的是農人辛勤與努力的精神，播種後，勤加灌溉，悉心呵護幼苗，「汲從池水滿，澆向夕陽低。」寫出農人的辛勤。不久嫩綠的青芽快速成長，農人辛苦有成。而「食力共夫妻」，寫以農為業的營生，靠的是夫妻扶持的努力，在家人合力之下，生活自給自足。謝長海的詩作充滿田間勞動真實的體驗，沒有虛無不實的字句及文人無病呻吟的牢騷，是田園生活真實的紀錄，寫出勞動者勤懇的身影與踏實精神。

38.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四十一回將軍山及第四十三回雁聲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1月20日。

39.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八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30年5月11日。

40.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二十三回栗社詩集》，苗栗：栗社，1929年8月27日。

41.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三十六回早雪詩集》，苗栗：栗社，1931年4月5日。

42. 引自吳頌賢騰錄：《第四十四回寒山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3月24日。

而謝長海另一首《移花》，也表現了其隱居鄉間，細心呵護花苗，期待有成的心情：

遷得名園異種來，天香國色蕊初開，祇防烈日當空曝，曉起殷勤帶露栽。翻土鋤根破綠苔，向陽遷植幾株來，只期艷紫逢春早，吩咐園丁仔細栽。⁴³

謝長海描寫鄉野自然美景清新可喜，因其長居鄉間之故，因此其體會自深，寫來自別有一番風味：

遠峰凝翠鬱盤紆，求友彩鷺出谷呼，煙樹晴嵐風景好，幾疑一幅 家圖。 春山

⁴⁴

氤氳大氣湧須臾，迷柳籠花景色殊，偶上高樓舒老眼，平原一片望模糊。 野煙·

其一 ⁴⁵

亂雲飛靄暗朝暉，大氣盤旋景色渾，信是昨宵新雨後，一痕橫掛鎖孤村。 野煙·

其二 ⁴⁶

謝長海筆下的田野景色，有著不假雕飾的自然，彩鷺、遠峰、煙樹、晴嵐，信筆寫來，俱是佳景。「偶上高樓舒老眼」，寫其悠然賞景的閑適。漠漠野煙充滿了孤村大地，鄉野雄渾樸拙的景觀，在其筆下舒展開來，別有一番逸趣。

另一首《龜山晚眺》除描寫故鄉鄉村美景外，也流露謝長海對故鄉的深厚情感：

龜山覽勝夕陽底，百里平原入望迷，炊黍萬家煙未散，飛橋千尺柱留題。彩虹匝地村 吠，綠樹臨流水鳥棲，擬效杜陵堂小築，後龍溪比浣花溪。⁴⁷

43.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六十三回移花、黃文強扇枕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7月7日。

44.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五十三回春山、「牡丹」「鴉片」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6月10日。

45.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五十五回野煙、向日葵詩集》，苗栗：栗社，1933年8月16日。

46. 同上註。

謝長海寫景，不刻意經營，信筆寫來，一派自然，渾然天成，詩作中的龜山，有綠樹、彩虹環繞，而龜山下之溪流、水鳥、平原、萬家炊煙，交織成一幅如世外桃源的美景。末一句「後龍溪比浣花溪」，寫出謝長海對故鄉苗栗的依戀及對故鄉美景的贊歎。全詩意境恬淡，情感真摯。

謝長海因長居鄉間，對鄉居生活有真切的體會，樵歌 寫樵夫唱歌自行取樂，與自然為伍的樂趣：

悠揚清韻發林中，斧伐停時唱未到，莫笑俚謠無雅調，蟬聲鳥語和玲瓏。⁴⁸

樵歌 是栗社課題詩題，一般社友多從文人隱居角度寫作，但謝長海卻真切寫出樵夫唱歌的樂趣，樵子唱歌，只有蟬聲鳥語作陪，充滿了野趣。謝長海的田園之作，是深刻體會田園生活的寫實之作，故寫來真實，自然毫不矯飾。

謝長海是客家後裔，在 耕讀 詩中，也流露了客家族群躬耕自足，詩書傳家的思想：

一耒一燈共不停，日勤畝畝夜窮經，文章報國他年事，豈憚勞心與役行。⁴⁹

詩中的謝長海，自述其田園耕讀生活是「日勤畝畝夜窮經」，平淡而充實。而「文章報國他年事，豈憚勞心與役行」則顯示謝長海真正滿足田園生活，不被俗務纏累，亦無世俗苦毒鬱積，自足自適的精神表露無遺。

謝長海的田園鄉土詩作，充滿了對勞動生活深刻的體驗與長居故鄉鄉野的感懷，詩中流露了安居鄉間的滿足與樂趣。從其作品，可深

47.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四十七回龜山晚眺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9月24日。

48.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六十八回樵歌、鴻溝詩集》，苗栗：栗社，1934年11月27日。

49. 引自吳頌賢臚錄：《第四十八回破荷詩集》，苗栗：栗社，1932年10月17日。

切了解，當時以農為主要營生方式苗栗地區的鄉居生活風貌以及客家族群耕讀傳家的精神。

而栗社另一位傑出作家賴江質，終生居于今苗栗一市。以其因生活、工作，深入苗栗各鄉鎮之體驗，用客觀的寫實手法，描寫其生長地的風土人情，充滿了濃厚的鄉土特色。今將其有關苗栗的詩作，依內容整理如下：(資料來源：《綠水閒鷗集》)

地 理 位 置	苗栗縣十八鄉鎮市歌詩 大坪頂瞭望亭鳥瞰 獅潭分水嶺
名 勝 史 蹟	明德賞月 獅山春望 重陽日遊水流東 早春遊獅嶺 福星山 春曉 錦水鈴聲 龜山秋望 福星山展望 春遊福星山 秋日 獅山覽勝 法雲寺 法雲寺雅集 遊獅潭仙山 普光寺即景 普光寺即景一 普光寺即景二 福星山 忠烈祠 節孝牌 海棠宮 竹南慈裕宮 長青谷 仙山披仙水 虎山溫泉 虎 山入浴 姜麻園聖衡宮 拜謁聖衡宮 頭屋風光·文宣孔子廟 通霄海浴場 秋茂公園步月 雙峰插漢 焰山雲霧 礮山噴 火 明德泛月 獅山覽勝 墨硯吞雲 法雲啣煙 虎嶼觀潮
各 鄉 特 色 (生活、民 風 等)	造橋鄉 苗栗頌 卓蘭鎮 卓蘭風光 公館鄉 三義雲霧 大湖鄉 獅潭鄉 泰安鄉 泰安頌 西湖風光 銅鑼覽勝 頭份鎮風光 頭份人傑地靈 遊錦水
信 仰 風 俗	鬼子坑 大坪山掃墓 拜謁三山國王廟 明德水庫·端陽競渡 南苗坑仔底昔年風化區
人 文 墾 拓	緬懷埔尾黃滿伯 斗換坪 蓬山畫家 鹽水坑曾阿妹百歲公 謝家兩代連登百歲婆
地 方 特 產	頭屋明德茶 明德烏龍茶 尖山米粉 三灣鄉特產 三灣糖 廠 探勘油井 礮坑油井 公館摘棗 大湖草莓 後龍西瓜 寒流捕烏魚 苑裡帽蓆
家 鄉 建 設	築嘉盛堤防 環市路開通 竹南街路 大埔水庫 海岸新生 地 鯉魚潭水庫 火焰山下堤道 中平大道橋 中平工業區 竹南地下道 北勢大橋 縣府東地下道 虎山溫泉路開通

由上表可知，其創作範圍甚為廣泛，有的詩作構思新穎，饒富趣味，如曾以苗栗各鄉鎮地名為題材，作 苗栗十八鄉鎮市歌詩：⁵⁰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其一

通霄三義大湖遙，路隔獅潭想造橋，浴罷泰安公館宿，卓蘭苑裡惹魂銷。

其二

三灣頭份竹南連，景寫南庄雁寫天，苗栗後龍頭屋抱，銅鑼敲破西湖煙。

賴江質將苗栗十八鄉鎮名嵌入了詩作當中，涵蓋其名稱及地理特性，充滿了地方特色及趣味。

苗栗一地風光秀麗，清朝時曾有八景為地方人士傳誦，⁵¹賴江質性喜遊歷山水，⁵²曾將各地景觀，自創「苗栗八景」詩，可說別有逸趣：

雙峰插漢豁雙眸，映落龍溪碧水浮，秀聳名山歸眾望，爭高占得兩鰲頭。 雙峰

插漢⁵³

虎嶼觀潮眼界開，吞霄北望白沙堆，臨流不盡滄桑感，後浪頻追前浪來。 虎嶼

觀潮⁵⁴

焰山雲鎖鯉魚潭，兩岸飛霞動客探，東望卓蘭西鐵嶺，縣南風景勝江南。 焰山

雲霧⁵⁵

礮山噴火蹟重尋，探勘油田萬丈深，攢井日人歸去後，河山重整自關心。 礮山

噴火⁵⁶

50. 引自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46。苗栗各地及地理位置，參附圖一。

51. 清代苗栗八景定名經過參本文第四章第一節註74。

52. 參賴明珠：父親的生活點滴，收于《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父親生性淡泊，自號綠水閑鷗，自然喜歡寄情山水，尤其苗栗山城，原本山多水多，風景秀麗，父親早已遊遍家鄉每一處好山好山，名勝古蹟」

53. 引自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44。雙峰山地理參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54. 同上註。虎嶼地理另參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55. 同上註。

56. 同上註。礮山地理參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明德船中載酒花，美人含笑抱琵琶，一潭秋水三更夜，掛我心頭是月華。 明德
泛月⁵⁷
獅山覽勝興方甜，十八洞天幾顧瞻，謝未登臨王未劃，水簾漏出萬峰尖。 獅山
覽勝⁵⁸
墨硯雲開射旭光，千條金線繡陵崗，尖山代有才人出，父子文魁姓氏香。 墨硯
吞雲⁵⁹
法雲古寺景清新，鷓鴣啣煙妙入神，野鶴閒鷗心靜地，參禪多屬老年人。 法雲
啣煙⁶⁰

此八景除涵蓋日治時代栗社曾詠誦過之雙峰插漢、虎嶼觀潮、磺山噴火等勝景外，亦包含苗栗宗教勝地獅頭山、⁶¹法雲寺，⁶²以特殊礫岩地形著名的火焰山，⁶³台灣光復後新建之明德水庫⁶⁴等名勝。而詩作中除詳盡描述了當地景觀，如 獅山覽勝 之「十八洞天幾顧瞻」「水簾漏出萬峰尖」， 墨硯吞雲 之「墨硯雲開射旭光，千條

57. 同上註。

58. 同上註，頁 45。

59. 同上註。墨硯山地理參黃鼎松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92 年 6 月 1 日，頁 111：「墨硯山界于公館尖山村和頭屋曲洞村之間，因山形上方平坦而得名，又名托盤山、托皿山。附近山巒林立，從苗栗平原東望，嵯峨如筆架，故有筆架山之稱。」

60. 同上註。

61. 黃鼎松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92 年 6 月 1 日，頁 23：「獅頭山位於苗栗縣南庄鄉與新竹縣峨眉鄉交界，主峰標高 492 公尺，因為外形酷似獅頭而得名。獅頭山以『獅山佛門』聞名全省。與南部的佛光山洞同為目前台灣兩大佛教聖地。」

62. 法雲寺建于民國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是為點化附近之鷓鴣惡山而建（賴江質詩中之「鷓鴣啣煙妙入神」即指此山）因當時原住民時亂時順，傳說即因鷓鴣山之故。寺建成後，即不再有民亂，因而有「法雲建而大湖平」之諺。參黃鼎松：《苗栗山水紀事》，轉引自陳運棟編著：《栗社詩選．詠我故鄉．苗栗之美》，手稿影印本，存于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年，頁 18。

63. 黃鼎松：《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苗栗縣政府，1992 年 6 月 1 日，頁 22：「火火山標高 602 公尺，位于三義鄉和苑裡鎮的交界，南臨大安溪。全山因土質鬆散，陡峭的岩壁逐漸流失，當陽光照射在山峰上，遠望如絢爛的火焰，氣勢萬鈞，因而稱為『火火山』。火火山的地質屬於頭嵙山層上部，以塊狀礫岩為主。」

64. 同上註，頁 28：「老田寮溪（今稱明德溪），明德水庫座落在本溪的中游。政府為了充分利用明德溪的水力資源，於民國五十九年築成明德水庫，除了灌溉頭屋、造橋、後龍等地的農田，供應苗栗、頭份、竹南等地的工業用水和公共給水之外，還兼具漁類養殖、旅遊觀光等多目標的功能。」

金線繡陵崗」，雙峰插漢 之「雙峰插漢豁雙眸，映落龍溪碧水浮」外，也巧將地方人文嵌入詩作中，如 墨硯吞雲 之「尖山代有才人出，父子文魁姓氏香」，即為苗栗尖山著名之「父子雙舉人」的故事，⁶⁵與詩作中的佳景合為一體，無唐突之感且富有趣味。

除了故鄉的自然美景外，賴江質亦有多首詠歎當地之名勝史跡詩作，如紀念抗日志士羅福星之 福星山、 忠烈祠。⁶⁶表揚劉獻廷之媳賴氏節孝事蹟之 節孝牌。⁶⁷ 竹南慈裕宮⁶⁸是寫苗栗開發最早地方之一：竹南中港，供奉分香自中國大陸湄洲媽祖廟，為苗栗最古老民間信仰中心的慈裕宮。 仙山披仙水⁶⁹是寫位于苗栗獅潭的仙山及其傳說等等。

福星重建一祠堂，奉祀忠魂耀國光，革命精神傳一脈，英靈長護漢家鄉。 忠烈

祠

節婦生成命運乖，十三知否早春懷，丈夫逝後妻心死，賜得天旌節孝牌。 節孝

牌

竹南北岸好風光，崎頂西連海浴場，慈裕宮前正月半，花燈燭影照紅粧。 竹南

慈裕宮

一瓶仙水披仙山，拜謁九天玄女顏，百廿石階苔蘚路，兩人攬頸上雲澗。 仙山

披仙水

-
65. 清道光十四年（西元一八三四年）苗栗文人劉獻廷中甲午科鄉試林連棋榜舉人，道光十年（西元一八四一年）其子劉禎中式恩科池劍波榜舉人，「父子雙舉人」名揚一時。今苗栗公館鄉尖山村有其故居，背倚墨硯山。參黃鼎松：《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頁 142。
66. 收于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 46，47。
67. 同上註，頁 47。 節孝牌 記賴氏貞節孝坊，位于今苗栗市福星山公園，記劉獻廷媳賴四娘，十四歲時其夫去世，終生守節盡孝，清光緒年間地方人士上奏清廷表揚，並建牌坊表彰。事蹟參黃鼎松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頁 144。
68. 收于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 50。慈裕宮地理形勢參黃鼎松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頁 136-137。
69. 收于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 60。黃鼎松著：《我們的家鄉苗栗·史地篇》，頁 21：「仙山位于苗栗縣獅潭鄉東側，標高 967 公尺，仙山盛名的遠播，主要是日據時期，仙山的『仙水』治好鄉民的瘧疾而傳揚，並且興建寺廟來感念神恩。」

這些詩作，結合地方史事及鄉野掌故，用語淺白，有的描述掌故始末，如 節孝牌。有的寫地方民間信仰香火鼎盛，歡度佳節的盛況，如 竹南慈裕宮。有的寫地勢奇特，如 仙山披仙水 之「百廿石階苔蘚路，兩人攬頸上雲澗」，比喻饒富趣味。不僅見鄉土特色，有的詩作如 忠烈祠 還流露了賴江質愛鄉的情感，「英靈長護漢家鄉」，歷經過日治時代的異族統治，賴江質在詩作中不僅對抗日殞命的羅福星有著崇敬，更流露期望志士英靈長護家鄉，百姓安居樂業的心情。

賴江質因熟悉各地風土人情，詩作中包含了各鄉各鎮的生活、民風的描寫，具體呈現了苗栗各地的風貌特色。這些詩作，有的甚至以地方特產、家鄉建設入詩，用字貼切，充滿了鄉野的趣味：

新營公所造橋鄉，南北橫拖鐵道長，錦水磺場鄰近地，瓦斯猶見噴池糖。	遊錦
水 ⁷⁰	
公館名揚覆菜香，開封味好煮清湯，大坑拜佛觀光客，帶轉家中請客嚐。	公館
鄉 ⁷¹	
喜攀紅棗石圍牆，滿樹低垂路兩傍，食過一回知味好，早來棗摘再來嚐。	公館
摘棗 ⁷²	
外埔漁民唱晚歸，烏魚滿載願無違，明朝又得寒流到，再向潮頭網一圍。	寒流
捕烏魚 ⁷³	
火焰山南道作堤，狂濤遏退大安溪，他時風雨侵砂岸，石不填河路不迷。	火焰
山下堤道 ⁷⁴	

而賴江質因公職等因，與地方鄉親甚為熟悉，⁷⁵ 因此亦以地方人物創作：

70. 收于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51。

71. 同上註，頁56。

72. 同上註，頁58。

73. 同上註，頁62。

74. 同上註，頁64。

75. 參賴明珠：父親的生活點滴，收于《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父親 早年的工作曾深入鄉間，在兩屆縣議員任內更走遍各鄉鎮，因此相識鄉親遍佈縣內， 他幾乎都記得每個鄉鎮各房各姓的鄉親父老， 」。

兩代連登百歲婆，兒孫孝順著銅鑼，東山絲竹蕉山月，日夜心懷暢
樂多。 謝家兩代連登百歲婆⁷⁶

這首詩作是寫銅鑼謝家連兩代皆有百歲老人的地方人事，⁷⁷除了地點、人物外，更寫老人的愉悅知足、兒孫滿堂的情景，可說平淡中有著濃郁的人情味。

賴江質的鄉土詩作非一般紀遊之作，而是對生長地方的所見所聞，淳樸中有著地方色彩，如其 苗栗頌 一詩，⁷⁸所敘之人是：「血統相傳一脈親」的鄉親，所居之處是「安居苗栗神仙境」，以生長地苗栗為創作主題。總之，賴江質以其所思所感為筆下創作題材，筆調平實客觀，呈現了可親的鄉土特色。

三、社會寫實詩人

栗社詩人吳濁流，許多作品皆以社會動態為題材，或藉著社會事件，描寫社會黑暗面，或描述社會亂象，擴大了傳統漢詩的題材，且能真實反映社會現象。

如 弔素卿為情而死 一詩，寫為情而死的女子，此為一社會事件，當時社會大眾或以為該女子素卿是為情而死，或被謀害而亡，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而吳濁流以聯章方式，連寫十首，以此一為社會大眾關注的事件為題創作，內容或以素卿立場寫作，訴其冤情：

嗟儂薄命為情痴，一片芳心強自持，欲寫遺書千點淚，淚痕深淺問君知。 弔素
卿為情而死。其四⁷⁹

有以第三者立場哀悼之：

76. 引自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54。

77. 此二人為栗社友謝長海的伯婆與叔母，二人皆享壽一百二歲，為婆媳二人。參黃鼎松：詩情無限話栗社，收于《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78. 收于賴江質著，黃鼎松編：《綠水閑鷗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64。

79. 吳濁流：《濁流詩草》，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年1月，頁66。

悠悠江水逝黃昏，過眼曇花血淚存，台北橋邊明月下，杜鵑啼斷夜歸魂。 弔素

吳濁流此種創作方式，有別於傳統漢詩含蓄的表現手法，從題目至詩作內容，類似新聞報導的方式，以醒目的標題，寫實的手法，淺白的語言呈現創作。而聯章的表現方式，可使詩作有更多的創作空間，是吳濁流此詩的一大特色。其他如 弔李幼冬因暴力失貞不奈輿情歪曲事實而自殺、弔陳雲利因海張輪失蹤為夫殉節、十月十二日美機轟炸台北在防空洞有感等皆是，從詩題中可明確看出事件內容：人物、時間、事因、事件本身，皆清楚明白，而內容更可看出吳濁流關心社會時勢，詩作能反映社會動態，創作貼近時代脈動：

豺狼畏途怒命艱，自憐身世是紅顏，須知女子清貞貴，一死無言抗世間。 弔李
幼冬因暴力失貞不奈輿情歪曲事實而自殺⁸¹
為夫痛哭為夫捐，悲劇有誰不怨天，留下遺書三絕筆，惹人流淚惹人憐。 弔陳
雲利因海張輪失蹤為夫殉節．之一⁸²
彈爆轟轟貫耳鳴，愁心一片故鄉情，草雷齊震乾坤動，似有妻兒喚我聲。 十月
十二日美機轟炸台北在防空洞有感⁸³

吳濁流除了社會事件外，亦勇於批判社會亂象，如 光復節有感⁸⁴：

其一

光復十七載，瘡痍迄未收，劣紳為廢舉，金棍出風頭，稅吏敲商戶，貪官上酒樓，
自由只高唱，為國幾人憂。

其二

回憶作奴役，淪亡五十秋，過喉忘苦樂，憂國愧前羞。舞弊官商結，滿城風雨愁，
馬關條約恨，痛定再思不。

80. 同上註，頁 67。

81. 同上註，頁 67。

82. 同上註，頁 67。

83. 同上註，頁 91。

84. 同上註，頁 186。

從詩作中，知時台灣光復已十七年，但社會仍瘡痍滿布。「貪官上酒樓」，不但為官者貪污，且行為不正，花天酒地，「稅吏敲商戶」，而且欺壓百姓，為官不清廉。同時，更有劣紳、金棍等無恥之徒為害，官商勾結，社會一片混亂。經歷異族統治之痛的吳濁流，對此亂象，慨然發出「回憶作奴役，淪亡五十秋，過喉忘苦樂，憂國愧前羞」的憤懣，回想當年馬關條約訂定時的國仇家恨，有志之士能不痛心，欲挽社會此一狂瀾？吳濁流對社會亂象不僅批判，更提出反省，從家國淪亡歷史說起，期能激發社會珍惜國土重光，思考亂象之源，以撥亂反正。由詩作中可見出吳濁流關愛社會家國的心志。

其他如 廿五屆光復節感⁸⁵、自由⁸⁶等，皆顯示了吳濁流的社會寫實詩作，勇于揭露社會敗壞的黑暗面，內容言之有物，深具意義：

文化復興口號新，幾人知恥化奴身，時髦女子洋兒伴，迷你裙風傲煞人。 二十
五屆光復節有感·其一

光復時行豔薄裝，尼龍衣透雪肌香，扭腰闊步知何恥，對對雙雙得意揚。 二十
五屆光復節有感·其二

吳濁流的社會寫實詩作，以批判社會不公義的黑暗面及亂象為表現主體，在傳揚社會正義，表現當時社會現象層面上有一定的意義。吳濁流曾指出漢詩應能反映社會現象，從其創作可得知，吳濁流確在創作中努力實踐其理想。

栗社晚期傑出詩人劉滄琳，其詩亦以社會為創作題材，如社會風氣、民生議題、文化道德等，今依其內容，將其有關社會的詩作整理如下：資料來源：《思源隨筆》

85. 同上註，頁 273。

86. 同上註，頁 95。

社會風氣	商德 世態 閑談時局 戒賭 毒梟危害 官清民 自安 黜華崇實 男女怪裝 炫金禍 狐假虎威 眾 怒難任 姑息養奸 城狐社鼠 端正人心
文化道德	重振文風 挽頹風 尊師重道 和氣致祥 蘆花被 :(孝) 換寒裝 :(孝) 妓女入道 反哺 講信修睦 晚福
民生建設	水庫 地層下陷 艾見犯中秋 地震可畏 人造雨 陸地行舟 海水倒灌 水庫洩洪 煤礦災變 選賢 與能 選賢
社會建設 (國外)	噪音管制 湄南旅館 香港夜景與地下鐵 仙台日加 酒廠 宮城 風力發電 住行 金浦機場一瞥 漢城 街頭 福岡有感 敬業精神 新加坡

劉滄琳的詩作具強烈的道德觀，對社會的不良風氣如功利主義，有嚴厲的批判，如 世態：⁸⁷

人心不古痛吾心，誰說炎涼昔至今，陋習未除歪習起，邪風污染惡風侵。工商發達疏行義，道德衰微只慕金，舉世貪婪誠可畏，俄驚聖教日沈淪。 世態·之一
如棋世局日浮沈，百業繁榮苦用心，功利抬頭忘道德，奢華招手豁胸襟，蘇聯主義拋如昨，捷克民風證即今，變幻無常人險惡，士農工賈盡爭金。 世態·之二

因經濟起飛，功利主義抬頭，社會風氣漸趨奢華，百業雖繁榮日興，但道德卻日漸沈淪。劉滄琳指出社會風氣因「工商發達疏行義，道德衰微只慕金」而淪喪，而社會的慕金主義是「士農工賈盡爭金」，遍布各行各業。人心趨利的現象，是「功利抬頭忘道德，奢華招手豁胸襟」，不重道德價值，卻高舉奢華，以此為傲。劉滄琳嚴詞批判了社會慕金忘義的敗壞風氣。

除了社會歪風外，劉滄琳對影響現代社會的惡行如賭博、販毒等，亦有犀利的批評：

87. 引自劉滄琳著：《思源隨筆》，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55。

平生販毒性梟如，忘顧邦危只顧予，不想遜清亡國恨，都因鴉片未芟鋤。 毒梟
危害·之一⁸⁸

利令智昏日坐漁，專司販毒擁新車，全球禍害知多少，滅種亡邦史上書。 毒梟
危害·之二⁸⁹

韓信養兵作罪魁，賭風日熾實堪哀，大家樂極人賠命，六合彩迷債築台，勒馬懸崖
須立刻，決心戒惡可消災，回頭是岸君牢記，方塊焚燒好運來。 戒賭⁹⁰

劉淦琳指出吸毒足令亡國滅種，全世界皆然，而毒販卻罔顧毒品的危害，私利當頭，坐擁橫財。從清代歷史說起毒品的危害，對比毒販圖利一己的自私，更見毒梟危害社會的深重。而戒賭則指賭風日熾，造成社會沈迷賭博，債台高築，甚至賠上性命的慘狀。劉淦琳使用社會流行的用語：「大家樂」、「六合彩」，使詩作貼切的反映社會現實。

而對於社會道德文化的淪喪，劉淦琳深有感觸，在挽頹風、尊師重道、重振文風等詩作中，表現了憂慮和以詩挽社會頹風的心志：

一掃歪風掃劫灰，綱常重振莫徘徊，五倫珍視宣尼教，大道宏揚孟子才。功利是圖
知可恥，貪婪無厭感餘哀，狂瀾倒挽書生志，扭轉乾坤亦壯哉。 挽頹風⁹¹

劉淦琳的詩作，勇于批判社會，但也流露濃厚的教化意味，許多詩作都有勸世、警世的意味，如反哺是宣揚孝道，黜華崇實是期社會務實，去除不踏實的風氣，其他如講信修睦、尊師重道，傳揚的德目一目了然。其以詩導正社會的意圖十分明顯，顯示其受傳統文化道德的影響。

而劉淦琳對於現代社會的重要課題如選舉、民生建設，其詩作也加以觸及，顯示對台灣社會的濃厚關切：

88. 同上註，頁 19。

89. 同上註。

90. 同上註，頁 56。

91. 同上註，頁 46。

涇渭分明仔細敲，賢能圈選福同胞，推行民主橋樑固，杜絕奸人勢利交。立法興邦當審慎，擇良棄佞漫紛淆，德符眾望應抬舉，輔政奇才莫遠拋。 選賢⁹²
築壩開山一抹青，堵成廣闊大湖形，防洪灌溉功非淺，貢獻邦家樹典型。 水庫

93

劉滄琳旅遊國外的詩作，亦多觀察其他國家社會進步，可為台灣借鏡之處，如 漢城街頭 觀韓國國民儉樸風氣， 敬業精神 則指日本企業努力之精神， 香港夜景與地下鐵 則將觸角伸至最新科技文明電腦與現代生活的結合， 宮城 則指日本盲人專用號誌，足為台灣學習之處等等皆是，詩作題材範圍廣大，已不同于傳統漢詩內容。

劉滄琳的社會寫實詩作，詩風剛健，題材則擴展至現代社會的科技、民主、國外建設等範圍，而以詩教化社會，導正不良風氣，端正人心的意圖明顯，流露其受傳統文化價值觀之深厚影響。

本節探詩栗社重要詩人的作品，主要依作品特色區分為：抗日愛國詩人、田園詩人、社會寫實詩人。歷經日治時代的栗社傑出作家，其抗日詩作或表現鮮明之反日思想，詩風剛直，或流露異族統治下的痛苦及民族悲情，詩風沈鬱。而謝長海與賴江質之田園鄉土作品，皆以生長地苗栗為創作主體，但各有不同的表現特色，前者描述以農為生的鄉居生活之樂，後者客觀呈現客家鄉土風貌。因社會變遷，漢詩創作也觸及社會動態，栗社詩人吳濁流以寫實手法批判社會亂象，在傳達社會正義及反映社會變化有其一定的意義，劉滄琳則期以詩端正社會歪風，著重詩歌教化功能。栗社重要詩人的作品，呈現了時代變化的縮影及鄉土特色，而因詩人之經歷及個人觀照角度的不同，呈現了不同的內容風貌，但皆為漢詩發展，留下了可貴的資產。

92. 同上註，頁 47。

93. 同上註，頁 11。

第六章 結 論

綜合前文所述，栗社此一於苗栗地方上長期活動之詩社，成立蓬勃于日治時代，承繼漢詩創作系統，社員以台灣漢人為主體，且多為客家族群，觀其發展變化，與時代變遷，社員之文化背景：漢文化及客家文化，當地社會之開發、文教、信仰、領導階層皆有密切關係。

從栗社的成立動機分析，與時代變化、當地文風、民族意識及文化認同情感有關。

栗社成立動機之一，乃因栗社同人以鉢音延續漢文化使命使然，此與時代改隸有關。

栗社成立於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時當日人治台之第三十二年，日人治台，以同化台民為主要目標，使其成為日本帝國之順民，而遂其統治目的，因此日本當局積極且計畫性的消滅台灣之漢文化及民眾之民族意識。苗栗地方漢族後裔的有識之士如彭昶興、吳頌賢、黃運寶等人，在斯文將喪的憂慮下，乃召聚有志文人，倡立栗社，藉詩社同人相互吟詩、學習，以延續漢文教育，維斯文于一脈。此目的有二：除期維繫漢語言文字外，亦冀望栗社成為地方常設文化機關，藉漢詩潛移默化之功，使漢文化之道德價值觀能繼續成為維繫當地漢人社會的重心。

栗社成立動機之二，與當地領導階層欲藉栗社維持地方文風之志有關。此與苗栗之客家文化傳統價值觀亦有關。

苗栗地方中國文學之繼承，由清道光年間，來自大陸廣東嘉應州，被譽為「苗栗文獻之祖」的吳子光開始，而後文風興盛。清光緒年間苗栗設縣，地方官紳：苗栗縣知事林桂芬及宿儒謝維岳等，即于奉祀當地士子習文之守護神——文昌帝君之文昌祠內設英才書院，以教育地方子弟，提升苗栗一地之文風。日人治台後，英才書院即被廢。英才書院被廢後，仍有文人于英才書院原址，文昌祠開班教授漢文，至栗社成立，社址仍設於文昌祠內，由《栗社詩集》記栗社之成立為「地方文教上最為必要者，向學而來者有之，慕義而來者有之，誠我苗之幸福也。」可知，栗社成立的意義非文人吟哦之雅集而已，乃是藉詩社集會，期地方有志文人以維持當地文風傳統于不墜。

而栗社詩人何以有志維持地方文風？其一是因繼承儒家為往聖繼絕學之思想。栗社友受漢文化薰陶，承繼中國士人每於聖道衰微之際，起而肩負為先聖道統繼往開來之志，教授後輩前賢思想德業，以免邪說異端敗壞綱常倫理，致聖道滅絕。栗社友張集興以六十餘高齡加入栗社，自敘是為繫地方文風，使「青年後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輩，共登禮樂之門。」由其志，可知栗社友於日治時，日人急欲滅絕漢人之際，承繼中國士人維繫聖學之志，匡扶大雅之苦心。

其次，和當地客家社會，重視子弟教育之價值觀有關。栗社所在地之苗栗，多客家族群，客家人源自中原，長期遷徙之過程中，素有重子弟教育，以充實其競爭能力之社會傳統。栗社初創之社友，多係客家後裔又為地方領導人物，如首任社長彭昶興，為當地德高望重者，自言倡設栗社，「無非為地方後學計也。」社友黃運寶昆仲，為地方社會、經濟、文化之核心人物，其他如吳頌賢、鄒錦福、徐接升，皆為地方名儒，承此社會傳統，自有肩負教育地方後學之志。

栗社成立動機之三，乃為藉吟詩寄託故國情懷。此與異族統治下之民族意識與文化認同感情有關。

台灣割日，是因清廷與日簽訂馬關條約所致，栗社友之詩作，未有懷念清政府，認同此一政治實體之詩。而詩作中之故國情懷，從文化傳承之角度析之，栗社友多係中國大陸福建、廣東之漢族移民後裔，其文化自承中原之華夏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習俗、語文、信仰等。日人消滅台灣之漢文化，是斷台民其文化之根。栗社友面對自身文化有被滅絕之恐懼，自在情感上歸向孕育其文化母體之中國文化。對原鄉大陸興起懷念思慕之情。而栗社友成立栗社，意欲藉同好吟詠互通聲息，一抒其故國之思與不甘淪為異族統治之民族鬱憤之情。

從栗社之組織、經費、運作，可看出栗社友為延續漢詩創作，致力經營詩社的情形。此和當地社會、栗社友之道德價值觀有密切關係。

栗社的組織完整，從社長以降，有副社長、書記、幹事等職。任社長、副社長者，俱為栗社社友中詩才顯著，具召聚社友之能力及名望，足以代表詩社者。而栗社社長更堪稱詩社的靈魂人物，負責主持詩社重要會議、決策及社務發展等重大社務之職，而歷任栗社長所具獎掖後進、推動活動、年高德邵等領導特質，使其成為栗社之指標象徵及帶頭力量，而能突破外在環境之限制，如日治時之文網密佈，凝聚社友力量，使詩社得以發展。

栗社社務的實際推動者為書記，負責執行社務細節及會計管理，以及刻印紀錄栗社友活動及詩作之《栗社詩集》。各地幹事則協助書記如收繳社費等社務。栗社另設顧問一職，俱為地方名儒，用以指導社友。

從栗社幹部產生過程、栗社友入退社方式，可看出栗社乃為一群興趣相契，具為延續漢文化使命感之詩友結盟之詩社。栗社幹部除書記日治時代由社長任命外，其他幹部皆由社友推選之，且無因推選幹部產生紛爭之事，而社友之入、退社，除栗社友入社後不投詩作或滯交社費不理者將遭詩社除名外，皆如《栗社詩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集》所載：「蓋此詩社正振興文教起見，贊成者就之，不贊成者去之，就自由絕無拘束之處。」知社友之鷗鷺之情全因志趣相投之故。而栗社之創社宗旨是為延續漢文化，持續地方文風，則由上記敘，栗社對加入詩社之詩友，除要求其認同詩社宗旨外，對社友條件並無嚴格限制，從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〇年）出刊之第三十一回《栗社詩集》所記，時社員「百有餘人」之龐大規模觀之，栗社乃是朝向普及化及大眾化之方向以延續地方漢文化及文風。

栗社之經費來源，與當地社會文教、宗親組織緊密契合，除社員繳交之會費外，與栗社淵源甚深之文昌祠捐款亦佔經費之大宗，而捐款則常見客家地區重要信仰中心義民廟，及居民重視之祭祀祖先聚集地之祠堂如湯家祠等的捐款，可知栗社深受地方人士之重視，才能收到這些捐款。栗社之活動乃與地方社會有緊密聯合之關係。

此外，栗社定期總會擊鉢吟之獎賞金則均向栗社社員募款得之，由此可見社友對詩社之向心力甚強，才能每年募得款項。

栗社的社務運作，允稱圓熟且有制度。凡活動之前必先公告，社員之參予則採依其志願參加，無強迫之事。社務之推行必依定期總會或臨時社務會議之決議案進行。議決則採民主表決方式進行。若社務遲滯，則公開向社員說明，重大社務之處理，則衡量情、理、法原則進行，此公開、重人情、義理之詩社運作方式，可看出甚符合栗社傳揚漢文化，以培育地方後進的詩社背景，亦可看出，栗社友深受漢文化道德價值觀的影響。

栗社之組成，從栗社成員背景分析，與當地社會之人情、親誼、地緣有密切關聯。

從社友居住地分析，栗社大抵以社址文昌祠附近之社友為主，擴散至今苗栗市南、中、北苗，再由苗栗市擴大至今苗栗縣各鄉鎮，鄰近苗栗之新竹、台中地區，亦就近加入栗社。

而社友之間存有複雜的人際關係，其對栗社之發展影響有二：其一，社友依彼此的人際關係，如血親、師生、姻親、友人互邀入社，或受推薦入社，擴大了栗社原有規模。其二，從栗社友之人際脈絡看，有橫的連繫如朋友，有縱的傳承如師生，父子，則社友因彼此的交情，強化了對詩社的向心力，增強栗社之活動力。

栗社友的職業，則反映了當地開發、居民生活型態及民風、社會價值觀。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苗栗一地之獅潭、南庄、大湖、泰安等偏遠地區，因遲至清乾隆年間尚未開發，開發苗栗，成為墾首乃是致富最佳途徑。栗社友黃運寶昆仲之父黃南球，即因入墾上述地區，成為當地經濟、社會的重心。黃氏兄弟以其家世和漢學根基，成為支持栗社的重要力量。而苗栗一地為資源不豐之農業地，栗社友多從事農及小成本的商業活動，而從事公教職亦多。此因資源缺乏，從事公教者，生活較安定，其次因客家地區民風保守，重視教育以光耀門楣之社會傳統所致。

栗社友之社會、經濟雖異，但皆有餘力及能力投入詩社活動，亦貢獻其所長以推展詩社活動，如仕紳黃運寶、彭昶興、劉熙春等，或以財力，或以其人脈，成為維繫詩社之重要力量。日治時代之塾師，則以其學養教育後學。彼此聯結，有志一同，皆為延續漢文、創作漢詩而貢獻了心力。

栗社的沿革發展，與時勢、社會變遷有極密切關係。

栗社之前身為天香吟社，此係苗栗地區第一個由純是苗栗人士發起之詩社，初是文人雅集，後則志在「發揚地方文，培養人才。」其社員後多為栗社成員。栗社之發展約可分：第一期自創社約至民國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此期亦為台島詩社之興盛期，栗社因時勢所趨及社友努力而蓬勃發展。社員達百餘人之眾，栗社友和當地詩社互有唱和，甚至成立其他詩社，活躍於當地詩壇。

而自民國二十九年（西元一九四〇年）至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年）。栗社因民國二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日人厲行皇民化運動，禁用台人使用漢語而停止活動。而台灣光復後，則因政府頒布戒嚴令，禁止集會，栗社也因此無甚公開活動。

第三期自民國五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九年）至民國八十五年（西元一九七七年），栗社雖因社員再三申請而復會，但活動力衰落，至晚期社務幾近停頓。分析其因，一乃因「時局變遷，傳統式微」，外在社會環境變化：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恢復以漢文代為主的社會，台民學習及使用漢文機會普遍，日治時期詩社是習漢文、保存漢文化的重要管道之時代因素已消失。而栗社仍持續日治時期以漢詩為創作的主體，因而對漢詩有興趣者才可能加入，栗社之發展因而受阻。二乃因「老成凋零、新人不繼」，薪傳斷層之故：日治時，台灣傳統文人，因應清隸時期科舉之故，漢詩為必備修養。而台灣光復後，學校教育皆以白話文為主，漢詩之學習非有興趣者且有志者才能有成。栗社老一輩死亡凋零，而學習者亦不多，致使人才呈現青黃不接之困境，致栗社之維持難以為繼。雖有賴江質、胡東海之苦心經營，栗社終究於民國八十六年改制為苗栗縣國學會，除漢詩外擴增其他創作：如書法、繪畫等項目。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由栗社之文學活動，可知社友致力推廣漢詩，保存漢文化之勤，亦可知漢詩與當地社會活動緊密結合之情形。其活動之高峰期約在日治時期。

栗社之文學活動，以漢詩為主體，活動項目有靜態之徵詩：分為定期課題及不定期徵詩，原因包含生活上大事，如祠堂落成、社友開店等。亦有純為文學之徵詩。動態即社友集會聯吟創作：施行方式以擊鉢吟為主，活動範圍以社內為主，除定期例會外，詩友之聯誼、個人重要行事如婚喪喜慶、送行，遇重要節日慶典，皆會舉行聚會吟詩。除社友間之切磋外，栗社亦對外交流，如當與當地詩社南洲吟社、蓬山吟社等唱和，亦參予過較大型之吟會，如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所參予之全島聯吟大會，民國六十三年（西元一九七四年）之中北部縣市詩人聯吟大會。

觀栗社之文學活動，靜態之課題，旨在令詩友自行學習、體會，因創作思考時間長，參予人數較多。擊鉢聯吟則有重彼此切磋，因困難度高，參予人數較少。由栗社民國十八年至民國二十八年，單課題即共開課八十二次之紀錄觀之，日治時期栗社友確致力於推廣漢詩，保存漢文化之創社宗旨，為活動力之高峰期。而由不定期徵詩及聯吟之事可知，栗社文學活動與社友生活緊密聯結，漢詩創作不單只純為文學之故，人生大事、社交活動，均以詩誌之，漢詩深入傳統文人之生活，由栗社友此部份之詩作，可知漢詩與當地社會之社交及活動緊密結合的情形。

日治時期栗社之發展趨勢，與日人之漢詩政策有密切關係。

日本政府治台，除以高壓軍事力量，消滅台民武裝反日勢力外，亦以安撫懷柔手段來消滅台民的反日意識。針對居台島社會中堅，具鼓勵群眾力量之仕紳及文人階層，日當局即以漢人文士崇尚之漢詩為示好之工具，目的則以此拉攏文人，化解其與日本政府敵對之心態。實際作法則明為放鬆漢詩創作，如鼓勵詩社發展，實則監控文人創作有無反日思想，一旦超過日人尺度，即予翦除，禁刊詩集或羅織罪名下獄，以防反日意識之傳佈。

在日人招安為明，打壓為實的漢詩政策下，栗社友一方面採無強烈政治取向，與日本政府保持距離的態度，免其藉口打擊詩社活動。一方面則致力地方上漢詩及漢文教育之推行，以傳承漢文化。實際作法一為社友創作漢詩，作品少反日題材，以避日人耳目。二則社友如吳頌賢等，于栗社社址文昌祠內開辦漢學教育，由文獻及耆老口述歷史資料，知其當時收中小學生、成人包括男、女性皆有。收女性學生在當時苗栗地區，尚屬新風氣，此在地方漢文教育及文風推動上，有一定之歷史意義。三則栗社友老一輩者積極傳授後進詩藝，以延斯文。如詞宗于栗社所刊行之《栗社詩集》中，教授討論、示範詩作以增強年輕社友寫作觀念；並對社友課題詩作予以評論、訂正，提升社友寫作能力。同時，栗社致力提拔新人，如課題掄元者，獎勵其為次回課題之詞宗之一，以使薪傳不斷。四則發行《栗社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詩集》，藉收觀摩、推廣之效。由栗社經營詩社之方式觀之，栗社推廣漢詩，其「教課」之意味濃厚，有如書房教育，重教導及傳承，就這方面之性質言之，近似今日之社區學校。如將前述栗社不嚴加限制社員入社條件，即入社條件主要為有志學習漢詩者，及栗社龐大之社員人數觀之，日治時期栗社于地方上之文教功能，實有代替被日人取締之書房，成為當地傳承漢文化之機關。

故栗社於日治時代之發展趨勢，可說隱藏反日意識，以延續漢文化為旨，以類似書房之教育方式推行漢詩及當地漢文教育之「傳揚漢文型」之詩社。

台灣光復後，栗社仍延續發揚漢文化為主之創社目的，但隨時代變遷，著重習詩以修養一己身心，且聚會時之詩友，相異者多，相同者少，栗社已成一文人雅集之集會。

觀栗社作品，與時代社會及栗社友傳達之漢文化、客家文化有密切關係。

從栗社共同題材分析，日治時期為避日人文網，栗社共同題材取向，以中國傳統之經史典籍及當地生活如地方自然形勝景觀、風俗、民生疾苦、現代事物、仕女情感為主，以免遭日人迫害。社友個人創作亦類似之，唯內容因不用公開，而多反日情緒。光復後，無異族壓迫因素，栗社共同題材則關注地方事物，表現悠然之文人生活特色。個人創作則因社會變遷，而多社會性題材如社會風氣、社會事件、社會重要議題：環保、全民健保等，時事如國共內戰、政府遷台，鄉土性題材等等，顯示隨社會變化，栗社友漢詩創作題材之擴大。

從栗社友共同思想意識分析，與漢文化思想、客家文化及日人壓迫台民等時代局勢有關。

一、家國觀念的流露。漢文化中恥於接受異族統治思想，受現實中日人壓迫統治之影響，使栗社友之創作，流露出家國意識，多于「詠景」——尤其以故鄉山水為題之詩作出現，蓋面對鄉土，此種亡國之悲情，最為衝擊。其二，對故國神州的依戀與嚮往，多出現在「詠史」詩作，藉古人弔國家興亡，寄一己哀思。其三，以儒家仁道精神關懷黎民百姓疾苦。

二、文人氣節的表現。漢文化重士人道德、品格修養，恥為異族威逼，為其所用之思想，使栗社友詩作特別重視氣節之表現。栗社友多藉「詠物」、「詠景」題材，暗喻其雖處于異族統治下，心志高潔不屈，漢家精神不滅之風骨。而對自身品德持守之要求，使栗社友多藉「詠物」詩，批評當世御用文人，攀權附貴之行。

三、重詩歌之教化功能以經世致用之思想。處于亂世中，因孤臣孽子之流離失所感及文化被滅絕的危機感所致。多于「詠史」詩中出現，藉傳揚前賢之德行與事蹟，使漢文化之道德觀價值，透過詩歌達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到教化人心之目的。

四、栗社友多為客家後裔。詩作普遍具客家文化「勤耕苦讀」之思想特色。此文化特色之產生，與客族因長期遷徙，養成刻自勵精神有關，亦與其為求生存，苦學以奮發圖強有關。其一為重視文教之習性。其二為于生活中警醒以修養自身，講求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觀等。其三為避居山林，自立求安，惕勵自得的思想。

台灣光復後，栗社友思想意識仍受漢文化及客家文化之影響，如部份聯吟及社友個人創作，有批判社會風氣敗壞的傾向，顯示漢文化之道德價值觀對栗社友思想之影響。詩作中亦不乏表現客家風情及特色之作。

栗社聯吟作品主題，反映時代變化及鄉土特色，可分為三階段觀察，第一階段自創社至中日戰爭止，聯吟作品主題為一、哀家國之變。二、反映時勢變化。三、生命價值觀之表現。四、表現地方特色。第二階段中日戰爭爆發至民國二十八年栗社停止活動止。詩作主題表現為一、寫中日戰爭之禍。二、歌詠象徵執政者之圖騰詩作出現。此期栗社何以出現歌詠執政當局象徵物之詩作，則由栗社友個人詩作朝哀詩社將喪，歎黯淡局勢下悲涼之創作心境二大創作方向觀之，可知，栗社友于中日戰爭爆發後，日人更嚴密監控詩社活動，情勢更加險惡下，而創作此類歌詠當局詩作，以避禍的情形。第三階段為台灣光復後至栗社改制時止。栗社友詩作多表現一、關注地方事務（如形勝、改制、文風等）。二、關懷社會風氣。三、描述鄉土風情之作品。

栗社作品語言，共同特色有二：一是淺白化，二是以現代語詞入詩，其風格則傾向平易近人之性格。此和時代轉變與栗社重教化創作意圖有關。

栗社友受傳統文學之薰陶，原則上遵循漢詩格律進行創作，在詩作中亦運用對仗、比喻、用典等傳統文學技巧。而受時代轉變影響，栗社友創作不再局限傳統漢詩語言，詩句傾向淺白化，此現象出現于各類題材，而栗社友之漢學根基無論受傳統漢學教育者或現代學校教育者，皆使用淺近之語言創作，顯示此為栗社友創作之普遍現象。其特色有三：一、淺近、生活化之語言。二、句法流暢。三、情感自然流露。

因時代演進，外國事物與文化之傳入及新事物，新觀念之產生，新名詞大量產生，栗社友創作時亦使用現代語詞入詩：其一為外來、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譯語，其二為新名詞，其三為本土化語詞，如客家方言天公等。其對詩作之影響：一、使詩作具時代感，二、開拓漢詩傳統以外之表現方式。

栗社友創作普遍有經營一項題旨，詩意不多重之傾向，此易使詩作內容易懂，發揮警醒人心，達到教化之功能。加上淺白化之語言，使用現代語詞等特色，使栗社詩作之風格平易近人。而社友吳濁流之詩作語言，不刻意求工，直率而深入淺出，表現出「真而不飾」的特色，甚符合其所主張「漢詩現代化」的精神。栗社友賴江質則運用客家方言及山歌特質創作漢詩，使其詩作風格具鄉土特色，情韻悠長。

栗社發展過程中有許多具漢詩創作才能，且作品具特色之傑出作家。其詩作反映其所處之時代社會風貌，及生長之地的特色，此與個人不同之經歷有密切關係。如賴江質長居苗栗，又因公職、工作等因素，深入苗栗各地，熟諳地方風土人情、景觀、掌故、特產等，而于其詩作中，如實呈現當地之地理人文之特色。如吳濁流因加入栗社等詩社，結識具中國士子氣節及修養之詩友如吳頌賢、謝廷湖、張紹良等，相濡以沫，使其民族意識及對漢文化之體驗更深，其詩作流露出濃厚之漢文化及「反骨」精神。

以類區分，栗社傑出作家可分為抗日愛國詩人、田園鄉土詩人及社會寫實詩人。抗日愛國詩人皆身經日治時異族統治之痛，詩風或剛直、或沈鬱，流露出鮮明之反日思想及民族情感。田園鄉土詩人如謝長海及賴江質。二人皆是客家後裔，前者終生居住苗栗銅鑼鄉間，以務農為業，詩作表現鄉居生活深刻之體會，如當地優美之鄉野風光，鄉居之樂等，且流露客家族群耕讀自足的精神。後者以寫實手法，如實呈現其對生長地苗栗之所見所聞，客觀呈現當地客家庄之風貌，具濃厚之鄉土色彩。社會寫實詩人如吳濁流與劉淦琳，前者以近似新聞報導手法，批判社會亂象及黑暗面，在傳揚社會正義，反映社會變化上有一定之意義。後者則期以詩端正人心，對社會不良風氣如功利主義等嚴厲批評，詩作具警世、醒世意味。

綜合以上所述，而分析栗社之發展具有以下意義；

一、栗社對苗栗一地之漢詩文風有重要引導作用及影響。

此從栗社于當地活動時間，苗栗各鄉鎮影響範圍，栗社之活動力

，對當地詩社之影響等方面分析。

栗社從創社至改制，于當地活動長達時間七十年。而其影響苗栗地區之範圍，據可考栗社友居住地可知，社友遍布今苗栗十八鄉鎮之十四個鄉鎮，其中又以今苗栗市最多。而栗社之活動力從兩方面觀之：詩社本身之活動力，以日治時之高峰期觀之，自民國十六年創社至民國二十八年活動停止，栗社友出刊一百三集《栗社詩集》，民國十八年至民國二十八年共開課題八十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前，每年開課低于五次以下者只有一次，至民國二十六年戰爭爆發，一年仍有八次課題，可見栗社活動力之強。而社員之活動力，以日治時出刊之第三十一回《栗社詩集》之記載，栗社之社員人數龐大，民國十九年已超過百人之眾，可見栗社社員在當地活動力之強。就栗社及社員活動力甚強及社員涵蓋苗栗地區之廣分析，栗社對苗栗傳統文風確有普及化、推廣之功。

而栗社與當地之詩社互動情形，從文獻資料顯示，苗栗之傳統詩社包括栗社，計有十社，除鹿苑吟社及篁聲吟社，筆者未有資料顯示與栗社有來往外，其他詩社皆有與栗社唱和、社員跨社甚至傳承之情形。今敘其關係于下：(資料來源：《栗社詩集》、《苗栗縣文學史》，趙秀琴 苑裡蓬山吟社初探)

成立時間	社所在地	詩社名	與栗社互動情形
光緒 23 年	彰化縣	鹿苑吟社	
民國 16 年前	苗栗縣大湖鄉	湖光吟社	栗社成立時，湖光吟社亦來合併。
	苗栗市	天香吟社	栗社前身，由栗社首任社長彭昶興，首任書記吳頌賢發起，栗社社友黃運寶昆仲贊助。社員後多加入栗社。地點在栗社社址文昌祠內。
民國 16 年	苗栗市	栗社	
民國 16 年	苗栗縣竹南鎮	南洲吟社	與栗社互有唱和，社長鄭鷹秋作有祝栗社十週年紀念

鹿苑吟社是苑裡蔡啟運及彰化許劍漁共創之詩社，兩地文人跨縣唱和，故亦列入苗栗一地傳統詩社，(引自《苗栗縣文學史》，頁 199)

民國 21 年	苗栗縣苑裡鎮	蓬山吟社	與栗社互有唱和，社員有跨社現象如鄭炳煌、楊少貞、梁秋東氏亦加入栗社。
民國 21 年	苗栗縣竹南鎮	篁聲吟社	
民國 26 年	苗栗縣竹南鎮	薰洲吟社	前南洲吟社改組之詩社。社員與栗社有跨社現象，如蔡樹。
民國 26 年	苗栗縣竹南鎮	中南吟社	栗社友鄭啟賢為創社者之一。
民國 26 年	苗栗縣後龍鎮	龍珠吟社	栗社友有黃金福、陳玉水、范慕淹、謝長海、蔡樹等人。

從苗栗詩社之發展觀之，栗社成立時間只較鹿苑、天香、湖光吟社三社晚，而栗社成立後，天香、湖光吟社亦不復存焉。而中南吟社是栗社友創立之詩社，其他各社皆與栗社有唱和、社員跨社之交流。從栗社員對地方文壇之影響觀之，則有栗社書記吳頌賢，據文獻記是推動早期苗栗文壇之重要人物，栗社長之一謝長海則活躍于苗栗市及後龍地區，公認為苗栗重要傳統作家。栗社友黃金福、陳玉水、蔡樹、趙廷琳是苗栗後龍地區之活躍漢詩詩人。鄭啟賢、郭添益與南洲吟社之鄭鷹秋是苗栗區推動詩文運動之傳統文人。賴江質長期引領苗栗漢詩文壇達六十年之久，被稱為山城「詩仙」，其子賴松峰至今仍為地方公開受肯定之漢詩人。栗社晚期之陳漢傑今仍活躍於苗栗傳統文壇，持續漢詩保存之工作。則從影響力分析，栗社對苗栗一地之漢詩及傳統文風有引導及深厚之影響力。

二、栗社作品反映時代社會變化，具有時代意義。

栗社聯吟作品反映了台灣歷經兩個政權，日本治台，台灣光復後漢民族後裔重新治台之社會變化。從栗社創社之民國十六年至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是日本政府在台施行「同化政策」時期，栗社作品反映了家國之變之時代變化，除了故國之思、對山河變色之沈痛，亦描述此時有志漢人面對無可作為之時代的苦悶。而在異族壓迫下，文人之生命依歸亦為主題重點，栗社作品反映有志文人或寄情自然，或承繼發揚漢文化之志，以不屈堅毅之志節自勵的處境。其作品也反映當時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

依附日當局之「御用文人」之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人厲行皇民化政策，並積極掠奪台島物資以供軍需之用。此時栗社作品則關注于戰爭發生之影響：如生活面經濟之壓迫，精神面如詩社將喪失活動力等，由于日人壓迫日緊，其作品亦出現只餘漢詩形式，而無漢文化精神之詩作。

台灣光復後，栗社作品反映出無異族壓迫下文人之悠然生活。其次栗社作品著重社會變遷之影響：如因經濟起飛帶來之不良社會風氣，現代生活之課題：選舉、雛妓、吸毒。另外，栗社友吳濁流之創作則反映對台灣光復初期之亂象：如官員貪污、價值觀扭曲、百姓因糧食短缺以致生活困窘等。

三、栗社作品反映客家文化及苗栗地方特色，具鄉土文學價值。

栗社因社員多來自台灣客家族群聚居之重地苗栗地區，自日治時代，鄉土性題材即是創作重心，這部份作品包括了：(一)寫地方山水之美。包括了苗栗山線及海線之形勝、自然景觀。苗栗自清代有八景之說，爾後栗社友賴江質亦有自認八景之詩作。此一系列歌詠鄉土自然的作品，為苗栗之名勝景觀留下可貴紀錄，成為栗社詩作之一大特色。

(二)寫當地生活特色。如苗栗以農耕為主的田園勞動生活，風俗與節令，客家地區重視子弟教化之社會傳統。此部份之詩作，反映了濃厚之客家文化特色：如其田園詩作，表現客家人耕以自足，讀以自立，結合勞動與苦讀的踏實、自樂不屈之「硬頸」精神。如重視子弟教育之客家社會價值觀，描述客族習于教育子弟珍惜典籍、敬虔求學、以詩書傳家為傲之文化特質。客家人講求勤懇、實際之處世哲學，也在詩作中流露。而栗社描述苗栗客家庄風情之作品，如採茶、茶亭、農忙及賴江質集苗栗客家風土人情之大成的系列詩作，皆表現了濃厚的地方特色。

(三)反映現代事物對地方之影響。寫日治時代現代事物對地方生活之刺激，及新時代之價值觀念對當時苗栗社會之衝擊，為地方發展留下了紀錄。

綜觀栗社此部份描述地方特色之作品，涵蓋苗栗一地之人文、自然、地理特色，為台灣文學留下了可貴的資產。

第二章 栗社組織及其沿革